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作家出版社

征服者貝萊

第一卷

童　　年

丹麥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施蟄存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征 服 者 貝 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著

施 蟄 存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东 四 头 条 胡 同 四 号

北京新華印刷分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357) 字數：227千

開本 33.5''×46''$^1/_{32}$ 印張 $9\frac{13}{16}$ 插頁3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6）1.05元

Martin Anderson Nexø
PELLE EROBRERER
——Barndomsaar——

本書根据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 轉譯。

第一章

一八七七年五月一日的黎明。霧从海上一下子就扫了过來，在水面上濃濃地横拖着一片灰色。它好像在顫動，一忽兒这边一晃，一忽兒那边一抖；彷彿就要散開似的，但隨即又合攏了下來，祇露出狹狹的一条海岸和兩隻龍骨朝天擱在那兒的舊船。幾步開外，可以从霧裏朦朧地看到另外一隻船和一段防波堤。每隔一定的間歇，就有一大片平滑的灰色波浪，从霧裏衝出來，竄上沙沙作响的海灘，然後又退了回去；很像有一隻大野獸躲在那边的霧裏，撲过來舐刷陸地。

兩三隻飢鴉正在忙着啄食砂灘上的一个黑色的脹胖的东西，可能是一隻死狗。每当波浪衝过來，牠們就飛高幾尺在空中翱翔，但牠們还伸出脚爪对準了牠們的狩獲品，彷彿有看不見的繩索把牠們联繫着似的。海水退落之後，牠們又翩然下降，把头埋進了那具腐臭的屍体，但牠們还是張開了翅膀，準备在下一次波浪衝到以前飛起。这样的動作屢次重複着，竟像鐘擺一样的規則。

海港裏傳來了一声叫喊，稍稍过了一会兒，就听見了一片沉重的槳声在一个船舷边响着。这声音逐漸远去，終於听不到了；但这時又响起了一陣鐘声——这一定是从防波堤的那一头發出來

的——接着，从槳声所消失的那边，远远地有一个号筒声在应答着。这兩种声音彼此呼应了幾分鐘之久。

城市还蒙在霧裏，但不時有一个採石工人在石板路上走过，他的鉄鞋跟的声音衝破了那边的寂靜。他的整齐的脚步响了好久，直到他好像轉進了一个拐角，声音才忽然听不見了。过了一会，有一扇門開了，跟着就听到一个很响的早起呵欠；有人在打扫門口的人行道了。一处处的窗子都接着打開，从这些窗裏傳出种种声响，迎接这个陰晦的日子。先听到一个女人的尖銳的叱罵声，跟着的是幾下又响又脆的摑掌和一个孩子的啼哭声。有一个鞋匠開始敲擊牛皮，他一边工作一边唱着聖詩：

祇有他，弟兄們，我們該当歌頌，

他这羔羊承当了我們的一切罪惡。

这調子是孟特尔遜① 的"無言之曲"裏的一段。

教堂牆脚下的長凳上坐着一伙漁艇上的船員，在望着海。他們都向前弯着身子，抽着煙，叉攏兩手，窩在兩膝中間。这三个人全都戴着耳环，作为辟寒辟邪的厭勝物，而且全都坐得一模一样，彷彿大家都惟恐跟别人有絲毫不同的地方。

一个旅客从旅館裏閒蕩着下坡來，走到这些漁人面前。他翻起大衣領，在寒冷的朝气中微微地打顫。"有甚麽要緊事嗎？"他掀一掀便帽，客气地問。他的声音听來有點啞。

一个漁人稍稍動了一動手，彷彿碰了碰他的帽子，表示答禮。他就是这一伙船員中的头目。其餘的兩个只顧望着前面，神色毫無改变。

"我是說，鐘响了，領港船上也吹起号筒，"那旅客繼續說，

① 孟特尔遜（Mendelssohn, 1809—1847）是德國作曲家。

"是不是有船開來啦？"

"也許是，誰也不知道！"当头目的漁人冷冷的回說。

客人好像很受了侮辱，但是他还勉强容忍了下去。其实这不过是他們常有的那种諱莫如深的态度，对於那些不說他們的土話，样子又跟他們不同的人，他們都是很頑固地表示不信任的。他們坐在那兒，面上虽然毫無表情，心裏却很不安，趁那客人眼看别处的当兒，对他偷看幾眼，只希望他早些走開。而他呢，这時却想做弄他們一下。

"哦！难道这是一件秘密的事嗎？"他笑着說。

"这我可沒听說过，"那漁人說，神气不很高兴。

"唔，不过，我当然不想白打听！而且，要你們費口舌也挺累。你們平常可以拿到多少錢？"說着他掏出了錢包，存心要侮辱他們一下。

那兩个漁人对他們的头目偷看了幾眼，但願他别上当！

头目拿下了嘴裏的煙斗，回头对他的伙伴說："不，我早就說过，有些人什麼也不做，就只会到处跑着說俏皮話。"他对他的伙伴睞了睞眼，但臉上还是一本正經的样子。兩个伙伴都點點头。他們头目的作法使他們很喜樂，这是那位跑生意的商人从他們那副呆鈍的臉色中看得出來的。

於是他非常气惱。他們竟把他視若無覩，而且还要加以侮辱！"混賬东西！人家客客气气的問你，你也就該客客气气的回話，难道連这一點都还沒有学会嗎？"他憤怒地說。

漁人們彼此交換了幾回眼色，作了一次無言的商議。

"不，哪兒的話，我老实告訴你！她總要來的。"那头目終於这样說。

"甚麼'她'？"

"当然就是輪船囉。她大概總在这時候開到。現在你懂了吧！"

"唔——当然！不过你說話那麼粗声大气的，可不是还有點不够客气嗎？"那旅客譏諷地說。

这時，漁人們已經轉过背，不理睬他，自顧自掏煙斗了。

"我們可不像别人那样的浪費口舌，可是我們也照样的活过來啦，"那头目对他的手下說。他們都"唔"了一声表示同意。

那陌生人向海港边的山坡走去，这些漁人目送着他，这時他們才算是鬆了一口气。"多嘴的傢伙！"一个漁人說。"他还想擺點架子，可是你給了他一个教訓，叫他一下子忘不了呢。"

"是啊，我想这一下可刺到他心坎裏啦，唔，"那头目傲然地說。"正是这些大人先生們，你得好好的提防着。"

在海港那条路的半坡上，有一个酒店老闆站在店門口打呵欠。这个一早出來蹓躂的客人就把剛才那句問話去問他，这回却馬上得到了回答，原來酒店老闆亦是哥本哈根人。

"是啊，我們是在等一条从烏思達開來的輪船，載來了一船奴隸——都是很便宜的瑞典苦力，那就是說，他們光靠黑麵包和鹹鰲魚过活，可是一个人的工作抵得上三个。他們都是应該用熱辣辣鞭子抽打的，这批东西，还有那些野蠻的農民也一样！您要不要喝一小杯甚麼的，散散早寒？"

"不，謝謝，我不想喝——这麼早的時候。"

"沒關係，隨您的便。"

港口裏已經停着許多農莊上的大車，而且隨時还有新來的在飛跑过來。那些新來的都尽可能地把他們的車挤到前面，以品評的眼光仔細看过旁人的馬匹，然後把皮大氅的領头翻起，似睡非睡的在車上打起盹來。穿制服的海關人員，看上去很像一隻巨大

的企鹅似的領港員，都在不停地东奔西走，眺望着海面上，还側耳傾听着。防波堤尽头，每隔一会就响起一陣鐘声，接着就有領港船上的号筒响应牠。这領港船是在海面上的濃霧裏，号筒声又長又慘，就像一头受伤的野獸的嗥叫。

"这响声是怎麼回事？"一个剛來到的農民，心慌地拉起了韁繩問。他这心慌好像已傳染給他的馬，牠們都抬起头，向海那边听着，眼睛裏流露出疑懼的神情，站在那裏發抖。

"沒有甚麼，不过是海蛇放了一个屁罢了，"一个海關人員回答。"据說海蛇肚子裏滿是气。"於是那些海關人員都把头湊在一起，怪模怪样的笑起來。

兴致很好的水手們，穿着藍衣服，頸上裹了白領巾，蕩來蕩去的拍拍那些馬匹，或者拈一根稻草去通馬鼻子，使牠們高举前脚立起，等到車上的農民驚醒过來叱罵的時候，他們就高兴得放声大笑，唱着：

一个水手的命运，
坏的比好的还多。

一个魁偉的領港員，穿着冰島式襯衣，戴着羊毛手套，手裏拿着一个揚声筒，急急忙忙地跑过來，嘴裏喃喃不絕的活像一隻不安靜的熊。他不時爬到防波堤上去，把揚声筒罩在嘴上，对着海面大声地喊："你一听一得一清一嗎？"这声音跟着漫長的波濤，一起一伏的傳開去，好一会兒，才留下了一陣悶人的靜寂，到後來，牠忽然从上边城裏回响过來，变成一片朦朧得使人發笑的胡言囈語。

"不——！"过了一刻兒，就听到海面上傳來了这麼一个又細又長的声音；跟着又是号筒声，一陣悠長而粗啞的声音隨波浪震响过來，在碼头下和修船台下面散開了。

農民們对於这声音都毫不關心。他們打一会兒瞌睡，或者揮响着馬鞭，以消磨時間。但是除了他們以外，每一个人都有點心神不安。已經有許多人逐漸地聚集在港口上了——漁民、等候雇用的水手、还有那些不耐煩在作坊裏工作的匠人。他們身上还束着皮圍裙，走到港口，立刻就紛紛議論港口上的情况；他們說的都是航海的切口，因为他們中間大部分人在年輕時候都在海上生活过。这条輪船每次開來，總是一件吸引許多人麕集在港口的大事；何况今天这条船上載着許多人，而且又誤了一小時。危險的霧使人們心神不安到了極度；但是，焦急暴躁終於漸漸变成了一种麻木的沉悶的感覺。霧是海員們最可怕的敌人，它可能使船碰上了种种不幸的遭遇。往最好的地方想，这条船一定是离海岸太北或太南了些，此刻正停在海面上，呼号着，用鉛錘測量着水的深度，一動都不敢動。你可以想像得到，船長正在大發脾气，水手們正在一忽兒这边一忽兒那边的忙个不停，像貓一般的柔軟和輕捷。停住！——半速度向前！停住！——半速度後退！这時候，輪机長一定已經親自在操縱引擎，緊張而着急得面色發白。在船底的机器間裏的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們都豎起耳朵竭力想听到任何一點声音，可是一切都是白費心。但是在甲板上，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命作戒备；舵手密切注意船長的每一个指揮的手势，累得一身大汗，濕透了衣服。鷂樓上的瞭望員正在向濃霧裏注視和傾听，連他自己的心跳都听得淸了。这种懸慮的情况使甲板上的每一个人都忐忑不寧，而霧号却在不停地警告着。但是，如果往坏处想，說不定这条船已經沉在海底了！

每人都瞭解这种情况；因为每人都曾經因某种關係体驗过这种緊張的难關——有的人做过船上的茶房，有的做过火夫，有的做过船長，有的做过厨司——現在各人都重新感到了这种情緒。

惟有農民們对这件事情毫無所感；他們打了陣瞌睡，突然扭動一下醒了过來，高声地打呵欠，伸懶腰。

海員和農民永远不容易彼此和平相处；他們之間的不同，就像陸地和海洋一样。而今天，農民們那种漠不關心的态度，使海員們怀着很憤怒的心情看着他們。那个胖胖的領港員因为他們妨碍了他的工作，已經跟他們吵过幾次嘴了；祇要有一个農民給人以批評的机会，他就立刻赶上去跟他尋釁。有一个年老的農民，在迷迷糊糊的小睡中，头往前一低，驚醒过來，焦急地掏出錶來看了一看。

“時間很遲了，”他說，“看來船長今天找不到他的宿站啦。”

“大概他又在半路上的一个小酒店裏胡鬧了吧！”那胖胖的領港員說，眼睛裏閃亮着一股惡意。

“一定是这样啦，”那農民隨口回答，一點也沒有想到海程的情况。听到的人都鬨然大笑，並且把这个笑話傳給旁人听，因此惹來了許多人包圍着这个倒霉的農民，其中有人喊道：“从这裏到瑞典的路上一共有幾家酒店呀？”

“是啊，在那兒要打酒是太容易了，这就糟透啦，”領港員接口說。“要不然所有的蠢人都会開船了。他祇要順着馬慈·漢生的農場一直往右边走，前面就是一条筆直的大路。真是一条出色的好路！兩边都是电線、溝渠和排得整整齐齐的白楊樹——是區公所新近种上的。你祇要把鬍子上的豆粥擦擦乾净，給老婆親个嘴，於是就爬上船桥，成啦！引擎裏加了油沒有，漢斯？那麼，我們馬上就走吧；把最好的那个鞭子給我！”他摹倣着農民們說話的腔調。“别上小酒店裏去啊，爹！”他接着又尖声尖气的学農民老婆的說話。於是引得大家都又鬨笑起來，在許多人的憂鬱的情緒中，这笑声彷彿有點不吉利。

在这陣嘲笑中，那農民还是很安靜的坐着，祇是把头稍稍低下。当大家的笑声停止以後，他用馬鞭子指着領港員，对看熱鬧的人說道：

"这小子年紀輕，倒是調皮得很！你是誰的爹呀，孩子？"他回头問那領港員。

这話又惹出了一陣大笑，那个項頸又粗又胖的領港員气得漲紅了臉。他一把抓住大車，拚命地搖，使那農民坐不安穩。"你这个混賬的鄉下佬，你这个养猪奴，你这个車糞的！"他大声吼叫。"你这是甚麼意思，到这裏來对大人說'你'，还把他們叫做'孩子'？而且还要把你的航海智識來献醜！哎！你这个下賤的守財奴！要是除了教區牧師之外，你还对甚麼人脫下过你那頂油膩的睡帽的話，那麼你也应該对那个能够在这样大霧裏找到港口的船長脫帽致敬才是。你不妨替我問候他，就說我这样講的。"說了这話，他就猛然放開車子，使牠一直衝到另一边，幾乎要翻倒。

"我还是向你脫帽致敬吧，船長看样子今天找不到我們了，"那農民冷笑一声，取下他的皮帽子，露出一个大光头。

"快盖上你这个大禿南瓜吧，要不然我就給牠一點什麼啦！"領港員怒气咻咻的吆喝着，同時攀爬着坐進了車裏。

正在这時候，海面上傳來了一个很輕微的声音，宛如电話裏的細小的金屬声："我們——听見了——一声——汽笛！"

領港員立刻就向防波堤跑去，經过那農民的馬旁边的時候，在馬身上打了一拳，把馬嚇得直立起來。人們在繫纜樁四周讓出了一塊空地，快得像瘋狂似的拉起了跳板。裝着乾草的大車——牠們倒好像是來引誘牲畜的——都在開始移動，可是因为彼此挤得太緊，实在沒有地方可挪讓了。港內一切都動起來了。眼光狡猾、鼻子通紅的那些來招雇劳工的人，都从他們飲酒取暖的海員

酒店裏奔下坡來。

随即好像有一隻巨手压住了这些行動，大家忽然又靜止下來，緊張地傾听着。一个很遙远、很微弱的汽笛的回声不知在甚麼地方哀号着。人們悄悄地聚集攏來，三五成羣的站着不動，傾听着，还把惱怒的眼光看看那些栗碌不定的大車。这是眞正的声音嗎？还是这許多人心裏想望出來的幻覺呀？說不定这是給大家的警報，那隻船就在这時候沉到海底裏去了吧？海洋常常把它所幹的坏事通知人家；譬如一个賺錢养家的海員給海洋淹死了，他家人就会听到百葉窗上一声軋响，或者面对大海的窗子上平白地發出三下敲擊——以及諸如此類的朕兆。

但是現在，那个声音又响了。这一次的声音像小波浪似的从水面上飄浮过來，有如長尾鴨从水面飛起時發出的一种震顫的、逐漸低微的呼嘯。这样看來，这条船似乎还沒有沉。和那个声音接应的，在港外航路中有霧号，在港內堤岸上有警鐘；过了一会，又是一声霧号，接着是远处的一声汽笛。这样的彼此呼应下去，彷彿有一縷声音的引線在一前一後的把陸地和灰色的大海交織在一起。在这裏，坚坚实实的陸地上，你可以淸淸楚楚的感覚到他們怎样在那边憑着声音摸索道路。那粗啞的汽笛声慢慢地宏亮起來，一会偏南，一会兒又偏北，但總是愈來愈响了。後來，又可以听到別的一些声音：鉄和鉄相撞的声音，螺旋槳倒退或前進的声音。

領港船漸漸从霧裏出現了，小心謹愼地沿着航路中央慢慢開進港來，一路不停地拉响着汽笛。牠用声音牽來了一个看不見的世界——一个正在附近的天海空濛中盲目地飄浮的世界；在那世界裏，有着幾百个叫喊声、金屬碰撞声和脚步声在喧响着。隨後，在誰都想不到的一角濃霧中，開始顯出一个影子，於是那条

小輪船——当人們第一眼吃驚地看到牠的時候，却是一艘艨艟巨艦——在進港航道的中央出現了。

於是，人們所有的憂慮，一時都煙消雲散，每人都想動動手脚，散發散發剛才的鬱悶情緒。有的拉住農民的馬头，把牠們向後推过去，拍着手，說着開玩笑的話。有的光在石板地上頓脚欢呼，高兴得乱鬨鬨地大笑。

“路上好哇？”幾十个声音同時就問。

“All Right！”① 船長兴冲冲的回答。

現在船長也如釋重負地，滔滔不絕地發着命令；当船横轉來靠攏碼头的時候，螺旋槳把船後的水翻攪起來，粗大的繩索在空中飛擲，蒸汽絞盤開始發出清脆的鏗鏘声。

在鷗樓和船桥之間，上甲板底下和後面，是一大堆人，一大堆怪傻气的人，很像一羣你樸在我背上，我樸在他背上獃看着的綿羊。“好一船牲口！”那个胖子領港員抬头向船長喊着，把他那双木底靴在防波堤上高兴地乱頓乱踩。这个人堆裏有的是羊皮便帽，舊軍帽，蔫舊不堪的破便帽，还有妇女們的整潔的黑色头帕。这些人的臉相都大不相同，老的像皺縮的猪皮，年輕的像紅熟的水果；但是，貧困、有所期待、以及求生的渴望，却在每人臉上都看得出來。他們当時的那种人地生疏的情景，使他們顯得格外蠢鈍，因为他們拚命挤向前面，高高爬在別人头上，張着嘴巴，呆呆地瞧着这个据說工錢很大，老酒很兇的地方。他們看見了那些穿皮大氅的肥胖的農莊主人，还有那些赶來招雇劳工的人。

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办，老是妨碍着船員們的工作；水手們

---

① 英語：“很好！”这表示船長是个英國人。

就咒駡着把他們从这一边撵到那一边．或者把船板和包裹突然扔在他們脚上，也不先通知他們一声。“当心，瑞典鬼！”一个正要打開鉄門的水手喊着。被駡的那个瑞典人莫名其妙的退了幾步，他的手不由的插到衣袋裏，顫抖地摸着他那柄挺大的怀中摺刀。

跳板放下了，於是二百五十个旅客像水一般从这上面流下來——石匠，土工，女傭，男女散工，馬夫，牧人，時而有一个孤零零的牧童，还有远远的走在別人後头的衣衫楚楚的裁縫。人羣中有比本島的任何一个青年人身体更壯健的小夥子，也有本地找不出來的被苦难与貧困折磨到非常衰弱的窮老头。至於他們的臉色，有顯出兇惡相的，有精力充沛的，也有被大伤疤破了相的。

大多數人都穿着工裝，而且除了这一身衣服之外，别無他物。偶尔也有幾个人抗着一些工具——一柄鉄鍬或一根鉄槓。至於那些有行李的人，就得被海關檢查員兜底翻轉；因为瑞典的布太便宜了。顯得有點發胖的姑娘就得忍受檢查員的粗魯的嘲謔。例如，有一个辛里鄉來的漂亮的莎拉，是人人都認識的。她每年秋天回家，春天再來，來的時候，她的身子就立刻成为那些檢查員嘲笑的对象；但是莎拉，虽然她平時是个急性子，說話也非常机灵，今天却祇好兩眼朝下，窘态畢露，因为她在衣服裏面，貼身裹着三丈布呢。

那些農民，現在已經完全清醒了。胆大的就离開了他們的馬走到人叢裏來；其餘的就祇好憑一双眼睛远远地挑选他們所要雇的工人，把他們叫过去。每人都要估量一下他的工人的品質，要胸脯寬濶，态度卑順，能吃苦的人；但是他們都害怕那些有伤疤的兇惡的臉相，便把这些人留給大農莊的管家去雇用。工資議

定，条件談妥以後，每一分鐘都有一个兩个瑞典人爬上一輛大車後面的乾草堆上，被載走了。

稍稍靠近路边，站着一个背脊傴僂的小老头，背着一个布袋，手上牽了一个八九歲的男孩，他們身旁的地上还有一隻綠箱子。他們開心地注視着种种行動，每当有一輛大車把他們的同鄉載走了幾个的時候，那孩子就着急地搖一搖老头兒的手，於是老头兒就說一些使他安心的話回答他。老头兒神情很憂慮地把那些農民一个个仔細端詳，同時他的嘴巴在微微地開合：他是在思想。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火赤眼，因为凝視过久而淌着淚水，他就用骯髒的蔴布袋口去揩拭。

"你看見那边的那个嗎？"他忽然指着一个臉頰紅紅的，矮胖的農民，問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喜欢小孩子的。要不要我們去跟他試試看，孩子？"

孩子很老成地點點头，於是他們就緊对那農民走过去。但是那農民听說他們倆要一起去的，就不肯雇用他們；因为孩子还太小，不能做活养他自己。他們又另外問了幾个農民，每一回的結果都是一样。

这就是从烏思達州的妥梅里拉縣裏來的拉賽·喀尔生和他的兒子貝萊。

拉賽对这地方並不十分陌生，因为大約在十年以前，他到这个島上來过；但那時候他比較年輕，可以說是正在年富力壯的時候，而且身边也沒有一个即使以全世界來交換都捨不得离開的孩子；这是跟那一次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他的牛淹死在泥坑裏，而彭姐快要分娩的一年。那時候情况很坏，但是拉賽决計孤注一擲，把賣牛皮得來的兩个克郎用作路費，來到蓬霍尔姆做工。到

秋天回到家裏，已經有三張嘴巴得餵养了；但是他当時口袋裏倒还有一百克郎可以过冬。

那時候，拉賽倶有力量來对付难關，所以，一想到当年的成功，他的傴僂的背脊便立刻伸得筆直。後來，每逢匱乏的時候，他總說起要把家私变賣掉，搬到蓬霍尔姆去長住。但是彭姐在那一次分娩後身子变坏，这事也就不提了。一直到他妻子在淹纏了八年的病痛中故世，那是在今年春天，拉賽才把他們那一點家私賣得百把克郎；付清了他妻子久病中積欠的种种花费，以及地主的房地租，决心搬走。他唯一留在身边的是一口綠箱子，还是彭姐嫁妝裏的东西。他就把父子二人所有的衣物，以及彭姐的一些零星遺物，一齐裝在箱子裏，託一个正要到港口去的馬販子先期帶到了港口。还有一些沒人要的破爛东西就都塞在一个布袋裏，抗在背上，手裏牽了孩子，父子俩步行到烏思達，因为到隆納去的輪船就在那兒開航。他手头所有的幾个錢剛好够做盤纏。

在路上的時候，他自以为很有把握，兴高采烈的对貝萊講說这个島上，工錢大得教人不能相信，有些地方，開飯的時候还有肉或乳餅，而且还常常有啤酒喝，因此，收穫季的送水車，在那边並不是供应工人，而祇是給牲口喝的。还有——唔，你如果爱喝燒酒，你也可以像喝水一样的倶喝，反正很便宜；不过那兒的燒酒很兇，三杯就可以把你醉倒。他們是用眞正的高粱釀酒的，不用爛土豆；他們每餐都要喝燒酒。那兒的孩子永远不会挨凍，因为他們都貼身穿着羊毛衫，不穿我們这种通風的坏麻布；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要找兩克郎一天的工作是極其容易的。不像他們这裏的东家，給他們區區八十个歐勒①，就連飯錢都在內了，

---

① 歐勒(Öre)是斯干第那維亞諸國的銅幣，一百个歐勒合一个克郎。

这是到底不同的。

貝萊以前也常常听到过这样的話——从他的父親，从奥萊和安特尔思，从喀尔娜以及其他許多到过那边的人。到了冬天，当空气被霜、雪和窮人們的困苦弄得很沉悶的時候，村莊裹家家戶戶所講的就都是那地方怎麼怎麼好，再沒有別的話題了。在那些並沒有親自到过那个島上，光是听見別人講到过的人心裏，所產生出來的幻想，就像玻璃窗上的霜花一样的神奇怪異。貝萊所特別注意的是，听說在那个島上，即使最窮苦的孩子也經常穿最好的衣服，而且俘吃塗糖的脂油麵包。在那地方，錢就像垃圾一样的沿路都是，蓬霍尔姆人都懶得弯下身子去撿；但是貝萊却主張要撿起來的，那麼爸爸拉賽就得把布袋裏的爛东西都倒光，並且还得把綠箱子裏的上了鎖的那一个格子騰出來，好裝錢；而且即使这样，一定还是不够的。但望他們能馬上動手就好了！他着急地搖着他父親的手。

“曉得，曉得！”拉賽說，差一點要哭了。“你別着急。”他躊躇不定地向四面望着。現在他已經在这个顯赫的福地裏，可是連一个微賤的位置都不能給他自己和孩子安排。他不能瞭解这情形。难道自从他上次來过以後，世道全都变了嗎？当最後一輛大車開走之後，他就渾身顫抖，連手指尖都跳動了。他無可奈何的目送着那輛大車，默默地站了一会兒，便和孩子一起把綠箱子抬到一堵牆边，手牽手的走上坡，疲乏地望城裏走去。

拉賽一路走，嘴唇也一路在動；他是在思想。平時，他總是把心裏想着的事說出声來，这样就会想得更好，可是今天，他的精神很緊張，所以祇能動動嘴唇。

但是，当他辛苦地走了一段路之後，他心裏設想的自慰自解的話不由地說出口了。“混蛋！”他說着，把背上的布袋聳得更高

一些。"碰上第一件事就幹，这有甚麼好！拉賽要养活兩口呢，他知道他应該要些甚麽的——放心！他又不是第一回出門！最好的事總是在後头的，孩子，你得知道。"

貝萊却並不十分注意。他已經放心了。他父親所說的最好的事總在後头等着他們，这些話在他听來，就是一个偉大眞理的平淡的說明；这个偉大眞理，就是：全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好东西，總会是他們的。他已經張開嘴巴準备全部佔有了。

从他的神气看來，好像他很想一口吞進这个船舶叢集的海港，以及一大堆一大堆的好像有洞窟似的木材。这裏倒眞是一个很好的戲耍地方，不过却沒有孩子在玩！他心想，这裏的孩子是不是跟他家鄉的一样；因为他还沒有看見过一个孩子。也許他們的打架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不过祇要一个对一个的，他總对付得了。那边地上有一隻还沒有造好的大船，他們正在裝置船殼。原來船也像牛一样，有肋骨的。

走到海港廣場中間的一个木棚边，拉賽放下布袋，給孩子一个麵包，吩咐他等在那裏，照管袋子，自己走開去，隨即不見了。貝萊覚得很餓，兩手捧着麵包貪饞地啃嚼着。

把短褂袋裏最後的一些麵包屑都搜索光之後，他就開始瀏覽周圍的景物。那边大桶裏的黑东西是柏油。这是他很熟悉的，不过从來沒有一下子看見这麼多。天啊！要是那东西在沸滾的時候，你跌了進去，一定比跌進地獄裏的硫黃坑更糟呢。那边还放着許多巨大的魚鈎，正如那些掛在从船鼻子裏拖出來的粗鉄鏈上的东西一样①。他心想难道現在还有能用这种大魚鈎捉魚的巨人嗎？大力士約翰也未必能使用这个东西！

---

① 这是指鉄錨，貝萊不認識，所以这样說。

他这時看清了那些木材堆，果然是中間有空洞的，覺得很高兴，要不是老得拖着一个布袋，他一定能够很容易地鑽到那些洞底裏去。他父親吩咐他照管布袋，所以他一刻都沒有把它放開过手；但因为这个布袋重得提不起來，他祇好到处拖着走。

他發現了一隻小船，祇够一个人躺在裏头，船底和船舷上都鑽滿了窟窿。他又观察到造船工人用的礪石，的確有人那麼高。那边还有許多弯曲的木板，上面釘的釘子，都有家鄉區警察的繫馬樁上的木釘那麼大。还有那个繫船的东西——不是一尊真正的大礮嗎？

貝萊看着这一切，好像都是自己的东西，一件件仔細看过去，一会兒很滿意地唾上一口涎沫，一会兒踢上一脚，或者用他的削筆刀刮一下。如果碰到一样非常奇異的东西，他的小腦子裏想不出別的对付牠的方法來，就去騎在那东西上面。

这簡直是个嶄新的世界，貝萊已經在从事於佔有它了。对於这个世界裏的东西，他一件都捨不得把它牓下。要是他那些妥梅里拉的小朋友們都在这裏的話，他一定就把这一切新奇物事講給他們听了。嚇，他們一定会瞪着眼發獃呢！不过將來他回到瑞典去之後，他还要講給他們听的，那時，他想他們一定会說他撒謊的。

在木料場上，有一支巨大的桅杆橫擱在橡木做的支架上，現在他就騎在这桅杆上。兩个脚跟在桅杆底下踢踢碰碰，正如他听說过古代的武士夾刺他們的駿馬一样，同時又想像自己正在抓着一个环，連人帶馬一起上升。他在这个新發現的世界中間，据鞍顧盼，滿心洋溢着征服者的喜悦。他把手掌拍着馬腰，脚跟夾緊着馬肚子，拉足嗓子唱了一个歌，这時他已經不得不把布袋丢開不管了。

在遙远的斯麻蘭，小鬼們在跳舞
带着短銃和手鎗，
小妖精拉着小提琴，
老魔鬼彈的是大鋼琴。

正在欢喜歌唱之間，他抬起头來一看，立刻就大吃一驚，赶緊跳下在刨花木屑堆裏。就在他父親同他分手的那个木棚頂上，站着一个黑人和兩隻嘴巴張得很大的黑色惡狗；那黑人半靠半倚地蠹起在矮木棚的屋脊上，神气非常可怕。其实这祇是一个装飾在舊船头上的人像，但貝萊却以为是老魔鬼出現，來責罰他剛才胆大妄为的歌曲的，於是他拔脚就往山上逃跑。跑了一段路，忽然想起他的布袋，才停了脚。但是他並不顧惜这个布袋，即使把它丢了，他也不会挨打，因为爸爸拉賽从來沒有打过他。而那个可怕的魔鬼一定会把他吃得皮骨不留，如果他敢再回到那边去；他还可以老远的看得淸，这魔鬼和兩条狗的鼻子都亮光光的顯得很紅！

但是貝萊还在躊躇。他父親却非常顧惜那个布袋，要是丢失了，他一定很不高兴的——他甚至会哭起來，就像媽媽彭姐去世的時候一样。也許这是生平第一次，这孩子面对着一个生活的嚴重的考驗，在等待他——正如在他以前的人們也曾受到过的一样——在犧牲自己和犧牲別人之間作一个选擇。对父親的孝敬，兒童的好勝心，以及窮人們天賦之一的責任感，这三者决定了他的选擇。他接受了这一次考驗，但並不怎麼勇敢；他一直放声号哭，一边目不轉睛地看着那魔鬼和惡狗，同時躲躲閃閃的溜回到布袋跟前，把它拖在背後，回头就一口气奔上了街。

危險还沒有过去，也許誰都算不得是英雄。但是即使当危險已經过去之後，貝萊也还沒有机会驚心駭目地回味一下他的勇气；因为他剛才逃到那黑人追不上的距离，又感到了新的恐

怖。他父親到哪兒去啦？他說过馬上就回來的！可是也許他压根兒就不回來了呢！也許他是丢下孩子溜走了，因为孩子对於他祇是一个累贅，使他不容易找到事。

貝萊一边哭着一边拖着布袋走，很絕望地深信事情準是这样的了。他的小朋友也有碰到过这种事情的；不过他們後來都進了烙餅作坊，过得很幸福；貝萊又一想，他也許会碰到國王，被帶到王宮裏去，跟小王爺們一起玩耍，还給他一座小王宮住。但是爸爸拉賽却一點兒东西都不該分到，因为現在貝萊正在非常憤恨，有報復的思想，虽則他还在哭个不住。他要讓他爸爸在門外敲門哀求整整三天三夜不得進屋，一直要等到他哭起來——不，他应該馬上就放他進來的，因为看爸爸拉賽哭泣，这是世界上無比的傷心事啊！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休想得到一隻貝萊在木料場上撿得來裝滿在衣袋裏的那些釘子；还有，当國王的老婆在早晨，他們起床以前，給他們端來咖啡的時候——

到这裏，他的眼淚和美麗的夢同時都停止了，因为他看見爸爸拉賽从街头的一家小酒店裏出來，神气非常高兴，手裏拿了一个酒瓶。

“丹麥酒，孩子！”他揚着酒瓶喊。“給丹麥酒致敬呀！可是你怎麼的，哭过啦？唔，你害怕嗎？你为甚麼害怕？难道你爸爸不是肯斯妥普的拉賽——拉賽·喀尔生嗎？他不是个好惹的人，要是他發了脾气，他是不肯放手的，他真要幹起來的。誰敢來把孩子嚇唬到这个样子！他得小心點兒！就算全世界都是惡鬼，有我拉賽在这兒，你不用害怕！”

他說着这些烈烈轟轟的話，同時將他粗糙的手給孩子輕輕地揩拭淚漬的臉和鼻子，隨後又把布袋抗在背上。当他牽着孩子走下港口，一边誇口一边安慰着他的時候，他那傴僂的身子顯得

有些衰弱可憐。他拖着一双巨大的橡皮靴，蹣跚不穩的一路走去，鞋帶突出在兩旁，活像貝萊的兩隻招風耳朵；他那件舊冬大衣的兩个張開了的口袋裏，一边露出他的紅手帕，一边突出一个酒瓶。現在他覚得膝盖骨有點酥軟起來，背上的布袋隨時在威脅他，佔他的上風，推他向前，逼得他在下坡的時候不能不用小跑步。他的神态已經有一些龍鍾，这也許跟他的自誇自讚有點關係；但是他的眼睛却还是滿有自信的炯炯發光，他低下头，对那在他身边跟着跑的孩子微笑着。

他們走到廠棚边，貝萊又害怕得手脚冰冷，因为黑人还站在那兒。他繞到父親的另外一边，想拉他向海港廣場那一边繞一个大弯走。“他还在那兒呀！”他嗚咽地說。

“原來嚇唬你的就是这个嗎？”拉賽哈哈大笑着說；“他也是木头做的呀！唔，你眞是个从來沒有見过的勇敢的孩子！我差一點要派你拿一根棍子去打一隻烤熟的小雞呢！”拉賽笑着說，一面还摔動着孩子的手。但是貝萊却羞得祇想找一个地洞去躲藏。

在海關旁边，他們碰到一个農莊上的管家，这人因为來遲了，沒有雇到工人。他停了車，問拉賽是不是想找事做。

“是啊，我們倆都要找个地方，”拉賽直率地回答。“我們希望在一個農莊裏——就像狐狸对鵝說的一样。”

这管家是个魁梧强壯的人，貝萊着实又詫異又佩服他父親，居然敢这样大胆的对他說話。

但是那巨人却挺和气地笑起來。“他要想去做一个工头嗎？”他把馬鞭指着貝萊說。

“是啊，他將來一定能做到的，”拉賽很有把握地說。

“不过，还得先吃幾斗鹽呢。好吧，我正要雇个牧人，給你一百克郎一年——虽然看你这样子，这个工作可是不容易作呢。孩

子也總有一口麵包吃，不过当然他也得帮做些小事。你一定是他的爺爺了，我想？”

“我是他的爸爸——天地良心，”拉賽驕矜地回答。

“啊，眞的！如果他眞是你規規矩矩生的，那麼你倒还可以做些活呢。你要是打定主意，就上車來，我沒有工夫老停在这裏。这个机会可不是你每天碰得到的。”

在貝萊心目中，一百克郎簡直是个可怕的大數目；但在拉賽心目中，恰巧相反，到底他年紀大些，感覚也灵敏些，他覚得这个數目太小了。他自己还沒有十分意識到，早晨的經驗事实上已經使他对未來生活的光明的展望陰暗了不少。加以剛喝下肚的那些酒又不容他考慮，祇知一味慷慨。“好吧，就这麼吧，”他一揚手說。“不过东家老爺得知道，我們可不願意一天吃三頓鹹鯗魚和豆粥。我們还要有一个自己的臥房——而且禮拜日也不做活。”他把布袋和孩子送上了車，然後自己也爬了上去。

那管家哈哈大笑。“原來你在这裏做过活的，老头。不过我想这些都可以办得到。我們要請你吃烤猪肉，裏边还塞葡萄乾和大黃凍，上边还糝胡椒，保你們吃。”

於是他們把車先赶到碼头上去取箱子，然後再回头望村裏走。一路所見，在拉賽都是舊相識，他就一样一样的講給孩子听，不時掏出酒瓶來喝一口；不过这是不讓那管家看見的。貝萊冷得窩在乾草堆裏，緊緊的偎着他父親。

“你喝一口，”拉賽把酒瓶偸偸地遞給他，輕輕地說。“当心別給他看見，因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裘特。”

貝萊不想喝酒。“甚麼叫做一个裘特？”他小声地問。

“一个裘特？哎喲，我的娃娃，你連这个都不懂得嗎？裘特就是釘死基督的那些人①。因此他們現在就祇好在全世界流浪，

販賣絨布、縫衣針和別的东西，他們到处都欺騙人。你还記得騙掉你媽媽彭妲的美麗头髮的那个傢伙嗎？噢，这件事你不会曉得，那時你还沒有生呢。那傢伙也是个裘特。有一天我不在家，他來到我們家裏，擺出了他所有的好东西——梳子和嵌上藍玻璃球的髮簪，还有挺好看的头帕。女人家都擋不了这些廢物，正像我們男人家，誰要是送一瓶酒到鼻子边，就着了迷。你媽媽彭妲手头沒有錢，可是那个坏蛋却說，如果她肯讓他沿着辮子梢剪掉一些头髮去，他可以送她一塊最好的头帕。不料他把她整条辮子都剪了下來，差一點剪到头皮。天啊，不过她發起脾气來了，簡直像打火石一样！她抓起犂耙就把他赶了出去。但是他到底把辮子帶走了，而那塊头帕呢，果然不出所料，是一塊爛貨。因为那些裘特人都是狡猾的魔鬼，他們把基督釘死——"这样，拉賽又把話說回了头。

貝萊並不注意他父親的輕声小語。这是媽媽彭妲的故事，不过她現在已經死了，躺在黑土裏了；她不再給他扣襯衣背後的鈕扣，冷天也不再替他焐手了。……

原來这地方的人吃烤猪肉还要塞上葡萄乾，这是眞的嗎？錢一定多得像垃圾一样到处都是！但是怎麼路上一个也沒有呢？而且屋子和農場也不見得怎麼好。不过，奇怪的是，虽然这裏已經是外國地方，土地的顏色却还像家鄉的一样，他在妥梅里拉看見过一幅地圖，每一个國度的顏色都是不同的。原來这是謊話！

拉賽說話早已說累了，把头擱在孩子背上呼呼大睡，可是忘記把酒瓶藏好。

貝萊正想把酒瓶塞進草堆，恰巧給那管家——事实上他並不

---

① 裘特是丹麥的一种民族，故丹麥人亦被称为裘特人。但拉賽却誤以为猶太人。

是裘特人，而是一个西蘭島①人——回头來一眼看見，他就叫孩子把酒瓶扔到路旁溝裏去。

晌午時分，他們到了目的地。大車走上了大院子裏的石板地，拉賽被驚醒了，他馬上向草堆裏机械地摸索着。但是他一想到此刻是在甚麼地方，立刻就清醒了。这是他們的新的家屋，他們从此就得在这兒住下去，还指望在这地方發跡，这是他們唯一的安身处了！他正向这个大院子四下看望的時候，院裏的午飯鐘敲响了，長工和散工都从各个門裏出來，他的自信的心理立刻消失了。一种孤独無助的感覚压住了他，使他的臉，由於为他兒子担憂而顫動起來。

下車來的時候，他的手都瑟瑟的發起抖來；他猶疑不決地站在那兒，讓那些从大莊宅的臺階上一直站到地下室的工人們看个飽。他們都在談論他和孩子，有些人还在大笑。他在昏乱之中，打定主意要使人家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佷量好一些，於是对每人都分別脫帽致敬，站在他身旁的孩子也学着他的样。他們很有點像市集上的小丑，站在地下室的臺階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摹倣着他們點头还禮，跟着就招呼他們；但是这時，那管家又走出來，到車子边，於是这些人立刻都走下臺階溜開了。从那座大莊宅裏，傳出一个很遙远的、單調的、永無終止的声音，不知不覚的增加了他們的鬱悶。

"别站在这裏裝小丑了！"管家嚴厲地說。"跟他們一起去吃些东西！以後你佷有工夫給他們耍猢猻戲呢。"

听了这番催促的話，老头兒就牽了孩子的手，穿过院子走向地下室的臺階，心裏覚得非常失望，因而就悼念起妥梅里拉和肯

---

① 西蘭島（Zeeland）是丹麥最大的一个島，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即在此島上。

斯妥普來了。貝萊害怕得緊緊地偎依着他。在父子倆的想像中，他們的渺茫的前途忽然变成一个兇惡的妖魔了。

在地下室的过道裏，那个古怪的，繼續不停的声音更响了，这時他們才听出來，原來是一个女人的哭声。

第二章

岩石農莊，这个即將成为拉餋和貝萊的家的地方，是島上最大的農莊之一。但是老年人都知道，当他們的祖父輩还是小孩子的時候，这个農莊祗是一个僅有兩匹馬的小農場。它是蓬霍尔姆的解放者楊·科福特①的孫子，維惠斯特·柯勒的產業。从他手裏開始，这小農場才漸漸兴隆起來成为一个大農莊，他本人也就在这裏工作到老死。在飲食方面，他不但对别人吝嗇，就是自奉也非常儉約。刻苦过活和廣置田產，这兩件事就成为这一家歷世相傳的家訓。

島上这一部分田地，不多幾代以前，还到处是岩石和石南草②。一批一批的窮人前仆後繼地，辛苦到筋疲力尽，才把这些地墾熟，適宜於耕种。住在岩石農莊四周的，都是些只有小茅屋或者祗有兩匹馬的自耕農，他們都是从胼手胝足和忍飢受餓中買下他們的土地，一想到出賣这一塊小小的產業，就好比出賣他們祖宗的墳地；所以他們總是堅守着这塊地，直到老死或碰上甚麼災难。

---

① 楊·科福特（Jens Kofoed, 1628—1691）是蓬霍尔姆的農民，一六五八年領導起义，反对將該島割讓給瑞典，瑞典守軍被迫投降，該島仍歸於丹麥。

② 石南是一种灌木，生於荒野中。下文所称“石南地”，即指荒地。

但是岩石農莊的主人却總在想買進土地，擴大產業，而这个希望祇有从他們鄰人的災难中才有实現的机会。每逢年成不好，或者疾病，或者牲口出了岔子，使一个農民無法維持下去，柯勒家便把他的土地買進了。岩石農莊就这样的兴隆起來，造了許多房子，顯赫非凡了。这農莊在四鄰農民眼裏，就像大海一般是一个兇惡的鄰舍，它把農民的土地一塊一塊吞沒，甚麼也阻擋不了。第一塊地給吞沒了，接着就是第二塊。每人都知道自己遲早都会輪到。沒有人跟大海去打官司；可是農民都知道籠罩在他們生活上的一切苦痛和不安，都是岩石農莊給予他們的。黑暗的势力籠罩在那兒，栗栗危懼的人們永远在指着農莊。本地人常常用一种含着詛咒意味的特殊声調說："这是一塊肥料加得很好的土地，"但是他們祇敢說到这裏，下文就不敢說了。

柯勒这一家並不是軟心腸的；許多人对它躭驚害怕，認为它是一种威力，这种心理給这个農莊籠罩上一重陰森的气氛，这份人家便是在这种陰森气氛裏兴旺起來的。这一家人都是酒鬼和賭徒；但是他們从來不喝得过多，不喝到糊裏糊塗的程度，要是他們在早上賭輸了一匹馬，多半会在晚上贏回兩匹的。

拉賽和貝萊來到岩石農莊的時候，年老的農民都还記得他們兒童時代伺候过的那位農莊主人揚奴思·柯勒，在兴家發財方面所做的事，比他的哪一个前輩都要多。据說他在年輕的時候，有过一回，在半夜裏，曾和魔鬼在教堂的鐘樓上打过一架，把那魔鬼打敗了，从此以後，他便事事順手。不管到底是不是由於这緣故，總之，在他手裏，他的鄰舍一家一家的敗落下來，他便把这些人家的產業一处一处的買了去，这總是千眞万確的事。如果他想添一匹馬，他就跟人家賭，一副牌上就贏到了。他要甚麼別的东西，也都是这样。他生平最有兴趣的事就是馴服野馬，誰要是

恰巧在聖誕前夕半夜裏生的，就会很清楚地看見魔鬼也在他車箱上，坐在他旁边替他拉韁繩。不过他的結局很不好，这是可以預料到的。有一天大清早，他的馬奔回到農莊裏來，而他却被人發現躺在路旁，头部在一株大樹上撞破了。

他的兒子是岩石農莊裏最後一个姓柯勒的主人。这个人的气性像惡鬼一样，但是也有他的好处。如果有人和他鬧了彆扭，他一定把这人打在地上；但是他却時常資助有困难的人。因此就沒有人敗落到賣房子和田地的；而他呢，既然有了这个祖傳的添置田地的脾气，就祇好去買進那些滿是岩石和石南草的荒地了。但是他很巧妙地把这些荒地放着不動。由於他的資助，他使許多人都不得不依靠他的農莊，終身沒有自由。他的佃戶，当他派人來叫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擱下，所以他永远不缺少便宜的劳動力。他所供給的伙食簡直不是人吃的，不过他自己吃的也老是这样的东西。他臨終的時候，身边也有个牧師；因此对他的逝世也找不出甚麼差錯。

他娶过兩个妻子，但他惟一的後嗣却是後妻生的一个女兒。这个女兒有些不很正常。她在十一歲上就發了身，逢人便賣弄風騷；可是大家連看也不敢看她一眼，因为人人都害怕莊主的鎗。後來她忽然完全变了个样子，打扮得像男人，不再耽在家裏做事，天天到山野裏乱跑，不讓一个人接近。

康思脫魯，当今岩石農莊的主人，是在大約二十年前到这个島上來的，直到如今还沒有人清楚他的來歷。他初來的時候，常常在石南草叢裏閒逛，甚麼事情都不做，就像她一样；因此，他馬上和她發生了曖昧，不得不娶了她。这本來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時，却实在是一件很驚人的事！

他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但也許他原來那个地方的人都是这样

的吧？他一会兒这样想，一会兒那样想，沒有人間他要求增加工資，他却自動的增加了。他还用包工制招了許多工人開山採石。他一開头就想出种种傻办法，佃戶要不要到他莊上來工作，一切都隨他們自己高兴。他甚至傻到在下雨天讓他們回去收自己的麥子，而讓他自己的麥子堆在田裏爛掉。这样下去，当然可想而知，他的一切情况都愈來愈糟。到後來，他不得不漸漸地放棄了那些傻办法。

本地人久已一声不响的甘心於这种附庸狀态。他們从父親到兒子，已經世代相傳的在岩石農莊的大門裏進進出出，乖乖的为莊主工作，簡直忠誠得像古時的農奴。但另一方面，他們到他們又反过來把自己的一切走向悲剧的命运，一切生活中的恐怖，以及一切神秘的遭遇，都歸之於这个岩石農莊。他們說，在那裏作怪的是个魔鬼，他用賭博贏取農民的灵魂，还要糟蹋姑娘。他們对岩石農莊的主人，比对任何人更要尊敬。

久而久之，这种情况稍稍改变了些，人們对岩石農莊的迷信也稍稍減輕了。但是圍繞在一切大產業——原來应該屬於人民大众的大產業周圍的詛咒的情緒，也沉重地圍繞在岩石農莊的周圍。这就是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命財產而採取的惟一的報復方法，这就是人民的裁判。

拉賽和貝萊很快的就感覺到了这一种情緒，甚至在他們还沒有听到許多事情以前，就早已也以別人那种畏懼似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环境了。尤其是拉賽，因为有这股好像永远包圍着他們的沉重的气氛，还有那誰都不很瞭解的哭声，他已經想到，在这个地方，他决不会幸福的。

在整个明朗而悠長的大白天裏，这哭声一直在从岩石農莊的

莊宅裏傳出來，宛如一首悲哀的民謠的尾声複唱。現在它好容易才停住了。拉賽正在後院忙着做些小工作，可是他耳朵裏好像还响着那哭声，这是一种很悲哀的，繼續不停的，女人的哭声，好像是死了一个孩子，或者是因为幹了甚麼醜事，羞悔交併，在独自痛哭。可是，你既有一个幾百畝地的農莊，住在一座有二十个窗戶的大宅子裏，还有甚麼該哭的呢？

財物是上帝的恩賜，
貧窮也確是一种酬報。
有錢人始終不知幸福，
窮人心裏却永远滿足！

喀尔娜在製酪房裏这样唱着，这話眞是一點都不錯！拉賽祇要有地方賺錢給孩子買一件新的工裝衣服，就对誰都不会妒忌了；当然，如果另外还可以有錢隨時買點煙草和酒喝，那就更好，不过还得不叫别人吃虧才行。

拉賽正在收拾糞肥。他已經給牛餵过午頓，此刻正在慢慢閒閒地做这件工作，因为这本來是他应該在空閒中做的。他不時偷偷地对那些高窗子看一眼，工作便加一把勁；但体力畢竟有點支持不住。他眞想躺一会午覺，可是又不敢。農莊裏到处都靜悄悄的。貝萊已經給派到村上小店裏去替女东家買东西；所有的工人都在田裏播种最後一批春麥。岩石農莊裏这件工作是做遲了。

農藝学生①悄悄地走出了牛舍的前門，他是打牛舍的後門進來的，为了要出其不意地來到拉賽跟前。他是管家派來的。“原來是你，你这个討厭的探子！”拉賽一眼看見他就嘟噥着。“總有一天我得打死你！”但同時他又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礼。那高个子的学生

① 農藝学校分配到農莊上來的实習生。

看也不看他一眼，逕自走進院子，到洗衣房去和姑娘們聊天胡鬧去了。如果男工人都在家的話，他决不敢做这件事的，这个膿包！

康思脫魯走出到臺階上，站了一会，看看天色，然後走下臺階向牛舍走过來。他的身子多麼肥大！簡直塞滿了牛舍的門。拉賽放下了他的草叉，赶忙迎上去，怕他有甚麼吩咐。

“唔，老头兒，你在这兒过得怎麼样？”这位莊主和气地問。“活兒幹得了嗎？”

“噢，成，我幹得了，”拉賽回說；“可是这活兒眞不輕。这麼多的牛一个人实在管不了！”

康思脫魯站在那兒拍拍一头母牛的臀部。“你可以叫孩子帮一手，拉賽。說起他到哪兒去啦？我怎麼沒看見他？”

“他給娘兒們差到村上店裏去了。”

“当眞？誰差他去的？”

“我想準是女东家自己差他去的。”

“哼。去了多久？”

“唔，有一陣了。現在該快回來啦。”

“他一回來就叫住他，叫他把东西一起拿上來見我，知道嗎？”

貝萊回來後，听說要他上去到公事房裏去，心裏就有點害怕，况且女东家还吩咐过他，要他把瓶子好好地藏在工裝衣裏。那間公事房很高敞，牆上掛了許多亮煌煌的鎗；一个架子上堆了無數雪茄煙匣子，一个一个，一直叠到天花板，宛如一家煙草店。但是屋子裏最奇怪的东西却是：壁爐裏还生着火，在这个時候，五月中旬，而且还開着窗！这準是他們不懂得怎样花錢。可是，他們的錢櫃在哪裏呀？

貝萊赤着脚，剛一走進門，就站在那兒，战战兢兢的不敢抬

起眼睛，却看到了这許多东西。过了一会，莊主从椅子裏轉过身來，抓住貝萊的衣領，將他拖到身边。“來，讓我看看，你衣衫底下藏的是甚麼东西，小傢伙！”他和气地說。

“是白乾，”貝萊說着，掏出了酒瓶。“女东家吩咐过，誰都不讓看見的。”

“你是个聰明的孩子，”康思脫魯拍拍他的肥頰說。“你總有一天会交运的。好吧，你把酒瓶交給我，我拿去給你的女东家，不讓人看見就是。”說着，他大笑起來。

貝萊把酒瓶遞給他——那边寫字臺上明明放着一堆堆的錢，都是又厚又圓的兩克郎銅幣，一个个的叠起着！那麼为甚麼爸爸拉賽要求过預支一些錢，竟沒有拿到呢？

这時那女东家進來了，莊主立刻就去把窗子關上。貝萊想要退出，可是她攔住了他。“你有东西要交給我，是不是？”她說。

“东西我收下了，”康思脫魯說。“等孩子走開——过一会就給你。”

但是她还站在門口。她要把这孩子留在那裏做个見証，証明她丈夫把厨房裏用的东西扣留起來不給她；她要讓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康思脫魯來來回回的漫步着，一句話不說。貝萊以为他準要動手打她了，因为她用各种难听的名称罵他——簡直比爸爸拉賽从妥梅里拉喝酒作樂後回家來，媽媽彭姐罵他的情形更兇。但是他却祇是笑着。“好吧，得了吧，”他說着，便一把將她拉開了門口，讓孩子出去。

拉賽对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他原以为莊主在干涉她們，不讓她們使喚孩子，因为他很需要孩子來帮忙照管牲口；而現在，形势却向不幸的方面發展了！

“原來是叫你去買白乾！”他再三的説。“我这才明白。但是我却不懂得她怎麼居然还敢对他这样兒，明明是她的錯啊。这样看來，他一定是个好人。”

“可是他自己也喜欢喝酒的，”貝萊説，因为他听人家講过一些莊主的行为。

“不錯，但是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你要知道，他們都是貴人。算了，我們上边人的錯处，反正用不着我們去管；我們管自己都來不贏呢。不过我祇望她以後不再差你做事，要不然我們就兩边都不討好了。”

拉賽説罢，又繼續幹他的活。他一边把草料叉出來，一边搖头嘆气，簡直很不高兴。

第三章

陽光滿照在各处，虽然很明亮，但並不太熱，因此使人感到兴奋爽快。空气裏已經沒有春季的潮濕，夏季的灼熱也还沒有到來。廣大的翠綠色的田野上，远处的海面上，到处都是光，它以蔚藍的天空为背景，把風景清晰地勾劃出來，使人呼吸到一陣溫和愉快的暖气。

这是六月初的一天——这是第一个眞正的夏天；而且还是一个礼拜日。

岩石農莊完全浸在陽光裏。清明的金光甚麼地方都照到了；陽光照不到的暗地裏，陰暗的色彩就好像一股熱气在蒸騰出來似的抖動着。開着的門窗，在陽光中看起來，就像蒙住的眼睛，背光的屋頂，顯得宛如一片絲絨。

今天，这座大宅子裏很安靜，大概吵架也得在今天休息一下。

整个大院落給一道籬笆分做兩半，在後院，也就是後半个院子裏，主要是一个很大的蒸汽騰騰的肥料堆，橫七豎八地架着許多木板，院子边上放着幾輛翻轉的独輪手車。兩三隻半个身子埋在糞堆裏的豬，正在打鼾，一羣母雞在一堆早晨清除出來的馬糞中搜刨，弄得馬糞狼藉滿地。一隻大雄雞在母雞羣中昂然站起，像一个管家似的指揮牠們幹活。

在前院，也就是前半个院子裏，有一羣白鴿子正在乾淨的石板地上啄食麥子。在馬車房的敞着的門外，有一个馬夫正在檢查一輛輕便馬車，門裏另外有一个馬夫在擦亮最好的馬具。

在檢查輕便馬車的那个馬夫，身上穿着襯衫，脚上穿着一双新擦过的馬靴；他的模样兒顯得年輕精壯，使他幹活時候的姿态非常好看。他把便帽戴到腦後，一边把車輪裏裏外外的洗刷，一边輕輕的吹着口哨，時而还向洗衣房那边偸瞧幾眼，原來洗衣房的窗下，有一个女工正在从事她禮拜日的妝沐，袒露着肩膀和胳膊，緊身衣褪到乳房底下。

肥胖的挤奶妇喀尔娜提了兩隻大木桶打他身边走过，到唧筒边去取水。她回來的時候，濺了些水在他的一隻靴子上，他就抬起头來向她咒駡了一声。她却把这一声咒駡作为邀她站住的表示，就把水桶放在地上，小心謹慎地对大宅子的那些窗子看了一眼。

“你还沒有睡够呢，古斯達夫？”她嘲謔似的笑着說。

“那也並不是因为你，”他粗声粗气的回說。“今天你能不能給我補一補褲子？”

“不，謝謝！我不高兴補，却讓別人來听你的道謝話！”

“你不補就不補！肯給我補的人多的是！”於是他又弯下身幹他的活。

“等我看有沒有空。”这胖女人温柔地說。“不过今天下午甚麼事情都得我一手做；别人都要出去。”

“是啊，我看見鮑娣在抹身，”古斯達夫說，对着洗衣房窗子那边吐了一口煙葉水。“我想她这样的仔細洗擦，準是去参加兵哥兒們的会的。”

喀尔娜狡猾地說道：“她今天請了假，說是要上教堂去。她上教堂去！我倒眞想看看她！不，她是到村裏找那个裁縫去的，我想她一定在裁縫家裏和她的同鄉馬尔保有約会。我眞有點奇怪她是不是連結了婚的男人都不放手的。”

“我才不管这些事，爱跟甚麼人好就跟甚麼人好，”古斯達夫回答說，同時用脚把最後一个車輪一脚踢正，喀尔娜还站在那兒親熱地看着他。但是她隨後就發覺，在大樓高处的一扇窗子裏的窗帘後面，現出了一个人臉兒，於是她赶緊提起水桶走開。古斯達夫望她背後鄙夷地吐了一口涎沫。要跟十七歲的他打交道，她確是太老了；她至少總有四十歲了吧！於是他又远远的望了一眼鮑娣，拿起油罐和鑰匙走進了馬車房。

院子上方尽头处的那座白色的高房子，並不和其他建築配合地建在一塊，它驕傲地独自屹立着，除了兩排木栅以外，就沒有和别的建築物联繫的地方。牠的兩側都有人字形頂樓，地下室也造得很高，地下室裏头就是工人房，女工的臥房，洗衣房，熨衣房，和寬敞的貯藏室。面向院子的人字形頂樓上，安着一架停着不走的大時鐘。貝萊把这座房子叫做皇宮，因为主人允許他進出地下室，感到相当自傲。可是農莊裏别的人却並不用这麼个好名詞称呼它。

祇有他对这座大房子是怀着敬畏而不带一點惡意；别人却把它看成一个敌人的堡壘。無論甚麼人，在穿过那个用石板鋪平的前院的時候，總自然而然的擡起眼來看一看那些給窗帘掩蔽着的樓窗，因为在这些窗子裏，可能有一双眼睛在偸偸地監視底下的一切。这倒很有點像走过一排礮口，使人脚底下有點發軟；因此，要不是万不得已，誰都不肯在这一片乾淨的鋪道上穿过。可是在後院裏，他們就自由自在的行動，虽然这地方也同样可以被大房子裏的人看到。

就在这後院裏，現在正有兩个孩子在戲耍。一个孩子搶走了另一个孩子的帽子，因而引起了一場撒野的追逐，他們从这个倉門跑進，又从另一个倉門穿出，滿院子的乱逃乱追，同時还淘气的笑着和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守院子的狗亦兴高采烈地吠起來，乱衝乱撞的想掙脫鎖鍊，加入遊戲。後來那搶帽子的孩子在籬笆边給追上了，被追者把他一交翻在地上，他就把帽子望空中一拋，誰知却落在那座大房子的高臺階前面。

“啊，你这个賤畜生！”那帽子的主人懊喪地罵了，还把靴尖踢着那跌倒的孩子。“啊，你这个奸刁的傢伙，管家手下的探子！”但是他忽然住了口，望着那边，估計距离。“要是我敢爬过去取帽子，你請我四兩酒，成不成？”他悄悄的說。跌倒的孩子點點头，馬上就坐了起來，要看看事情会發生甚麼後果。“你肯起誓嗎？你不会翻悔了縮回來嗎？”他要求誓約似的举起了手。於是他的伙伴鄭重地把手指放在喉嚨边平劃了一下，好像是刎頸的样子，这样就算立下了誓。那失掉帽子的孩子就捲起褲脚，聚精会神的擺好姿势，全身用勁，把兩手攀上籬笆，跳了过去，低下头，踮着脚尖，偸偸的穿过院子，就像一个把所有的錢都押在一副牌上的人那样緊張。他撿到了帽子，轉过身來，背着那座大房

子对着後院裝了个古怪的鬼臉。

这時鮑娣从地下室裏出來了，穿上了她最好的假日衣裳，头上裹了一塊黑綢帕子，手裏拿了一本聖詩集。她是多麼美麗啊！而且又多麼勇敢！她一直沿着那座大房子走到尽头，才拐弯出去！但是祇要她願意，她就可以隨時讓莊主親她一个嘴。

在这農莊本宅的外面，还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附屬房屋——例如牛舍，猪圈，工具棚，車棚，还有一間已經好久不用了的鍛冶作坊。这些屋子都好像很神秘的地方，有地板門通到窖藏甜菜和土豆的黑暗的地窖裏，从这些地窖裏，你还可以由秘密的隧道通到别的更古怪的地下室去，另外还有些地板門可以讓你通到黑暗的閣樓上，那兒像廢物似的存貯着許多現在已經成为最珍奇的宝藏。

但是貝萊却不幸得很，沒有空閒能到这些地方去玩一趟。他每天都得帮父親照顧牛，牛又是那麼一大羣，这工作簡直不是他父子倆幹得了的。要是他有稍微喘一口气的休息，一定馬上就有人使喚他了。他得給洗衣服的娘兒們提水，給那農藝学生擦皮靴，还得給任何一个男工跑到村店裏去打燒酒或是買咀嚼煙草。好玩的东西倮多，可是沒有一个人肯讓他玩；他們都老是打着口哨使喚他，就像指揮一条狗。

於是他就設法把工作变做遊戲，以彌補他的不足，在好幾种工作上，这是可能的。例如，給牛喝水，这就是比真的遊戲更有趣的玩意，他父親在院子裏抽唧筒，他却祇要把橡皮管裏的水引到一个个槽裏。做这件輕便的工作的時候，他常常覺得自己像一个偉大的工程師。但是，另一方面，还有許多别的工作非常繁重，無法从中取得樂趣。

这時，貝萊正在周圍那些附屬房屋中間閒遊逛，这地方是沒

有人來跟蹤他的。牛舍門敞着，他可以听到母牛在不停地咀嚼，但隨時都会有一条牛停下來，心滿意足地噴噴鼻息，或者在木樁上擦擦項頸，使鏈索有規律地瑠琅瑠琅地來回响着。他父親在餵草料的过道裏走來走去，他的木鞋子的声音顯示着一种安全的意味。

从那些較小的屋子的開着的半截門裏，散發出一股蒸騰的暖气，这是一股很好聞的小牛和猪的气息。整个長長的猪圈裏，尽是咀嚼和咂嘴鼓舌的声音。一隻老母猪歪着嘴角在喝泔脚水，另外一隻一面噴鼻息，一面把鼻头伸到木槽底裏，呼嚕呼嚕的在泔水裏找爛土豆吃。还時常有兩隻猪在木槽边打架爭食，發出尖銳的叫喊。小牛把牠們的流着涎沫的鼻子伸出在半截門上，望着陽光明朗的天，感伤地哞起來。有一隻小傢伙，仔仔細細的聞了一陣从母牛欄裏散發出來的气息之後，就傻笨地翻起嘴唇，露出牙齒來做了个怪样子：这是一头小牡牛。牠把下顎擱在半截門上，想要跳出來，可是貝萊把牠按住了。於是牠踢動後脚，斜眼看着貝萊，弓起了背站着，前脚和後臀替換地聳起來，就像一具小孩子搖着玩的木馬一样。牠是給太陽照得头昏眼花了。

外面池塘裏，鵝和鴨子都倒豎在水裏，一对对的紅掌閃耀在水面上。牠們会在陽光裏高兴得忽然全体都發一陣神經，乱叫着从这一边飛撲到那一边，而牠們的最後一段行程，就祇能很滑稽地搖擺着尾巴在水面上溜过。

父親答应他休息到做午工的時候为止，因此貝萊可以有兩小時的時間完全算是自己的，他就給这兩小時做了許多計劃。但是，可以消遣这兩小時的办法太多了，連他自己都打不定主意。剛巧旁边有一輛待洗滌的糞車。拿車上兩塊尾板①一横一竪地叠起來做船，在池塘裏浮游，是不是最好玩的呢？还是到牛舍去和

小牛玩呢？还是到鍛冶作坊裏去玩弄那个皮風箱呢？如果他用爛泥塞住風口，用力一压，一定会很好地射出一顆彈丸來。

貝萊就立刻動身，竭力使自已不被人看見。誰知莊主恰巧轉弯过來，站在那裏，用一隻手罩在眼睛上，往下瞭望着坡地和大海。他一眼看見了貝萊，也沒有改变他的神气，點點头說道：“日安，我的孩子！你好嗎？”他仍舊望着远处，好像竟不覺得說过这句話，然後用他的手杖尖兒拍拍孩子的肩膀；莊主常常是这样半醒半睡的到处走動的。

但是貝萊却覚得好像受到了神灵的撫爱，立刻就跑進牛舍裏去把他的遭遇告訴他父親。他肩膀上有一股神妙的感覚，彷彿他已經受封为騎士②；到現在还覚得有手杖在拍他的肩膀一样。一股醉人的暖气从肩膀起，流遍了他的小身体，一直升到他的头腦裏，使他自高自大起來。他的幻想騰雲駕霧似的一路蔓延開去，使他彷彿覚得莊主会把他收做乾兒子。

他隨即从空想中醒了过來，因为他一進牛舍，剛巧把自己送上去洗个禮拜澡。每禮拜日洗澡是他在生活上惟一誓死反对的事情；别的事情都是过去就忘記了，惟有这件事是永远去而復來的。他很憎厭这件事情，尤其是要他洗擦耳朵裏面。又沒有一个慈爱的母親在帮助他洗。拉賽已經給他預备好一桶冷水，和放在一个破水罐的陶片上的一些軟胰子，孩子就不得不脫下衣服了。好像光是洗澡还不够，洗澡之後，他还得穿上一件乾淨的襯衫——幸而这是要隔一个禮拜才換一次。这事情在过後回想起來，倒是很有味的——彷彿一件事已經过去，在短期內不会再碰到的了。

---

① 尾板是板車後部可以卸下來的隔板。

② 中古時代騎士受封的儀式，有一項是教士把祝福过的劍擱在騎士肩上，听他宣誓。

貝萊得意洋洋地站在開向院內的牛舍門口，头髮乱蓬蓬的聳起着，穿了乾淨的襯衫，兩手插在褲袋裏。他前額上的头髮生成一种叫做“牛舐印”的弧形，据說这是福相；他的臉，在对着亮光的時候，皺做一团，乱七八糟的，五官都不在本位上了。他把小腿向後弯曲着，站在那兒輕輕地前後搖曳，学着古斯達夫的样。原來古斯達夫这時正站在大門口的臺階上，拿着韁繩等候莊主夫婦。

这時女东家和莊主一起出來了，一个使女跑在前头，拿一具小踏梯放在車子旁边，扶她上了車。莊主站在小梯頂上，等她在車裏坐定才坐進去：原來她走路很困难。但是她那双眼睛却眞了不起！当她轉臉对院子裏看的時候，貝萊連忙把头轉開看着别处。工人們中間常常在悄悄地說，她要是爱看甚麽人一眼，就会給这个人招來了禍害。这時，古斯達夫把繫住那条狗的鎖鏈解開，狗就在馬的前面吠着跑起來，於是，馬車駛出了院子。

太陽从來沒有在礼拜天以外的有工作的日子照得像这样明亮过。当白鴿子成羣的飛过院子上空，拍着翅膀上下翻騰的時候，就像一大幅白被單在陽光中一翻一展，閃爍得使人眼花撩乱；从牠們翅膀上反射下來的光照耀在肥料堆上，使那些猪都莫名其妙地乱叫着抬起头來。这時，在上面男工的房間裏，男工們有的圍坐着賭“六十六”，有的在木鞋尖上裹皮，古斯達夫拿起手風琴，拉出“老挪亞”的曲調。

貝萊躲躲閃閃地走進前院，走到一座巨大的狗屋旁边，这座狗屋底下有一个軸柱，可以隨風轉向。他就去坐在这狗屋的屋脊上，像轉木馬似的廻旋起來，每逢轉过籬笆，就將脚在籬笆上推一下，这样就轉个不停了。忽然他想到，自己就是人人都可以呼之蹴之的狗啊，还是躲起來別給人看見为妙；因此他就跳下來，

鑽進狗屋，蜷伏在乾草上，像狗一样把头擱在兩隻前爪裏。他在那裏面躺了一会兒，默默地看着籬笆，把舌头掛在嘴外，学了一会狗的喘息。隨即他又忽然想出一个玩法，使他忘記了一切的警戒；次一瞬間，他已經在大門口的臺階的欄杆上飛快的滑下去。

他这样的滑了十七次，正在一心想滑到五十次，却不料有一个尖銳的口哨声从大車房的門口响起來。原來是那位農藝学生站在那兒招呼他。貝萊祇好走过去，肚裏埋怨着自己沒有預先料到这种事。他現在多半又是要擦靴子了，而且說不定还得給他們人人都擦到呢。

農藝学生把他拉進門，隨手把門關上。裏头很暗，这孩子剛从外面太陽光裏進來，眼眩得一點东西都看不見；後來好容易慢慢的看得見了，那些东西又都在他受驚的幻想中顯出古怪的形像。耳朵裏祇听見許多人的笑笑鬧鬧，眼前祇看見許多巨大的手在把他推推拉拉。他在恐怖中，想起了种种盜刼和謀殺的故事，於是害怕得叫起來。一隻大手蒙住他整个臉，在他的嘴被悶住之後的靜寂中，他听見院子裏有人在叫喊姑娘們大家都出來看有趣的事情。

他害怕得完全癱瘓了，簡直不知道人家在把他搞些甚麼，祇是心裏有點奇怪，不知道外边，太陽光下，有些甚麼有趣的事情。他簡直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够再看見太陽！

就好像在回答他心裏的疑問似的，这時車房門忽然摔開了。陽光照進來，他才看清楚四周那些人的臉，而且才知道自己是赤着下身站在大太陽光裏，他的褲子被褪到脚跟上，襯衫捲起，塞在背心裏。農藝学生站在旁边，手裏拿着一个赶馬車的鞭子，一鞭就笞在他的光屁股上，命令似的喊道：“跑！”貝萊又害怕又心慌，就跑出到院子裏，可是院子裏站着許多女工，一看見他这个

样子，全都大笑大嚷起來，嚇得他連忙退回去。但是他一進到車房，就又吃了一鞭，逼得他再跑到外面太陽裏，像一隻袋鼠似的跳着，又引起了一陣鬨笑。於是他就站在那兒，孤苦伶仃的号哭起來，給人家用粗話嘲罵着，尤其是从女工方面來的。这時，他已經不顧鞭打，祇是蹲下身子，想躲藏起來，最後他就在石板地上蜷做一团，抖索索的嗚咽着。

手脚粗大的喀尔娜从地下室裏跑过來，挤过人堆，气得滿臉通紅，一边走一边罵。她那生滿了雀斑的項頸和手膀上，还留着剛才挤牛奶時被牛尾巴撣过的棕黃印痕，看起來很像是一种粗劣的剳青。她把拖鞋对準那学生的臉上扔过去，然後奔到貝萊身边，把他裹在粗布圍裙裏，抱着他進入地下室。

拉賽听到这件事情，就拿起一个鎚子四处找那个学生，要打死他；这老头兒的神气兇狠得誰都不敢阻擋他。那学生已經想好最妥善的办法，溜之大吉了；拉賽找來找去，找不到学生，滿肚子气無处發洩，弄得一陣陣的又哭又發抖。这一下实在把他气坏了，因此他不得不好好的喝一口酒調理調理。酒一下肚，馬上發生效力，於是拉賽恢復了常态，对被嚇得嗚咽着的貝萊慰藉似的點着头說道：

"不要緊，孩子！"他安慰似的說。"不要緊！从來沒有一个人跑得掉不受責罰的，我拉賽一定要打破这个魔鬼的腦袋，叫他的腦漿从鼻子裏流出來；你等着瞧吧！"

一想到这种样兒的報復，貝萊的臉色就煥發起來，於是他爬到閣樓上去把正午餵牛用的乾草扔下來。拉賽不很喜欢爬高，就沿着兩排牛欄中間的長过道走去，分配乾草給牛吃。他好像在考慮甚麼問題，因为貝萊听見他一直在自言自語。他們餵过了牛，拉賽从綠箱子裏边取出一塊黑綢头巾，这东西曾經是彭妲的禮拜

日的盛装。他神气很嚴肅地把貝萊叫过來說：

“你把这东西拿到喀尔娜那兒去，請她收下。我們还沒有窮到白受人家恩德的地步。可是千万别給旁人看見，因为人家也許不喜欢我們这样做。你媽媽彭妲在墳墓裏也不会生气的；要是她能開口，她一定自己建議这样做的；可憐她如今嘴巴都給泥土封住了！”拉賽說着，又長嘆了一声。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把那塊头巾拿在手裏站了一会兒，才交給貝萊送去。他当然不能肯定彭妲眞会像他所說的那麼做；但是他就喜欢把他自己和孩子对於她的回憶渲染得美一些。她平時碰到这种事情，由於性情格外妬忌，總不免有點固执；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实；所以，为了这塊头巾，她可能常常來纏繞他們。但是，她对他和孩子畢竟还有情分，而且这感情一般說來也还不錯——她这點好处是应該肯定的！至於别的事情，上帝一定会尽量仁慈地審判她的。

午後，農莊裏很安靜。多數男工都出去了，有的到小酒店去，有的到採石場上去看採石工人。莊主夫妇也都出去了；莊主一吃过午飯就吩咐套車，自己駕車進城了，半點鐘之後，他妻子也坐了小馬車出去——人家說她是去跟蹤他的。

拉賽老爹坐在一个空的牛欄裏，給貝萊縫補衣服，那孩子就在餵草的过道裏來來去去的玩着。他在牧人的房間裏找到一个舊的脫靴器，就拿來放在膝盖底下，假想做一条木腿。他一直在很高兴的和他父親講話，不过声音沒有平時那麼响。早上的經歷在他心裏还很新鮮，使他不由得放低了声音。他好像做了一件大事，現在想起來还有點担心。此外，另外还有一种關係，也助成了他的嚴肅。管家來吩咐过，这些牛明天都要出去放牧了。貝萊

被分派去照顧小牛，因此这是他最後一个自由的日子，以後可能要忙过整个夏季呢。

他站住在他父親坐着的那个牛欄外边。“你拿甚麼东西去殺死他，爸爸？”

“用鎚子，我想。”

“你会不会把他打得死尽死絕，像一隻死狗一样？”

拉賽點头，預兆着農藝学生的災难。“自然，我一定会！”

“可是这样一來，誰給我們唸这些名字呢？”

老头兒沉思地搖着头。“这倒不錯！”他嘆息着說，起先在身上这一处搔搔，隨即又在那一处抓抓。原來每一头牛的名字都用粉筆寫在每一个牛欄上，可是拉賽和貝萊都認不得。管家的確有一回唸給他們听过，但是五六十头牛的名字，光听一遍，还是不可能記得的——即使这个孩子，虽說他的記性非常好，亦記不得这許多。要是拉賽打死了那学生，还有誰帮他們認这許多名字呢？管家决不肯給他們說第二遍的。

“那麼我看我們就打他一頓算了吧，”拉賽默想似的說。

孩子去玩了一会之後，又回到拉賽跟前。

“爸爸，你說瑞典人是不是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打一頓？”

老头兒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唔，唔，我想恐怕会这样的。”

“是的，因为瑞典比全世界还大，是不是？”

“是呀，瑞典是个大國，”拉賽說着，企圖設想它到底有多麼大。瑞典一共有二十四省，而馬尔梅省不过是其中之一，烏思達州又是馬尔梅省裏的一小部分；妥梅里拉縣更是在烏思達州的一个角落裏，而他自已的產業，就是他从前以为很大的那五畝地，更是妥梅里拉縣裏的一小塊！啊，不錯，瑞典是一个大國——当然不会比全世界还大，这衹是孩子們的胡說罢了——但是到底總

比瑞典以外的全世界上的别的國家合起來更大些。因此他就接着說："是啊，牠是个大國！你在幹甚麼呀，孩子？"

"怎麼，你看不出來嗎？我是一个打掉一条腿的兵士呀！"

"噢，你是个領撫邺金的殘廢老兵，是不是？不过你可不要这样玩，因为上帝不喜欢这种事情。你可能眞的变成一个跛子，那就很可怕了。"

"唔，上帝不会看見的，因为他今天在教堂裏！"这孩子回答說；但是为了安全起見，他心想还是不这样玩的为妥。他站在牛舍門外，吹着口哨，但是忽然很兴奋的跑進來："爸爸，那个農藝学生在那边了！要不要我去拿鞭子？"

"不用，我想还是放过他吧。一打就会把他打死的，这种軟綿綿的無賴紳士連一鞭子都受不了。嚇都会把他嚇死了。"拉賽似眞似假的看着孩子。

貝萊的臉色立刻就顯得老大不高兴。"不过，他要是再这样呢？"

"啊，不，我們还得好好的嚇他一場，不会就这样放过他的。我要把他举起來，伸直胳膊，讓他掛在空中，等他討饒才放他平安下來。因为我拉賽不喜欢跟人生气。拉賽是个規矩人。"

"那麼你把他举在空中的時候，就得裝做要把他摔下來的样子；这样他才会急叫起來，以为自己要給摔死了；人家就会閧过來取笑他。"

"不能，不能；你不能这样教坏你的爸爸！你这样一說就会叫我眞的把他摔下來，那我就要犯殺人罪，一輩子吃官司做苦工了，一定的！不，我祇要狠狠的罵他一頓，对付一个像他那样的高等流氓，这就很够了。"

"好吧，那麼你就罵他是个罗圈腿的粗坯，管家跟他發脾气

的時候，就是这样駡他的。”

“不，我想这也不必，我要認認眞眞的跟他談一談，叫他一下子忘不掉。”

貝萊很滿意了。全世界沒有一个人及得上他父親，即使在駡人方面，他無疑也像做別的事情一样的內行。貝萊从來沒有听見他駡过人，所以他一边裝着那脫靴器一蹺一拐的走，一边就滿心指望看看这一場。但此刻他已不再把那脫靴器当做木腿，因为怕上帝責罰，現在他把这东西当作拐杖，撑在腋下，但是因为这东西太短，拄不着地，就祗好把它抵住牆走。要是能像家鄉那位教區牧師的兒子那样，用兩支拐杖走路，該多好啊！他連路上最大的水坑也跳得过呢。

这時屋頂底下忽然有光和影子在閃動，貝萊回身一看，却見一个不認識的孩子站在通到田裏去的那个門口。他祗有貝萊那麼高，可是他的头却大得像成年人一样。第一眼看去，好像他是个禿子，等他走在太陽光裏，才看得出他头上好像蒙着一層銀屑，給太陽照得很亮。原來这孩子生着一头白髮，甚至連臉上和身上也到处都是这种又細又軟的白毛，他的皮膚是粉紅的，連他的眼白也是粉紅的。他的臉在强烈的陽光裏好像全都打了皺紋，後腦袋特別突出，看上去好像太重了。

貝萊把兩手揷在褲袋裏，走到那孩子跟前。“你叫甚麼名字？”他問了一声，又摹倣古斯達夫的老習慣，想从門牙縫裏啐出一口涎沫來。但是不幸得很，这个企圖却失敗了，口涎沒有啐出，反而順着下巴淌下來了。那不認識的孩子就冷笑起來。

“路特，”他的口齒很不淸楚，好像他的舌头厚得轉動不灵。他祗管盯着貝萊的褲袋羡慕似的看。“那是你的爸爸嗎？”他指着拉賽問。

“当然囉！”貝莱傲然回答。“他打得过每一个人。”

“可是我的爸爸能够用錢買到每一个人，因为他就住在那上边。”路特說着就对大房子那边指了一指。

“啊，他真能那样嗎？”貝萊不信似的說。“那麼你为甚麼不跟他住在一起？”

“唔，我是个私生子；这是媽媽自己說的。”

“見鬼，她眞这麽說！”貝萊說，为了这句小小的咒語，他偷偷的向他父親溜了一眼。

“是的，她發脾气的時候就这样駡我。接着她就打我，不过我馬上就逃開了。”

“好，你逃，你逃得了！”門外傳來一个声音。那孩子大吃一驚，退進牛舍裏躲起來。这時門口出現了一个胖妇人，怒气冲冲的向黑暗的牛舍裏巡睃。等她一眼看見了路特，她就接着駡起來。听她的口音分明是个瑞典人。

“你逃走啦，是不是，你这个甘藍菜头！我只望你逃得远远的，找不到路回來，就再也不用我費勁打你这麼个投錯了胎的小鬼了！你不用担心，你这傢伙反正總是不得好死的！嗅，你就是这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她一眼看見拉賽，就收住了咒駡，这样問。

“是的，是我，”拉賽安靜地回答。“你不是妥梅里拉的小学教師約翰·比尔的女兒約翰娜嗎，从鄉裏逃跑了快二十年啦！”

“你也一定就是苏里特耶尔瑪的那个鉄匠家的雄貓了，听說前年他还从一双舊木靴裏生出双胞胎來呢？”胖妇人学着他的語气，反脣相譏。

“好，好；你是甚麽人，跟我不相干！”老头兒很气惱似的說。“我又不是警察局裏的偵探。”

“可是你这样問法，人家就会疑心你是偵探。你知道牛要在甚麼時候放出去？”

“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明天就放出去。帶貝萊出去放牛的是不是就是你的孩子？管家說过，要有一个孩子帶他一起去，把牧場告訴他。”

“是的，就是这个傻小子。走出來，讓我們看淸楚些，你这小畜生！啊，这小鬼跑掉了。好，好！你那孩子常常挨打嗎？”

“唔，是啊，有時候，”拉賽回說，他不敢承認他从來不懲罰这个孩子，以为这有點丟臉。

“我也不放鬆他。要把这种垃圾貨管教得成个人是要費點力的；他一半就靠着教訓过活。好吧，明兒早上第一件事情我就把他送到这裏來；可是要当心别放他到院子裏去，要不然乱子就要鬧个沒完啦！”

“是不是女东家不要看見他？”拉賽說。

“是这样。这孩子本來跟她沒有關係，这傻女人，老实說，我也不会妬忌她。要是樓上这位神气活現的老爺当初沒有糟蹋我，我現在一定也是个莊主的老婆，有一个体面丈夫了。你信不信，你这塊破舊的靴子皮？”她說了就大笑起來，还把手拍着他的膝盖。

“我很相信，”拉賽說。“因为你离開家的時候，的確是个标緻的小姑娘。”

“哼，去你的甚麼‘家’！”她学着他的口气冷笑着。

“好吧，我知道你不願意提起老話，虽則你小時候，我还把你抱过幾回，可是現在我可以裝做一个不認識你的人。不过你知不知道，你的媽已經快要死了？”

“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她喊着，臉色变得愈來愈苦痛

了。

“一个多月以前，我出來的時候，去給她辞过行，她已經病得很重了。‘一路順風，拉賽，’她說，‘謝謝你这許多年來的鄰舍交情。要是你在那边碰到約翰娜，’她說，‘給我說一声，我在想念她。我听說她的情形坏得很；不过我總是一样，还在想念她。約翰娜呀，我的孩子！她是媽媽的心肝，誰知她剛巧踏坏了这顆心。也許这件事是我們的錯。你千万要告訴她，她媽媽在想念她，你肯不肯，拉賽？’这些都是她親口說的，那時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現在她多半已經歸天了。”

約翰娜·比尔已經克制不住她的感情。顯然她平常不慣於哭泣，因为她嗚咽得非常悽楚。可是並沒有眼淚出來，她的悲慟就像是分娩時候的陣痛。“好媽媽！可憐的好媽媽！”她坐在粥秣槽的边沿，一前一後的搖晃着，不時这麼叫一声。

“好了，好了，別哭啦！”拉賽拍拍她的头說。“我早就对他們說过，他們待你太兇了。但是你为甚麼要爬窗子逃跑呢？一个十六歲的姑娘，又是在半夜裏！难怪你父母那样發脾气！尤其是那个傢伙賺的錢祇够自己的衣食。人品又不好，常常失業。”

“那時我很爱他，”約翰娜哭着說。“他是我關心着的惟一的人。那時我眞傻得很，以为他也一定爱我的，虽然他从來沒有看見过我。”

“啊，是啊；你当時还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也对你爹媽这样說过。但是想不到你竟会做出这样的醜事來！”

“我原來沒有打算做甚麼錯事。我的想法祇是，既然我們大家都彼此相爱，那麼我們兩个就得在一起。不，当時我甚至連这一點都沒有想到。我光是逃到他那裏去，甚麼都沒有想。你信不信我当年竟天眞到这种程度嗎？而且後來也沒有出甚麼事。”

"沒有出甚麼事嗎？"拉賽說。"可是这件事情的後果，想起來还是慘得很呢。它把你爸爸气死了。"

於是这胖妇人就搥胸頓足地号啕大哭，弄得拉賽也幾乎要掉眼淚。

"也許我应該絕口不告訴你，"他很窘的說。"但是我以为你一定已經听人說过了。我想你爸爸一定这样想，自己是个老師，要給許多人做榜样的，而自己的女兒却把身子这样隨便送人，而且送的还是个窮苦的農莊工人，眞叫他受不了。当然，他跟我們窮人住在一起，好像我們都是跟他平等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他的地位總还是在的；後來，当上流人都不屑理睬他的時候，他心裏非常难过，可是，你說後來甚麼都沒有——沒有幹过甚麼事嗎？那麼你为甚麼不老老实实的告訴他們呢？"

約翰娜已經不哭了，但还坐在那兒，抽搐的臉上掛着眼淚，眼光望着别处。

"我告訴过他們的，可是他們不要听。当然囉，他們是在他那裏找到我的。到了他那裏，我才發覺他原來根本不認識我，祇因为我自己來找上他，因而他就得意起來，想抱住我，於是我就大叫救命。接着鄰近的人都跑了進來，發現了我。他們都笑着說，我是因为失了童身而叫喊的；我看得出爸爸媽媽也是这样想的。連他們都不相信我沒有做甚麼醜事，别的那些下流东西还能怎麼想呢？後來他們打發他走路，讓他过海到这裏來，同時把我送到親戚家裏去。"

"是啊，可是你又逃跑，又給他們加上了煩惱。"

"我是來找他的。我以为祇要挨近他，他一定会爱我的。他在这个岩石農莊裏做工，我就在这裏当使女；但是他要我的祇有一件事情，而我呢，我認为既然他不爱我，我就不答应他。因此

他就到处吹牛，說我是为了他才从家裏跑出來的，还說了許多謊話；这样一來，人家都以为他們可以隨便跟我胡鬧了。那時候康思脫魯才結婚不久，可是他並不比別人好些。我到这裏來做事完全是偶然的，因为原先那个使女不得不到別地方去坐蓐；所以我就特別小心。後來他把那使女嫁給了一个採石場上的工人。”

“原來他是这样一等人！”拉賽嘆着气說。“我早就对他有點疑心。可是那个傢伙後來怎样了？”

“我們在農莊裏幹了兩年活，他儘量的害我，後來他轉到採石場上工作去了。他在那边的時候，老是喝酒，老是跟人吵架。我常常去探望他，因为我实在忘不掉他；但是每回他總是喝醉了的。最後他在那边也耽不下去，就走掉了，不久，我們听說他在挪威，在孛拉霍尔特山裏做毛賊。他要甚麼东西，就往最近的地方去搶，还無緣無故的打人。有一天，人家說政府公佈了他是一个土匪，因此人人都可以把他格殺勿論。我当時很相信我的东家，而且平常也祇有他待我好；当時他就安慰我，說不要緊：克奴特会自己留神的。”

“克奴特？就是克奴特·安格斯特罗嗎？”拉賽問。“唔，这个人，我听人家講起过的。我上回在这裏的時候，他發起狠來就兇得像个魔鬼，光天化日在大路上打人。他用鎚子打死了一个人，等人家抓住他的時候，他就在自己头上砍了一下，从腦後一直砍到眼梢，他說这是被他打死的那个人打伤的，他祇是保衛自己罢了。因此人家就不能判他的罪。原來就是这个傢伙，是嗎？那麼，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人又是誰呀？人家說，那一年夏天，他住荒地上的一个草棚裏，还有一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呢。”

“就是我，我在莊上辞了工，对別人祇說是回家去了。我听說他的情况很苦。人家說他滿头都帶了伤。因此我就去侍候他。”

“这样說來，你到底还是答应了他，”拉賽說，还調侃似的睒了一睒眼。

“可是他每天都打我，”她嗄声地回答說。“後來他覚得对我实在不能为所欲为，就把我赶了出來。我滿以为他会首先要我的。”这時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啞了。

“对於这样一个流氓还存有幻想，眞該好好挨一頓！幸而你媽媽不知道这些事情，要不然她一定会当場气死。”

一听到“媽媽”兩个字，約翰娜立刻就生气了。“各有各的气量，”她硬着心腸說。“我吃的苦比媽媽多呢，可是你看我長得多胖！”

拉賽搖着头說道：“我不跟你吵架。那麼後來你又怎麼样呢？”

“我在聖馬丁節日①又回到了岩石農莊，可是女东家不要我了，因为她不願看見我在她身边。但是康思脫魯出主意派我当个挤奶妇，因此把我留下了。虽然我拒絕了他整整九年，他倒还像以前一样的待我很好。但是後來因为克奴特到处横行，鬧出了許多案子，官方实在不能再容忍他，就到荒地裏去捉他。但是，他們沒有捉到他，他準是又回到採石場上來躲避了，因为有一天，他們在炸山的時候，他的身体就跟着石头一起炸出來，全身都炸爛了。他們把他的屍首抬到農莊上來。我一見他这个样子，就痛苦得倒在床上。我整日整夜的躺着發抖，因为我覚得他好像是在最需要我的時候來到我这裏的。康思脫魯坐在我旁边安慰我，那時大家都在做工，因此他就趁此机会把我糟蹋了。

“小山農莊的莊主有一个弟弟，也很喜欢我。他早年到过美國，手裏很有幾个錢。他一點都不顧旁人的閒話，每年總來跟我求

① 聖馬丁節是十一月十一日。

婚，而且總是在大年初一。那一年他又來了，当時克奴特已經死了，我本來可以答应他，好好的去做一个農莊的女东家，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但是我終於还是不得不拒絕他，我可以老实对你說，我在發覚自己已經怀孕的時候，眞是痛苦得很。我把这事情告訴了康思脫魯，他就要把我送到别处去，可是我不肯。我偏要留在这裏，讓孩子在他自己的農莊裏生下來。

“他从此再也不關心我，女东家每天用惡眼看着我，沒有一个人同情我。那時我还沒有像現在这样的硬心腸，可是，为了使自己不常常流淚，我只好咬緊牙關忍耐。因此，我的心变硬了。每逢有甚麼事，我就咬牙切齒，兇过别人，这样就沒有人敢嘲笑我了。孩子生出來的那一天，我正在田裏工作。孩子就生在一塊甜菜地裏，我自己把他裹在圍裙裏抱回來。他生下來就是这麼个怪相：这就是女东家那双惡眼看坏的。我打定主意，要她常常看見这个醜八怪，所以就拒絕搬到别处去。莊主有點不好意思把我硬赶出去，他就把我安頓在海边那間小屋裏。”

“那麼，在農忙時候，你也在莊上做工吧？”拉賽問。

她鄙夷不屑地冷笑了一声。“做工！你以为我用得到做工嗎？康思脫魯得給我錢，因为我給他撫养兒子，另外还有許多朋友到我那兒去，有時这个，有時那个，他們也都帶些錢來給我——祇要他們还沒有把錢都喝光。今兒晚上你可以到我那裏去。讓我也跟你攀个相好。”

“不，多謝多謝！”拉賽嚴肅地說。“虽說我也是个男人，不过我可不想闖到一个曾經像自己孩子似的抱在膝盖上的女人的屋裏去。”

“那麼，你有沒有一點燒酒？”她把胳膊猛推了他一下，这样問。

拉賽以为还賸得一些，就去尋找。“沒有了，一滴都不賸了，”他說着就把空瓶子拿了过來。“不过我这裏倒有一件东西要交給你，是你媽媽託我帶給你做紀念的。虧得我想起來了。”於是他把一个小包遞給她，笑瞇瞇地看着她解開，很替她感到高兴。包裏的东西原來是一本聖詩集。“这不是一件好东西嗎？”他說。“有一个金的十字架和金扣子——而且，还是你媽媽的东西。”

“这劳什子对我有甚麼好处？”約翰娜問。“我又不唱聖詩。”

“你不唱聖詩嗎？”拉賽很不樂意的說。“可是你媽媽却一點都不知道，她滿以为你还像孩子時候那样信奉上帝呢，那麼这一回你就赦免了她吧。”

“你帶來的就祇有这个东西嗎？”她問，把那本聖詩集从膝盖上推落下地。

“是的，就祇是这个，”拉賽回說，他的声音都顫抖了；接着他就把聖詩集撿了起來。

“那麼别的东西誰得了去？”

“唔，屋子都典給人家了，留下的也沒有多少东西，你要記得，你爸爸故世到如今已經好久啦。你做女兒的既然不在，别人就來補了你的缺；我想誰給她送終，誰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不过也許你还來得及，如果你馬上赶第一班輪船回去。”

“不，謝謝你！回去給人家瞪白眼，扮一个悔罪者的脚色——不，謝謝你！讓别人去得那些东西吧。至於媽媽，沒有我的帮助她居然也活下來了，我想她就是死也用不到我。好吧，我得回去了。我那个岩石農莊將來的主人不知又到哪兒去了？”她說着高声的笑了起來。

拉賽可以起誓說她是非常淸醒的，並沒有醉，然而她走到牛舍背後去尋她兒子的時候，脚步却蹣跚不穩。他想問她一声，为

甚麽不把聖詩集帶走，話已經在嘴边，可是他終於收住了。現在她的心情不是唱聖詩的時候，也許她还会对上帝說幾句不恭敬的話；因此他就把那本聖詩集小心包好，藏進他的綠箱子裹。

在牛舍的一头，有一个用木板隔成的房間。沒有門，木板与木板之間有一寸多的空隙，所以看起來就像是一隻板条箱。这就是牧人拉賽的臥房。房間裏大半地方都被一隻用粗木板釘攏來的無脚大床佔了去，床架沒有东西支墊，祇平放在石头地上。床上是一層很厚的麥稭，被褥就雜乱的堆在这上面，一塊很厚的条紋毯子已經被乾牛糞結得挺硬了，上面还黏着一些羽毛和麥稭。

貝萊蜷縮在床中間，把一条羽毛被①裹到下頷，拉賽坐在床沿上，一边翻檢綠箱子裏的东西，一边自言自語。他正在做着自己的星期日祀拜。他把那些从他的破落家庭裏帶來的零星东西，很小心的，慢慢的一样一样拿出來。这些东西完全是日用品——線団咧，零碎布片咧，諸如此類，都是用來縫補他自己和孩子的衣服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应該愛惜的紀念品，所以在每一样东西用完了的時候，他就会感到伤心。他每放下一样东西，同時就喃喃地把彭姐臨終時說的話照样重說一遍。那是她为了給他和孩子安排好一切事情而逐件逐件的吩咐过的每一样东西的用处："毛絨是給孩子補舊襪的。零头布是給他那件節日穿的短褂子接袖口用的。記住你那双長襪不要穿得太久，趁早先補補好。"这些都是那臨終的妇人的最後的意志，底下还有許多瑣瑣碎碎的交代。拉賽虽然記性不好，却把这些話一句一句牢牢記住了。

---

① 斯干第那維亞人常用羽毛薄被代毯子。

此外还有許多彭姐自己用的零星东西，都是能够引起某一次赶集或某一个節日的愉快的回憶來的一些廉價的裝飾品，这些情况，他也在喃喃自語的幻想中回憶了起來。

貝萊很喜欢这种輕輕的自言自語，因为他不必听，亦不必回答，而且在这种声音中朦朧地打个盹，是挺愉快的。他躺在那兒，倦眼朦朧的看着外面的明朗的天，覚得很累，同時还有一种感覚，好像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經过去了。

他忽然一驚，听見牛舍的門開了，接着是餵草料的長过道裹傳來了脚步声。準是那个農藝学生。他立刻就听出了仇人的脚步。

他登時高兴起來。現在这个傢伙可要吃到教訓了，讓他知道知道，有些孩子，他的爸爸能够把人高高举起來痛駡一頓的駡得比管家还要厲害，是不能隨便欺侮的！他就一骨碌坐起來，急切地看着他父親。

“拉賽！”从牛舍的那一头傳來一个声音。

老头兒怏怏的唔了一声，很不自在的動了一動，可是沒有站起來。

“拉一賽！”过了一会，又是一声，这是有點不耐煩，又有點命令意味的声音。

“來了，”拉賽慢騰騰的說着，站起來走了出去。

“叫你怎麼不答应，你这个瑞典老無賴？你耳朵聾啦？”

“唔，我自然会答应的，”拉賽顫抖抖的說。“但是，学生大人，你不該——我是个父親，讓我來告訴你———个父親的心——”

“你就是去做收生婆也不干我的事，不过我叫你你就得答应，要不然我就叫管家來訓你一頓。你懂得了嗎？”

“是是，啊，是是！——学生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沒有听

見。”

“好吧，請你記住，明天不要帶阿思巴西亞到牧場上去。”

“是不是她要生小牛啦？”

“是的，当然！难道你以为她要生小馬嗎？”

拉賽放声笑了，就好像理当一笑似的，隨即就跟着那学生走出牛舍的後門。現在事情就要發生了，貝萊想，就坐在床上專心听着；但是祇听見他父親又在牛欄門边連連的賠不是，隨後關上門，搖搖晃晃的慢慢走了回來。於是他便流淚痛哭，一直鑽到被窩裏。

拉賽嘴裏自怨自艾的徘徊了一陣，終於过來把蒙在孩子头上的被輕輕揭開。但貝萊的臉还躲在衣服裏，当他父親把貝萊的臉撥轉來向着自己的時候，他碰上了一道絕望的、不諒解的眼光，使他自己的眼光也惶惑不安地滿屋子打轉。

“唔，好，”他說，心裏很想發脾气。“你哭一場倒是容易好！不过我想，你既然不知道阿思巴西亞是哪一隻，也就祇好客气一點了。”

“我很認得阿思巴西亞，”孩子抽咽着說。“从这边門过去第三隻就是。”

拉賽本想再反駁幾句，但是被孩子的苦痛所感動和挫敗，竟說不下去了。他無条件的屈服下來，低下头，額角碰着了孩子的額角，沉痛地說道：“是的，拉賽是个窮光蛋——又老又窮！誰都可以欺侮他。他已經沒法再生气了，拳头上沒有力气，捏緊了又有甚麼用？他祇好忍受，听憑人家把他推來挤去——还得說一声謝謝——如今的拉賽老爹就落到这步田地了。但是你要記住，都是为了你，他才讓人家欺侮的。要不是为了你，侭管年紀老，他也早就背起行李走了。但是这样你可以在你爸爸老朽的地方長大起

來。現在你可別哭了！"於是他用被子給孩子擦乾眼淚。

貝萊並不十分理解他父親这一番話，但是这些話仍然能够安慰他，所以他抽咽了一会以後，便睡熟了。

拉賽靜悄悄的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睡覺。等孩子平靜了下來，他便偷偷的走过牛舍溜了出去。这个禮拜日过得眞寒傖，他現在打算出去看看，要是还有人在家，而且还有客人，那麼一定有酒喝了。拉賽心裏从來不想到拿工資去買酒喝；因为这筆錢祇够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有一个工人倒在床上睡熟了，衣服一件都沒有脫，脚上还穿着靴子。他已經醉得不省人事。其餘的人都不在屋裏，因此拉賽想喝酒的一切希望全都落了空，於是他就到对面地下室裏去，看看那边的女工是不是有人在作樂。其实他並不反对任何一种娛樂，因为現在他又像青年時代一样的完全自由，不受甚麼人的拘束了。

在乳牛房旁边站着三个佃戶的妻子，她們照例在禮拜日晚上來代替女工們擠牛奶。她們都是又矮又胖，劳苦得背都駝了。这時正在感傷地談着各人的病痛和其他傷心的事情。拉賽立刻就很想去參加她們閒談，因为这个話題像一支習熟的歌曲似的在他身上引起了共鳴，而他可以以終生的經驗來加入她們合唱。但是他終究抗拒了这个引誘，从她們身旁走向地下室的臺階去。"是啊，我們大家都要死的！"一个妇人說，拉賽在走过去的時候，也跟着她自言自語的說了这麼一句。

喀尔娜坐在地下室裏給古斯達夫補一条絨布褲，古斯達夫睡在一隻長凳上，用便帽盖着臉。他把兩隻脚擱在喀尔娜的兩条腿上，連鞋子都沒有脫；喀尔娜就把膝盖翹起，免得他的脚滑下去。

拉賽就在她身旁坐下，竭力想討好她。他希望有人跟他要好。但是喀尔娜却總是冷若冰霜，因为他的那双骯髒的脚已經够叫她作嘔。不知是拉賽忘了追求女人的办法呢，还是他感覚沒有把握，因为每一次他開始說出調情的話，都給她支吾開了。

“我們兩个上了年紀的人，本來可以有这样一个舒服日子的，”他失望地說。

“是啊，少些甚麼，我來報效，”古斯達夫从他便帽底下探出眼來，这样說。蛮横無礼的小畜生，竟躺在那裏賣弄他的十七歲呢！拉賽眞想立刻揍他，趁此机会跟他較量較量力气。但是最後他想想也就算了，於是便坐在那裏盯着古斯達夫看，直看到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火赤眼流下淚水，才站起身來。

“噢，噢，原來今晚上你要年輕人呢！”他恨恨的对喀尔娜說。“不过你还是不会返老还童的！我看你还是舔舔人家吃过的湯匙吧！”

他又穿过院子，走到乳牛房旁边，和三个佃戶的妻子去搭話，这三个女人还在那裏談論病痛、不幸和死亡，好像世界上除此之外就沒有别的事了。拉賽點點头說道：“是啊，是啊，一點也不錯。”他对她們所說的話都是滿心贊成的，而且还能給她們補充許多。这些話給他的衰老的身体帶來了温暖，使他覚得非常舒服，使他全身骨節輕鬆自如。

但是当他睡上了床，所有的悲哀的思想都奔湊而來，他竟睡不着了。平時，他一躺上床，總馬上就沉睡得像一段木头，但今天是个礼拜日，况且想到生命已經在他身上消逝，这思想又很使他感到痛苦。当初，他曾經对这个島上抱着多少希望，可是現在得到的祇有悲哀、辛劳和麻煩——此外就毫無所得了。

“是的，拉賽已經老了！”他忽然高声地說，接着还稍稍变換

口气，重複了幾次，一直説到睡熟："他是个老头子，窮光蛋，不中用了！唉！他老了啊！"这些話表達了他的一切。

大路上有人在歌唱和欢呼，把他驚醒了。

从前你給我的那个孩子
头髮又鬈又黑，
如今他已經長大，
不再是無知的小童，
而是一个魁梧俊秀的少年。

这是農莊裏的一些男女工人，在外边尋欢作樂，尽兴歸來。他們轉進了通到農莊來的小路上，就立刻停止歌唱。这時天边正要發亮；總有兩點鐘了吧。

第四章

在四點鐘時候，拉賽和貝萊都已穿衣起身，打開了通到田野裏去的那扇牛舍門。蒙在地面上的夜霧正在徐徐捲退，預示了曉色的來臨。拉賽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門口，一边打呵欠，一边專心估計这一天的天气；但貝萊却讓柔和的風声与百灵鳥的巧囀叩擊他的小心灵。他張開了嘴，怀疑地獃看着每天都有种种不測風雲的蒼天。"今天你得把外衣帶去，中午我們会碰到雨的。"拉賽看了一会，这样說；於是貝萊也向天上瞭望，想找出他父親到底从哪兒看出來的。因为他的話一般總是对的。

隨後他們就開始清除牛舍裏的糞穢，貝萊刮过牛脚下的地板，把刮起的牛糞扫在一起，然後由拉賽把牛糞裝在独輪車裏运出去。到五點半鐘，他們就吃早點，照例是鹹鯗魚和豆粥。

吃过早點，貝萊就赶了小牛出發，胳膊上挽着一个午餐籃子，項頸上有一条鞭子盤繞了幾圈。他父親給他做了一根又粗又短的棍子，上边装得有响鈴兒，讓他可以訓斥似的驅策牲口；但是貝萊却寧可使用鞭子，因为他的力气还不够使用这根牧杖。

到底他年紀还小，他要使他負責管轄的那些龐然大物对他有所畏懼，最初很有點困难。他沒法使自己的呼叱有足够的威勢，因此要把牠們赶出農莊，一路困难重重，尤其在農莊附近，兩边都种着玉米的地方。这些牛，早晨肚子正餓，龐大的牡牛祇要把鼻子一埋進了玉蜀黍，就一動都不肯動了，他也祇好站住把鞭子上的短柄拚命打牠們。一丈多長的鞭子，在一个有經驗的人手裏，可以在牛屁股上留下一个个小三角形的痕記，但是貝萊根本不会使用；如果他用木鞋子去踢牛头，牠也祇馴良地閉一閉眼睛，轉过身去依舊鎮靜地吃牠的玉米。於是他急得大叫起來，或者發幾陣脾气，把牲口乱打一頓，甚至还想刺牠的眼睛；但这一切同样的沒有用处。小牛还可以扭住尾巴拉得動，但是大牡牛的尾巴却太粗太硬了。

然而，对於种种办法的失敗，他每次的懊喪都並不很久。有一天晚上，他請他父親在一雙木鞋子尖上釘了一个鉄釘，从此以後，他的蹴踢就受到尊重了。一半靠着自己，一半也靠路特的指點，他又懂得了牛身上甚麼地方最容易痛。那些小牝牛和兩隻小牡牛都各有特别軟弱的地方，如果对準了牛角上某一个地方打去，即使一隻大牡牛也会痛得吽起來。

把牛羣赶出去是一件很难的工作，但放牧却很容易。一等到那些牛都在安安靜靜的吃起草來，他就覺得自己儼然像一位將軍，不停的在牧場上叱咤風雲，而他的小身体也彷彿被驕傲和权威感脹大了。

离開父親身边，在他是一种苦楚。他又不回家去吃午飯，常常在玩耍中間，他忽然感到伤心，他設想到父親遭遇了不測之險，一条大牡牛觸伤了他，或是别的意外；这時他就会丟下一切，馬上号哭着奔回家去，但是他也会及時想起了管家的鞭子，因此就半途喀喪地轉回了牧場。後來他想出了一个兩全办法，他替自己找到一个地方，站定在那裏，他就可以一边照顧牧場，一边望見他那赶乳牛出來走動的父親。

他又自己学会用木材雕刻成小船、小耙和小鍬，又用樹皮刻成各种花紋，以裝飾棍杖。他很聰明地使用他的小刀，而且用得又勤。他有時在一大塊他認作是門柱的独石柱上站上幾點鐘，企圖把他的牧鞭揮响得像一个鎗声。因为他必須爬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使鞭子在空中揮掣，不觸着地面。

到上午九十點左右，牛羣都躺下歇息，这時他也已經很累了，於是就坐在一隻大牡牛的头上，抓住了牠的牛角尖；那牲口躺在地上咀嚼着，身子和緩地有規律地擺動着，好像一架机器，於是他就在牛头上引吭高歌，唱一些關於失恋和殺伐的小曲。

快到中午，路特跑來了，餓得像一隻獵狗。每到快要吃飯的時候，他母親總把他打發出來。貝萊就把自己籃子裏的东西分給他吃，但是每給他一些东西，總得要他把牛羣赶攏好幾次。这兩个孩子在一起玩了一天以後簡直就离不開了。他們像兩隻小狗似的滿地打滾，一天總得打二三十場架，彼此駡出來的最惡毒的報仇的威嚇話，就跟一个成年人嘴裏駡出來的一样，但是駡了之後，又彼此挽着項頸很親熱了。

岩石農莊的田和大海之間隔着一片半哩多寬的沙丘。在这条沙磧的裏边，都是磽确地區，沒有甚麼牧草；祗有小溪兩岸，有一片青翠的草地在沙丘中間蜿蜒而下，草地边上有許多矮樅樹和

漂積的海草，正好把黃沙攔住。最好的牧草就生長在这片草地上，但是因为有一条小溪在中間，所以要照顧兩边非常困难；有人用种种嚴重的恐嚇話叮囑过貝萊，千万不能讓一条牛走到沙地裏去，因为即使在沙地踩出最小的一个縫隙，也会引起一陣沙崩。貝萊把这些話一五一十完全信以为真，於是，整个夏天，他都幻想着如果有一条牛一踏上那地方，立刻就会發生像爆炸一類的事情，使甚麼东西都飛到空中去；每当他在放牧的時候，这个可能性就好像他命宮裏的魔难，時時刻刻在当心着。所以，每当路特來了，他們想玩耍的時候，他就把牛羣赶到那片磽确的草地上去，那边地方大，俘可以讓牠們隨便巡遊，不至發生危險。

在有太陽的時候，这兩个孩子就赤着身子到处奔跑。但是他們却不敢冒險跑到海边去，因为他們害怕管家，他們很知道，管家老是站在大房子的閣樓裏，用一个望远鏡監視貝萊；他們祇敢在溪裏洗澡，在溪水裏進進出出，接連好幾點鐘。每当大雨之後，溪水漲得很滿，由於从上游兩岸冲刷下來許多陶土，水就混濁得很像牛奶。这兩个孩子認为这是島上很远的地方的一个大農莊裏流下來的牛奶。在海水漲潮的時候，水倒灌進來，溪裏也就滿是海水，並且还積滿了腐爛的海藻，把水都染得通紅，这种景象，孩子們說是淹死在海裏的人的血。

在溪裏洗过澡，他們就躺在沙丘底下，讓太陽晒乾身子。这時他們把自己的全身仔細研究起來，談論着身上各部分的功用和意义。路特在这方面的知識高明得多，因此他就当了教師。他們为了爭論身上某一部分誰生得最好——換句話說，誰生得最大而常常吵嘴。例如，貝萊就非常妬忌路特的那个大得不称身的头顱。

貝萊本來是个身材魁偉的孩子，自从來到岩石農莊以後，就

漸漸添上一點肉。如今，一身光油油的皮膚綳緊了他全身，顯出給太陽晒成的温暖的黑色。路特的項頸，跟他的头相比之下，顯得很細瘦，他的楞角突出的前額上滿是疤斑，这是他摔过無數交的成績。他还不能十分控制四肢，因此还常常碰伤或撞伤自己；他周身留着許多还沒有消褪的烏青塊，因为他的肌肉受伤之後很不容易恢復。但是他却不像貝萊那样公開地嫉妒人家。他反而替自己大大的辯護一番，說得天花乱墜，把他身上这許多缺點說成是了不起的功勳了。因此結果竟使貝萊对他的一切全都滿心嫉妒起來，覚得他身上眞是甚麼都比自己好。

路特对於各种事物的瞭解力沒有貝萊那麼敏捷，但是他的天分比貝萊高，在某些地方，貝萊要体驗之後才能懂得，他却有預料的天才。他已經养成了某种程度的貪婪，而且还会無緣無故的猜疑別人。他吃飯總要吃最多的一份，可是臨到做事，他總千方百計地設法偸懶。

他們的种种遊戲，形式虽然非常幼稚，本質上却是一种角勝爭雄的鬥爭，而目前的形势，貝萊却在下風。一到緊急關头，路特總能够运用他的長处，採取有利於他自己的办法。

但是尽管如此，他們还是世界上一双最知己的朋友，誰都离不開誰。貝萊在孤独的時候，老是向那“母猪”的小屋眺望，路特呢，一找到机会，就立刻从家裏溜出來。

整个早晨下着拉賽所沒有預料到的大雨，因而貝萊通身都被打濕透了。現在，当头的烏雲已經移到海面上去了，海上的船隻都張起了紅色的帆，可是却一動也不動。太陽閃閃地照在水面上，照得一切都很明亮；於是貝萊把他的衣服掛在一株矮樅樹上晾着。

可是身上很冷，他就爬去偎在那头正在躺着反芻細嚼的最大的公牛彼得身边。这头牲口身上倒是熱气騰騰的，但是貝萊却無法使他的感到最冷的四肢暖过來。他通身打抖，連牙齒都撞响了。

但即使在这時候，还有一头母牛不肯讓他安逸一会。每当他挨到那头公牛身子底下，剛剛覺得有一點兒暖起來的時候，那头母牛就向牧場北面的边界走去。那地方是一片沙地，不生草木，但是这头母牛因为幼小的時候，曾經在那边看到过一小塊雜粮地，因此牠心裏还惦念着。

牠是因为乳汁已竭而从乳牛羣裏被淘汰出來的兩头母牛之一。牠們都是脾气很坏的牲口，常常不滿意，使性子，做出种种淘气的事情來，使貝萊非常憎惡。牠們簡直是兩个不折不扣的潑妇，即使鞭打也不發生作用。有一头就像一隻野獸，牠会在好好的吃草的当兒，突然乱蹦乱吽起來，像一头發狂的公牛，如果貝萊走上前去，牠还想用牛角去撞他；当牠找到机会的時候，甚至会把貝萊的午餐包連食物帶包袱全都吃光。另外那一头已經很老，生着一对弯向眼睛去的角，牠一双眼睛裏有一隻是白瞳子。

此刻正在耍花样的就是那头最会吵鬧的傢伙。貝萊不時要站起來吆喝着：“嗨！勃拉迦，你这个坏东西！赶快回來！”他惱得声音都啞了，他終於耐不住性子，隨手抓起一根大木棍去追赶那母牛。母牛看見貝萊追过來，拔脚就向農莊裏飛跑，使貝萊不得不繞个大圈，才把牠赶回到牛羣裏來。回到牛羣裏之後，牠还在别的牲口中間乱衝乱撞，使整个牛羣的秩序都打乱了，全羣的牛东奔西逃，因此貝萊只好暫時不去追牠，先忙着把别的牛赶攏來。然後他立刻再去追赶那隻母牛。这時，他气得冒出火來，像一个皮球似的跳來跳去，他的精赤的身子在綠草地上忽而一繞忽

而一弯的閃亮着。他离開那头母牛衹有幾尺远，但是始終隔着这一段距离，他今天再也休想抓得住牠。

後來，他在裸麥地旁边站住了，那头母牛也差不多同時站住了。牠隨口搶吃了幾串麥穗，慢慢地轉動着腦袋想挑选吃食的方向。貝萊趁此机会，幾下就跳到牠身边，隨手抓緊牠的尾巴，用木棍去打牠的鼻梁。棍子像雨點似的落在牠那突出的骨头上，牠就立刻放開麥子，飛也似的奔向牛羣裏去。每一下棍子的声音都从沙丘裏激起了回响，就好像打在一株樹身上一样，使貝萊非常得意。那母牛一边奔跑，一边想掙脫貝萊，但是他再也不讓牠脫身；牠大步跳过小溪，一忽兒向前，一忽兒向後，把貝萊摔在空中；但是貝萊的棍子还像雨點般落在牠身上。过了一会，牠实在累了，才開始放慢了脚步；最後竟索性站定下來，一边咳嗆着，一边听憑他毆打了。

貝萊躺倒在地上，臉貼着地，呼呼的喘着。哈，哈！这可使他暖过來了！这个畜生眞該——他忽然吃了一驚，一骨碌轉身过來。管家來了！定睛一看，站在他旁边的原來不是管家，而是一个長着鬍子的陌生人，正在用嚴厲的眼光看着他。这陌生人一声不响的看了他好久好久，在他这样的審視之下，貝萊愈來愈感到不安；如果他要回敬这陌生人一眼，他的眼睛却剛巧对着日光，睜不開來。那头母牛还站在那兒咳嗆。

“你想管家会怎麼說？”那陌生人終於安靜地說。

“我想他还沒有看見呢，”貝萊怯生生的向四周看了一轉，輕輕地說。

“但是上帝已經看見了，因为他是甚麼都看得見的。他吩咐我到这裏來趁早擱住你的惡念头。你願不願意做上帝的孩子呀？”那陌生人坐下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

貝萊坐起來，胡乱的抓着地上的青草，他实在希望他身上穿着衣服。

"你永远不要忘記，你的一切行为，上帝全都看見的，即使在烏黑的夜裏，他也看得見。我們永远走不開上帝的眼光。來吧，赤身裸体的跑來跑去，到底不好看！"於是这陌生人拉了他的手把他帶到掛他的衣服的地方，然後，当貝萊正在穿衣服的時候，他就走到牧場北边，把牛羣赶攏來。那头惡劣的母牛已經又走在那边去了，而且另外有幾头牛跟着牠去。貝萊很詫異的看着那陌生人；他居然很安靜的把那些牛赶了回來，旣不用扔石头，也不用叫罵。他还沒有回到原地，勃拉迦又衝出界外一次，於是他又回轉去把牠赶回來，像剛才一样的容易。

"这条牛確是不大容易对付，"他回來之後，很和气的說；"但是你脚力强，跑得動的呀。我們把这个东西燒掉了吧，好不好？"他拾起了那根木棍問道，"光用我們的手去做我們应該做的事情，好不好？你有甚麼困难，上帝永远会帮助你的。如果你肯做一个忠誠的上帝的孩子，那麼今晚上你就应該把你做过了的事情去告訴管家——並且接受他給你的懲罰。"他把手擱在貝萊头上，还是用他那双使人受不住的眼光看了他一会；然後他离開他，把那根棍子也帶走了。

貝萊目送了他好久。原來上帝差來告誡他的人是这个样子的！現在他知道了，从此他總該有好些時候不再像今天这样的追打一头牛。但是要他到管家那兒去，告發自己，讓管家在他精赤的腿上用皮鞭抽打，这事行嗎？不行，絕对不幹！与其去告訴管家，倒不如讓上帝發气的好，如果上帝眞是甚麼都看得見的話。無論如何，總不会比那管家更坏。

这一天整个上午，他都非常安靜。他彷彿覺得，無論他做甚

麽事情，那个陌生人的眼光總是在盯着他，使他失去了自信心。他靜靜的試做各种事情，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如果你永远走不開上帝的眼光，那麽最好还是安安靜靜的別做声。他非但不再揮响他的牧鞭，反而还想过一下，到底应不应該把这个东西也燒掉。

但是，將到正午，路特來了，於是他便把这件事情全都忘記得一乾二淨。路特从他母親用來通煙囱的木管上截下了一段，做个煙管，帶來抽煙。貝萊把他的午餐分了一些跟他交換，也在煙桿上吸了幾口。起先，他們都騎在一头正在躺着反芻的公牛柯比特背上。这头牛很安靜的閉着眼睛細嚼。路特突然把灼熱的煙管头擱在这牛的尾巴根上，把牠燙得急忙站起，使兩个孩子都从牠头上滾了下來。他們哈哈大笑，一边走到高地上去採黑草莓，一边互相誇口說他們这一个觔斗翻得多妙。此後，他們又到矮樅樹林中去摸了一陣鳥窠，最後，就去玩他們最得意的玩意兒——掘耗子洞。

这牧場上每一个耗子洞，貝萊都很熟悉，他們躺下身仔細的一个个偵察。"这个洞裏有耗子，"路特說。"看，这一堆是牠們的糞！"

"不錯，有耗子的气味，"貝萊把鼻子湊到洞口去嗅着說。"而且草葉都望外翻倒，可見那些老耗子都出去了。"

他們就用貝萊的小刀刮去草皮，跟着就用兩塊土罐子的破片起勁的挖掘这个洞，一边說話，一边笑，泥土都飛到他們头上。

"哼，我們幹的多快！"

"眞是，斯脫倫姆也幹不到这样快！"斯脫倫姆是一个著名工人，他比別的收割工人要多賺二十五个歐勒一天，他的工作範例常常被用來鼓勵別的工人，促進他們的工作。

“我們馬上就可以掘到地底下了。”

“唔，不过这裏头很燙啊。”

“嚇，別胡說！眞燙嗎？”貝萊怀疑地停止了挖掘。

“是滾燙的，这是学校裏老師說的。”

这兩个孩子都遲疑起來，於是把他們的手伸到洞裏去。果然，洞底裏很暖和——暖和得使貝萊馬上縮回了手，說道：“啊，眞是！”他們稍稍考慮了一下，又繼續挖掘，小心翼翼的，好像他們的生命有賴於这場挖掘似的。过了一会，洞裏出現了乾草，於是他們立刻就把地底下的熱全都忘記了。不到一分鐘，他們已經掘出了耗子窩，把那些粉紅色的剛生下來的小耗子捉出來放在草地上。这些小耗子看起來就像孵出了一半的小鳥一样。

“这些东西眞醜，”貝萊說，他实在不很願意把这些小耗子捉在手裏，但是不这样做又覚得丢臉。“摸起來比癩蝦蟆还要骯髒得多呢。我想牠們一定是有毒的。”

路特躺着把那些小耗子掐在手指裏。

“有毒！別獃啦！牠們連牙齒都沒有生呢！身上根本还沒有骨头：我保証你可以把牠們吃得津津有味。”

“呸！野蛮透了！”貝萊望地上吐了一口涎沫。

“我可以吃一个，一點不怕；你吃不吃？”路特拎起一隻小耗子，正要往嘴裏送。

“怕？我当然不怕——可是——”貝萊遲疑着。

“不，你害怕的，因为你是个青皮囊！”

这个綽号实在衹是用在害怕水的孩子身上的，但是貝萊听了，立刻就抓起一隻小耗子，也往嘴裏送，他的耗子离嘴巴的距离正和路特的嘴巴和他的耗子的距离一样。“你瞧吧！”他很不愉快的喊着。

路特还在有声有色的說下去，还做着种种姿态。

“你是害怕的，”他說，“因为你是个瑞典人。不过要是你害怕的話，你祇要閉上眼睛——像这样——再張開嘴巴。然後你就裝做把耗子放進嘴巴裏去，於是——”路特把自己的嘴巴張得挺大，把手湊到了嘴边；貝萊受了他的感染，不知不覺的也摹倣他的動作——“於是——”路特把耗子往貝萊嘴裏猛地一扔，幾乎把小耗子塞進喉嚨管。貝萊打了个惡心，吐出小耗子，連忙用兩手向草堆裏乱摸，抓到一塊石头。但是等他站起身來正要把石头扔过去的時候，路特已經远远地逃到田裏。“我該回家去了！”他若無其事的喊着。“我还有事情要帮我媽去做呢。”

貝萊是愛熱鬧的，他不喜欢孤独。眼前的形势，顯然路特要离開他，賸他一个人孤独起來了，这形势就使他决定馬上講和。他把石头扔掉，表示他有和解的决心，此外还鄭重地誓言决不再有惡意。於是，路特終於一肚子暗笑的走了回來。

“我不过是拿耗子來給你開个玩笑的，”他好像慰藉似的說，“誰知你却像个傻子似的認眞起來。”他嘴裏虽这样說，身子还不敢挨近貝萊，祇站在那兒注意他的行動。

貝萊在臨到要吃鞭子的危險的時候，久已習慣於隨口撒謊，但是用謊話來欺侮人，他还沒有見过。現在事情既然已經过去，如果路特說他原來祇是想給他看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準是眞的吧。但是，他为甚麼不相信呢？貝萊就像往常一样的在他那小腦袋裏猜想，这遊伴到底可能在使些甚麼詭計，可是他總想不出來。

“你还是走过來些吧，”他直爽地說。“我要是存心抓你的話，我也很容易赶得上你的，你站得再远些也沒用。”

路特就走近过來。“現在我們來捉大耗子吧，那更好玩呢。”他說。

他們把貝萊的一瓶牛奶喝光了，找到一处好像祇有兩个出口的耗子窩，一个出口在牧場上，另外一个出口在溪岸的半腰裏。他們把牛奶瓶口塞進在溪岸的这个洞裏，回头再把牧場上的那个洞口挖挖大，挖成漏斗的样子；然後他倆輪流着，一个去看守牛奶瓶，一个用帽子舀溪水去灌進牧場上的那个洞口。不多久，就有一隻耗子竄到瓶子裏來，他們馬上就盖上了瓶塞。

現在，他們該把这耗子怎麼办呢？貝萊主張把牠养乖，訓練牠，要牠替他們拖拉小農具；但是路特照例堅持他的办法——那就是叫这耗子去浮水。

在溪流轉弯的地方，溪床凹陷下去，凹成一个像大鍋子那样的窩窿，溪水就在这地方停蓄成一个潭子，他們在潭边做成一道斜坡，讓瓶子从坡上滑到水裏去，瓶口向前，彷彿是一条新船下水。他們眼看着那瓶子溜進水底，然後又歪歪斜斜的浮了起來，瓶頸向上，在水面上像一个浮筒似的低昂浮盪。瓶裏的耗子老是在很滑稽的望瓶口蹦跳，想逃出來；这兩个孩子也高兴得在草地裏跳上跳下。

"牠倒很熟悉牠是从哪裏進去的！"他們摹倣着牠的万难成功的跳躍，高兴得躺在地上翻身打滾。可是，这玩法終久也膩了。

"我們把瓶盖打開吧！"路特提議。

"好——唔，好的！"貝萊立刻就下水去，開了瓶塞，預备把耗子放出來。

"慢着，你这蠢驢子！"路特打他手裏搶过了瓶子，將手盖住瓶口，仍舊把牠放到水裏。"現在我們看好戲吧！"他贼着，赶忙奔上了岸。

过了一会，那耗子發現出口已通，就縱身一跳。可是这一跳沒有成功，反而使瓶子搖擺不定，接着第二跳又跳歪了，給瓶子

边彈了回去。此後牠就快捷地接連着乱蹦乱竄了一陣——簡直像是轟了一陣大砲；忽然牠竟跳出了瓶口，一个倒栽葱跌落在水裏。

"嚇！这一跳可眞準！"貝萊嚷着，把兩个胳膊伸直，在草地裏一上一下的跳着。"牠只能把身子縮小了跳出來，準得很！"說着他也縮緊了身子跳了一下。

那耗子游到岸边，可是路特等在那兒，一脚把牠又踢了回去。"牠的游泳倒不坏，"他笑着說。於是那耗子望对岸游过去。"别讓牠起來！"路特吆喝着，於是貝萊跳到对面，也是一脚，把牠踢開了岸边。那耗子在潭子裏狼狽地游來游去，每次游到岸边，一看見这个跳跳笑笑的傢伙，便赶緊轉身回头，这样的來來去去，轉个不停。牠漸漸的沉下水去，身上的毛濕透了，更把牠往下拉，到後來，牠簡直在水面下浮游。忽然間，牠抽瘧似的挺直了身子，四隻脚像預备熱烈拥抱似的伸開着，沉到水底裏去了。

也許是想起了經驗过的印象，貝萊忽然感到失望和憂伤。在这小動物最後掙扎的当兒，他輕輕的驚叫一声，哭了出來；他一边哭一边奔上牧場，望樅樹林那边跑去。过了一会，他又奔了回來。"我眞当是柯比特已經跑掉了，"他一再重複地說，同時还小心躲開不正面看路特。他靜靜的走下水去，用脚把那隻死耗子撈了起來。

他們把牠放在一塊太陽光照到的石头上，以为牠会活过來。後來，眼看这办法並無效驗，貝萊想起了一个故事：在他家鄉有些人淹死在湖裏，人家在他們屍体上放起砲來，他們就都活过來了。於是他們就弯着手掌，拍得挺响，算是給耗子放砲，可是这也毫無效果，於是他們就决定葬掉牠。

路特恰巧記起他的在瑞典的外祖母正要在此時落葬，这使他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時候有些莊嚴之感。他們用火柴匣子做了一具棺材，用苔蘚做了裝飾的花朵；於是他們爬在地上，用双股麻線把棺材安下了墓穴，竭尽可能的小心謹慎，不讓棺材头部倒竪下去。如果用草繩便可能要断，这种事情曾經發生过，而習慣上的禁忌又不許他們放入以後再用手去改正棺材的位置。安葬之後，貝萊俯首肅立，看着他手裏的帽子，路特一边給亡灵做祈禱，一边把泥土撒在棺材上；这以後，他們就合力堆起了墳山。

"我祇希望牠不是昏过去，可不要醒过來啊！"貝萊忽然說。这一類可怕的故事，他們都曾听見过許多。因而想到种种可能發生的情况——他們怎样甦醒过來，悶得透不过气，便敲打棺材盖，还咬自己的手——到後來貝萊居然很清楚的听得墳墓裏有敲打棺材盖的声音。他們馬上就把那棺材起出來，驗看耗子。牠的確已經翻了一个身，側轉了，但並沒有咬掉牠的前爪。他們於是重新把牠埋下，在牠棺材裏放了一隻死甲虫，以保安全，还插了一根麥稈，从地上通到墳墓裏，給牠通气。然後他們又裝飾好墳山，还竪立了一塊墓碑。

"这回眞是死了！"貝萊嚴肅而肯定地說。

"是啊，我也这样想——死得像一条鰲魚一样。"路特把耳朵湊在麥稈管口，一边听一边說。

"現在牠一定已經升到老高老高的天國裏，和光荣的上帝在一起了。"貝萊說。

路特鄙夷不屑似的哼了一声。"哼，你这个傻瓜！难道你說牠能爬上天去嗎？"

"唔，难道耗子不会爬嗎，我倒要問問你？"貝萊反駁着。

"爬当然会爬；可是牠不会爬到天上去。祇有鳥才会那样

做。”

貝萊覚得自己給駁倒了，很不高兴，一心想報復一下。

“这样說來，你的外婆也不在天國裏！”他狠狠的說。原來为了剛才吃小耗子那件事情，他心裏还有些埋怨。

但这句話却使路特受不了，因为这侮辱了他的家庭的名譽，他就把胳膊肘往貝萊腰裏一戳，接着他們就扭滾在草堆裏，互相揪着头髮，捏緊拳头，拚命找对方鼻子上打过去。他們滾來滾去的扭做一团，一会兒这个人在上面，一会兒又是那个人翻了上來；大家都沉重地吁喘着，呻吟着，用尽了勁。“我要打得你吐血才罢，”貝萊压在对方身上的時候，气憤地說；但是一轉眼他又給翻在下边，被路特騎在身上，用种种最兇惡的話咒罵他，要把他打得兩眼烏青，打得火星乱爆。兩个人的情緒都激動到連口齒都含胡不清了。

忽然間，他們面对面的坐在草地上，大家都在想，要不要索性大哭一場。但是，路特伸了一伸舌头，貝萊移前一步，大笑起來，这一下他們就又和好如初了。他們把打架熱烈的時候翻倒了的墓碑重新又豎立起來，於是又手牽手的坐下來，这一場風暴之後的休息，竟比平時更安靜。

並不是由於貝萊存心惡毒，而是由於他感覚到这个問題的確有其重要性，而他一定要弄个明白，所以他眼裏顯出了沉思的表情，終於他若有所思似的說：

“唔，不过你自己告訴过我，她的腿已經瘋癱了！”

“是的呀，瘋癱了又怎麼样？”

“那麼，她就不能爬上天國裏去了。”

“咳，你这个蠢貨！上天國的当然是她的灵魂啊！”

“那麼，耗子的灵魂也一定会爬上那边去的。”

“不，牠可不能，因为耗子是沒有灵魂的。”

“牠們沒有灵魂？那麼牠們怎麼会呼吸呢？”①

这可把路特駁倒了！糟糕的是，因为他讀的是主日学校，应該回答得出这个問題的。这時他的拳头又在躍躍欲試，但是他一想，如果再打起來，遲早總是貝萊佔上風的。反正他的外婆已經有了面子，樂得遷就一下，因此他就說：

“不錯，当真牠也会呼吸。唔，那麼，剛才一定就是牠灵魂升天的時候把墓碑倒翻了的——一定就是这个緣故！”

远远的有一个声音傳來，遙望小屋附近，他們看見一个胖妇人正在威脅似的向他們招手。

“母猪在叫你了，”貝萊說。这兩个孩子在自夥裏說話的時候總是把她叫做“母猪”的。

路特就不得不走了。貝萊还答应他把食籃裏的大部分食物帶走，一路跑一路吃。因为剛才他們竟忙得沒功夫吃东西。

貝萊也坐下在沙丘間吃他的午飯。照往常一样，祇要路特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就不知道時間早晚。現在，他看看鳥雀兒已經不在唱歌，牛也沒有一条是躺着的，这样看來，恐怕至少已經五點鐘了吧。

上边田裏，工人們正在忙忙碌碌的駕着車回農莊去。这些車兒馬兒都在飛快的奔馳，來來去去，川流不絕。莊上工人高高的站起在大車上，用繮繩的一端鞭笞着馬，滿載在車上的穀物搖搖晃晃的沿着田裏的路很快地走过，远远看去，宛如許多生刺毛的小爬虫，在受了驚嚇之後，赶緊逃進牠們的洞裏去一样。

---

① 在丹麥文中，灵魂（aand）与呼吸（aande）二字音近，故貝萊誤会为同一个字，路特亦不知其誤。

農莊裏來了一輛單馬車，很快的奔上進城去的大路。这是莊主，他把車赶得这麼快，分明是到城裏去酗酒解悶了。这样看來，可知他家裏一定又鬧了事，今兒晚上，莊上又準有哭声了。

不錯，那是爸爸拉賽赶着水車出來了，那麼，準該有五點半啦。其实，他就是單听鳥声，也能知道是这時候了，因为鳥兒每天都在这時候開始啾啾唧唧的唱起美妙的夜曲，声音跟陽光一样的柔和而輝煌。

在遙远的採石場上，有許多起重机聳立在青青的天空中，那边不時有一股煙升起來，接着便落下一陣碎石。好久以後，才听見爆炸声，跟着又是一陣滚雷似的回声，彷彿有人一边奔跑，一边用帶着無指手套的手拍着自己的大腿。

最後幾點鐘總是很長的——太陽越到落山的時候偏偏越落得慢。况且这時候又毫無消遣的办法。貝萊本來已經累了，再加傍晚的那一片沉靜光景又影响了他，使他不敢高声說話。但是，莊上这時已經有人出來挤牛奶，放牧的牛已經在牧場旁边一条通向農莊去的路上嚼着草走回去；所以，回家的時間近了。

終於，鄰近的農莊上四处响起牧童的歌声，開始是一个人唱，接着好幾个人应和上來：

哦，赶牛回家，哦呵，哦—哦—呵！
哦呵，哦呵！
哦呵，哦呵！
哦，赶牛回家，哦—哦—呵！
哦呵！

柔和的歌声四下响起來，在这塊斜坡地上震盪着，最後像一陣喜悅的哭泣，衝出到第一片晚霞裏；貝萊看管的那些牛，每停

下來嚼一回草之後，又向前面走得更远一些。然而他还不敢把牠們赶回去，因为如果回家得太早，結果祇会遭那管家或農藝学生一頓鞭打。

他站在牧場靠近農莊的一边上，把那些想回家去的牛羣呼喚攏來；等到別人的最後一支牧歌沉寂下來之後，他才唱起他的牧歌來，在牛羣的一边慢慢走着。那些牛都伸長了項頸，用一种很特殊的小跑步奔走着。在斜陽中，草的影子在地上映成了又長又細的条紋，牛的影子更是看不到尽处。不時有一头犢子慢声慢气的哞一声，就加快脚步望前飛奔。牠們都急着要回家，貝萊又何嘗不着急？

太陽从一个缺口背後射出了很長的光線，它好像在召回一切力量回家过夜，而此刻在回家之前，还希望由西到东再大放一次光芒。一切东西都被照映成細長的線条，連牛羣的恋家之情也好像散發在空中了。

在这孩子的心裏，此刻再也不想到甚麼戶外的东西了；一切东西都進了屋子，於是他以一种幾乎類似苦痛的怀念，怀念着他父親。当他終於赶着牛羣轉过一个拐角，看見拉賽老爹站在那兒，瞇着他那双火赤眼，愉快地微笑着，給他開了栅門，孩子就禁不住哭起來，撲到他父親怀裏。

“甚麼事，孩子？怎麼回事？”老人很不安的問，还把一隻顫巍巍的手摸着孩子的臉。“有誰欺侮了你？沒有？唔，那就好極了！他們得小心點兒，幸福的孩子是上帝親自照管的。誰要是惹了拉賽，他是不会有好处的。哦，那麼你是为了想念我，是不是？这就是你的心眼兒好，你这一哭，反而叫拉賽心裏喜欢了。好吧，進去吃晚飯，別再哭了。”說完，他用僵硬而弯曲的手指給孩子淨鼻子，輕輕推着他走。

第五章

關於那个生着一双嚴厲而訓斥似的眼睛，自己說是上帝派來的人，貝萊不久就把他的底細打听清楚了。原來这个人不过是下边村子裏的一个渺小的鞋匠，每礼拜日都在会堂裏講道的；人家还說他的老婆是个酒鬼。路特讀書的地方就是他的主日学校，而且他还窮得很；所以他並沒有甚麼了不起。

况且，古斯達夫新近得到了一隻便帽，可以翻成三种不同的帽頂——一种是藍絨布的，一种是美國防雨布的，还有一种是可以遮陽的白帆布的。这是一种極有魅力的有趣的玩意兒，足以使別的一切好玩的事都相形見絀，因此牠使貝萊心裏足足忙了好幾天。他就把这頂神奇的便帽作为一个标準，凡是比得上它的东西，才算是偉大的，値得要的。但是有一天，他送給古斯達夫一支雕刻得很精美的手杖，作为交換条件，讓他把这頂帽翻弄一番；这才叫他心滿意足了。从此这頂帽子，在他日常生活裏也像別的东西一样，祗占了一个位置。

但是，在莊主康思脫魯的大房間裏，又該是怎麼个景象呢？那裏头準是滿地堆着錢，当然是金歸金銀歸銀分開堆的，每一堆上还放着个量錢的升籮呢。管家对莊主說話的時候，常常說“实际的”，这又不知是甚麼意思？为甚麼人家總是把“瑞典人”作为罵人的話呢？眞古怪，难道他們都不是瑞典人嗎！还有，採石場过去那懸岩背後，又是些甚麼地方呀？農莊的地界，到採石場为止。所以他还沒有到过那边，可是祗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跟他父親去的。他們很偶然的知道拉賽有一个兄弟在那裏有一座房子，

因此他們对那个地方也算不得是完全陌生的。

下边就是大海，他曾親自在海面上坐过船呢！在海面上來往的，鉄船和木船都有，虽然他还沒有明白，鉄那麼重，怎麼会浮在水上？海水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的，因为如果在池塘裏，鉄就馬上会沉到底裏去。那池塘的中央是沒有底的，所以你就一直不停地往下沉去！据說那个年老的葺屋匠，在年輕的時候，曾經用幾百公尺的繩子，繫上一个捞鈎，放下池塘裏去捞一隻水桶，但是他的繩子永远放不到底。当他想把繩子拉起來的時候，就像水底裏有人拉住了他的捞鈎，想把他拉下去似的，因此他就祇好讓捞鈎帶繩子一起都沉下了水。

上帝……哦，他生着一把又長又白的鬍子，就像卡賽農莊裏的莊主；但是現在他年紀老了，誰給他管家呀？一定是聖彼得做他的管家！……那些又瘦又老的母牛怎麼会生出这麼壯大的小牛呢？貝萊胡思乱想的轉着这些念头，全都懂不了。

当然，有一个东西，它不会叫你發生疑問，而且也用不到去思考的，因为它就是貝萊一切生活的唯一基礎——那就是爸爸拉賽。他就是存在着，不管你做了甚麼，他都像一堵風火牆似的站在後面保護你。他就是眞正的神明，他就是一切善与惡的最後的避难所；祇有他才能为所欲为——爸爸拉賽才是全知全能的。

而且，世界有一个自然的中心——那就是貝萊自己。一切东西都环繞着他，一切都为他而存在——供他嬉戲，供他思考，或者保留給他的偉大的未來。甚至遙远的樹木、房屋和山崖，他从來沒有接近过的，也对他表示着友好或敌对的姿态；这种友或敌的關係，必得依据每一件新事物在他生活圈子裏出現時的情况小心來决定。

他的世界並不大；因为他剛在開始創造它。在他周圍，一臂

之長的距离以內，可以算是他的領域；但在这範圍之外，那就都是浮動不定的混沌了。但是貝萊已經覺得他的世界很大，而且还在想使牠大到無窮無限。他永不滿足地追求一切；用他的敏慧的理解力，碰到甚麼就抓住甚麼；正如一架机器的口子，各种零碎的原料不断的滚進去，跟着它們滚滚而來的还有别的、其他的东西。總之，整个宇宙都是在向着他前進。

在一秒鐘內，貝萊要具体地熟悉二十个新的事物，然後又把它們放在一旁，再去熟悉别的。大地在他脚底下長成为一个極富於新奇东西和古怪形狀的世界，同時也是一个不安而平凡的世界。貝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不安定，因为有些东西時常在变，变了样就得对它重新估價或把它改造过；連最平常的东西也会忽然变成驚人的奇事，反之，怪異的事物也会忽然变成平凡的东西。他可以說是永远在驚異中生活，甚至对最熟識的东西，也帶着將信將疑的态度；因为誰都保不定它們会給你些甚麼意外的变化。

例如，他向來就有許多机会可以証明：褲子上的鈕扣是骨質的，有五个孔，中間一个大孔，四周四个小孔。这總是鉄一般的事实了。可是，有一天，一个工人从城裏穿了一条新褲子回來，那上边的鈕扣却是銅做的，而且祇有一个小錢那麼大！这些鈕扣都祇有四个孔，縫線就在这四个孔之間交叉成十字形，不像老式鈕扣那样，讓縫線从中間的大孔裏穿出來，向四边分開。

或者，譬如日全蝕这件事情，整个夏天，他都在非常詫異，所有的老年人都說它会引起世界的毀滅。他就老等着这件事，尤其是世界毀滅的光景；他想，这一定是一种很冒險的事情，不过他心裏却彷彿有點自信，以为他自已决不会出甚麼岔子。後來，果然像人家預料的那样，日蝕了；也果然天昏地黑，就像到了末日，鳥兒登時寂靜無声，牛吼叫着想奔回家。但是後來呢，依舊

大天白亮，一點事都沒有。

可見有許多駭人听聞的事，会一下子露出本相，原來是毫不足奇的小事——謝天謝地！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預期着足以使你心花怒放的快樂事情，到头來，却根本兴趣索然。

在他自己的世界外面，远远地浮游在迷天大霧裏的那些看不見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本來毫無關係。如果有一个声音从那裏發出來，它就一下子創造了这些世界。牠們的出現，以及在他的理解中取得存在，就正如那天早晨，他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从又濃又大的，形狀像沒有手指的大手套似的霧裏，听到了种种喧噪，方才知道那边有陸地存在着一样。

他又知道，在人的身体裏，有血，有心，还有一个灵魂。心呢，貝萊已經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这是一隻關在裏头的小鳥。但是灵魂却像蛇一般的到处乱鑽，人身上無論哪一部分，凡是有慾望的地方，都有灵魂。葺屋匠霍尔姆老爹有过一回从一个屢次犯偸竊的人的大拇指裏把他的灵魂抽出來过，就像一縷很細的線。貝萊自己的灵魂是善良的；它是在他的瞳子裏，每当爸爸拉賽对着他的眼睛看的時候，牠就会反映出爸爸的影像來。

血是这三者中間最坏的东西，所以爸爸拉賽每逢有些不舒服，總得自己放一點血；坏的体液是必須排除掉的。關於血的事情，古斯達夫懂得很多，他会講种种离奇古怪的血的故事；他曾經刺破过自己的手指头，單为了看看他的血有沒有成熟。有一天晚上，他跑到牛舍裏來，給他們看一隻淌血的手指。那血色是很黑的。"現在我是个大人了！"他說，並且还賭了个重大的咒；但是那些姑娘們却取笑他，說他还沒有吃够豆粥呢。

此外，他还知道有地獄和天堂，还有採石場。採石場裏的人吃醉了酒，就用大鉄鎚打架。他們是世界上最强悍的人。有一个

傢伙一頓連吃了十个煮雞蛋，竟不害病；沒有比雞蛋更補力的东西了。

每到夏天深夜，下边的牧場上就有許多鬼火在跳來跳去，尋找甚麼东西似的。靠近溪边，牧場上的一小堆石头上面，常常有一个鬼火在那兒跳動。兩年前一个夜裏，有一个姑娘在那些沙丘中間生下了一个嬰孩，因为她不知道怎样給这孩子指認父親，就把他淹死在溪水轉彎处的深水潭裏。行善的人就堆起了这一堆乱石塚，把这个地方留做紀念。从此以後，每年在这孩子出生那一天深夜裏，他的灵魂總会在那裏發亮。貝萊相信孩子的屍首就埋在这堆石头底下，所以時常撿一根樅樹枝去插在上面；但是他从來不敢到这一段溪水边上遊玩。那姑娘後來就給送过海去，判了好幾年苦役。人們都很吃驚於那个做父親的人的行为。她自己並沒有指出是甚麼人，但是反正大家都明白这个人是誰。原來是下边村子裏一个家道小康的年輕漁人，而这个姑娘却是一个最窮苦的漁家女，因此，他們間是談不上婚姻的。那姑娘準是寧可把孩子淹死，自己去吃官司，而不願去向他求助，帶了这个为羣众所輕視的私生子在村裏住下去。而他呢，对於这件事情，也準是老着臉皮裝作不听見，換了别人，一定会自覺丟臉，远走高飛的了。

今年夏天，就是那姑娘進牢監去之後的第二年，一天夜裏，那漁人背了一些網沿着溪岸走回家去。他是个生性冷漠的人，毫不躊躇的穿过牧場，挑最近捷的路走，但是当他走到沙丘中間的時候，他看見有一个鬼火緊跟在他背後，他害怕起來，拔脚便跑。誰知那鬼火竟快要追上他，等到他想跳过溪水，企圖使他和鬼魂之間隔開一道水的時候，那鬼魂抓住了他的網。於是他急得叫上帝，像一个喪魂落魄的人似的，沒命的飛奔。次日早晨，太陽出來之後，他和他父親同去尋找漁網。原來魚網給鈎在乱石塚

上，一路拖过小溪，直到对岸。

那青年人从此就加入了“兄弟会”①，他父親也从此不再酗酒，跟他一同歸教。早晨和晚上，这青年人總参加这教派的集会，别的時候，他就像一个犯人似的低着头走路，祇等那姑娘从牢監裏放出來，他就可以娶她。

这个故事，貝萊是很熟悉的。在悠長的夏天的傍晚，姑娘們坐在男工人膝上，就喜欢毛髮森然的講这件事。島上有一个害相思病的工人把这件事情編成一支歌謠，古斯達夫就拉着手風琴唱起來。莊上所有的姑娘听得都哭了，連活潑的莎拉也含着兩眶眼淚，並且和孟斯談起關於訂婚戒指的事情來。

一天，貝萊俯臥在草地上，一边唱歌，一边把兩隻光脚彎起在空中碰擊着。这当兒，他看見一个青年人站在乱石塚旁边，从口袋裏掏出幾塊石头來堆上去，然後他跪了下來。貝萊立刻走到他面前。

“你在幹甚麼？”他大胆的問，因为覺得这是在他管轄的地界裏。“你在禱告嗎？”

那人並不回答，依然跪着。过了一会他才站起來，吐出了一口煙葉水。

“我在禱告他，那審判我們一切人的他，”他对貝萊定睛看着說。

貝萊認識这副神情。它跟那天那个上帝派來的人的神情一样。不过这回的眼色裏，沒有訓斥的意味了。

“那麼你难道沒有睡覺的床嗎？”貝萊問。“我總是在被窩裏做禱告的。他也一样听得到！上帝是甚麼都知道的。”

---

① 丹麥許多基督教派之一。

青年人點點头，把乱石塚上的石头堆堆好。

“你别弄坏牠，”貝萊嚴厲的說，“底下葬了一个小娃娃呢。”

青年人眼色很異样的对他看着。

“沒有的事！”他沉重地說；“那孩子是埋在教堂裏的聖地上的。”

“哦——，眞的嗎？”貝萊摹倣着他父親那种慢謄謄的口气說。“不过我知道是他爹媽把他淹死了——葬在这裏的。”他对他的知識自負不淺，捨不得不加爭辯的就否定它。

那青年人的神气好像要向他打來似的，貝萊退後了一步，相信自已的脚跑得快，不怕他，就哈哈大笑起來。可是那个傢伙好像已不覺得他在面前，独自站在那兒，默默地向乱石塚那边望着。貝萊於是又走近他。

他看見貝萊的影子，才忽然驚覺，深深嘆一口气。“是你嗎？”他冷冷的說，也不对貝萊看一眼。“你为甚麼不肯走開，讓我一个人在这兒呢？”

“这是我的地啊，”貝萊說，“因为我在这裏放牛；不过祇要你不打我，你儘可以耽在这裏。还有，你也别碰这个石塚，因为这裏头埋着一个小娃娃呢。”

那青年人很嚴肅的对貝萊看着。“你說的不对！你怎麼敢說这种謊話？上帝最恨說謊。不过你是个天眞的孩子，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統統都告訴你，一點也不隱瞞，上帝在看着我，我一點兒不說假話。”

貝萊半懂不懂的看着他。“我想我应該統統都知道的，”他說，“因为我把那支歌全都記熟了。要是你爱听，我可以唱給你听。那支歌是这样的。”於是貝萊就唱起那支歌謠曲，声音稍稍有點因羞怯而發抖——

我們小時侯多麼幸福，
　既無憂愁又無罪惡，
我們遊戲尽情，沒想到
　我們的路会通到牢獄。

在不幸的時侯回憶幸福，
　这等人最是苦惱；
为了消遣煩悶的牢獄生活，
　我要寫下我的歌謠。

当年我和爸媽遊玩，
　那兒童時代轉眼消逝；
如今我長成个苗条少女，
　我的遊伴是青年男子。

我給了他白天和夏夜，
　絶不想到我会被抛棄；
当我告訴他身怀孽种，
　他的恩情登時变做怨气。

他說："我从來沒有愛你，
　滾開！我也不要再見你！"
他气冲冲的轉身就走，
　所以我祇好把孩兒淹死。

唱到这裏，貝萊吃驚地停住了，因为他看見那个成年人坐在那兒，弯着背，嗚咽起來了。"是啊，这很不好，"他說，"因为那

時她把孩子淹死，自己也因此坐了牢。"他說这話的時候，很有些輕蔑的神气；他不喜欢好哭的男人。"但是你用不到哭啊，"过了一会，他又說了这麼一句。

"唔，是的，她並沒有罪，殺死孩子的实在是那个父親，也就是我。这椿坏事是我做的，是的，是我，我承認我是个殺人犯！我承認我的罪孽，还不够坦白嗎？"他仰面朝天，好像在对上帝說話。

"喔，是你嗎？"貝萊退後了一步說。"你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嗎？我爸爸拉賽可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那麼，为甚麼不是你去坐牢呢？是不是你說了謊，說这椿事情是她做的？"

这番話对青年漁人發生了奇怪的影响。貝萊站着看了他一会兒，不禁詫異得叫起來："你在講些甚麼怪話，嘰哩咕嚕的，好像是个外國人說的，你手指头在望空裏乱抓些甚麼，而且你为什麼哭？回家去会不会挨一頓打呀？"

听到他說起"哭"，那青年人果然馬上就淚如雨下。貝萊从來沒有看見过有誰哭得这样放肆的滿臉都是眼淚。

"你要不要吃我一塊黃油麵包？"他为了表示慰藉起見，便这样問。"我还有一塊夾香腸的呢。"

青年漁人搖搖头，表示不要。

貝萊又对乱石塚看了一眼。他是个固执人，决定堅持自己的意見。

"那孩子的確埋在这裏头，"他說，"我親眼看見过他的灵魂，夜裏在这墳堆上發亮。这是因为他不能進天堂的緣故。"

那漁人嘴裏迸出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是一声恐怖的哀号，把貝萊的小心肝嚇得跳到喉嚨裏來了。他怕得手脚都抽動了。等他慢慢鎮定下來，恢復意識的時候，他看見那漁人低着头，穿过牧

場，飛也似的奔去，在沙崗裏消失了。

貝萊詫異地目送着他，然後慢慢地走向他那裝飯的籃子。这一次遭遇的結果实在使他觉得失望。他給一个完全不認識的人唱歌，祇要想到往常時候，要他对一个从來沒有見过的人，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是”，已經很不容易，那麼，这回的事，就無可否認的是一件大事情了。这个很長的歌曲是他肚子裏記得滾瓜爛熟的，本該是他表演得最精采的事，誰知他的歌兒才開头就給打断了，沒有唱完。現在他又从头到底再唱一遍，給自己欣賞，他扳着指头計算韻節，拉直喉嚨，响亮地唱了起來，自己觉得很得意。

晚上，他照例把白天所遇到的事情跟他父親談論，於是他又懂得了一些使他心裏不安的事情。爸爸拉賽的声音到如今还是他所能完全理解的唯一的人的声音；老人家祇要嘆一口气或搖一搖头，都比任何人的千言万語更有說服力。

“咳！”他再三再四的說。“坏得很，到处都一样的坏；不管你走到哪裏，哪裏都是苦痛和煩惱！他是很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代她坐牢的，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你跟他这样說的時候，他跑掉了嗎？唔，唔，一个人在良心上感到痛苦的時候，对於上帝的話，即使从一个孩子嘴裏說出來，也是不容易抗拒的啊；出賣別人的幸福，來取得自己的生活，这是最坏的謀生方法。可是，現在你該洗脚去了，孩子。”

人生有許多事情是要你去想，或者要你去鬥爭，也有更多的叫你畏懼；但是那最坏的，使貝萊心裏最不愉快的，要算他偶尔一瞥眼在人心底裏窺見的秘密了。对於这些事情，这孩子的头腦就無法理解。为甚麼莊主的妻子要常常哭，还要偷偷的喝酒？那座大宅子的窗子裏到底是怎麼个情形？这些事情他全都不懂，每当他幼小的腦子在胡乱猜想的時候，那不安的感覚好像从所有的

玻璃窗裏看着他，有時竟把他圍困在一切不可瞭解的事物的恐怖中。

但是太陽高高的升在天上，黑夜被照亮了。黑暗潛伏在地下，失去了威力。況且他还有一种兒童所特有的幸福的天賦：任何事情，轉眼都忘得乾乾淨淨。

第六章

貝萊性子又急，精力又旺，在他的永远不知休息地向前猛衝的生活中，常常有一种他企圖追捕的东西——要是真沒有別的，那麼就是時間本身了。現在，小麥已經收全了，田裏头最後一堆麥子也不在了，日影一天一天的長起來。但是，一天晚上，他还沒有上床，天已經黑了，这件事使他大吃一驚，覺得嚴重起來。他不再忙於赶時間，而是企圖把它分成許多小段落來挽留住了。

一天，工人們的午睡被取消了。他們一吃过午飯，就又套上馬赶車出去，連鍘草的工作也改到晚上做。鍘草机裝在牛舍附近的場地角上，工人誰也不肯在黑暗裏繞到那边去赶馬鍘草，因而就把这工作推給貝萊做。拉賽向他們抗議过，还威嚇过他們說是要去告訴莊主，可是毫無用处；每天晚上，貝萊總得出去工作一兩點鐘。他們剝夺他的这一時間，正是他一天裏头最有滋味的時間，在这時候，他總是和爸爸拉賽待在他們的牛舍裏，做做这，做做那，一边挺高兴的談談白天裏所受的委屈，一直談到他們將來要共享的光明的前途。因此貝萊哭了。当月亮赶走了烏雲，使他能很清楚地看見四周一切东西的時候，他就讓他的眼淚尽情的淌下來；但是，如果在烏黑的夜晚，他就一声不响，連气都不敢

透。下雨的時候，天黑得連農莊和一切东西都看不見，他倒看見了千百种在別的時候被亮光遮过了的鬼怪。这些东西从黑暗中顯現出來，大得可怕，有時还好像在用肚子滾到他跟前來。他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些怪物，嚇得無法把眼睛移開。於是他躲到牆脚底下，从那裏"噓！噓！"的赶馬。有一天晚上他嚇得跑進屋裏，可是人家赶了他出來，他也就讓他們赶出，因为屋子裏的人，比外面的鬼怪更使他害怕。但是，有一个漆黑的晚上，他簡直怕得非常厲害，因为他發現那匹使他安心的惟一的伴侶的馬，竟然也害怕起來，於是他不顧一切的又跑了進去。威嚇他也不能把他赶出來，打他也沒用，就有一个工人把他硬抱了出來；这時貝萊竟忘了一切，叫喊得連屋子都震動了。

当他們正在和他掙扭的時候，莊主出來了。他查明是怎麽一回事之後，就大發雷霆，把工头狠狠的罵了一頓。隨後就牽着貝萊的手，送他到牛舍裏。"你是个男子漢，竟会害怕一點點黑暗！"他開玩笑似的說。"你總得慢慢的把胆子練大起來才好。不过，如果他們再要欺侮你，你儘管來告訴我好了。"

犂耙整天在田裏來來去去，把土地都翻成了黑色，樹葉也变了顏色，天气还時常下霰子。牛毛都長得又厚又長，背上的毛都茸茸的聳立起來了。貝萊要忍受的苦痛更多了。整个生活，好像变得格外嚴肅陰暗。他的衣著並沒有像牲口那样的因天气轉冷而穿得更厚更暖；但是，現在他已經学会了揮鞭，很成功地使牠發出像鎗声那样的震响來；在打架時路特不使用正当手段的時候，他已能把他揍上一頓了，此外，他也已經能够在溪水最狹的地方跳到对岸去。这一切都足以使他身体感到温暖。

現在，牛都繫在木樁上，就在農莊的地裏放牧，乳牛都進了欄準备过冬；或者把牠們赶到島上內地的沼澤地裏去——所有的

農莊都在那兒各自佔了一塊草地。貝萊在那兒認識了許多別家農莊的牧童，因此才看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來別的農莊上並沒有管家和農藝学生的管束，也不用鞭子打人，所有的人都在一桌上吃飯，女莊主还親自坐着紡羊毛，給牧童做襪子。但是他永远都沒份到那兒去，因为那些小農莊不收瑞典人，本地人也不肯和瑞典人在一起幹活。这可使他很不高兴。

秋耕開始的時候，牧童們就按照舊規，把所有分界的籬笆推倒，讓各个農莊的牛都在一起放牧。開头幾天，他們比較忙些，因为这些牲口互不相識，常常打架。牠們而且也不完全和別家的牛混合在一处；一个農莊的牛往往單独聚在一起，东一羣西一羣的吃草。牧童們的伙食籃也都放在一塊兒，輪流推定一个孩子照管所有的牲口。其餘的就都去玩耍，有的到山上去扮演强盜，有的在樹林裏或海灘上跑着玩。如果天气眞冷，他們就生起一堆堆的营火，或者用扁平的石头砌成爐灶，把他們在農莊上偷來的蘋果或雞蛋烤來吃。

这是一种快樂的生活，貝萊过得很高兴。他是这些人中間最小的一个，而且他是个瑞典人，这是对他的一种不利。他們玩耍之間，常常有人会摹倣他說話的样子，等他生气了，还問他为甚麼不拔出刀子來。但是另一方面，他是最大的農莊裏的牧童，而且祇有他的牛羣裏有閹牛；他在体力上的各項本事也不比他們差，况且他們中間也沒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的擅長雕刻。所以他抱定志向，要等長大以後，用鞭子把他們这批人好好的抽一頓。

但是現在，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使自己適应这些环境，每逢發現他們間的關係有了破裂的時候，他就非常殷勤的向大的孩子們討好。看牛的工作，他總比別人輪到的次數更多，吃飯的時候他總是到口的少。这一切他都逆來順受，承認这是無可避免的

事，而把一切努力都用來爭取在这种情况中可能爭到的最好的地位；但是他心裏却許下了願，正如剛才已經說起过的，等他長大起來，一定要跟他們澈底算賬。

有一兩回，他們使他实在太吃不消了，他就离開了大夥兒，独自一个人幹，但是过不了一会兒，他还是回到他們那兒來。他那小小的身体裏充滿着要忍受刻苦生活的勇气，决不甘心躲避生活；他必須独个兒去撞，開闢他的道路。

一天，新來了兩个牧童，他們是在採石場那边的兩家農莊裏牧牛的。他們是一对孿生兄弟，名字叫作亞尔弗萊和亞尔皮努思。他們都是又高又瘦，好像从小就沒有吃飽过；他們的皮膚帶青色，非常怕寒冷。他們都敏捷活潑，能追得上最快的小牛，他們能一边抽煙，一边用手走路，而且非但能用手撑着跳，还能眞的騰空跳过障碍物。但打起架來他們却並不高明，因为他們缺少勇气，每当要緊關头，他們就沒有能耐了。

關於这兩兄弟的事情，是很有些可笑的。“双胞胎來啦，十二胞胎來啦！”他們來参加放牧的第一个早晨，大家都異口同声喊起來。“喂，这一年你們家裏又添了幾个孩子啦？”原來他們家裏一共有十二个孩子，而这十二个孩子中間，又有兩对是双生的，这已經是給人家笑謔無窮的資料了，何况他們又有一半是瑞典人。所以他們跟貝萊一样的倒霉。

但是，任何笑謔对这兩兄弟好像完全不發生影响；他們对一切都付之一笑，因而給大家供給了更多的笑料。貝萊从各方面瞭解到，他們这份人家是地方上的一个笑柄，但是他們却滿不在乎。成为他們特別被嘲笑的資料，原來是他們父母的丰旺的生育力，可是这一双弟兄却怡然自得地暴露他們的父母，听憑人家訕笑。家裏最秘密的事情，他們也会若無其事的講出來。一天，当

大家老是不住的叫他們“十二胞胎！”的時候，他們竟笑着說他們母親馬上就要生第十三胎了。他們簡直是無法伤犯的。

每当他們听憑人家侮辱和嘲笑他們的父母的時候，貝萊却感到非常苦痛，因为他对父母的感情是最神聖的。他想來想去，再也不能瞭解他們；一天晚上，他就不得不把这件事告訴他父親。

“他們侮辱和嘲笑自己的爹娘嗎？”拉賽說。“那麼，他們在这世界上，一輩子也不会有出息了。一个人總得孝敬爹娘啊！好的爹娘，要吃多少苦才能把兒女生下來，还得費多少力气，也許还得自己挨餓，受苦，忍辱，才能供給他們吃穿！哎，眞是不要臉！你說他們姓喀尔生，跟我們同姓，是住在採石場後面荒地裏的，是不是？这樣說起來，他們一定是我兄弟卡萊的孩子了！啊，上帝保佑！我相信一定是的！你明天去問問他們：他們父親右耳朵上是不是有一个伤疤？这是小時候給我用一塊馬蹄鉄的碎片剜下來的——有一天我对他發了脾气才这樣做，因为他当着别人面前嘲笑我。他当時对我的态度正像这兩个孩子一样，不过他並沒有甚麼惡意，实在是个好人。”

果然，这兩个孩子的父親右耳朵上有一个伤疤。貝萊和他們原來是堂兄弟；因此，人家对他們和他們的父母的嘲笑，对於貝萊变成又可笑又可泣的事情了。而且爸爸拉賽也因而多少有些被嘲笑到，这麼一想，貝萊簡直不能忍受了。

别的牧童們馬上發現了貝萊的弱點，就利用他这弱點來取得上風；貝萊不得不处处退讓，事事忍耐，不讓他父親牽涉到他們的談話裏來。然而，尽管他这樣小心謹愼，也还是常常失敗。这些孩子高兴的時候，總爱对这个或那个的家庭說些非常荒唐的話。他們並不存心要使这些話發生嚴重的作用，不过是隨口扯淡而已，但是貝萊却听不懂这种笑話。一天，有一个大孩子对他

說："你可知道，你父親就是他母親肚子裏有喜的原因！"貝萊听不懂这句玩弄字眼的粗俗的笑話，但是他听得旁人都在大笑，馬上气昏了头，衝到那大孩子跟前，在他肚子上狠狠的踢了幾脚，使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好幾天。

在那孩子躺床的幾天裏，貝萊害怕得胆战心驚。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訴他父親，因为如果要告訴，就不得不把那大孩子的醜話也一併說出來；因此，他每天都在害怕着会有極嚴重的後果。别的牧童已經对他远而避之，以免那大孩子出了什麼事時他們不致招怪；那大孩子是一个莊主的兒子——是这一夥牧童裏唯一的小东家——所以，他們彷彿看見了官大爺，也彷彿看見了公堂上的一頓棍子。貝萊就此独自看他的牛，有充分的時間去仔細思量这件事情，通过他的活躍的想像力，这件事情的後果竟越來越嚴重，最後差一點把他嚇断了气。每逢看見大路上有車子过來，他便心驚肉跳；而且如果这一輛車是轉向岩石農莊去的話，他居然能很清楚地看見三个警察，帶了挺大的手銬，正如他們从前來拘捕虐待老婆的艾列克·艾列克生一样。到了傍晚，他簡直不敢把牛赶回去。

一天早晨，那大孩子又赶着牛到那边來放牧了，而且还有一个大人陪着他，这个人，从他的衣著風度以及其他等等看起來，貝萊断定他是一个農莊主人——难道就是那孩子的父親嗎？他們在远处停了一会兒，跟别的牧童們講了幾句話，然後就向他这边走过來，那父親攙了他兒子的手，背後跟隨着成羣的孩子。

貝萊身上每一个毛孔裏都在冒汗，他的恐怖在慫恿他赶緊逃跑，但是他却坚持不走。他們父子二人都動了一動手，於是貝萊抬起了兩条胳膊，準备擋住一个双面耳光。

但是他們祇是伸出手來要跟他握手。"我請你原諒，"那孩子

說着便拉住貝萊一隻手；“我請你原諒，”那父親也照样說了一声，握了他另外一隻手。貝萊呆呆地站在那兒，莫名其妙的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初，他以为这个人就是从前上帝派來的那个人；但是仔細一看，才發現祇有他的眼睛——那一双古怪的眼睛，跟那个人一样。正当他栗栗危懼的時候，他們却給他帶來了安慰，这使他忽然淚如泉湧，不顧一切的哭起來。父子二人又对他說了幾句好話，就悄悄的离開了他。

从此貝萊和彼得·柯勒成为朋友，後來，貝萊和他更要好了些，就發現这孩子的眼神，有時很像他父親，也像那青年漁人，或者那个上帝派來的人。这件發展得很特殊的事情使他思考了好久。一天，他偶然把他的幾番遭遇比較了一下，才恍然大悟，發現这三个人眼睛裏的神秘表情和他們的特殊行为之間的關係；原來这三个曾經以这种眼光看过他的人，全都是做特殊事情的。又有一天，他才懂得这些人都是“信教的”；因为那一天，牧童們和彼得·柯勒吵了架，就用这个名称來駡他的父母。

有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而且意义比一切，甚至比他的勝利还要大，他已經和一个比自己大而且强的孩子交过手，而且一步也沒有退，因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毫無顧慮地打出去。如果你要打架，你就得挑可能受伤最嚴重的地方打。祇要这样，同時正义又在你这边，那麼誰你都可以打得过，哪怕他是莊主的兒子。这兩點是他非常得意的新發現，暫時是任何事情都無法動搖的。

还有，他居然保衛了他的父親；这也是他生活上一件新的重要的事情。現在，他成了大人了。

到了聖密蓋尔節日①，牛都進了欄，不再出來放牧了；最後

① 大天使聖密蓋尔的節日是九月二十九日。

一个散工也走了。在夏季裏，莊上的長工有过一些更换，但是現在，到了期限日①，一个都不更動；因为岩石農莊向例不在期限日上辞退或雇用工人的。

因此貝萊又帮助他父親在牛舍裏餵牛。这時他已經有权利可以上学了，学校当局也曾向農莊主人很客气地提出过这件事；但是因为拉賽一个人照顧那些牛，实在忙不过來，而这孩子又很可以帮點忙；所以關於这件事情，後來就沒再提起。把这件事情擱起不談，在貝萊倒是挺高兴的。他在夏天裏曾經想过許多關於学校的事，他想像進学校去就要接觸許多陌生的大事，因此，到現在，他已經非常害怕学校了。

第七章

聖誕前夜是个大失望。这裏的風俗，牧童都要到他們夏季工作过的農莊裏去过聖誕節，貝萊的同伴曾經給他講过許多过聖誕節的快活事情——烤肉，甜酒，薑餅，聖誕節的各种遊戲，以及各色各样的糕點；侭你吃，侭你喝，侭你玩，从小聖誕夜②傍晚開始，一直要鬧到"聖克奴德把聖誕節帶走"③的那一天，就是一月七日。所有的小農莊裏，都是这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信教的人不打牌，只唱讚美詩。至於他們吃的东西，那全都一样。

聖誕節前幾天，貝萊得在兩點鐘，或者至遲兩點半鐘，就起

---

① 期限日是訂立契約的工作起訖或銀錢收付日期。農民的工作辞聘，一般以聖密蓋尔節日为期日。

② 小聖誕夜即聖誕夜的前夕，亦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

③ 聖克奴德是丹麥國的護國神，一月七日是他的節日。

來帮女工們㷔雞毛，帮葺屋匠霍尔姆老爹燒旺爐灶。他和聖誕節的种种快樂的關係就到此完結。到了聖誕夜，他吃到的却是鱈魚乾和加牛奶的大米粥，味道倒挺好；不过此外就沒有別的了。男工的桌上僅僅加了兩瓶酒，他們很不滿意，吵吵嚷嚷。他們把牛奶和米粥倒在喀尔娜正在編結的襪統管裏，把她气了一晚；接着他們都把自己的姑娘抱在膝上，坐在那裏謾罵，甚麼东西都罵到了。被邀請來吃聖誕酒的那些老佃戶和他們的妻子，就談論着生老病死以及一些人世間的坏事。

樓上却在举行熱鬧的大宴会。女东家方面所有的親屬全都請來了，他們都在拚命的吃燒鵝。院子裏停滿了車，農莊上所有的工人中間祇有一个是兴高采烈的，就是那个工头，因为所有的賞錢都是歸他的。古斯達夫非常不高兴，因为鮑娣到樓上帮着伺候客人去了。他还帶了他的手風琴來，正在拉奏情歌。他的音樂給大家助了兴，他們眼睛裏那些难看的神气也就漸漸消失掉，一个个的唱起歌來，於是那裏開始变得愉快而舒服了。但是正在这時候，上面却吩咐下來，叫他們不要太吵鬧，因此大夥兒散了場，老年人回家去，青年人按着当時的情誼一对一对的分散到別处。

拉賽和貝萊回家睡覺去了。

"到底为甚麼要过聖誕節呢？"貝萊問。

拉賽思索似的搔搔大腿。

"那是因为，"他躊躇不定地說。"唔，那是因为一年到了头，就要轉上一个新的年头去，懂嗎！还有，不錯，那也是耶穌聖嬰降生的夜晚！"他过了好久才想出这第二个理由來，当他一想出來之後，就顯出非常自信的神气。"就为了这兩个道理，懂嗎？"过了一刻兒，又補上了一句。

聖誕節的下一天，村子裏有一个投机小商人在家裏開了一个

預先收費的娛樂晚会；每一对男女繳付兩个半克郎，作为享受音樂，宵夜酒食和天亮時候喝咖啡的代價。古斯達夫和鮑娣都去参加了。貝萊總算在聖誕節之後看到了一點點聖誕節景象，他很起勁，好像是他自己的事；这一天，他問了許多問題，忙得拉賽沒有一點空閒。这样看來，鮑娣到底还是爱古斯達夫的！

第二天起身之後，他們發現古斯達夫躺在牛舍門口，醉得人事不省，一身好衣裳都弄得不成样子了。鮑娣却不見。他們把他抱進屋裏，拉賽說道："原來她欺騙了他，可憐的孩子！才十七歲呢，已經伤了心！你看吧，總有一天他会給这个娘兒們害了的！"

到了中午，佃戶的妻子來挤牛奶，拉賽的猜測果然証实了：原來鮑娣勾搭了村裏一个小裁縫，半夜裏跟他走了。她們很憐憫地取笑着古斯達夫，过後有好幾天，他祇好乾受她們的嘲諷；但是对於鮑娣，她們的意見却是一致的。她爱跟甚麼人來往就跟甚麼人來往，不过既然古斯達夫給她付了晚会会費，她就应該和他做伴。在自己家裏吃食，而到鄰舍家去生蛋的母雞，除了那鄰人以外，还有誰願意飼养呢？

拉賽他們到如今还始終沒有机会去拜訪住在採石場背後的兄弟，但是这件事情已經决定要在年初二做了。从聖誕節到新年裏，男工人到了天黑就不做事，按照各地的風俗，他們应該帮助牧人做夜工。但是在这裏却沒有这种規矩，拉賽年紀老得沒法爭取这权利，貝萊却又太小。只要除了自己那份工作以外，不用再給出去的人做替工，已經算是他們的运气了。

但是今天居然發生这样的事，古斯達夫和高个子奧萊答应來帮他們做夜工。貝萊一起身就在等候这件事，他每天都是在三點半起來的。但是正如拉賽常常說的，如果你在早餐之前唱歌，那

麽不到夜晚定会哭泣。

午飯之後，古斯達夫和奧萊都站在後院裏磨菜刀。因为水槽漏了，貝萊祇好用一隻舊水桶裝水來倒在磨刀石上。他臉上顯得很高兴。

"你为甚麽这样高兴？"古斯達夫問。"你眼睛在發亮，像在黑暗裏的貓眼一样。"

貝萊把原因告訴了他。

"我恐怕你們休息不了！"奧萊对古斯達夫睞睞眼，这样說。"我們剉草的時間長呢，來不及餵牛的。而且这架磨盤又坏得轉不動了，要是轉柄沒有破就好了！"

貝萊豎起了耳朵。"轉柄？那是个甚麽东西？"他問。

古斯達夫繞着磨盤直跳，給这笑話樂得俣拍大腿。

"天啊，你眞蠢！你难道連个轉柄都不懂嗎？那是一个东西，你祇要裝在磨盤上，牠就自己会轉了。不錯，那边卡賽農莊裏倒有一个的，"他回头对奧萊說，"可惜路太远了。"

"那个东西重不重？"貝萊放低了声音問；一切都取决於回話了。"我拿得起嗎？"他的声音顫抖了。

"不重不重，並不很重。你拿得動。不过你要非常小心。"

"我馬上就跑去拿；我一定非常小心。"貝萊对他們看着，臉上顯出了叫人信任的神气。

"很好；可是帶一个口袋去裝了來。你要千万小心才好，那个东西很貴啊。"

貝萊找了一个口袋，繞田裏跑去了。他起勁得像个小孩子，一路跑跑踢踢，还跳到一边去嚇烏鴉。他实在欢喜，因为他是在給自己和爸爸拉賽挽救这一次的出門。古斯達夫和奧萊眞是好人！他一定要赶快回來，讓他們不用在磨盤上多費气力。"怎麽，

你已經回來啦？”他們一定会睜大了眼睛这样說。“你一定在路上把这个宝貴机器給砸碎了！”接着他們準会小心地把它拿出來，而它还是原样，一點沒坏。“好，你眞是个好小子！十足的王子！”他們準会誇奬他。

他到了卡賽農莊，他們替他把机器裝進口袋裏的時候，邀他進去吃一頓聖誕節飯；但是貝萊回答“不”，說他沒有空，坚决地謝絕了。因此他們就在外边臺階上給了他一个冷蘋果，讓他不至於把聖誕節帶走。①他們都待他很殷勤，当他把口袋抗起動身回家的時候，大家都出來送他。他們也叮囑他要十分小心，而且彷彿都很不放心，好像疑心他不懂得背着的是个甚麼东西似的。

兩个農莊的距离足足有六里路，但是貝萊走了一點半鐘才到家，已經累得要倒下來了。他不敢把口袋放下來休息，祇好一步一步的拖着走，祇有一次靠在一堵石砌的矮牆边休息了一会。他蹣蹣跌跌，終於走進了院子。所有的人都奔上來看鄰莊的新轉柄了；当奥萊小心謹愼地从背上卸下那个口袋的時候，貝萊眞感到自己的偉大。他在牆边靠了一会，才穩定下來；現在他放下了重荷，連地踏起來都有點古怪了，地面好像在往上頂他。但是他的臉色却光輝得很。

古斯達夫把那个捆紮得很安全的口袋解開來，把裏边裝着的东西抖在石板地上。原來都是些磚塊，兩个用舊的犂头，以及其他類似的廢物。貝萊又迷惘又驚懼的獃獃看着这一堆垃圾，彷彿是从别一个星球帶來的；但是当四圍的人閧然大笑起來的時候，他就明白了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弯下身，兩手蒙了臉。他無論如何决不哭出声來，决不讓他們得到这样的滿足。他祇在肚子

① 聖誕節期間到人家去，總得受些招待，如果一點东西都不吃，就是把聖誕節帶走了。

裏暗自嗚咽，嘴唇却閉得緊緊的。他全身都气得發抖了。这些畜生！这些十惡不赦的魔鬼！忽然他对準古斯達夫腿上踢了一脚。

“啊哈，他踢人啦，是不是？”古斯達夫嚷着，就把他离地举起。“你們要不要看一个瑞典來的小鬼？”貝萊把胳膊遮着臉，乱踢着想掙扎下來；他还拚命的想咬。“唔，他还想咬人呢，这个小鬼！”古斯達夫就把他抓得格外緊些，不讓他掙脫。还抓住了他的衣領，把手指節抵住了他的喉嚨，使他直是喘息，同時嘲笑似的挺溫和的說：“这倒是个很伶俐的孩子！他剛才解掉尿布，就想跟人打架了！”古斯達夫还是这样繼續虐待他；好像他是在有意賣弄賣弄他的力气。

“好了，現在我們都知道你气力最大，”那工头終於開口了，“放掉他吧！”古斯達夫还不馬上依从，因此他肩胛骨上就吃了工头堅堅实实的一拳。於是貝萊才給放下來，回到牛舍边站着的爸爸拉賽那兒去。这件事情，拉賽是全都看見的，但是他不敢走过來。他毫無办法，要是走过來了，事情反而更坏。

“是呀，而且我們还要出去，孩子，”他好像为自己辯解似的安慰孩子。“像古斯達夫这样一个逞能得势的小鬼，我本來可以狠狠的抽他一頓，不过要是眞那样做了，他就準不肯代我們做工，那麼我們今晚上就走不成了。別人呢，誰也不会肯帮我們的，因为他們都像刺毛球一样黏在一起。不过你自己可以和他幹一下！我相信你已經踢着了这个惡鬼一脚，剛巧踢在他那隻坏脚上！好的，好的，踢得很好；不过你得小心些，別白費了力气，犯不上！”

但是这回，这孩子却不这麼容易安慰下來了。他所受的委屈已經在他心底裏生了根，使他永远記得，永远感到痛苦，因为他的行为这样的忠厚老实，而人家却偏偏使他的高高兴兴的信任受

到伤害。这件事情也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原來他上了一个当，做了一个大傻瓜，給人家取笑作樂。这件事情伤透了他的心，大大的影响到他今後的發展。他已經明白了人家的說話並不永远是可信的，他必須用心辨别眞假。今後他对任何人都决不馬上就听信了；而且他已經發現了怎样去探求秘密的方法。你祇要在人家說話的時候，留神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出了。这裏的人和卡賽農莊的人，在講到轉柄的時候，眼睛裏都顯得很古怪，好像他們都在暗笑似的。还有，从前当他們被雇用的時候，那管家也笑瞇瞇的答应他們每天吃烤猪肉和燉大黄，而他們除了頓頓吃鹹鮝魚和豆粥之外，就沒有别的东西。原來人家都是口是心非的；祇有爸爸拉賽才不是这样。

於是貝萊就開始注意到自己的臉。原來說眞話的並不是嘴巴，而是臉，他往往为了想逃避一頓鞭打而隨口撒个謊，結果總是失敗，原來也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倒霉也就是他自己的臉不好；要是你心裏覺得高兴，你可千万别顯出來啊。現在他已經發現了暴露眞心的危險，於是他这小小的生理机構開始赶緊長出一層厚皮來遮住他的要害地方。

吃过晚飯，父子倆就像往常一样的手牽手繞过田地出發了。平常時候，每当他們父子兩人單独在一起，貝萊總要問長問短，說个不停的；但是今晚他安靜得多。一則因为下午的那件事情还在他心头，二則因为这一次的拜訪使他感到嚴肅。

拉賽手裏提了一个紅包裹，包裹是一瓶黑醋栗釀的甜酒，这是他們趁彼尔·奥尔遜前天進城到法院裏去宣誓辯訴之便，託他在城裏買來的。这瓶酒花了六十六个歐勒，貝萊心裏在想着一件事，可是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做不得。

“爸爸，”他終於說了出來。“我來提一段路好不好？”

“哎呀！你發癡啦，孩子？这是个貴重东西！說不定你会弄掉的。”

“我不会弄掉。唔，那麼就讓我拿一拿吧？好不好，爸爸？哦，讓我拿吧，爸爸！”

“哎，这是个甚麼想头！要是你不赶快住嘴，我眞不知道你会成甚麼样子了！我想你一定生病了，看你越來越叫人麻煩！”拉賽还是这样执拗地說了一陣，但是忽然停了步，俯身向孩子說道：

“那麼你拿一拿吧，你这小傻瓜，可是要非常小心呀！你拿到手裏，一步也不准走，記住！”

貝萊就把兩个胳膊將酒瓶抱住在胸前，因为他不信任自己的兩隻手，同時还尽量挺起了肚子，擋住酒瓶。拉賽站在旁边把手湊在酒瓶底下，万一瓶子掉下來，好接住。

“好了！拿过了！”他連忙說，就收回了酒瓶。

“眞是很重！”貝萊不勝羨慕地說，於是心滿意足地拉着他父親的手，再向前走。

“可是他为甚麼要上法院去宣誓呀？”他忽然又問。

“因为他給一个姑娘告發了，說他是她生的孩子的爸爸。你沒有听說过这件事嗎？”

貝萊點點头。“那麼，到底是不是他？大家都說是他。”

“我不相信；这麼一來，彼尔·奥尔遜就得吃官司了。可是，当然，那姑娘一口咬定是他，沒說別人。天呀！跟姑娘們玩眞是危險！你將來大起來可得留神，她們会給最好的男子留下禍殃的。”

“那麼，他怎样宣誓呢？是不是說‘魔鬼來捉我去’呀？”

拉賽不禁大笑起來。“不，不那麼簡單！这样說，对那些起假誓的人就不好了。不，你瞧，在法庭上，上帝的官吏全在那兒，圍坐在一隻形狀像馬蹄鉄的桌子旁边，那桌子背後是一个祭壇，壇上就是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壇上还放着一本挺大挺大的書，用一个鉄鏈鎖住在牆上的，这样，魔鬼就沒法子在夜裏來把牠偸掉了，这本書就是上帝的聖書。一个人宣誓的時候，他就得把左手放在这本書上，把右手举起，三个指头朝天伸直，这就是代表着聖父聖子和聖灵的意思。如果他起了假誓，法官立刻就看出來了，因为那時書頁上会顯出鮮紅的血斑來。”

“那麼以後怎麼样？”貝萊很有兴趣地問。

“哦，於是他的三个手指头枯乾了，而且漸漸全身也都乾枯起來。这种人受到非常可怕的苦楚。他們很快就腐朽了。”

“那麼他們会不会到地獄裏去呢？”

“自然，他們就得進地獄了，除非他們肯坦白招認，接受应得的刑罰，那麼他們下一世才能逃过地獄；不过这一世裏怎样也免不掉要枯死的。”

“那麼，既然法官能在那本書上看出他起了假誓，为甚麼他自己不馬上把他們逮起來，罰他們呢？”

“那是因为他們这時候就不会進地獄去了啊，撒旦鬼王有过一个規定，凡是不肯坦白招認的人都得歸他去收拾的，懂吧？”

貝萊打了个寒顫，一声不响的挨在他父親身边走了一会；但是当他再開口的時候，他已經把这些事情統統都忘記了。

“我想卡萊叔叔一定是很有錢的，是不是？”他問。

“他不会有錢，不过他有自己的地，这也就不錯了！”原來拉賽一輩子，最富的時候，也不过是个租地耕种的佃農。

“我將來長大了，一定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農莊，”貝萊果决

地說。

“是啊，我相信你会有的，”拉賽笑着說。这倒並非表示譏笑之意，他心裏的確对孩子的前途存着很大的期望，虽然未必以为他会做一个大農莊主人。然而，这也难說，也許有个農莊主的女兒会爱上他；他們这一家的人，一般說來，都有一种討女人欢喜的地方。这是已經有些人以事实來証明了的——例如他兄弟卡萊，就是給一个教區牧師的老婆看中了，要他做女婿的。貝萊將來一定能抓到好机会，使人家不好意思反对这門婚姻。再說貝萊又是挺好一个人物。他額角上長得有“牛舐印”，後頸背还長着細茸毛，屁股上还有一塊胎記；这些都是將來会交运的朕兆。拉賽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語的扳着他那又粗又圓的手指，計算孩子的將來。这是对於他也有好处的，因为，孩子的前途無論怎麼远大，準会赶得上讓拉賽在衰老的年紀分享这福气的。

他們穿过田野，望採石場走去；沿着一道一道的石堤和積滿了雪的溝渠，从夏枯草和杜松的林藪中覓路穿出去，在这些林藪背後，就是岩石和石南叢生的“荒地”。他們一直走進採石場裏，在黑暗裏尋找堆積碎石子的地方，因为这一定是敲石子工人工作的地方了。

一陣錐擊的声音从这塊地的上方傳过來，於是他們發現了幾处火光。在一个欹斜的草棚底下，掛着一盞灯，有一个矮胖子坐在那兒敲石子。这个人工作得非常有勁——連打三下就把那些碎石子推到一边，再是三下，再推到一边；一隻手把碎石子推開，另一隻手同時就拿起一塊石头放上了做砧子用的大石头上。他的举動又快又勻，就像一隻錶在滴答滴答的走。

“嚇，那坐着的不是我兄弟卡萊嗎？”拉賽以一个大为驚訝的声音說，彷彿这是出於意外的会見似的。“晚安啊，卡萊·喀尔

生！你好？”

敲石子的人抬头一望。

“哦，是你啊，哥哥！”他說着就很困难地站起來，於是他們倆彼此問候了幾声，就好像在昨天还碰过头似的。当他們說話的時候，卡萊就收拾起他的工具，把那草棚放下來遮盖好了。

“原來你也在这裏打石子嗎？收入好不好？”拉賽問。

“哦，不很好。我們賺十二克郎‘一拓’①，我要是打一盞灯連早帶晚这样做，一个礼拜可以敲半拓石子。这點錢还不够喝啤酒，不过我們總还活下來了。这个工作很冷，沒法从工作中取暖，你要是在这塊氷冷的石头上整整的坐上十五點鐘，就会凍僵得像全世界的老祖宗了。”这時他一边說一边帶路，手脚麻木地穿过荒地走向一座低矮而有高屋脊的茅屋。

“啊，月亮出來了，可是現在已經用不到她了！”卡萊說，他的精神抖擻起來。“嚇，你看这个老睡鼠！他一定是在上帝家裏吃过新年酒了。”

“你倒还跟从前一样的起勁，”拉賽說。

“哦，將來恐怕也祇有窮開心是可以不花錢買到的了。”

这屋子的牆有一边突出圓圓的一大塊，貝萊不禁走过去仔仔細細到处摸了一遍。他覚得这东西非常神秘，到底这牆裏面是甚麼呢——也許是一間密室吧？他想動問似的拉拉他父親的手。

“那个嗎？那是他們烤麵包的爐子，”拉賽說。“砌在那裏可以讓屋子寬些。”

請他們走進屋子以後，卡萊就向一道从厨房通到牛欄裏去的小門裏探头進去。“嗨，瑪麗亞！你得好好的張罗一下啊！”他輕

---

① “一拓”是伸張兩臂所及的寬度。

輕的說。“收生婆在这裏呢！”

“她來幹甚麼？騙人，你这个老傻瓜！”於是牛奶噴注到桶裏去的声音又响起來了。

“騙人，是嗎？不，不过你得進來上床去歇了；她說現在是要緊時候。你今年下床走動的時候太長了。你要当心說話呀，”接着他又向牛欄裏輕輕地說，“她眞的來了！你快些！”

於是他們一起走進屋裏，卡萊东摸西摸的忙着點一支蠟燭。他兩次三番的拿起了火柴，都还是扔下了，想把蠟燭凑在爐火上去點，可是那些泥炭一點也不旺，總是接不上火。“啊，眞討厭！”他說着，終於擦亮了一根火柴。“我們不是天天有客人來的。”

“你家小是个丹麦人，”拉賽羨慕地說。“而且你还有一条牛嗎？”

“是啊，我們是个大戶人家，”卡萊面有驕色地說。“还有一隻貓，也是这个屋子裏的，还有很多耗子，貓要吃多少就有多少給牠吃。”

現在他的老婆出來了，气喘吁吁的，很驚詫地看着兩个客人。

“唔，收生婆又走啦，”卡萊說。“她今天沒空；我們得改天再談了。可是这兩位都是大客人，你得先把手指头擤擤鼻子，再給他們握手！”

“哼，你这老騙子！我又不是个孩子。这是拉賽，沒錯，还有一个是貝萊！”於是她伸出手來，給他們握手。她是个矮个子，像她丈夫一样，也老是滿臉堆着笑容，兩条胳膊和腿，也是弯弯的跟他一模一样。辛苦的劳動和他們的永远高高兴兴的气質，使他倆的臉色都顯得圓圓胖胖。

“这裏孩子倒眞不少，”拉賽向周圍看了一轉說。窗子边一塊

活動的床板上睡着三个——兩个小的睡在一头，一个十二歲的男孩子睡在另一头，他的兩隻烏黑的脚伸在兩个小女孩的头中間；此外所有的床舖，就都是用椅子，舊的揑麵槽和地板來代替的。

“是一啊；我們總算掙到了幾个，”卡萊一边說，一边到处找东西來給客人坐，可是所有的东西都做了床，簡直沒有可坐的了。“你們祇好痰也吐在地板上，坐也坐在地板上了，”他笑着說。

可是他妻子打外边搬來一隻洗衣凳子和一个空的啤酒桶。

“請坐下來歇歇吧，”她說着把坐具放在桌子边。“眞是对不起，不过孩子們總得有个地方睡。”

卡萊挤進去坐在那活動床板的边沿上。“是啊，我們已經掙到了幾个，”他又說了一句。“你应該趁年輕力壯的時候給老來做好準备啊。我們已經生滿了一打，正在開头生第二打了。这也不是我們存心要这样，可是媽媽高兴跟我們開開玩笑。”他搔着腦瓜，現出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气。

他的妻子站在屋子中央，这時就笑着說道：“我們希望这回可別再是双胞胎了。”

“为甚麼？这样就省了不少錢，因为我們總少請了一回收生婆。”他接下去說，“人家說媽媽在把孩子放上床去的時候，總得點一點數，看看是不是都在，可是这些話却不作數，因为她压根兒不会算數，算到十就再也算不上去了。”

这当兒，壁室裏的一个嬰孩哭起來了，於是那母親就过去抱他起來，坐在那活動的床板边沿，給娃娃餵奶。“这个是最小的，”他說着就把那孩子接过手抱給拉賽，拉賽用一隻弯曲的手指摸一摸孩子的項頸。

“眞是个小胖子！”他輕輕的說；他是很喜欢孩子的。“叫甚麼

名字？”

“她叫作杜才娜·安狄娜，因为她生下來的時候，我們以为这該是最後一个了；而且她还是第十二个。”①

“杜才娜·安狄娜！这个名字好得很！叫起來就像是个公主。”拉賽說。

“是啊，她上面那一个叫作伊倫，当然，是从第十一个想出來的。就是睡在捏麵槽裏的那个女的，”卡萊說。“再上面的一个叫作丹蒂思，再上面是妮娜，奥妥。② 再前面的孩子就不用这个办法取名字了，因为那時候我們还沒想到会有这麼許多。不过这都是媽媽不好；祗要她給我的工作褲子上打一个補釘，就又是一个，眞糟糕。”

“你眞不要臉，倒說得輕輕淡淡，好像和自己完全不相干似的，”他妻子把手指點着他說。“不过關於这件事情，”她回头对拉賽說，“我敢說別的那幾个孩子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說的是關於取名字这件事情。亞尔伯特，亞娜，亞尔弗萊，亞尔皮努思，亞东，亞尔瑪，还有亞尔維尔達，讓我數數看，唔，齐了。誰都不能說他們沒有得到公平待遇。爸爸那時候都用一个‘亞’字取名，要他們都用一个‘亞’打头，他只要腦筋一動，就很容易的想出詩來啦。”她說着就很佩服似的看着她丈夫。

卡萊害羞似的瞇着眼。“沒有这話，不过‘亞’是第一个字母，你瞧，而且声音又怪好听的，”他謙虛地說。

“像这样的事情，你說他的念头不是轉得很聰明嗎！他应該

---

① “杜才娜”这个字从 dozen 一字变化出來，意义是“一打”（十二个）；“安狄娜”这个字从 end 一字变化出來，意义是“最後一个”。

② “伊倫”从 eleven（十一）变化出來，“丹蒂思”是十（ti），“妮娜”是九（ni），“奥妥”是八（otto）。

是一个大学生的。我的脑筋就一辈子也想不出这些花样來。真的，他原先还想讓孩子們的名字全都用‘亞’字打头，再用‘亞’的声音收尾呢。不过男孩子的名字可不作兴这样取，所以他祇好放棄了。可是那時候他还一點書本知識都沒有呢。”

“啊，不对不对！我可沒有放棄。我給第一个男孩子取了个名兒，收尾也是个‘亞’的声音；可是教區牧師和教區錄事都反对，因此就祇好作罢，他們也不贊成杜才娜·安狄娜的名字，但是我坚持要取这个名字；要是人家老惹我，我可要發脾气的。無論甚麼东西，我總喜欢它和别的什麼东西有點關係，或者本身有點意义；如果有个东西，非要心計巧一些的人才想得出來，这也不算是个坏計較。譬如，你有沒有留心到，这些名字裏头，有兩个名字有甚麼特别的地方？”

“沒有，”拉賽遲疑地回說，“我沒留心。我的头腦压根兒沒想到这种事情上去。”

“好吧，你看！亞娜和奧妥这兩个名字，不管你順着唸倒着唸，完全是一样的，① 我來寫給你看。”他把掛在牆上的一塊孩子用的石板除下來，又取了一段石筆，很費力地把这兩个名字寫出來。“好，你看吧，大哥！”

“我不認字，”拉賽無可奈何地搖着头說。“真的是順着唸倒着唸都一样嗎？嘿！真了不起！”他大为驚異地說。

“可是还有更了不起的呢，”卡萊說，抬起头來，从石板上边看着他哥哥。他的眼色正如一个大思想家在观察宇宙。“奧妥，这个兩头都可唸的字，牠的意思就是八；但是如果我画一个數字‘8’，牠可以顛倒过來，也还是一样。你看这个！”於是他画了一个數

① 亞娜(Anna)和奧妥(Otto)这兩个名字的綴法順看倒看完全一样。

字“8”。

拉賽把那塊石板顚來倒去的看了一陣。

“不錯，果然，当眞是一样的！你看，貝萊！这就像一隻貓，無論你怎样摔牠，牠總是在四脚朝下的掉下來。天啊，一个人要是能拼音認字，那眞是多好啊！老弟，你怎麼学会的？”

“哦，”卡萊自鳴得意地說：“我就是趁媽媽給孩子們認字的時候，坐下來看一點就懂了。祇要你腦筋清楚，这东西一點也不难。”

“貝萊快要上学了，”拉賽沉思似的說。“那時也許我可以——这一定是很有趣的。可是我恐怕不会有这麼好的腦筋，你說是不是？不，我知道我準沒有这麼一副認字的腦筋，”他用很絕望的口气再三地說。

卡萊彷彿也不打算否定他的自信，但是貝萊心裏却决定了，總得有一天，他要教会他父親讀書寫字——要把他教得比卡萊叔叔更高明。

“可是我們竟忘記了我們还給你帶了一瓶聖誕禮物來呢！”拉賽一边說一边解開他的手巾包。

“你眞是太好心了！”卡萊喊着，很高兴地繞着放酒瓶的那个桌子走。“你送这东西給我，眞是再好也沒有了，大哥；这酒正好用來在孩子的命名日請客。‘黑醋栗甜酒’——还貼上一条金边——多講究！”他把酒瓶上的商标紙举向亮光裏，喜气洋洋的向四下裏看了一轉。然後他遲疑不决地開了嵌在牆裏的碗櫥。

“客人应該嘗嘗他們帶來的东西，”他妻子說。

“我就是在覚得为难啊！”卡萊說，回过头來很窘的笑着。“当然应該請他們嘗嘗。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个瓶塞子一拔開，它就会馬上一滴兒不賸了的。”他說着就慢慢地去拿一个掛在釘上的起

瓶塞的螺絲錐。

可是拉賽却不贊成；他坚执不要嘗这瓶酒。黑醋栗甜酒是他这麼一个窮叫化子喝的酒嗎——何况又不是在礼拜日？不，眞的不喝！

"好吧，那麼請你來吃命名酒吧，你們兩个一齐都來，当然，"卡萊心头一鬆，把那瓶酒放進了碗橱。"可是我們來喝一點'布穀鳥'吧，还是聖誕夜裏吃賸下來的一點酒呢，我希望媽媽还能給我們喝杯咖啡。"

"咖啡已經在煮了，"他妻子很高兴地回答。

"你看見过这样的老婆沒有？你要甚麼她就早已給你準备好了！"

貝萊心裏在納悶，他的兩个放牧的伙伴，亞尔弗萊和亞尔皮努思，怎麼不在。原來他們都到夏天帮过工的農莊裏去过聖誕節，吃好酒好菜，到克奴德節才回來。"可是这裏还有一个傢伙也不能小看了他，"卡萊指着那个睡在活動的床板上的最大的孩子說。"要不要看看他？"於是他抽出一根稻草，去撩这孩子的鼻孔。"起來，我的好孩子亞东，把馬套上独輪車！我們要神神气气的出門呢。"

孩子揉着眼睛坐起來，使卡萊怪開心的。後來他發覺有客人在面前，就把那些做枕头用的衣裳穿上了。貝萊立刻就和他成了好朋友，在一起玩。卡萊隨後又想到要讓其餘的孩子都來快樂一番，於是他和兩个孩子一起去把其餘六个睡着的孩子都用稻草撩醒來。他妻子虽然表示不贊成，可是並不坚持；她一直在笑个不住，一边帮他們穿起衣裳，一边还在說："啊，多麼傻气！天啊，我从來沒有看見过这种事情！那麼，这一个也不該賸下啊！"她忽然加上一句，把最小的孩子也从壁室裏抱了出來。

“这裏一共八个，”卡萊指着一羣孩子說。“他們挤滿一屋子了，可不是？亞尔瑪和亞尔維尔達是双生的，你一眼就看得出來。亞尔弗萊和亞尔皮努思也是双生，他們都不在这兒，去过聖誕節了。他們到夏天都要行坚信禮了，因此也就不用我管啦。”

“那麼还有兩个最大的呢？”拉賽問。

“亞娜在北边做帮工，亞尔伯特做海員，此刻在一隻捕鯨船上出海去了。他是个好小子。秋天裏他还寄了一張照片給我們。你拿出來看看好不好，瑪麗亞？”

於是他妻子就慢条斯理地尋找那照片，可是找不出來。

“我知道放在甚麼地方的，媽媽，”一个小女孩再三再四的說；但是，为了沒有人听到她的話，她就爬上凳子，向板架上去取下一本巨大的“聖經”。那照片就夾在“聖經”裏。

“一點不錯，他眞是个好小子！”拉賽看着照片說。“这一副肩膀多好！他不像我們家裏人；这个架子兒是你們家裏的，瑪麗亞。”

“他是康思脫魯生的，”卡萊輕輕地說。

“噢，不錯，是嗎？”拉賽猶豫地說，才想起了約翰娜·比尔所講的故事。

“那時瑪麗亞在他農莊上做使女，他佔据了她，跟从前好幾个使女一样。这还是我把她娶过來以前的事，而且他对她应該作的事也作了。”

瑪麗亞站在那兒对他們輪流地看着，臉上顯出一种沒有意义的微笑，可是額上却緋紅了。

“这孩子身上可有高貴的血統，”卡萊羨慕似地說。“你看他抬头的神气就跟別人不同。而且心地又好——非常之好。”瑪麗亞慢慢地走上來，把胳膊擱在他肩膀上，和他一起賞鑑着那照片。“他心地好，是不是，媽媽？”卡萊摸着她的臉兒說。

“而且他穿著得也挺好啊！”拉賽喊着。

“是啊，他用錢很当心。他不像他父親那样乱花錢；可是当他回來看我們的時候，他也捨得送掉一張十克郎的鈔票。”

这時，在通到裏間去的門口，起了一陣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个矮小皺縮的老妇人出現在門边，用脚探着路走出來，把兩手擋在前面保護着臉。“有人死了嗎？”她对着外間問。

“呀，老祖母出來了！”卡萊說。“我以为你已經睡了。”

“是睡了，可是我听見有客人在这裏，誰都爱听听新聞呀。是不是我們教區裏有人死啦？”

“不，祖母，沒有人死。人們还有比死更好的事要做呢。客人是來問候你的，这不是更好的事嗎？这是我的丈母娘，”他回头对客人說；“所以你們可以猜想她是怎麼一个人。”

“好哇，那麼你走过來，我做个丈母給你看看！”老太太說，有點兒想開个玩笑。“好吧，欢迎我們的客人，”她說着伸出了手。

卡萊先把他的手伸出去，但是她一碰到他的手，就馬上推開，說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嗎，你这蠢人？”她拉住拉賽和貝萊的手，將她的柔軟的手指捏了好久才放。“不，我不認識你們啊！”她說。

“这是我哥哥拉賽和他的兒子，从岩石農莊上來的，”卡萊終於告訴了她。

“哎呀，当眞是嗎？唔，眞想不到！你們也过海來了！唔，你們看，我这个老太婆，一个人在这裏，怪孤單的；而且眼睛都瞎了。”

“可是你也不見得孤單呀，老祖母，”卡萊笑着說。“兩个大人，外加八九个孩子整天陪着你。”

“唔，不錯，你爱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可是我年輕時候認識

的人，如今都死了，还有許多我看着他們長大的，如今也都死了。每禮拜都有我認識的人死掉，就賸下我一个人还活在这裏，叫別人受累。”

卡萊从老太太房裏給她搬了搖椅來，扶她坐好。“說这些廢話做什麼？”他責备似地說。“你吃的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天啊！他們祗拿到二十克郎一年，算是养活我的花費，”老妇人对大家說。

咖啡端進來了，於是卡萊給大人的杯子裏都倒了酒。“來吧，老祖母，你得開開心啊！”他說着就把自己的酒杯碰碰她的酒杯。“要是鍋子裏煮得下十二个人吃的，再多煮一个人的也沒關係。祝你健康，老祖母，但願你再多活幾年，你說是叫我們受累，那麼再多給我們受些累吧！”

“唔，我明白，我都明白，”老妇人一前一後的搖着說。“你說的是一片好心。可是像我这不想活下去的人，还要从別人嘴裏去分飯吃，眞是难过呀。牛要吃，貓要吃，孩子要吃，我們都得吃下去；可憐的东西，你打哪兒去賺得到这許多啊！”

“你还是可憐那些瘦得沒有屁股的人，或者可憐那些胖得有兩个屁股的人吧，”卡萊兴致冲冲地說。

“你有多少地？”拉賽問。

“五畝；不过大多是石地。”

“那麼你能不能靠这塊地养活你的牛呢？”

“去年很坏。我們不得不把下房的屋頂掀下來，在冬季裏做草料餵牛；这的確使我們的境况坏了一些。但是天保佑，今年我們反而把屋頂盖得更厚了些，”卡萊笑着說。“从今以後，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就愈來愈多了。”

“那麼，在外边賺錢的孩子也能帮你一手嗎？”拉賽問。

“那怎麼能？一个人在年輕時候，就該自己賺來自己用。他們空閑的時候也得尋尋快活；他們在小的時候沒有享过福，到將來結婚成家之後，就有別的許多事情需要担心了。亞尔伯特做人很好，上回他回家來看我們的時候，給了我們十个克郎，又給孩子們一人一个。可是当他們在外头的時候，你知道，如果他們不願在伙伴面前顯得小气，他們的錢就花得快了。亞娜就是把賺來的錢全都打扮光的。她很情願不要这些穿戴，帮助我們一點，可是她就不会攢有一个錢，在她虽然無時不在買东西，可是連穿的都沒有。”

“是的，她眞是个最古怪的人，”她母親說。“她永远都在打飢荒。”

那塊活動的床板已經收起了，騰出空地來讓大家圍着桌子坐，一副舊的紙牌也拿了出來。大家都参加牌戲，祇除了最小的兩个，因为他們小得連牌都抓不起來。当然，称卡莱的心是要他們也加入的，可是实在沒有办法。他們玩着“乞鄰”和“黑彼得”。老祖母的牌名是要旁人唸給她听的。

一边玩牌，大人們之間还在一边繼續談話。

“你給岩石農莊的莊主幹活，覺得怎麼样？”卡萊問。

“我們不大看見主人自己；他差不多常常不在家，要不然就是玩了通夜之後在睡覺。但是在別的方面他倒是挺好的；而且莊上吃的也不算坏。”

“唔，有些地方伙食可太坏了，”卡萊說，“不过这样的地方不会很多。当然，大多數農莊都还要吃得好些。”

“这是眞的嗎？”拉賽詫異地問。“唔，伙食方面，我倒沒有甚麼不滿意；不过給我們倆的工作好像太重了些，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难受，差不多整天都听得那个女人在哭。我以为他一定待

她很坏；可是人家却說並不。”

“当然他不会虧待她的，”卡萊說。“即使他要虧待她——这自然是他做得出來的——可是他也不敢。他害怕着她呢，因为她有个鬼附在身上，这可祇有我們倆說說的。”

“人家說她到了晚上就变成一隻豺狼了，”拉賽說，他的神情就好像防着屋角裏有鬼怪出現似的。

“这是毫無意思的迷信，”卡萊說。“沒有这种事，不过她是給一个下流的魔鬼附住了，就像人家說的‘聖經’上的那个。你問瑪麗亞，她在她那裏幹过活。”

“她是个可憐的女人，也有她伤心的事兒，”瑪麗亞說，“这种情况是每一个女人多少体会得到的。莊主虽然不打她，可也不能說是待她好。他的無情無义比甚麼都更使她苦痛呢。”

“嚇，你們做老婆的總是官官相護，”卡萊說，“可是旁人也有眼睛的呀。你說說看，老祖母？你比別人懂得多些。”

“唔，我稍为知道些，”老婦人說。“我記得淸淸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康思脫魯來到这个島上的時候，他祇有一套隨身衣裳，别的便甚麼都沒有。不过尽管这样，他總是一个京城裏來的紳士。”

“他到这兒來幹甚麼啊？”拉賽問。

“來幹甚麼？他就是來找一个有錢的年輕姑娘的，唔！他背着獵鎗整天在荒野裏走，可是他要打的並不是狐狸。她呢，那个岩石農莊主人的女兒，也整天在荒野裏，說是喜欢看野景，眞是發癡！她不在家裏学紡績，下廚房，却半男半女似的跑在外边。不过她是个独养女兒，父母一向放縱她。因此她就碰上了这位京城裏來的哥兒，跟他交了朋友。据說他是个教區副牧師，又說是教區牧師，反正是这一類的人物，因此这傻姑娘給他迷得糊里

糊塗，她幹的事就沒有甚麽奇怪了。”

“眞是，毫不奇怪！”拉賽說。

“这份人家的娘兒們，向來就有些邪气，”老妇人接着說。“人家說，他家从前有一个女兒跟撒旦發生了關係，从此以後，这魔鬼就管住了她們，每到下弦月的時候，他就虐待她們，不管她們願意不願意。当然，对於乾淨的女人，魔王是不敢去侵犯的；可是她跟康思脫魯認識了之後，她也就染上了邪气。他一定已經覚得了，所以打算要逃跑，因为我听人家說，岩石農莊的那个老主人拿着鎗逼着他娶她做老婆；这个老農莊主人是一个挺兇狠的傢伙，一句話不对，他就会把人当場打死的。可是他到底还是个農民，穿的是自家織的土布，幹起活來，从大清早到太陽下山，不怕辛苦。当年呀，和現在不一样，不欠債，不喝酒，不打牌，因此人人都有些積蓄。”

“唔，可是現在呢，麥子还在田裏沒熟，他們就巴不得打下來，犢子还沒有出世，已經賣掉了，”卡萊說。“喂，老祖母，这回你做黑彼得啦！”

“这就为了只顧講話，忘了顧自己啦！”老妇人說。

“老祖母該塗黑臉兒啦！”孩子們高兴地嚷着。她就要求免掉，因为她晚上已經洗过臉了；可是孩子們將一个瓶塞子在灶肚裏醮上煙煤，包圍了她，終於在她鼻子底下抹了一道黑。老老小小都鬨堂大笑起來。

“幸而我自己看不見，”老祖母也笑着說。“有的時候，晦气倒反而是好事。不过我还想能看得見，即使在我死以前，眼睛能亮五分鐘也好。样样都讓我再看一遍，豈不很有意思？卡萊說，樹木和一切都長得很高了，各处地方都变了样。而且我連小的幾个孩子都沒有看見过。”

“人家說京城裏可以治得好瞎眼，”卡莱对他哥哥說。

“恐怕要不少錢吧，是不是？”拉賽問。

“最少總得一百克郎，”老祖母說。

卡莱尋思似地說：“我們把屋子家私統統都变賣掉，如果还湊不上一百克郎，那才怪呢。那時候老祖母就可以重新看得見了。”

“哎呀老天爺！”老妇人嚷起來。“你要把屋子帶家私統統都賣光！你準是發瘋啦！像我这样一个老不死的，一隻脚已經踏進了棺材裏，还要花这麼一筆大本錢嗎？我可不能再貪心不足，要求比如今更好的福分了！”她說着眼眶裏就含了淚水。“求求上帝，別叫我臨老來还累得你們受这样的災殃吧！”

“啊，廢話！我們还年輕呢，”卡莱說。“我們会重新兴个家的，瑪麗亞和我。”

“約可勃・克列思忝的寡妇不知道怎麼样了，你們誰听見过她的消息沒有？”老妇人把話支吾到別的地方去。“我相信她，会走在我的前头，她走了之後，就輪到我了。昨晚我听見老鴉在那边叫呢。”

“她是我們这兒荒地上最近的一个鄰舍，”卡莱給拉賽解釋，回头又对老妇人說：“怎麼，她躺倒了嗎？今年冬天我沒有听說她害甚麼病呀。”

“唔，她總会出點事的，你放心好了，”老妇人肯定地說。“明兒早晨差一个孩子去看看。”

“好吧，要是你得了甚麼朕兆，就叫个孩子去看看吧。約可勃・克列思忝臨死的時候，也是自己報信的。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自己來顯灵嗎？”拉賽悚然地問。

“不，沒有；不过有一天晚上——那是在十月的一个天气很坏的夜裏——我給敲大門的声音驚醒。那是足足三年以前的事了。瑪麗亞也听見的，我們就在床上商量要不要起來開門。我們决定不去管它，正要睡熟，可是大門上又在响了。我就起來，穿上一条褲子，把門開了一条縫，門外却沒有人。‘这可怪啦！’我对瑪麗亞說，於是又睡上床；剛盖上被子，又听到第三次的敲門声。这一下我可火起來了，於是我點上灯滿屋子搜了一遍，也沒有看到甚麼，也沒有听到甚麼。可是第二天早上，有人來說約可勃·克列思忝就死在昨晚那个時候。”

一直坐在旁边听他們談話的貝萊，这時害怕得緊緊地挨在他父親身边；而拉賽自己却也並不顯得怎麼胆大。“碰到死人總不是好事，”他說。

“哪兒的話！要是你从來沒有对甚麼人不起，平時待人不錯，他們还会把你怎麼样？”卡萊說。

老祖母坐在旁边一声不响，祇是意味深長地點着头。

这時瑪麗亞端來一罐油脂和一大条裸麦麵包，放在桌上。

“这是鵝，”卡萊說着，很起勁地把他的小刀戳進麵包裏。“我們还沒有吃过呢。裏边还有梅乾。那是鵝油，請呀請呀！”

吃过之後，拉賽和貝萊就打算回去，他們開始把头巾裹緊在項頸上；但是主人家却还不放他們走。於是他們又談下去，卡萊还說了些笑話，为了把他們多留一陣。但是忽然他的臉色变得像个法官似的嚴肅；外边那个狹小的过道裏有了一陣輕輕的哭声，接着就好像有人抓住門上的把手，但立刻就又放掉了。“哎呀，怕是个鬼！”他恐怖地看着每一个人說。

哭声又听到了，瑪麗亞合着兩手叫道：“哎呀，是安娜啊！”於是她赶緊開了門。安娜哭着走了進來。大家七嘴八舌的搶着問，

可是她一句也不回答，侭是嗚咽。

“好哇，人家給你一天假，讓你赶聖誕節回來看看我們，可是你却哭着回來！眞是个傻姑娘！”卡萊笑着說。“唔，你快給她吃奶吧，媽媽！”

“他們把我辞掉了，”那姑娘終於在兩声嗚咽中間，迸出了这麼一句。

“啊，怎麼会！”卡萊立刻改了口气說。“为的甚麼？你偸了东西嗎？还是做錯了事嗎？”

“不是，东家怪我跟他的兒子太親熱了。”

母親的眼光立刻就从女兒的臉上移到身上，於是她也哭了。

卡萊沒有看出甚麼，但是从他妻子的動作中，他也会意了。“唔！”他沉靜地說。“是这样嗎？”每当他那善良的臉上改变表情的時候，这个小大人就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終於又是微笑佔了勝利。“好好，这也很好！”他笑着說。“孩子們長大能够自己去找人家，不要爹娘費心，难道还不好？快把大氅脱掉，安娜，坐下來。你一定餓了，可不是？時候碰得再巧也沒有了，我們反正要請一个收生婆！”

拉賽和貝萊跟屋裏一个个都告辞过，就把圍巾拉上來蒙住嘴，卡萊不停的在他們身边繞着轉，嘴裏还殷勤地說：“过幾天再來啊，你們爺兒倆，多謝你們來这麼一趟，多謝你們的酒，拉賽大哥！啊，不錯！”他走到門外，忽然笑着說：“这也是一件榮耀的事，有个農莊主人的兒子做女婿！嚇，卡萊・喀尔生！咱們倆从今就得有些气派啦！”他一路說，一路送他們走了一段。拉賽心裏感到滿心憂鬱。

貝萊也知道安娜的遭遇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可是他不懂卡萊叔父为甚麼会这样高兴。“唔，不錯，”当他們父子倆在乱石堆

裏揀路走的時候，拉賽說道。“卡萊就永远是这样一个人！别人要哭的事情，他碰上了就笑。”

天色很黑，無法穿过荒地，因此他們就走採石場的路往南繞到大路上。在十字路口，其中有一条路就是通到村子裏去的，那边有一家村雜貨舖，同時还偷做小酒店生意。

他們走到小酒店附近，听見裏边一片吵鬧声。接着店門突然打開，衝出來幾个人，不知把一个甚麼人推出來摔倒在地上。“这是警察突然的來了！”拉賽說，於是他拉着他兒子避開大路，望墾过的田裏走，打算不給人家看見就走过去。可是忽然有人在窗臺上放了一盞灯，於是父子倆都給看見了。

“那是岩石農莊放牛的！”有人在說。“嗨，拉賽！到这兒來！”他們走过去，看見一个人臉衝着地躺着，正在乱踢乱掙扎，兩手給反縛住了，臉貼在泥地裏抬不起來。

“哎呀，这不是彼尔·奥尔遜嗎？”拉賽喊。

“是啊，不錯！”酒店老闆說。“你能不能把他送回去？他有點瘋瘋顛顛呢。”

拉賽遲疑不决地看看地上的人，又看看他的孩子，說道：“一个瘋子嗎？我們兩个可幹不了。”

“不要緊，他兩手都綁起來了。你們只要拉住繩子的一头，他就会乖乖的跟着你們走。”其中有一个人說。这些人都是採石場上的石工。“你会乖乖的跟他們回去，呃？”他間，把他的木鞋尖对地上那个人的腰上踢了一脚。

“哎呀！哎呀！”彼尔·奥尔遜哀叫着。

“他幹了甚麼错事？”拉賽問。“你們为甚麼这样虧待他？”

“我們打了他一頓，因为他要砍掉自己的大拇指了。这畜生動手了好幾次，差不多已經砍掉了一半，我們要他住手，就祇好打

他一顿。"於是他們把奥尔逊的手指头給拉賽看，果然是血淋淋的。"这畜生喝了半升燒酒，就舞起刀來把自己乱砍乱斬！如果他要打架的話，我們这兒倒有的是人！"

"这指头应該綁起來，要不然他就会流血到死呢，可憐的傢伙！"拉賽說，慢慢地掏出了他那塊紅手帕。这是他最好的一塊手帕，而且还是新洗过的。那小酒店老闆拿了一瓶酒來，給那流血的大拇指上倒了一些酒，讓冷气不至於進去。这个受伤的人痛得極叫起來，拚命把臉撞着泥地。

"你們能不能有一个人跟我們同去？"拉賽問。可是沒有人答应；他們都不肯管这件事，因为怕这件事情会給警察局知道。"既然这样，那麼祇好憑上帝的帮助，我們爺兒倆來送他回去吧。"他声音抖索地回头对貝萊說。"可是，既然是你們把他摔下來，至少你們应該帮他站起來啊。"

他們就把他扶起來。他滿臉都是伤痕，流着血；为了熱心救他的手指头，他們把他打得站都站不住了。

"我們是拉賽和貝萊，"老头兒給他擦着臉說。"你認得我們嗎，彼尔·奥尔逊？如果你好好的不發武，我們就送你回去；我們都是好心待你的，我們倆。"

彼尔·奥尔逊站在那兒，磨着牙齒，混身顫抖。"哎呀，哎呀！"他只会这样叫喊个不停。嘴角上堆滿了白沫。

拉賽把繩子的一头交給貝萊牽住。"他在磨牙齒呢，魔鬼已經附上身了，"他悄悄地說。"要是他發起武來，你只要拚命拉緊繩子，到了万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就得跳过这道溝。"

於是他們上路回家去，拉賽挽着彼尔·奥尔逊一道走，因为他跌跌撞撞地，差不多每一步都要栽倒，嘴裏不停的胡言乱語，或是磨牙齒。

貝萊牽住繩子歪歪倒倒地跟在後面。寒噤一直打到背脊，一半是由於害怕，一半是由於心裏私下感到滿足。現在他居然看見一个灵魂該下地獄的人了！那麽，死後到地獄裏去做魔鬼的人都是像彼尔·奥尔遜这样子的了？但是他可不是一个坏人啊！在農莊裏所有的人中間，他是对待貝萊最好的一个，而且他还給他們買了那瓶酒——是啊，而且他还自己掏腰包給他們墊付了酒錢，答应他們欠到五月節呢！

第八章

哎！她把那馬赶得多快！莊主鞭着那匹灰色牡馬，悠閒自在地瀏覽着田野，好像毫不疑心有甚麽人追随他。但是他的妻子却什麽都不顧，她拚命鞭打那匹栗色牝馬，全不管有甚麽人看着她。

他們就这样大白天在大路上瞎鬧，不像一般規規矩矩的人，夫妻吵嘴總在自己房裏！人家說，越是上等人越沒有廉耻，这話倒是千眞万確的。

後來她大声叫喊，在馬車裏站起，死勁的鞭打那匹牝馬，甚至还用鞭柄來打！为甚麽她不能讓他安安逸逸地坐車去找他的情妇，——不管現在是哪一个，——然後等他回家之後和他大鬧一架呢？为甚麽她二十年來竟不断地做这样的傻事呢？女人眞是一种頑固的东西。

而他呢，他才一點都不在乎！为了一个和自己的老婆也差不了多少的老闆娘，或者別的甚麽女人，而把家裏弄得永远不安靜！要做这样一个風流人物，眞要有十二分的耐性才行；但是，

这一股劲，也正是人家所謂的鍾情了。

打麥机也停止了，岩石農莊裏的男男女女，有的跑到門口，有的伏在窗口，堂而皇之的看得很有趣。这是一場眞正的賽馬，看見那匹栗色牝馬正追上那匹灰色牡馬，確是一个壯观；这簡直好似一个禮拜裏有了兩个禮拜日了！拉賽也繞过拐角來，把手罩着眼睛，眼光追着看这一場瘋狂的賽馬。他从來沒有看見过这样一个女人，跟她比起來，他的妻子彭姐簡直是一个非常賢淑的羔羊了！

卡賽農莊的主人，当这兩部馬車飛奔而过的時候，正站在他自己的大門口，他心裏也在这样想；在田裏幹活的人都放下了農具，一边盯着看，一边給这醜光景气坏了。

这兩个人眞像被魔鬼附上了身，發瘋也似的奔逐着。最後，康思脫魯到底覺得太丢臉，不得不停下來，把車轉回头。她就跳進在他的車裏，於是那匹牝馬也安靜地駕着她的空車跟在後面。她把胳膊摟住他的肩膀，神气顯得很快樂很得意，十足像一个鄉村警察追上了一个他所追赶的匪徒；而他呢，看上去就像一个罪大惡極的囚犯。他們倆就这样的赶着車回到農莊裏……

一天，卡萊跑來問拉賽借十个克郎，同時还邀請拉賽父子在下一个禮拜日到他家去吃洗禮酒。拉賽好不容易地到樓上公事房裏去問管家借了錢來給他，至於他的邀請，他們就祇好說“不行，对不起，謝謝你的好意。”虽然很过意不去，但事实上他們不可能再告假一晚的了。

又有一天，工头忽然跑掉了。他是在夜裏逃跑的，还把他自己的一口大箱子帶走了。这样看來，一定非有人帮忙不可。但是跟他住在一間房裏的人都賭神發誓說並不知情，因此管家虽則暴跳如雷，也祇好放棄了追根究底的企圖。

这一類事情發生过一二次，引起了一二天的動乱，但除了这些特殊事件之外，整个冬天通常總是很难挨过的。一天二十四小時，大半都是黑暗的，屋角裏簡直从來不見亮光。还有嚴寒也叫人很难忍受，除非你躲在舒服的牛舍裏。那裏倒是永远很暖和的，所以虽然很黑暗，貝萊却樂於在那裏進進出出，並不害怕。在工人房裏，人們都無聊地坐在那兒度过悠長的黃昏，無事可做。他們也不很注意那些女工們，祇是坐在一起打紙牌賭酒吃，或則講些恐怖的故事，使貝萊嚇得在回去睡覺的時候，把穿过院子走回牛舍，看做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

彼尔·奥尔遜，由於他品行好，被提升起來充任工头，補上那个逃跑的工头的空缺。拉賽和貝萊很为这件事情高兴，因为每当人家欺侮他們的時候，奥尔遜總是袒護他們的。从各方面看來，他的行为愈來愈正派，可以說是簡直不碰酒了，衣裳也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他对農莊上那些年老的散工和他們的老婆，也不多交談；但是他們都懂得这緣故，还是喜欢他的，一則因为他總是袒護弱者，二則因为他身上註定了的命运。人家說他常常在出神似地傾听着；每当他好像在內心裏傾听着一种凡人所不知的声音的時候，大家就尽可能远远地避開他，不去打攪他。

"你們看吧，他会自由的；魔鬼附不住他，"拉賽和那些散工的老婆，在禮拜日晚上挤牛乳的時候，談到彼尔·奥尔遜的前途，都这样說。"有些人是連上帝都找不出他們一點錯的。"

貝萊听了这些話，就每天去偸看彼尔·奥尔遜大拇指上的伤疤。如果上帝確已赦了他的罪，这伤疤一定会消失不見的。

冬天裏，貝萊大部分日子都在赶馬去拖打麥机。他整天在農莊外的馬道上踏着積雪和肥料堆打轉，使他的木靴上都沾滿了雪和肥料。这是他有生以來从沒有碰到过的最难忍受的工作。工作

之後，他的手指头全都凍僵，連雕刻木头都不可能了；所以他觉得非常孤寂。做牧童的時候，他可以自己做主，一切都是拿手，而且还有許多事情引起他注意；可是在这裏赶馬，他只能在一根横木背後打轉，永远的繞着圈子走。他唯一的消遣方法就是計算他繞圈子的數目，可是这也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而且比永远赶着馬繞圈子走，不得脫身，更为沉悶。在这种工作上消磨的時間可以說是毫無趣味，日子虽則很短，可是在他却好像是永远过不完的。

在平時，貝萊一觉醒來，總是滿高兴的，但現在，他每天早晨醒來，就对一切都感到厭惡；这一天又得跟在一根横木後面繞圈子走个不停了。过了一会之後，他每次轉了个把鐘头，就会昏昏沉沉的像是要睡覚的样子。这情况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他却在它沒有來之前就盼望着了。这是一种痲木狀态，他不想望甚麼，也不对甚麼發生兴趣，祇是机械地跟着那根横木蹣跚地打轉。打麥机嗡嗡地不停的响声更加深了这种痲木狀态；粃麩不絕地飛起在倉房的天窗上，時間就像这样不知不覚地过去了。常常使他吃驚地一忽兒就到了午膳或晚膳的時間。有時，他好像覚得馬还剛剛駕上，可是已經有人來帮他把牠們牽進廐裏去了。这种痲木狀态，正是死刑犯和終身在机器旁边过活的人的唯一的恩賜。但是，即使在他可以自由逍遙的時間，他如今也顯得精神非常痲木；不像从前那样的活潑，也不像从前那样的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求了解。因此，拉賽老爹就不再听到他各式各样的發問，看不到他想出來的那些小玩藝了。

他也有時从这种痲木狀态中被驚醒过一下子，那就是窗子上出現一个烏黑的淌着汗的人臉的時候，这人是在罵他，因为他不好好的赶馬，使机器轉得快慢不均。同時他也因此知道，高个子

奥萊已經代替了彼尔·奥尔逊，在倉房裏管打麥的工作。有時，赶馬皮鞭纏住輪軸，捲得緊緊的，非把机器全部停下來往後開一開不可；那麼这一天他就不至於再昏沉麻木了。

到三月間，雲雀出現了，帶來了一點生气。虽然窪地裏还有積雪，可是这些雲雀的鳴声使貝萊很温暖地想起了夏天和放牧的情形。有一天，他正在繞着圈子走，忽然看見一隻椋鳥停在屋簷上，正在很快樂地一边吟叫一边梳掠毛羽，这却使他又猛然驚醒了。这一天，太陽照得很亮，空气裏一切的沉重和鬱悶都消失了；不过海面上还是一大片茫茫灰白。

貝萊这才又像是个人了。現在已經是春天，而且再过幾日，打麥的工作就要完結。但是，使他生气勃發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於他背心袋裏的那件东西。現在，他在那根横木後面快步地跑着，为了早些把工作做完，他得把馬赶快些，因为在别的農莊裏，人們都已經在从事春耕了。每当他把手按上胸口，他總很清楚地摸得到衣袋裏那个紙包。它还在呢，不是嗎？現在还不是拿出來看的時候，他祇要摸摸就滿意了。

原來貝萊有了五十个歐勒——一个眞正的值五十歐勒的銀幣。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过一个或兩个歐勒以上的巨款，而且这是憑他自己的聰明賺來的。

有一个祖拜日，幾个石子工人來拜訪農莊上的工人，其中有一个人轉到一个念头，想買些樺樹脂來和在酒裏吃。他們就叫貝萊到村上小店裏去買，給了他一个半克郎的銀幣，还叮囑他走後門進去，因为禮拜日店門不開。貝萊还沒有忘記上回聖誕節的教訓，所以他盯着看他們的臉色。他們都竭力顯得很泰然，各人忙各人的事；給他錢的是古斯達夫，他把臉朝着别处，望着外面院子裏的一个东西。

貝萊把來意說明之後，小店的老闆娘放声大笑起來。“眞是个小傻瓜，”她說，“去借那个轉柄的不就是你嗎？你不是覺得那个东西很有用处嗎？”

貝萊臉孔漲得通紅。“我知道他們跟我開玩笑，可是我哪敢說一声不，”他輕声地說。

“不，有時候誰都得做做傻瓜，不管你眞是不是。”那妇人說。

“那麼，到底樺樹脂是甚麼东西呀？”貝萊問。

“哎喲，天！你嘗也一定已經嘗过好多回了，你这小子！不过这也可見人們常常吃了东西連名字都还叫不出來呢。”

貝萊心头一亮。“难道就是挨一頓樺木棍子嗎，是不是这就叫吃樺樹脂？”

“就是啊，我不是說过你準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祇是在腿上挨过鞭子。”

“好，好，这可以不用提了，反正都一样。現在且坐下來喝杯咖啡，我來給他們把东西包起來。”她把一杯咖啡，連同紅糖一起推到貝萊面前，自己便舀了些軟糖子在一張紙上。“拿去，”她說。“把这个拿去給他們：这是最好的樺樹脂。錢你自己留着，不用給了。”

貝萊却沒有胆量这麼办。

“那麼，好吧，”她說。“我給你把錢收着。他們不会把我們兩个都当做傻瓜的。明天你再來拿这錢吧。不过現在你可不要漏了口風。”

貝萊果然沒有走漏口風，可是他心裏緊張得很。那些人因为損失了半克郎，罵了他一頓，說他是“天下第一大傻瓜”；但是他肚子裏却非常得意，因为他实在並不傻。从此这半个克郎就是他的了！

他一天裏總要把这紙包摸上百把次，它也一點不有所損坏。到底現在有了一件好东西了，这东西絕不会因为你有了它而減少了它的光彩。他打算用这个銀幣來買無窮無尽的东西，一忽兒要給拉賽買这个，一忽兒又打算給自己買那个。他在想像中把这錢買了最珍貴的东西，他在某一样買來的东西上都欣賞了很久，直到自己已經感到了饜足之後，才又另外去買別的东西。但是想儘管在想，这銀幣他一直沒有動用。有時，他会忽然發神經似的害怕这筆錢失掉；接着，等他摸到它还在口袋裏，就加倍地快活起來。

貝萊忽然成为一个資本家了，而且是憑着他自己的本領；他就充分地利用他的資本。他已經得到了他所知道而心裏又想要的一切东西——至少，这一切东西都已經在等他伸手去拿了。在他的知識裏逐漸出現的新东西的時候，他也決定他有权去買。他發了財的这件事只有拉賽知道，於是拉賽只好勉勉强强地給孩子拉着，一同参加这些野心極大的計劃。

从声音裏他听得出机器好像出了毛病。連那兩匹馬也好像听出來了，所以在有人高喊“停住！”之前，牠們就早已站住了。跟着就听到接二連三的有人在喊：“停住！向前！停！再向前！停住！拉！”於是貝萊把橫木扳回來，又往前推，又往回裏拉，直到整个机器恢復了平時的那种声音。这時他才知道是彼尔·奥尔遜在量麥子，而高个子奥萊却把麥子送到机器裏去磨。对於这件工作，奥萊是个笨蛋。

机器又很順利地轉動了，貝萊一边赶馬，一边偸瞧着牛舍旁边的屋角裏。祇要看見拉賽在那裏摸摸他的肚子，这就是快到吃午飯的時間了。

不知甚麼东西又把橫木軋住了，使馬拉不过去，隨即奋力一

拉，才把那个不知甚麼障碍物清除掉。可是从倉房裏發出了一声慘叫，跟着就有許多人声在喊着“停住！”於是馬一下子站住，貝萊不得不赶緊抓着那根横木不讓它撞到馬的腿上。过了一会，才有人出來把馬拉到廄裏去，貝萊方才能够跑進倉房去看看到底出了甚麼事。

他看見高个子奥萊用一隻手扭住另一隻裹在工衣裏的手在倉房裏乱蹦，乱跳，血从布裏流出來，滴到地板上。他向前弯着腰跌跌撞撞的滿屋子轉，身子搖搖擺擺，嘴裏胡乱地不知說些甚麼。姑娘們都站在那裏看他，臉都嚇靑了，男工們都在七嘴八舌的爭論哪一种是最好的止血方法，其中有一个工人从倉樓上抓來了一把蜘蛛網。

貝萊走过去从打麥机口向裏面張望，到底裏头有甚麼东西，这样的叫人嘴饞。在兩个齒輪中間，夾住了一个好像木栓似的东西，他把輪軸轉動了一下，一大段手指头掉落在地板上。他从一些麸皮堆裏把它揀了起來，拿給別人看：原來是一个大拇指！高个子奥萊看見了这个断了的指头，頓時暈过去了。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知道这麼一來就要終身殘廢了。但是彼尔·奥尔遜却自己很慶賀地說，幸而他早离開了那部机器。

当天不再打麥了。下午，貝萊就在牛舍裏玩，因为沒有他的工作。他一边玩，一边向他父親提出許多將來的計劃，於是父子倆就很熱心地專談这个問題。

“那麼我們到美國去掘金礦去！”

“唔，好，这倒不坏。可是这一趟盤纏要花許多半克郎的銀幣呢。”

“那麼我們去做石工吧。”

拉賽一声不响的站在餵草料的过道中間，低倒了头沉思着。

他对他們目前的境况是非常不滿意的；他們父子兩个一年的劳力才換來了一百克郞，總是入不敷出。况且他們又絲毫沒有自由，簡直就是兩个奴隸。他自己呢，除了对一切都感到不滿意，感到失望之外，也並無別的更進一步的計劃，因为他年紀太大了，每一条新的出路都需要比他更大的劳動力，因此一切都顯得沒有希望。但是貝萊却是不屈不撓的，祇要他对甚麼事情有所不滿的時候，他立刻就想出种种計劃來，有些是很傻气的，有些却頗有道理；於是这老头兒也給这些計劃引誘得欣然神往了。

"我們也該到城裏去做工，"拉賽思索似的說。"人家都在城裏賺到一堆堆精光透亮的銀克郞。可是你怎麼办呢？你年紀还太小，連个傢伙都使不動。"

这个分明的事实，当時的確使貝萊的計劃停頓了一下；但是他的勇气隨即就又高昂起來。"我当然也可以跟你到城裏去，"他說。"因为我会得——"他很意义深長地點着头。

"会得怎麼样？"拉賽很有兴趣地問。

"哦，也許我到海港裏去，閒着沒事做，剛巧有一个小姑娘掉在水裏，我就把她救起來。可是这个小姑娘却是一位老爺的女兒，那麼就——"貝萊說到这裏便住了口，把其餘的話讓拉賽自己去猜。

"那麼你就該先学会泅水，"拉賽很認眞地說。"要不然你祇会淹死了自己。"

工人宿舍裏响起了一陣叫喊。这是高个子奥萊的声音。原來是医生來了，正在給他治那隻殘廢的手。"跑去看看，怎麼样了！"拉賽說。"这時候沒有人会注意你的，祇要你声音輕些。"

貝萊一会就回來報告消息，他說奥萊的三个手指头軋爛得不成样子，医生已經把它們都截掉了。

"是这三个嗎？"拉賽非常關心地竪起了他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問。貝萊其实一點都沒有看見，可是他的想像力却使他忘其所以了。因此他就回答：

"是的，就是他这三个起誓的指头，"他說，还很肯定的點着头。

"这样說來，彼尔·奥尔遜被釋放了，"拉賽說，还長嘆了一声。"眞是一件好事——上帝保佑的！"

貝萊的意見也是一样。

莊主親自駕車送医生回家，他走了不久，就有人來把貝萊叫去給女东家到村上小店裏去買东西。

第九章

貝萊如果在某一件事情上，他滿感到意气消沉，那麼他馬上会在兩件事情上重又兴头起來的。他是个打不垮的人。他又具有兒童們丰富的寬宏大量；要不然，那他早就对一切成年人，除了他父親拉賽以外，深怀仇恨了。但是，他心裏当然还是感到非常失望的。

我們很难說，在他們父子之間，到底誰怀着更多的希望——是这个把一切幼稚的幻想無限制地建築在他所听說过的一切上的孩子呢，还是这个从前曾經在这小島上住过一个時期的老人。

但是貝萊設法使他的生命充滿了兴趣，他要注意的方面实在太多，因此要有失望的話也只能順便抽出一點時間來体驗一下。他的天地，就像一个托鉢僧的天地一样，是超凡入聖的；在幾分鐘之內，一粒小小的种籽能够發芽抽条，長成为一株蔭蔽一切的

大樹。在这个天地裏，“因”絕对不足以解釋“果”，这是被另外一种万有引律所支配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能使他鼓起勇气。

艰苦的現实無論怎样压迫他，他總能从最險惡的环境中脫身，並能吸取經驗，使他的生活的某一方面丰富起來；祇要他父親拉賽，坚强地站在这一切事情背後，那麼一切的所謂危險也决不会对他造成致命伤了。

但是，拉賽曾經不止一次地在要緊關头上害了他的事，每当貝萊抬出他父親來威脅人的時候，人家都嗤之以鼻。这老人的全知全能已經不可能和他日益增加的老邁龍鍾繼續共存了；在貝萊眼裏，它已經在一天一天的消失下去。貝萊心裏虽然並不願意，可是也不得不放棄他的保佑，自己去尋覓保衞自己的办法。虽然他还很年輕，但他已經用自己的观點來观察事物了。他已經学会了怀疑——也学会了小心！他每天都在很笨拙地企圖探求人們的一切言語和行動的背後的意义。果然，这些言語行動的背後，常常是別有意义的！这种探求虽然時常会誤入迷途，但有時也会獲得極好的效果。

他也懂得了有幾种的責打是可以逃过的，因为人家怒气消了之後，事情也就完結了，还有另外幾种的責打，仍可以用眼淚來对付，眼淚愈多，功效也就愈好。多數人祇是打到你哭了就罢手，可是对於管家，哭反而害事，所以对付他就得咬緊牙關硬挺。人們常常說应該說老实話，可是你如果撒一个無害於事的謊，倒常常可以避免一頓鞭打，祇要你撒得好，同時留神自己的臉色。你要是眞說出了老实話，他們就馬上打你了。

關於鞭打，除了被動的之外，也还有主動的一面。对於路特，他可以隨時主動打他，但是碰到了較大的孩子，那就最好先把理站穩，例如人家罵到他的父親。在这种情況之下，上帝就会

來帮助他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次，他完全忘記了他父親的全知全能，而感覚到自己成了父親的保護人。

拉賽和貝萊可以說是手牽手的在同走人生的大路，然而各人所走的路却不同。拉賽也很瞭解这情况，“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前程，”当他們之間的差別愈來愈明顯的時候，他会很感慨的这样說。“他走的是上坡路，这孩子！”

从別人的行動上最能看出这种情况了。人們畢竟还是不得不喜欢这孩子，事实上也祗能如此。男工人時常会給他一些东西，姑娘們更是待他很好。他正在嫩芽一般美好的少年時期；她們常常在他走过的時候，把他抱在膝上，而且还吻他。

“唔，他將來準是个討娘兒們喜欢的！”拉賽看見了就会这样說。“这是他老子傳給他的。”人家听了都笑話他。

拉賽想和年紀大些的姑娘們打交道的時候，人家也常常笑他。从前——不錯，从前他的情况是很好的。每当大家要喝酒，或是開个玩笑，或是过節的時候，總有人問起：“拉賽在哪兒？去叫拉賽·喀尔生來！”他也用不着自推自荐，他出現在这些場合乃是当然的事。姑娘們時時都主動地找他玩，虽然他是个已經有家小的人，他也跟她們說說笑笑——当然，这在他是規規矩矩的，因为如果給彭姐听見了，这場吵架却不好受。

但是現在呢！唔，現在，他可做的便只是給別人去買酒，或者代人家做礼拜工，而人家却一點沒有報酬給他！“拉賽！拉賽到哪裏去啦？今晚上你能不能帮我餵餵馬？明兒晚上你能不能替我割好草料？”

今昔之間，已經顯然有了差別，拉賽自己也明白这个理由：他老啦！这一發現的正確，愈來愈被更多的事实証明了，它使他越來越衰弱，它消耗了他的一切精神的力量，也消耗了他的一切

僅存的体力。当他發現了自己已經被姑娘們認为無足重輕，在她們对男人的观感中不佔地位的時候，他覚得这是一个对他最沉重的打擊。在拉賽生活的世界裏，“男人”这个字一向被認为是最有力量的，可是你到底算不算是个男人，終局要由姑娘們來决定。拉賽已經不是一个男人了；他已經沒有危險性了！他祇是一个男人的餘骸，一种过時东西的可笑的渣滓；当他想和她們親近的時候，她們就都嘲笑他。

她們的嘲笑把他打垮了，於是他祇好退避到他的老人世界裏，沮喪地去適应了这种生活。使他維持生气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於孩子的關心，所以他拚命的要堅持他的地位，做貝萊的“護星”。但是，他帮助貝萊的能力实在已經很小，因此他的說話也就愈加誇大；每逢孩子受了欺侮，他就比以前更兇的罵个海潤天空。他也感覚到孩子正在一步一步独立起來，所以他是在从事一場决战，以保全他身上最後的一股殘餘的威力。

但是貝萊却無法來支持他这种幻想，他也沒有这种理解來这样做。他正在很快的長成，对他自己具备的一切他都一一派有用場。現在他父親已不再站在他背後衞護他，他宛如一株被移植到大地上的小樹，正在艰苦奋鬥，以求瞭解周圍的一切情况，使它自己能够適应。为了每向泥土裏孽生下去一个鬚根，就要有一片嫩葉落在地上，隨即那片更强的葉子生長出來。貝萊的那些童稚的孤立無助之感一个一个的掉落了，代之而生的是一个“人”的堅强的意志。

这孩子正在按照眼看不見的規律建設他自己。他对於周圍的一切都有他的态度，但是他决不摹倣他們。例如，農莊上的人都是虐待牲畜的。他們常常鞭笞那些馬，把牠們作为發洩脾气的对象，姑娘們对待小動物和乳牛也是这样。从这些观察中，貝萊数

育了自己，养成了同情心。誰要是虐待牲畜，他都不能容忍，他第一次就把路特打了一頓，因为有一天路特掏了一个鳥窠，把雛鳥偷出來。

貝萊宛如一隻把甚麼东西都当作玩具的小貓。在他的遊戲中，他不知不覺地放進了生活中許多嚴重的現象，他就跳跳蹦蹦的和它們一起玩过去。他鍛鍊他的小心灵，正如鍛鍊他的身体一样。在任何事情中間，他都能非常巧妙地欲入則入，欲出則出。他摹倣着別人怎样工作，怎样享樂，怎样偸懶，而且也学会了：在別人軟弱的時候，他就擺架子，裝腔做势；在別人兇狠的時候，他就低声下气，矮得連人都幾乎看不見了。總之，他是在把自己鍛鍊成那麼一个万能的傢伙，也就是“人”。

想乘其不备的抓到他，是愈來愈难了。無論甚麼事情，他在第一次碰到的時候都得認認眞眞地做，他經常都作得很好；所以，他像一隻貓一样，不容易出其不意的被捉到。

現在又到了夏天。靜寂的熱气在大地上蒸騰，閃着光，閒散而輕柔地晃動着，儼如在溪裏游動着的魚。在远处，那些擋住了視野的山崖不停地閃着青或白的反光；底下是一片被灼熱的陽光所臨照的田野，裸麥的花粉，在田裏飄浮着，像一片輕煙。在上边的苜蓿地裏，岩石農莊的牛一長排一長排的站着，沉重地俯垂着头，規律地揮動着尾巴。拉賽在牛羣的行列中走來走去，找尋他的木槌，不時留神看着下面沙丘旁边的牧場，計算小牛和牡牛的數目。那些牛大多數都躺在草地上，祇有少數幾条站着，把头攢聚在一起，閉了眼睛嚼草。牧牛的孩子都不知到哪裏去了。

拉賽站在那裏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叫貝萊一声，以示警告；如果，管家碰巧在这時候來到，那就要罵个不休了。但这当兒，沙

丘上的那些小樅樹叢中忽然傳來人声，接着出現一个裸体的孩子，隨後又出現一个。这兩个赤裸的身体就像兩道金光，在那些衝上岸來的海草上跑过，又穿过牧場，每人都把帽子摺攏了拿在手裏。

他們在溪边坐了下來，把脚浸到水裏，然後小心地把帽子裏的东西放出來，原來他們捉到了蜻蜓。当这些昆虫从窄縫中一个一个爬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摘掉牠們的头，把牠們排成一行放在草地上。他們一共捉到九隻，九乘三十五个歐勒——唔，那就不止三个克郎了。这个大數目使貝萊怀疑起來。

"这恐怕是句謊話吧？"他說着，吮了一下肩膀，因为給蚊虫咬了一口。原來他們听說藥剂師在收買蜻蜓，出價三十五个歐勒一个。

"謊話？"路特嚷着。"好吧，也許是謊話，"他又很和气的說。"一定是哄人的，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常常是哄人的。你倒不如把你的都給了我吧！"

但是貝萊不答应。

"那麽把你那半克郎給我吧，我給你拿到城裏去賣。一个值三十五歐勒呢，这是卡尔說的，他媽媽就是給藥剂師舖子裏洗地板的。"

貝萊站起來，並不是去拿半克郎的銀幣——这是無論拿甚麽东西來換，他都捨不得的——他祇是要去看一看那个銀幣是不是还好好的在他背心口袋裏。

他沒走上多远，路特就赶緊在溪边拔了一把草，裹住某件东西，跳進了水裏；当貝萊慢慢的，威嚇似的走回來的時候，他已爬上了对岸，拔腿飛奔了。

貝萊很矯捷地騰躍着追赶上去。他知道自己跑得更快，因此有了鬧着玩的餘裕。他故意跑得身子歪歪扭扭的彷彿脫了骨骼，

东晃西盪的好像一个气球，忽而一跳，忽而一蹬，随後又奔上去。於是那些小樅樹又把他們圍住了，只見他們的头忽东忽西，表示着他們跑在甚麼地方，愈跑愈远，最後，甚麼也听不見了。

牧場上那些牛还在閉着眼睛，豎起了耳朵嚼草。熱气在大地上嬉戲，閃閃發光，翕張着嘴，像水裏的一条魚。空气中有一种沉滯得使人昏昏欲睡的嗡嗡的声音，不知从哪裏來的，又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來的。

一个矮胖女人在底下玉蜀黍田裏穿过來。她穿着裙子和襯衫，头上裹一塊帕子，把手擱在眼上向四处瞭望。她斜穿过牧場，看見了貝萊的飯籃子，她就把籃子裏的食物都拿出來塞在襯衫裏汗水淋漓的胸前，於是轉身朝海边走了去。

樅樹林边上，忽然開了一个缺口，路特把貝萊背在背上从那裏跳了出來。路特的特別大的头往前垂着，他的脚蹣跚地好像站立不穩；他那个在头髮線以下突出而在眼睛上削進的額角上，有好些疙瘩和伤疤，因为他走路用劲，伤疤更顯得清楚。这兩个孩子周身都給松針刺坏了。貝萊給摔在草地上，伏着身子躺在那裏，路特就慢慢的去把那个半克郎的銀幣取來，不情不願的交給了它的原主。他低倒了头，像一个被征服的人，但是眼睛裏却流露出他的思想，在等机会發作一場新的战鬥。

貝萊珍愛地看着他的銀幣。这是从四月他被差去買樺樹脂的時候開始，一直是屬於他的。他曾經用它來買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而且还曾經丟失过兩次：所以非常珍愛它。它常常使他手裏發癢，一直癢到全身；它常常在催促他把它用掉，一忽兒这样用，一忽兒那样用。滾呀！滾呀！这就是它所盼望你做的，爸爸拉賽說，这是因为它本來就是圓圓的。但是要做一个財主，那就应該在錢滾動的時候使它停止。啊，貝萊多麼想做一个財主啊！

所以他常常心癢癢地想把它用掉——要用得能够使他獲得一切东西，或者能够使他獲得一样可以終身佔有的东西。

他們坐在溪岸上，还在爭論。路特竭力的裝腔作势，自吹自捧，想使貝萊对他表示敬畏。他能把手指头反曲向後，又能使耳朵顫動，向前聳起，像馬似的做出傾听的姿势。可是这一切反而大大的激怒了貝萊。

忽然他停止了这一切做作，乾脆說："那麼你到底肯不肯把这半克郎給我？等我長大起來还你十个克郎。"路特这孩子已經非常貪婪的在積錢了，他已經積了滿滿的一盒子錢，都是从他母親那兒偸來的。

貝萊考慮了一会兒。"不給，"他說。"因为你絕不会長大；你是个侏儒！"他的声調純然是妬忌的。

"那个母猪也这麼說过！要是这样我就可以在市場上和聖約翰節的会集上公開展覽賣錢啦。① 我就可以大發其財了。"

貝萊心裏覚得很为难。应該把这五十歐勒平白地送給他嗎？他从來沒有听見过有誰做过这等傻事。可是也許有一天，当路特大發其財之後，他就有权利可以分得他的一半財產。"你要不要啊？"他問，話才出口，心裏已經後悔了。

路特立刻貪婪地伸出了手，可是却被貝萊吐上了一口涎沫。"等着，我們吃过了飯再給你，"他說着就走到飯籃子旁边。他們对那空籃子獃看了好一会。

"母猪到这裏來过了，"路特說着，伸了一伸舌头。

貝萊點點头。"她眞是个畜生！"

"还是个賊，"路特說。

① 聖約翰節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前一日的晚上称为"仲夏夜"，園林中常有夜遊的集会。

他們想从太陽的高低看時間。路特說，如果你弯下身子，从兩腿中間看得到太陽，那就是五點鐘。貝萊就開始穿上衣服。

路特在他身边轉着。忽然說："要是你給了我，我就讓你用蕁麻打一頓。"

"打在你的光身子上嗎？"貝萊問。

路特點點头。

一霎眼間，貝萊又脫掉他的褲子，奔去折蕁麻了。他用一張酸模葉襯着手，尽量的折了一大把。路特躺在一个小丘上，臉貼着地，於是貝萊就動手鞭打他。

約好了是打一百下，但是路特挨到十下，便跳起來不讓再打。

"这样你就拿不到我的錢了，"貝萊說。"到底要不要錢？"他一面因为兴奋，一面因为使了勁，滿臉漲得通紅，一大顆一大顆的汗珠在瘦削的背上直流，因为他很起勁的幹这件事。"到底要不要？那麼就打七十五下吧！"貝萊兴奋得声音都發抖了，他得張大了鼻孔多吸些气；他的手脚也開始顫震了。

"不行，祇能打六十下，你打得那麼重！而且我还要先拿到錢，才讓你打，要不然你会哄我。"

"我决不哄你，"貝萊不愉快的說。但是路特却坚持要先拿到錢才讓打。

貝萊气得全身都痙攣了；他恰似一隻已經舐到血味的雪貂。他猛然的把銀幣丟給路特，嘴裏喃喃地把他推倒在地上。他正在肚子裏掉眼淚，因为他讓路特少挨了四十下；但是他决計因此拚命加重打他。

於是他就動手笞打，打得很慢，可是用足了力气，路特把头埋在草裏匍匐着，緊緊的握着那銀幣，以支持他的勇气。貝萊的

每一下鞭笞都充滿了仇恨，打得路特身上一陣一陣地震動，可是路特絕不叫喊一声。不，他毫無叫喊的理由，因为他手裏抓緊着的銀幣已經給他消除了疼痛。但是貝萊身上却被炎熱燒得像火一样，他的膀子有些累得支持不住，每一下都在減低他的兴致。这簡直是很辛苦的工作，除此以外別無意义。而那錢呢——那个美麗的半克郎銀幣呢，却离開他愈來愈远，他从此又变成一个窮小子了；可是路特却連哭都不哭一声！打到第四十六下，路特回过臉來，对貝萊伸了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臉，这使貝萊气得忍不住放声大叫，丟下那些殘損的蕁麻条，跑進樅樹林裏去了。

貝萊就这样在樅樹林裏的一个沙丘底下坐了一天，为他的損失而伤心，路特則躺在溪边，用濕泥敷他那遍是水泡的身体。

第十章

原來彼尔·奥尔遜並不是人們所設想的那样一个人。現在，当他自己被釋放了之後，他本当給那可憐的奥萊帮助一手，因为奥萊所受到的災难，歸根結底，都是为了他。但是他有沒有帮助奥萊呢？一點也沒有，他只管自己去尋欢作樂。整个夏天，他都在喝酒玩女人中胡鬧过去，到了聖馬丁節，他便脫离岩石農莊，到採石場上去做石工，为了可以更自由些。他以为在岩石農莊裏，他所享受的自由还不够。他身上所存有的長处一定可以在採石場上得到發展。

高个子奥萊殘廢到这个样子，当然不能在岩石農莊再待下去。由於莊主的慷慨，他拿到了一半工資。这个數目已經超过了他所应得的，而且憑着这筆錢，他就可以回轉家鄉去找別的活

幹。有好幾种工作，在迫不得已的時候，也可以用一隻手來做，何况他現在手头有錢，可以去打一隻鉄鈎，紮在腕上，用來掌握工具，原也不坏。

可是奥萊却不考慮这麼办，他愈來愈消沉，再也不容易打定主意。他还是在農莊裏待着，任憑管家怎样的撵他出去，他却死不肯走。到最後，人家就只好把他的东西都搬出來，丢在農莊西头的牧場上；这些东西就在那裏擱了大半个夏季，而他自己却去睡在柴堆裏，肚子餓了便向田裏幹活的工人討來吃。但一到冬天，可不能这样維持下去了。

在秋季裏，有一天，他那些丢在外面的东西都不見了。原來是那个綽号叫做“母猪”的約翰娜·比尔把他收留進去。她虽則很胖，可是到了冷天也覚得冷，正如俗話所說：“兩人總比一人暖。”但是，不管她这一行動是为了甚麼理由，在高个子奥萊却都得感謝上帝，因为这“母猪”家的煙囪裏經常有燻肉掛着的。

拉賽和貝萊都在很不寧静的等着期限日。不知这回有些甚麼人事变動？这对他們太重要了。除了工头以外，这回还得添雇一名第二工头和第三工头，还要雇幾名新的使女。在岩石農莊裏，这些人常常是有机会就要走的。祇有可憐的喀尔娜是一定要待在这兒的，因为她决心要找一个小夥子，决心非跟古斯達夫在一个莊上幹活不可！而古斯達夫呢，他也非在这兒幹活不可，因为鮑娣在这兒。他非常癡心地爱着她，虽然她並不值得爱。鮑娣自己很明白她的行为！当一个姑娘，像她那样穿上了很華麗的从城裏買來的衣服，那是除了炫耀以外，一定还有别的企圖。

拉賽和貝萊都留着沒走，这祇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沒有他父子倆可去的地方。过去整整的一年裏，他們做了种种計劃，要換一种活幹，可是臨到了应該提出通知的日子，拉賽却又一声不响

他把这一天放过了。

近來，他却在夢想續娶了。他这样年紀的一个男人，过着这样孤寂的生活，实在有些可憐；沒有房屋和家小的人，往往是未老先衰的。离兄弟卡萊所住的地方不远，荒地裏有一座小屋，可以讓他不花一个錢要得來。他常常把这件事情跟貝萊商量，这孩子对一切新計劃当然無不贊成的。

应該有一个样样能幹的老婆，可以把一份家弄得很舒服，尤其重要的是她必須是一个肯吃苦耐劳的女人。如果她自己有一些私房積蓄帶得來，那就更好，但關於这一點，侭可听其自然，並不勉强，只要她人品賢惠就是。从各方面考慮起來，喀尔娜实在是很合適的人选，自从她把貝萊从農藝学生手裏搶救出來的那一天開始，拉賽和貝萊就都喜欢她了；但是因为她正在迷恋於古斯達夫，所以他們一直都無計可施。他們也許得再等一些日子；說不定她会醒悟过來，也說不定会有別的变化。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在禮拜日早晨在床上喝咖啡了！”貝萊很高兴的說。

“是呀，也許我們还可以買一匹小馬，常常請你叔叔卡萊和他家裏人一起來坐馬車出去玩玩，”拉賽很鄭重的說。

这件事情到底实現了！前一天晚上，拉賽和貝萊同到村上小店裏去買了一塊石板和鉛筆，此刻貝萊正站在牛舍門口，胳膊底下挾着石板，心裏跳个不停。这是一个很冷的十月清早，可是这个剛洗过臉的孩子却挺熱。他穿上了最好的短褂，头髮也用水好好的梳整过。

拉賽在他身边轉來轉去，用自己的衣袖給他东刷刷西抹抹，簡直比孩子还要緊張。貝萊是生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受过洗

亂，从小就得自己赚錢吃飯——这一切都跟拉賽自己的經歷完全一样。到此为止，他們父子之間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同，从一双招風耳朶和額上的“牛舐印”，一直到走路的姿态和破損的褲脚管，貝萊可以說活生生又是一个拉賽。但今天这件事，却完全是新的了。

拉賽，或者他家裏任何一个人，都从來沒有進过学校。这是降臨到他家裏來的一件新事，也是降臨給孩子和他自己的一份天福。他好像爬上了一架梯子，高攀不到的东西也伸手可得了；一个讀書人还有甚麼做不到的事！你將來一定会做一个廠長，一个職員，或者甚至做一个学校教師。

“当心石板，别叫砸碎了！”他告誡着說。“别跟大孩子在一起，要是你对付不了他們。不过，要是他們有人偏要跟你尋事兒，那麼你就得先下手为强！你打得他們愈兇，他們就愈不敢來惹你，老古話說得好：‘誰打第一拳，也就是誰打第二拳。’你在学堂裏要乖乖的听講，把老師的話都記在心上；如果有人教唆你在老師背後耍花样胡鬧，你可千万别幹这些事。还有，别忘記你的手帕，擤鼻涕不准用手指头，这是不礼貌的。如果沒有人看見，那就当然不妨省着手帕，这样它就可以多用些時。还得小心你这件好短褂。要是師母請你去喝咖啡，你千万不可多吃蛋糕，祇准吃一塊，記住。”拉賽說这一番話的時候，手都抖了。

“她再也不会請我喝咖啡，”貝萊神气傲然地說。

“好，好，去吧，别遲到，今兒还是第一天上学呢。要是你还少甚麼用具，你就告訴老師我們馬上去買，我們还沒有窮到連这一點都買不起呢！”拉賽說着便拍拍他的口袋，可是口袋裏並不很响，貝萊心裏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並不有錢，就是这塊石板和鉛筆也还是賒來的。

拉賽站在那裏看着他的孩子，一直到看不見了，才回去做他的化豈餅的工作。他把豈餅放在一个桶裏，澆上了水讓牠們浸透，一边幹活一边在那裏輕輕的自言自語。

有人在敲牛舍門，於是拉賽去把門開了。原來是他的弟弟卡萊。

“日安，大哥！”卡萊露着他那永远很愉快的笑臉說。“採石場上的大財主來拜訪你了！”他那两条弯曲的腿搖搖晃晃的跨了進來，於是兩兄弟熱烈地問候了一陣。拉賽对於卡萊的來訪，感到非常欢喜。

“上回在你們那边过的一晚眞是太好了！”拉賽攙着他兄弟的手說。

“說來已經是好久的事了。你应該早些找一个晚上再到我們那兒去玩玩。老祖母很喜欢你們呢！”卡萊說着，玩皮地眏着眼。

“她健旺嗎，可憐的老人家。她眼睛上的伤好了沒有？那一天貝萊回來說，孩子們闖了禍，把一根木棒戳進了她眼裏。这消息眞叫我怪躭心的。你应該去找个医生來啊！”

“哦，事情並不跟你說的一样，”卡萊說。“有一天早晨，我給她收拾房間，我把她的紡車挪開了一些，却忘了把它放回老地方。後來她弯下身去打地上檢一个东西，紡錘就刺進她眼睛裏了。她已經形成了習慣，甚麼东西都得在老地方，一點兒也不能錯。所以这个功劳应該算我的。”他滿臉堆着微笑說。

拉賽很憐憫地搖着头。“那麼她現在全好了沒有？”他問。

“不；非常糟呢，她那隻眼睛就此失了明。”

拉賽很不高兴的看着他。

卡萊忽然一愣，分明有些驚慌了。“哎，我眞是在胡說八道！

我要說的是，她那隻眼睛就此失了'盲'。这不是完全說反了嗎？你挖出了她的眼睛，她却看得見了！我相信經过这件事，我可以做眼科医生了，因为这件事並不很难。"

"你在說些甚麼？她已經開始——？你是在胡吹吧？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着玩的呀。"

"好，好，不開玩笑啦，正如那个先知給他老婆打的時候这样規規矩矩地說吧，她現在眞的可以用那隻眼睛來看东西了。"

拉賽很怀疑的对他看了一会兒，方才轉疑为信。"眞有这事，簡直是个神蹟了！"他說。

"是啊，医生也这麼說。紡錘尖刺進眼就好比行了一次手術。可是这个办法也很容易得到相反的效果。是的，我們給她請过三回医生了，你知道我不是个守財奴。"卡萊站在那裏，裝出神气不凡的样子，把兩个大拇指揷在背心口袋裏。

"要花上不少錢吧，我想？"

"是啊，我也是这麼想，我問医生要多少錢的時候，我心裏眞是不好过。'二十五个克郎，'他說，他的声調在我听起來不过像我們跟人家討一片黄油麵包一样。'医生老爺能不能發个慈悲，稍等幾天，讓我把牛賣个好價錢，再給你送去？'我問他。'甚麼！'他說，眼光打眼鏡上边透出來对我瞧着。'你是不是說，要賣掉了牛來付我的賬嗎？这可千万做不得；我可以等到你境况好些，再問你要。'我說，'即使賣掉了牛，我們也很容易会好起來的，'他問道：'怎麼会？'这時候我已經送他到門口上車了——替我赶車的是卡賽農莊裏的主人。所以我就告訴医生，瑪麗亞和我正打算把一切家私都賣掉，好讓祖母可以去行手術治好她的眼。他沒有答話，就坐進了車裏；可是当我像这样的站着，給他扣上盖脚的油布時，他一把扯住我的領头說道：'你知道嗎，你这个弯腿

的小傢伙！’（卡萊摹倣着医生的城裏的口音），‘你眞是我从來沒有碰到过的最好的好人，我告訴你，你一个銅子也不欠我！这是你自己做的手術，治好了你們祖母。’我就說道：‘这样說來，这錢就該付給我啦，’於是他大笑起來，把他的皮帽子打了我一个耳光。这个医生眞是个好人，而且还很有本事，人家說他有一种藥，不論甚麼毛病都治得好。”

他們这時都坐在拉賽房裏那隻綠箱子上，拉賽拿出了一小瓶燒酒。“喝吧，老弟！”他幾次三番的說。“可以擋擋这十月雨的寒气。”

“多謝多謝，你也喝吧！不过我要跟你說，你一定得去看看祖母啊！現在她有了一隻眼，就到处看东西；即使一顆鈕扣，她也会看上半天。喔，这是这样的，这是那样的！無論甚麼东西，她都忘了是怎麼个样子的，所以她每看到一样东西，就走过去摸摸——‘摸了才知道这是个甚麼东西，’她說。開头幾天，她簡直不理睬我們；她如果不听到我們說話或走路的声音，即使我們就在她眼前，她也以为我們是陌生人。”

“孩子們呢，好不好？”拉賽問。

“謝謝，安娜的倒是又大又胖，可是我們自己那幾个却沒甚麼長。这些小猪到底要有得吃才行。唔，不錯，”——卡萊說到这裏，就掏出了他的錢包——“剛想起來，我可不能把上回命名禮跟你借的十个克郎忘掉啊。”

拉賽把他的錢推讓了回去。“这算了吧，”他說。“你要用錢的地方多着呢。現在你家裏有幾口啦？十四口，十五口吧，我想？”

“不錯；不过兩个小的吃媽媽的奶，就跟牧師太太的小貓一样；这就經济了。要是境況困难起來，我也很有办法可以打鼻子裏擤出幾个錢來。”於是他捏着鼻子用力擤了一下，隨即攤開了

手，手掌裏有一張摺着的十克郎鈔票。

拉賽对这个戲法不覚大笑起來，但是他还不肯把錢收下，於是兩人就推讓了好久。“好吧，好吧！”終於是卡萊留下了那張鈔票，“旣然你这麼好心，我就收下了，多謝多謝！我該走啦，再会啦，大哥。”拉賽送他出去，还說了許多問候他全家的話。

“我們过幾天就会去拜望你們的，”他在他兄弟走远之後还在喊。

过了一会，他回到自己房裏，才看見那張鈔票放在床上。一定是卡萊趁他不留神的当兒放在那裏的，他眞是个魔術家。拉賽把这錢另外放起，預备等机会送給卡萊的妻子。

离放学時間还很远，拉賽已經在盼望貝萊了。因为他过慣了整天和孩子在一起的生活，所以現在覚得一个人冷清清的怪难受。終於貝萊回來了，他跑得气急呼呼的，因为他也在急於想回家。

在学校裏並沒有碰到甚麼可怕的或是特別的事情。可是貝萊却必須詳詳細細一样一样的告訴他父親。“唔，你能做些甚麼？”老師問他，提着他的耳朶——当然，这是很親熱的。“我会把一条撒野的牡牛牽去吃水，根本不用爸爸拉賽帮忙，”貝萊这样回答，於是全班都鬨堂大笑了。

“好，好，不过你能認字嗎？”

不，貝萊可不会認字——“要不然我也不会到这兒來了，”他差一點想加这麼一句。“幸虧你沒有这样回答，”拉賽說；“後來怎样呢？”後來老師叫貝萊坐在最末一个課椅上，还吩咐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学給他教字母。

“那麼你都認得了沒有？”

不，貝萊在这一天还認不得这些字母，但是在兩三个禮拜之

後，他大部分都已認得，已經用粉筆在电桿上乱塗了。他还沒有学会寫字，但是他这隻手却擅長仿描一切眼裏看見过的东西，因此他就依照生字教本上印刷体的字样描画出來。

拉賽一边做事，一边看貝萊寫字，而且要貝萊一再地唸給他听；可还是記不住。“那边那一个是甚麼字？”他幾次三番的問。

貝萊神气傲然地回答說：“那个嗎？你已經忘了嗎？我看过一遍就記住了！那是个‘M’。”

“哦，不錯，对了！我今天不知头腦到哪兒去了，‘M’，对了，当然是‘M’囉！这个字有甚麼用处呀，嗯？”

“这是‘空’字的第一个字母，当然囉！”貝萊自高自大的說。

“对，当然囉！可是这不是你自己懂得的；是老師敎你的。”

“不，这是我自己發現的。”

“喔，当眞嗎？那麼說，你变聰明了——祇要你別聰明到沒了头腦。”

拉賽有點扫兴；但是馬上就好过來，滿心的贊賞他的兒子了。此後，当他們在一起幹活的時候，貝萊總这样敎他父親。他父親很遲鈍，这倒是貝萊的运气，因为他自己把憑着聰明，自然而然一想就懂的东西掌握之後，他的進步也就不很快了。那个被指派來負責敎他的学生——大家叫他“懶散鬼”——是全班裏最笨，老是考末名的。現在却有貝萊來接替了他的位子了。

上了兩个禮拜学，貝萊对於学校的观念大大的改变了。在開头幾天，他總是怀着極其熱烈的希望上学去，但一跨進学校大門，他所有的勇气都消失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麼無用。他战战兢兢地睜開眼去認識这个新奇而陌生的地方，这是个給他洩露世界上一切秘密的地方，祇要他好好的听。这一點他是做到了的。但是这裏並沒有一个值得敬畏的人，会从金絲边

眼鏡裏对他們温和地看着，給他們講太陽和月亮和世界上一切奇事。在教室中間的过道裏踱來踱去的是一个穿着骯髒的亞蔴布衣服，花白的硬毛从鼻子裏長出來的人。他走動的時候老是揮着籐鞭，抽着煙斗；要不然他就坐在書桌边看報。孩子們都是吵吵鬧鬧的，当吵鬧發展到打架的時候，这个人就从桌子旁边衝下來，用籐鞭沒头沒腦的乱管乱打。至於貝萊呢，他好像就得永远和那个生滿瘰癧瘡的骯髒孩子做伴了。每次他把拼音練習讀錯了的時候，那孩子便在他胳膊上捏一把。在这毫無变化的学校生活中，唯一的变化就是每天一小時的關於枯燥無味的教理問答的考問，以及每礼拜六的很困难的背誦聖詩。

好一段時候，貝萊把老師教給他的全都囫圇吞下，不折不扣的回去轉教他父親；但是到後來，他厭膩了。他的性格耐不住永远对他的环境採取被動的态度，所以，在一个大晴天，他終於丢開了一切訓誡和考慮，跳進去参加同学們的喧鬧了。

从此以後，他所能教給他父親的就少了，但另一方面，他却有許多詭詐的把戲可以滔滔不絕的告訴他父親。拉赛听了只是搖搖头，完全不能理解；但是他也禁不住笑起來。

第十一章

上帝是我們的堡壘，
惟有他能給我們庇護；
他帮我們解除困累，
他救我們脱离災禍。
可是陰狠的老閻王，

他如今怒气猖狂；
从地獄裏重整兵馬，
要跟我們爭个高下。

全校的孩子都坐在那裏，一遍又一遍永無止境地慢呑呑地唸着聖詩，身子按着節拍前後搖擺。老師弗里斯，吸着煙斗，在中間的过道上踱來踱去；这是他在看了一點鐘報紙之後的运動。他揮着籐鞭打拍子，時而打在一个得罪了他的学生背上，但總是在他們唱完一句之後才打下去，彷彿是在一句之後加上个驚嘆符号。打断韻律，是弗里斯不能容忍的事。背不熟聖詩的孩子就跟着大夥兒嚷下去，其中还有幾个祇在那裏動動嘴唇，还有一些就索性唸他們自己杜撰的詩句了。当这些杜撰的聖詩唸到太荒唐的時候，左右的孩子就大笑起來，这時老師的籐鞭也跟着落下來了。

一節詩唸完之後，弗里斯立刻就帶头接唸第二節；因为磨粉机一旦停下來，就不容易使它再開動。“我們的力……！”於是这五十來个孩子又唸了下去——

我們的力量是那麽渺小，
馬上会給敌人打倒；

於是弗里斯又有了苏息一下的空閒，他可以趁此抽幾口煙，在这一陣表現着非常活潑非常勤奋的喧鬧中寧靜下來。在这样的時候，他的火气也退了一些，他会一边在教室裏漫步，一边想着心事微笑起來，他虽然上了年紀，却还能看着人生光明的一面。要是有过路的人停下來欣賞这些孩子用功唸書的景象，弗里斯的籐鞭就揮得愈加起劲，同時立刻想起了一个久已被忘却的理想：教育这一羣孩子，是他終身的職責，他的任务是創造將來的一代。

这首聖詩唸完，他歇也不歇一下，立刻讓他們接着唸“誰把

上帝作为唯一的依賴”，再从这首聖詩接到“我們大家，我們大家都信賴上帝”。整个冬季，这些孩子都在反覆背誦这三首聖詩，在費了很大的勁之後，老師居然把他們訓練到差不多可以合唱的地步。

聖詩集是弗里斯的拿手戲，做了四十年的教區員，使他把全本聖詩集都背得滾瓜爛熟。此外他还有一种天賦。弗里斯在小時候，他家裏就希望他將來做个牧師，所以他在年輕時候讀的書也是配合这种意圖的。“聖經”裏的話从他嘴裏說出來就格外有效力，因而他的前途也極有希望，不幸的是，忽然有一隻厄运鳥从埃及的天空中飛來降落在他命宮裏，把他投入了逆境。弗里斯因而接連降了兩級，从拯救灵魂的牧師降而为教區員和打孩子的猢猻王。要他当打孩子的猢猻王这件事，在他看來，分明是一种天譴，所以他就照修道院的形式來办这个学校。

全村的人身上都留着他的工作的痕跡。他們对於讀書寫字並不高明，但如果提到聖詩和“聖經”，那麼这些漁人和小工匠就都是不容易考倒的了。凡是村裏人的境况較好，或是年輕人賺到相当大的工資，弗里斯都居为自己的功劳。他用父親似的眼光看每一个人，把人人都看作有偉大成就的。对於已經離開学校的学生，他總表示非常友好，因此他們也常常來看望这位老独身漢，跟他聊聊天，或者把心事跟他談談。

但是，对於現在坐在学校課椅上的这一批黄口小兒，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些小子拚命抗拒学習，所以弗里斯預言着他們將來一定是沒出息的。

弗里斯憎恨这些孩子。但是他却爱好这些沉重累贅的聖詩，全班孩子好像都已給这些聖詩累得筋疲力尽，而他唸起它們來的時候却毫不費力。每当孩子們像今天这样的唸聖詩的時候，他簡

直忘記了那些孩子，而自我陶醉於这种永不停止的背誦裏。詩句按着韻律的步伐，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在他身边行过。这已經不是聖詩，而是生活中那些强有力的事物在進行了。在这些有節奏的永無止境的韻律裏，弗里斯找到他被剝夺了的一切东西。因此他的臉色顯得很高兴，他的沉重的脚步也像軍隊欢呼那样的从底下响起來，在他四周震响着："Ave Caesar!"①

現在他坐在那兒，眼前是"貝林斯時報"的第三副刊，但是他並不在看；他的眼睛閉着，头按着韻律在輕輕的搖動。

孩子們还在滔滔不絕的唸聖詩，幾乎沒有停下來透气的時間；他們都好像被这种單調的吟誦所催眠了。他們正如童話裏講到过的那些鵝，当狐狸抓到牠們之後，允許牠們在被吞食之前做一遍祈禱，於是他們就周而復始的唸一篇永远唸不完的祈禱文。他們唸完了第三篇聖詩，立刻就自動地从头再唸起。後來这架磨粉机的声音愈來愈响了，因为他們又用脚來踏着節拍，很像一个巨大的活塞，在蓬蓬的响。弗里斯对他們頻頻點着头，一綹長头髮也不住的拍着他的臉，他悠然神往，兴奋得在椅子上坐也坐不定。

縱然大隊的魔鬼齐來，
　恐嚇着要吞噬我們，
我們也不把它当做災害；
　他們决不能征服我們。

这声音响得像一架鑽礦机；有的將石板在課桌上敲，有的用胳膊肘往課桌上撞。弗里斯却全听不見；他听見的祇是一大隊人在踏着重步前進。

① 拉丁語："凱撒万歲！"

你管那閻王爺，

面貌多麼猙獰，——

忽然，在一声預先約定的信号之下，全班的人都立刻住口不唸了。弗里斯嚇了一跳，从沉醉中驚醒过來。他睜開眼睛一看，才明白他又受了学生的騙，又一次讓学生出其不意地使他吃了一驚。“你們这些小鬼！你們这些混賬小子！”他揮着籐鞭咆哮着衝到他們中間。所有的孩子頓時鬧成一团，男孩子在互相打，女孩子在驚叫着。弗里斯就四处的追逐鞭打。

他想使他們重新坐下來唸聖詩。“誰把上帝作为惟一的依賴！”他非常响亮的唸了一声；这一声把騷鬧平息下去，可是孩子們都沒有跟着唸下去——这些小鬼！於是他不分青紅皂白的乱笞乱打起來。他知道这些小傢伙全是一色貨，不管打在誰身上都是一样的。他將那些長头髮孩子的头髮一把揪住，拖到課桌边，把他們打到籐鞭都裂了才住手。这是孩子們早已在等待着的事；他們在当天早上已經偷偷的用葱头擦过那条籐鞭，而且最頑皮最跋扈的孩子都早已準备好对付这件事，多穿了幾条褲子。

当嘶啞的声音顯示籐鞭即將断裂的時候，所有的孩子便震耳欲聾的欢呼起來。弗里斯無可奈何，祇得放任不管，隨他們去吵鬧。他像一隻受伤的野獸似的在中間过道裏踱來踱去，怒火直升的駡着“你們这些小鬼！你們这批下流的小东西！”後來，又叫道：“好了，靜下來，孩子們！”这句話，夾雜在其他的叫駡中間，顯得非常動人，也非常滑稽，因此就不免被孩子們摹倣起來。

貝萊坐在最远的一个角上。这一切吵鬧，在他还是挺新鮮的玩意兒，可是他也使尽本領参加哄鬧。他忽然跳上了課桌，兩隻穿了短統襪的脚就在桌子上跳起舞來。弗里斯定着眼很古怪的

对他直瞅。貝萊忽然發現他很像父親拉賽，每当有甚麼事情做錯了，父親拉賽也是这样古怪的瞅着他的。於是他很慚愧的溜了下來。可是誰也沒有注意他这行動；因为这太平常了。

孩子們还在天翻地覆的喧鬧，不時有一句惡毒的咒駡从这一堆乱鬨鬨的声音裏叫出來。到底是誰說的，很不容易分辨；但是每一句都駡在弗里斯心上，使他抖得愈來愈厲害。五十年前，在大海的那一边，他在少年時代所犯过的过失，現在又被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当面提起了，此外还有些他的最好的行为，原來是毫不自私的，却被教區裏所有的人給了最坏的解釋。而且，好像这样还不够……可是，算了，別說下去吧，他在哭啦。

“嘘—嘘！嘘—嘘！”这是亨利·菩蔻，全校最大最强的孩子，他站在一隻課椅上威脅似的叫大家安静下來。女孩子都崇拜他的，所以馬上就静了下來；但是还有幾个男孩子不服从他的号令；但是当亨利捏緊拳头伸起在眼角边示威的時候，这幾个孩子也就肅然了。

弗里斯还在中間过道裏來回漫步，宛如一个受到特赦的囚犯。他不敢抬起眼睛來看，可是孩子們都看得出他在哭。“这可丢臉啦！”有一个孩子輕声的說。所有的眼睛立刻都轉向这个孩子，教室裏完全鴉鵲無声了。

“下課！”有一个孩子發命令似的喊着；这是倪俞的声音。弗里斯稍稍點了點头，於是大夥兒都狠奔豕突的散了出去。

弗里斯独自在教室裏待了一会兒，定了定神。他把手反插在背後，來回的踱步，哽咽得很厲害。他决定要把辞呈送上去了。每逢碰到挫折，弗里斯總下决心要立刻提出辞呈，但是当他的憤激情緒鎮定了下來，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情緩一緩，等过了春季考試再提。他决不能就这样的离開，这就是一种失敗了。这个冬季

裏，他很積極的工作，这是从來沒有的事，这是为了使他的辞職可以發生一种炸彈似的效果，可以在他走了之後，讓他們眞会感到是一个嚴重的損失。等考試到了，他就吩咐孩子們一起背誦聖詩，从第一篇背起。有幾个孩子背不到幾篇，馬上就跟不上，但是也有些孩子，在这一年的陶鑄中，已經背熟了全本聖詩集的一大半。不等他們背誦完結，那牧師一定会早就揚起手來止住他們，說道："够了够了，親爱的教區員！够了！"接着就声音非常感動的向他致謝；於是那些学务委員和学生家長便互相切切私語，十分欽佩。

这才是辞職的時候！

学校設在漁村的边上，孩子們遊樂的場地就是海灘。孩子們在做了幾小時功課之後，被放出來遊戲，就像在欄裏關了一个冬季，初次被放出來吃草的小牛一样。他們又像燕子一样的东穿西掠。他們滚倒在新的海藻堆上，用又鹹又濕的海藻互相打着耳光。貝萊可不喜欢这样玩法；因为这种尖利的海藻会刺痛人，而且常常有介殼咬住在上面。但是他也不敢違众独異，因为这麼一來，立刻就会引起注意了。惟一的办法是和而不同，適应当時的需要而表現得或者偉大，或者渺小，所以，有時候大家都好像沒看見他，但也有時候他却大顯身手。總之，他把他的工作做得進退自如，隨時可以参加，也隨時可以离開。

女孩子總聚集在这"遊樂場"的一个角上，她們一边吃午飯，一边喋喋不休的聊閒天，但是男孩子却滿場乱跑，像胡乱飛翔的燕子。有一个大孩子蹲在鞦韆架旁边，把手遮着臉，正在咀嚼。於是大家很起勁的环繞着他，一个一个的漸漸走近他，圈子也愈來愈小。这彼得·柯福特——爱哭的彼得——覚得世界好像在他脚

底下移動起來；他馬上抓住鞦韆架，遮住臉。大家走到貼近他身边的時候，便从後面發出一声大喊，於是那孩子慌得驚叫起來，仰着面長声哭号。此後，大家便把吃不了的东西都送給他吃了。

这个愛哭的彼得常常在哭，也常常在吃东西。他是一个沒有父母專靠救济的孤兒；他的个子虽然長得不小，可是臉上却顯出一种古怪的受了凍的青色。他那双可怕的眼珠，有一半突出在臉外，眼珠底下的皮肉都哭得腫脹了。他听見一點點小声音都会吃驚，臉上永远露出了驚怕的神情。同学們从來不眞的欺侮他，不过当他們走过他身边的時候，他們都忍不住要摹倣他一下，蹲下身來哭叫一声。这時他也準会哭起來，害怕得躲躲縮縮的。女孩子有時也会跑上去在他背上拍一下，於是他也嚇得尖叫起來，甚至濕了一褲子的尿。後來，所有的孩子都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他一些。他全都吃光，但他还是哭哭叫叫的，也还是像从前一样的面有飢色。

誰都不懂得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曾經有兩次企圖上吊自尽，也沒有人能說出是甚麼理由，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然而他也並不蠢笨。拉賽說他一定是个天眼通，别人看不見的东西，他都能看見，这就是他为甚麼害怕生活和呼吸，而要自尽的理由了。但是，不管他到底是个甚麼，貝萊可千万不准对他做些甚麼。

現在这一羣孩子已經在海边上，在那裏，由小倪侖帶头，他們忽然一拥而上，襲擊亨利·菩蔻。他立刻被打倒，压在大夥兒底下，这一堆横七豎八的孩子，都在拚命的把拳头找空兒往下舂。但是隨即有一对拳头往上打出來，噼！噼！就像机器上的活塞一样，孩子們都向四面散開，各人把手擋着臉。於是亨利·菩蔻从人堆裏挺身起來，乱踢一陣。倪侖还像一条螞蝗似的抓住他後面的衣領，亨利便把自己的衣衫撕破，把他擺脫了。亨利站在那裏，祇是呼吸比平常稍微急促些，貝萊覺得他簡直非常偉大和

勇敢。接着是女孩子們奔跑过來，大家替他用扣針扣好衣衫，还把糖果送給他吃；他呢，为了表示感謝，揪住她們的辮子，繫在一起，每四五个人一堆，因此她們就彼此走不開了。她們乖乖的站在那裏忍受着，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

貝萊也參加了这場战鬥，吃到一脚，但是他絕不怀恨。如果他身边有一塊糖，他也会像女孩子一样的送給亨利·菩蔻的，而且，对於这样不客气的報答，他也滿不在乎。總之，他也是崇拜他的。不过他總以倪俞來比自己的——这个兇猛的小倪俞，从來不知道有所懼憚，打架的時候總是野蛮得銳不可当，人家都望風而逃！他總是在羣众最稠密的地方，總是衝進最兇險的战鬥，最後總是安然而出。貝萊仔細檢查过他自己，尋找和他相似之处，居然找到了——在第一个夏天，他为了保衛爸爸拉賽而踢过一个大孩子，还有，他馴服那隻撒野的牡牛的事情，他对那隻牛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但是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他却比不上他。他害怕黑暗，他受不了鞭笞，而倪俞却能够把兩手揷在袋裏，泰然挨打。这是貝萊第一次企圖对他自己獲得一个全面的衡量。

弗里斯到內地去了，多半是到教堂去的，因此他們就有幾小時可玩。於是他們就想法玩一些可以多消磨時間的遊戲。“公牛們”都回到校舍裏，在課桌与課椅間玩着；“黏魚們”留在海灘上。“公牛”和“黏魚”代表互相衝突的陸地和海；每次一有多少帶嚴重性的事情，这个派别就自然而然的表現了出來，有時还会引起战爭。

貝萊是和海灘上的孩子們做一夥的；亨利·菩蔻和倪俞也在这一羣中間。貝萊覺得他們有一點新異的地方。原來他們对於陸地和獸類都不感到兴趣，倒是把貝萊所畏懼的大海当做一个可親的搖籃。他們在水上玩，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样，甚至好像比家裏

还更輕快。他們的行動都比貝萊敏捷，可是沒有貝萊的耐久；他們的态度比貝萊自由些，对自己的故鄉並不那麼看重。他們講到英國的事情，總是像談家常一样的不以为奇，而且还把他們父兄从遙远的非洲和中國帶回來的各种奇怪物事拿到学校裏來。他們常常睡在一隻無篷头艙的船裏，在海上过夜。他們如果有一天逃学的話，那就準是去打魚了。其中最聰明的人还自备有漁具和小型的平底船，都是自己造的，还用麻絮嵌塞了船縫。他們打的魚都是自己的，打到梭子魚、鰻魚和鯉魚，便去賣給本地的有錢人家。

貝萊自以为十分熟悉河流的情况，但是現在，他得从一个新的方面去瞭解海了。有許多孩子在三月和四月这兩个月的假期中，每天清早三點鐘就起身，在溪流入海的口上，赤着脚在水裏捕捉游到淡水裏來產卵的梭子魚和鱸魚。並沒有人叫他們做这些事，純粹因为高兴，他們才这样做的。

他們有种种离奇古怪的玩法！現在他們正嘻嘻哈哈的排成一長行，“面向大海”站着，趁落潮的時候跑出去，到灘外的那些大石塊上，等海潮再漲起來的時候，便站在那些石塊上跳跳蹦蹦，宛如一羣海鳥。顯本領的地方是要不被潮头沾濕鞋襪，然而最矯捷的孩子反而是沾得最濕的。当然，你騰躍在空中的時間總有个限度。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接連地衝过來，你總有一个時候剛巧掉在浪花裏。有時海水还会翻过你头頂。或則有一个特別大的浪头打过來，誰都無法跳得更高，海水潑上了他們的腿，他們便一齐撲倒在水裏，情景非常好看。接着，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喧鬧中，他們奔上海岸，一鬨而進校舍，把那些正在火爐边玩的“公牛”赶掉，搶佔了他們的位置。

稍远一些，常有幾个孩子坐在海岸上，用一个鎚子和一枚大鉄釘，在石头上打洞眼。这些都是採石場上的石工的兒子。貝萊

的堂弟亚东也在其中。洞眼打到够深了的時候，他們就把炸藥灌進去，於是全校的人都來参加爆炸。

每天早晨，当他們都在等候老師的時候，有些大孩子便站起在学校的圍牆旁边，兩手揷在袋裏，瞭望远远的打海上經过的那些船隻，談論着它們的帆數和要去的港口。貝萊只好張口結舌的听他們談論。他們所談的總是海或有關於海的一切，这些事情，他大部分是不懂的。这些孩子都說要在行过堅信礼之後，去做同样的工作——当水手去。可是貝萊，当年从瑞典渡海到这裏來的時候，已經嘗够了海的味道；他簡直不瞭解他們为甚麼这样喜爱海。

他在溪水裏游的時候，總是非常小心的閉了眼，把手指塞住耳朵，以免头裏灌水。可是这些孩子却儼如活魚一样，在水底下自由自在的游泳。从他們的話裏，他又知道他們能沉到深水裏去拾起水底下的石头。

"那麼，你在水底下能看得見东西嗎？"他詫異似的問。

"当然能看！要不然魚怎麼能躲得过網呢？哪怕祇有一點點月光，牠們就会远远的躲開漁網，整个魚羣都是！"

"那麼，要是你把手指头放開耳朵，水不会灌進头裏去嗎？"

"怎麼，把手指头放開耳朵？"

"是啊，放開耳朵去撿石头。"

他这句話招來了一陣嘲笑，於是他們就很狡猾的問了他好些話；这傢伙眞妙——原來是个地道的鄉下佬！他对甚麼事情都有很可笑的想法，大家一下子就問出原委，他原來从沒有洗过海水浴。他害怕水——是个"青皮囊"；只好在溪水裏玩玩罢了。

从此以後，大家就叫他"青皮囊"了，儘管他有一天帶了他的牧鞭到学校裏去当众表演他能够揮一个远鞭，在一条褲子上打出一个三角形的洞來，还能把一塊小石头打得高到看不見的地方，

祇听見半空裏很响的一声。这种本領的確高妙，然而青皮囊的綽号还是取消不掉；他一听見就覚得痛苦。

在冬季裏，有些身体强壯的年輕人，穿了藍衣褲，戴了白領巾，回到村裏來。照他們說，他們是回家來"歇勤"的，有些人依舊可以拿到整个冬季的工資，一點事情不做。他們常常到学校裏來拜訪老師，來的時候總是碰到上課，可是这沒有關係；弗里斯照样欢迎他們。他們多半都帶些东西來送給他——例如一支裝在玻璃管裏的上等雪茄，或是别的名貴东西。他們跟弗里斯聊天，就像跟自夥人一样，把他們的見聞經歷講給他听，使那些傾听着的孩子們都樂得手舞足蹈。他們滿不在乎的在課堂裏抽着陶製的煙斗，裝煙的煙鍋可以隨便的轉向下，煙絲也不会掉出來。他們有些是厨房裏的雜役，有些是正式海員，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商船航路上和地中海或别的許多古怪地方的船上幹活。其中有一个人曾經騎了一匹驢子走上一座正在噴火的山头。他們帶回來的还有一种黃燐火柴，大得幾乎像波美恩①的松柴；他們都在牙齒上把这种火柴擦出火來。

孩子們都崇拜这些人，整天談論的都是關於这些人的事；如果有一个孩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就被認为極大的光荣。这对貝萊來說是想也想不到的事。

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村裏的人正在等待这样一个青年回來，可是他竟沒有回來。有一天，消息傳來說某某号船已經連同船上的一切人貨都沉到海底裏去了。"这是冬季的風暴，"孩子們說，还学大人一样老远的吐了一口唾沫。遭难的青年的弟弟妹妹

① 波美恩从前是德國北部的一省，現已劃給波蘭。

有一个礼拜沒來上学。当他們回來上学的時候，貝萊好奇地对他們看着，心裏想：有一个年紀輕輕的哥哥躺在海底裏，倒是很奇怪的！“这麼一來，你們可不想出海去了吧？”他問他們。可是，出於意外，他們都回答說还是要出海去！

有一天，过了一个特别長久的遊戲時間，弗里斯方才回來，他的神气很頹喪。他不停的用力擤着鼻子，还屢次揩乾眼鏡底下的眼睛。孩子們都互相推肘示意。他高声地清了清嗓子，可是話还不能使大家听見，於是他用籐鞭在桌子上敲了幾下。

“你們知道了消息沒有，孩子？”他問，孩子們这才多少靜了些。

“沒有！唔！甚麼事？”他們異口同声說；有一个孩子說道：“是不是太陽掉在海裏，把海燒起來了？”

老師慢慢的拿起他的聖詩集。“我們來唱‘他們多蒙保佑’好不好？”他說；於是孩子們都知道一定出了事啦，就很嚴肅的跟着老師唱。

但是唱到第五句，弗里斯就停住了；他再也唱不下去了。“彼得·封克淹死了！”他說，末了一个声音簡直帶了哭声。全班立刻响起一片輕微的震驚的声音，他們都用怀疑的眼光互相看望。彼得·封克是全村最活動的孩子，泅水的本領最强，也是全校从來不曾有过的大坏蛋——可是他竟淹死了！

弗里斯踱來踱去的，竭力鎮定他自己。孩子們都在小声小气的談論彼得·封克，他們的臉全都嚴肅得好像老成得多了。“这件事發生在甚麼地方？”一个年長的孩子問。

弗里斯覺醒过來，嘆了口气。他是在怀念这个孩子。彼得以前什麼事都不願做，可是过後却成为全村裏最好的水手。弗里斯在回憶着他从前給这孩子的屢次鞭責，以及彼得当了水手之後，

冬季裏休假回來，特地來拜望老師時他們在一起过的幾个愉快的冬天的晚上。他覺得当時他曾对这孩子糾正了不少的事情，也曾在許多嚴重的事情，不得不替这孩子暗中地彌補，以免使他的一生受到損害，而今他竟——

“在北海上，”他說。“我想他們的船是从英國回來。”

“那条船是运鹹魚到西班牙去的，”一个孩子說。“又从西班牙运橘子到英國，換裝了一船煤回來。”

“是的，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弗里斯說。“他們走在北海上，碰到了一陣大風暴；於是彼得就奉命攀上桅杆。”

“是的，‘脫洛卡代伊’号是一隻很老朽的船。稍稍有點小風浪，就得爬上去收帆，”另外一个孩子說。

“於是他跌下來了，”弗里斯接着說，“跌在船欄上，又从那裏翻落到海裏。船欄上还留着他的航海靴的痕跡呢。他們就馬上扯轉帆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說法，總之是这一類的動作——为了把船轉回头；可是他們費了半點鐘才開回到他掉下海的地方。就在那時候，大家都看到他沉下去了。他在冰水裏掙扎了半點鐘——脚上还穿着航海靴，身上还穿着防水衣——可是——”

於是又一声長嘆响澈了教室。“他是全島上最好的一个游泳員！”亨利說。“有一次，有一隻停靠在这裏補充淡水的船，他从船舷上反跳下海，从船的另外一边爬上來。为了这件事，那船長还給了他十个裸麥麵包呢。”

“他一定是死得非常痛苦的，”弗里斯說。“要是他不会游泳，恐怕反而可以讓他好过些。”

“我父親也这样說！”一个小孩子說。“我父親就不会游泳，因为他說，水手还是不会游泳好些；会游泳祇能叫你多吃些苦。”

“我父親也不会游泳！”又一个孩子嚷着。“我父親也不会！”

第三个孩子喊起來。"他很容易就可以学会的，可是他不要学。"他們一个个都举手这样說。他們自己都是会游泳的，但是好像他們的父親却沒有一个会游泳；他們对这件事都有一种迷信的感情。"父親說，你的船要是出了事，你决不可以蔑視上帝，"一个孩子又說。

"那豈不是你就不能使出你的全部力量來了！"一个又輕又畏怯的声音提出了反对。弗里斯立刻回头对那个角裏一看，貝萊坐在那裏，臉紅到耳朵根。

"瞧这个小漢子！"弗里斯很感動的說。"他这話很有道理！'能自助者，上帝助之'！"

"也許是这样，"又有一个人說。这是亨利·菩蔻。

"唔，唔，我知道上帝这回沒有帮助彼得，但是我們無論在甚麼情况之下还是应該尽我們的能力做事。彼得已經尽了他的能力了——他是我平生所見到的最聰明的学生。"

孩子們彼此相視而笑，記起了許多往事。彼得·封克曾經有过一次荒唐到和老師对打，但是他們不忍提起这件事。有一个年紀較大的孩子，多半是为了戲謔，說道："他背聖詩，从來沒有背到二十七首以後去的！"

"是嗎，是这样嗎？"弗里斯狺狺地說。"是这样嗎？你自以为你比他聰明，是不是？讓我來看你能背得到哪裏！"於是他把一隻顫抖的手拿起了聖詩集。对於他的那些已經离開学校的学生，誰要是說上一句不中听的話，他是受不了的。

"青皮囊"这个綽号始終黏在貝萊身上，从來沒有比这件事情更使他痛苦的。在夏季來臨以前，看样子他是不可能有机会擺脫这个綽号了，可是要到夏季，日子还長着呢。

一天，那些漁民的孩子在遊戲時間忽然都奔到伸出在海上的防波堤上。原來有一隻小輪船剛从浮冰堆裏開回來，船上載的是一批駭人听聞的貨——五个冰凍人，其中一个已經死了，躺在鍋爐間裏，其餘四个分别被抬到最近的人家，大家用冰替他們摩擦，使他們身上的冰融解。農民的孩子都不准去看熱鬧，要是他們走近去，那些漁民的孩子就把他們赶開，祇有漁民的孩子可以進進出出的甚麼都看到，把每一个小消息都賣一个敲竹槓似的高價。

原來那小輪船遇到一隻在海上漂流的芬蘭縱式二桅帆船，船上結滿了冰，連舵都凍住了。这条帆船因为裝載过重，所以海浪撲到船上，立刻就凍結起來；於是冰的重量，使它更往下沉。当它被發現的時候，它的甲板已經和水面平齐了，一个手指細的繩索，被冰裹得像胳膊一般粗，縛在桅杆上的船員都变成一个不像人样的大冰塊。被解救下來的時候，这些人都像全身披甲，戴着头盔的武士，他們的衣服都必須用刀砍截，才得脫下來。現在又已經有三隻小輪船出海去設法搭救那条帆船；要是救得成功，一定可以分到一大筆錢。

貝萊打定主意不讓人家赶開，哪怕脚骨給踢断，他也要站得很近的听。那些漁民的孩子都在很嚴肅地說話，神气也顯得很憂慮。这些人可受够了苦头哪！也許他們的手脚已經凍坏，必須鋸掉了。每一个孩子的行動都好像他們自己也分受到这种苦痛，他們用粗啞的声音說着話，儼然像个大人。“你快走開，公牛！”他們对貝萊駡着。这時候他們都不喜欢这个“青皮囊”。

貝萊气得掉下眼淚，但是他不甘心退讓，於是他稍稍走过一些，待在碼头边上。

“你走開！”他們又叫駡起來，还拾起石头來做恫嚇的姿势。“走開！去跟你們那些鄉下佬在一起，听見嗎？”他們又赶上前來

推他。“你站在这裏老是看着水幹甚麼？你会一个头暈倒跌下去的！快走開，到你們那些莊稼漢那裏去！‘青皮囊’！”

貝萊果然有點头暈，这是因为他那小小的头腦禁不住这麼强大的決断力。“我和你們一样不是‘青皮囊’！”他說。“哼，我看你們連跳下水去的胆量都沒有！”

“你听他的！他以为隨便可以在这大冬天裏跳下水去，自己找抽筋！”

正当他們对他大肆鬨笑的時候，貝萊已經跳下了防波堤，浮滿了大冰塊的海水立刻在他头上封住了。他的头頂在水面上冒了一冒，他的胳膊像狗似的划了兩划，就全身沉了下去。

那些孩子便乱鬨鬨的奔走叫喊，有一个搶來了一支鈎篙。这時亨利·菩蔻奔上前來，毫不耽擱地一下跳入水中，就看不見了；祇有一塊被他的額角碰着的冰在水面上撇開去。他的头在浮滿了冰的水面上冒起了兩次，搶換一口气，隨後就拖着貝萊浮了起來。他們把貝萊拉到防波堤上，於是亨利就在他身上拚命的打。

貝萊已經失去知覺，这一頓打却使他醒过來了。他忽然睜開眼睛，倏的站起身，像一隻兎子似的跑走了。

“快跑回家去！”孩子們在他背後喊。“儘量快跑，要不然你就要生病的！告訴你爸爸就說你掉在水裏啦！”貝萊用不着劝告，沒命的飛跑。等他跑到了岩石農莊時，他的衣服已經凍得很硬，他脫下了褲子，这褲子自己会站立着；可是他身上却暖得像一塊剛出爐的麵包。

他不願意瞞他父親，所以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拉賽听了大为震怒，这孩子簡直从來沒有看見过他父親發这麼大的脾气。

拉賽懂得怎样对付一匹馬，讓牠不会伤風，所以就抓了一把麥楷在貝萊的赤裸的身上摩擦，貝萊躺在床上，給这样粗魯的治療弄得翻來覆去。他父親不顧他的呻吟，接連的罵他。“你这个發了瘋的小鬼，会在这麼大冷天跳到海裏去，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女人！你这个东西眞該吃點教訓，应該好好的挨一頓打！但是这回我姑且饒了你，祗要你肯乖乖的睡一覚，出一身汗，就可以把你身上这些害人的鹹水散發出來了。我不知道給你放血是不是个好办法。”

貝萊不願意放血；他在嘔吐了一陣之後，躺在那兒已經覚得很舒服了。但是他的思想却很嚴肅。“如果我淹死了，怎麼样呢？”他認眞地問。

“如果这样的話，我就打得你半死不活。”拉賽怒气冲冲的說。

貝萊放声大笑。

“好，你笑吧，你这个專会在字眼上找岔兒的傢伙！”拉賽罵着。“但是做一个像你这种永不学好的小鬼的爸爸，可不是開玩笑的事！”說着这話，他就气憤地走出去，到牛舍裏去了。然而，他还在留神听着，又時時走回來窺探，看貝萊有沒有發燒或其他的坏現象。

但是貝萊蒙着被睡得很安靜，他夢見自己已經是个亨利·菩蔻了。

这个冬季，貝萊認的字不多，但是他憑着耳朶听和心裏記，唸熟了二十來首聖詩，他又把“青皮囊”这个綽号完全卸掉了。他在同学中間已經掙到了地位，而且由於幾樁大胆的行動，他的地位也更加扎实；於是全校的同学都承認他是个好漢。亨利向來是誰都瞧不起的，可是居然有好幾回竟挺身出來保護他。

他時常感覺到一种歉疚，尤其是当他的父親，为了滿足新近產生的求知慾，要他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却總是回答不出。

“这是你的事，你应当有些学問啊，”拉賽便这样譴責似的說。

等到冬季快要过完，考試已經臨近，貝萊就緊張起來。人們講到許多使人心慌的消息，以說明考試的嚴厲——要不是降級，就是乾脆開除出去。

貝萊考的時候运气不好，沒有要他單独背誦一首聖詩。他被問到的題目是要他說明關於“原罪”的事情。偸吃蘋果这一段是很容易回答的，可是那一大段咒詛却难了！“於是上帝对蛇說：你將用肚子行走，你將用肚子行走，你將用肚子行走！”他翻來覆去的只記得这一句，再也背不下去了。

“那麼牠現在还是这样行走嗎？”那位主考的牧師温和地問。

“是的，因为牠沒有肢体。”

“你能不能給我解釋，甚麼叫做肢体？”人人都知道，这位牧師是全島最好的主考人。人家說，他会从一条陰溝開头，一直問到天國。

“一个肢体就是——就是一隻手。”

“不錯，这是肢体之一。可是你能不能再告訴我一些，所有的肢体跟人身上其他部分有甚麼不同？一个肢体就是——唔？——一个甚麼？——人身上的一部分，自己会動的，譬如說？喏！”

“譬如耳朵！”貝萊回答，也許因为他的耳朵这時正熱得厲害。

“甚麼？难道你的耳朵会動嗎？”

“会，”原來在去年夏天，他已經用了很大的毅力，練会了这一套本領，不讓路特專美了。

“这倒难得了，我倒要看看呢！”牧師大声的說。

於是貝萊使他的耳朵一前一後的扇動个不住，引得牧師和学

务委員和家長們全都鬨堂大笑。貝萊在宗教課上就得了个“最优”。

“原來到底还是你的耳朵救了你，”拉賽很高兴的說。“我不是叮嘱过你嗎，要好好的用耳朵？你看，光是動動耳朵就得了宗教課的最高分數！嗨，我想你將來準可以当一个牧師，要是你自己願意的話！”

於是他又接下去把这些話嚕囌了半晌。但是他能够这样回答，豈不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嗎！

第十二章

“來啊，柯倍，柯倍，柯倍！來啊，你这个傻小雞，害怕些甚麼？”貝萊正在揚着一把青玉米稈招誘他最喜欢的一条小牛；可是小牛今天不十分相信他，因为牠剛才做了坏事，挨过一頓打。

貝萊覚得自己很像一个父親。因为兒子使他伤了心，不得不从嚴管教。但是这次却產生了一种誤会——虽然他是为了要小牛好才打牠，可是小牛却不睬他了。但这是沒有办法的，貝萊認为既然他放牛，他就要牛羣服服貼貼地听从他。

終於那条小牛肯讓他走近牠身边讓他撫摩牠了。起先牠直挺挺地站着，还有些不愉快的样子，後來也就讓了步。牠開始嚼着玉米，把鼻子湊在他臉上嗅着，表示感謝。

“那麼，你以後要不要乖一些啦？”貝萊捏住牠的角尖，推着牠說。“乖不乖，嗯？”那条牛玩皮地搖着牠的头。“很好，那麼今天你就不用背我的大鐅了。”

原來这条小牛的奇事是这样的，在放牠出去的第一天，牠站

着不肯走，貝萊沒有办法，祇好把牠留下，讓拉賽仍舊牽牠回牛舍去。但是他剛一轉背，牠却自動的跟上他，額角幾乎碰到他的背脊。从此以後，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來，牠總是緊跟在他背後，如果天气好像要下雨，牠就給他背大氅。

貝萊的年紀並不大，但是在他那些牛看來，他已經是个大人了。从前，他祇能使那些貼近身边的牛尊敬他，服从他；但是今年，他学会扔一塊石头打中百步以外的牛，这一手技術，使他对距离远的牲口也有了威力，特别是他又想出在扔石头的同時还叫一声这条牛的名字。这个办法，使那些牛都知道这一下痛楚是从他手裏來的，因此以後單听到一声叫喊，便乖乖的服从了。

如果要使責罰發生效力，那就必須在犯了过失以後立即施行。因此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躺着等犯过失的牛走过來，或者等牠已經重新在安靜地吃草的時候，再走过去，在牠背後去加以鞭打。这样做，祇会引起紛乱，沒有好处。如果單为了自己報仇洩恨，把一条犯过失的牛追赶到疲累不堪，拉住牠的尾巴，打得牠在牧場上团团轉，也是愚蠢的举動；因为这麼一來，就会引起全羣騷動不安，这一天下來就不容易对付牠們了。种种方法，貝萊都权衡了一下輕重得失，才明白他应該把自己的報仇洩恨的渴望鎮压下去，为了很好的非常实际的理由。

他是个孩子，而不是一个懶孩子。从早晨五點鐘到晚上九點鐘，他整天都在忙着这，忙着那，而往往是些無用的事情。他可以花上好幾點鐘，忙着竪蜻蜓，翻觔斗，或者在溪流上跳來跳去；他永远在動。他会在草地上，像一匹用繩牽住的駒子，不倦不累的繞着圈子跑，一跑就是幾點鐘。跑的時候还把身子斜向圈裏，用手拔草，踢後脚，嘶叫，噴气。總之，他从早到夜，都在慷慨地消耗他的精力。

但是牧牛是"工作"，因此，在这一方面，他是節省自己的精力的。在工作上能够省下來的每一步，都是節約下來的資本。貝萊隨時隨地都在留心，所以他時常在改進他的工作方法。他後來懂得了：責罰如果停留在一种威脅狀态之下，並未眞的施行，最为有效；因为打得太多，反而使这些畜生麻木了。他也懂得，甚麼時候才絕对需要管教。如果在当時当地不能立即执行管教，那麼他便忍耐下來，利用自己的經驗，努力使这个情况完全同样地再演一次，这時他就準备好他对牠們的管教了。这个小傢伙的一切行動，時時刻刻都在增加他的身量，他自己都不覺得。

他獲得了極好的效果。早上赶牛出去，晚上把牛赶回家，都沒有甚麼困难了；整整的一个礼拜，他每天都成功地把牛羣赶在一条狹窄的田塍上走，長在兩边的麥子，沒有讓牠們咬掉一莖。碰到蒸熱的，要下陣雨的日子，要能管得牠們貼然就範，那是更困难的工作——这時，看管牠們的人得拚命跑着把牠們圍聚在一起，使牠們集合到牧場中央，一边翹起尾巴，一边用蹄子在地上頓，以免牛虻飛到身上。只要貝萊願意，他可以安安逸逸躺在草地上，憑着摹倣牛虻的嗡嗡声，就可以在最冷的十月裏，使牠們直豎着尾巴，瘋狂似的奔回到牛舍裏去。但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連爸爸拉賽都不知道的。

最有趣的是初次出來放牧的犢子，牠們从來沒有認識过牛虻是甚麼东西，一听到这种可怕的嗡嗡声，便立刻豎起了尾巴，拔脚飛奔。

貝萊有一个漠然的理想，他想自己高高躺在一塊高地上，完全用声音來指揮整个牛羣，一點不用鞭打。他父親拉賽就从來沒有打过，不管事情怎麼不順手。

有些日子，眞不知是怎麼回事，他想都沒有想到，一雯眼已

經是該赶牛回家的時候了。也有些日子，像歌曲似的長虽是够長的，但却在鐮刀的錚琮声裏，在牛鳴声裏，在远处的人声裏，唱着过去。

又有一些日子，那簡直是白日在大地上本身就在歌唱，在这些日子裏，貝萊時時停下來傾听。嗨！簡直是音樂！於是他就跑上沙堤，向海面上瞭望；但是这音樂不在海上，他知道島上沒有人在奏樂；在这个季節，天上也不会有候鳥飛过。但是，嗨！音樂又响起來啦！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傳过來，远得使你听不清奏的是甚麼調子，也分不清吹彈的是甚麼樂器。难道这音樂竟是从太陽裏傳出來的嗎？

光与生命之歌从他全身流过，彷彿他是一道泉水；於是他就像在一个音樂与幸福的夢裏迷迷糊糊的到处遊走着。

下雨的時候，他就把大氅攤在一叢荊棘上，自己躺在底下躲雨。这時候他不是雕刻，就是用鉛筆在紙上画画——画的是馬，臥牛，但多半是船，那些發着它們特有的柔和的音樂飄洋过海，到遙远的外國，到黑人的國度或中國去裝取珍貴貨物的船。当他兴致很好的時候，他就从一个他藏东西的秘密洞穴裏取出了一柄破刀子和一塊岩石，立刻開始工作。这塊石头上先已勾好了一幅画稿，現在他便忙着把它刻成浮雕。他一有空閑，就做这工作，已經整整做了一个夏季了。現在，形象已經在開始凸出來。这是一艘張着滿帆的貨船，在微波起伏的海上，開向西班牙去——是的，的確是開到西班牙去，載运葡萄和橘子，和貝萊至今还沒有嘗到过的一切好东西。

在下雨天看時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得費很大的勁。但是在晴天，那就非常容易，貝萊可以憑自己的感覺說得很準。每天到了一定的時候，農莊上都有些一定的現象在給他通報時辰，牛

的某些習慣，也可以給他通報另外一些時辰。例如在早上九點鐘，第一条牛開始躺下來咀嚼牠的反芻的食物，接着一条跟一条慢慢地躺下；大約在十點鐘光景，牠們全体都已經躺下，在那兒反芻了。到十一點鐘，最後一条牛站起來。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也是同样的情况。

有太陽的日子，正午是很容易看出來的。貝萊也經常感覚得到太陽在往哪一个方向轉動。大自然裏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使他判定時辰，例如鳥的習慣，樅樹的某些現象，此外还有种种他所不能捉摸，也不能說明的現象，因为这祇是一种感覚而已。赶牛回家的時候，是由这些牲畜自己通知他的。快到这時候，牠們就慢慢地繞着圓圈吃草，直到最後牠們的头都对着農莊的方向；牠們的身上也顯然可以看得出一种急於回家的緊張。

路特整整有一个禮拜沒有出來，今天一來就想欺騙貝萊，給貝萊教訓了一頓，跑回家去了。貝萊躺在樅樹叢边，臉向着地，翹起脚，脚底朝天，嘴裏唱着歌。四周的樹幹上都有他的小刀刻画的痕跡。在那些最古老的船上，你可以看得見龍骨，甲板跟船身垂直。这些都是他在第一个夏季裏刻画的。在溪流旁边，还有好些小塊的耕地，也居然像正式田地一样犂过，耙过，下过种，每一塊大約有二尺見方。

貝萊教訓了路特之後，此刻正在躺着休息，得意洋洋的唱着勝利之歌，使周圍的空气都動盪起來。他抬头远望，看見農莊裏出來一个人，腋下挾着一个包裹，沿着公路走去。这是艾列克。他是为了一件打架的事被傳到法庭上去听審的。过了一刻，莊主駕着車向城裏飛奔而去，分明又是去飲酒作樂了。既然大家都走的一条路，为甚麼那工人不就坐了莊主的車去呢？你看他把車赶得

多快，虽然她今天並不在後面追他。这時候她一定是在家裏自己慰解自己了！人家說他一个晚上連喝帶玩就花掉五百克郎，不知道是不是眞的？

战爭爆發了，血流成河，
呼号和喊殺声震動山谷，
土耳其人殘暴地前進，
不分老少一律大肆屠戮，
他們——

"嚇！"貝萊忽然跳起身來瞭望着那片苜蓿地。在那边的乳牛已經有一刻鐘光景屢屢回头对農莊裏探看了。現在阿思巴西亞在吽叫，那麼他父親一定馬上就会出來了。果然，拉賽从農莊角上蹣跚地轉过來。离開農莊最远的乳牛跟貝萊的牧場距离很近，所以当他父親在那裏的時候，貝萊就可以趁机跑过去問候他。

他把他管的牛赶攏來，慢慢的赶到牧場的那一头，靠近苜蓿地那兒。拉賽把他的乳牛赶了半羣，讓到別地方去，此刻正在跟着对角線向一条离羣独立的牡牛走去。这条牡牛一边怒吽，一边踢起泥土；舌头伸出掛在嘴角边，很快的擺動着牠的头：牠是在發性子了。一会兒，牠做着各种古怪的姿势，一點一點的走过來；一边走一边拚命地頓着蹄子。貝萊眞想照过去常常作的那样給牠鼻子上踢一脚；这牡牛虽然沒有甚麼惡意，但不应該这样去恐嚇拉賽。

拉賽也沒有注意这条牡牛。他正站着用鎚子打鬆一个繫牛的木樁。"日安！"貝萊喊。拉賽回过头來，點點头，随即弯下身去把那木樁打進地裏。那条牡牛恰恰在他背後，牠很快頓着蹄子，張着嘴，拖出舌头；牠的神气好像在嘔吐，發出的声音也正像嘔吐的声音。貝萊一边放慢脚步一边大笑；他就在牠旁边。

但是爸爸拉賽忽然翻了个觔斗，跌倒了，一下子又給抛在空中，接着又跌在稍远的地方。那条牡牛还想撞他，可是貝萊已經抓住牠的头了。他脚上沒有穿木靴，只好赤着脚拚命的望牛鼻子上踢，踢得牠头暈眼花。这条牡牛認出了他，就想避開，可是貝萊緊緊抓住牛角，大喊大踢，幾乎像發了瘋。但是牠終於把他輕輕摔在一边，又对準拉賽衝去，一路噴着气，使草都搖動了。

牠咬住拉賽的衣服，把他搖了一搖，然後就想把牠的兩隻牛角抄到他身底下，把他抛到空中，但是这時貝萊已經站起來，他像閃电一般，拔出小刀望牠的兩隻後腿中間戳進去。那条牛急吼了一声，把拉賽扔在一旁，乱蹦乱跳地向苜蓿地裏奔馳而逃，一边搖擺着头，一边狂吼着。牠跑到溪边，往溪岸上乱撞，使土和草滿天飛舞。

拉賽躺在地上，閉了眼呻吟不已，貝萊站在旁边拉着他的胳膊帮着他站起來，叫着"爸爸，好爸爸，拉賽！"过了好一会兒，才坐了起來。

"誰在这兒唱歌？"他問。"喔，是你嗎，孩子？你为甚麼哭！誰欺侮了你？噢，不錯，是那条牛！牠是要和我跳一个翻旦戈①舞啊。可是你到底对牠怎麼样了，这个畜生会逃得这样快？你年紀虽然小，倒救了你爸爸的命。哎喲天，我想吐！嘔！"

拉賽嘔吐了。

"哎，"他吐过之後，抹抹額角上的汗，說道："要是有一口酒喝就好了。唔，不錯，牠認識我的，那个畜生，要不然牠不会这麼輕易就放过我的。他不过想和我開開玩笑罢了，你知道嗎？因为今天早上牠要挨近一条母牛，我把牠赶開了，牠有些記恨，我

① 翻旦戈（Fandango）是西班牙的一种舞蹈。

看得出來。可是誰想得到牠会这样的揍我一下？不过，要是我不傻裏傻气的穿了別人的衣服，也許他不会來这麼一手。这件衣服是孟斯的，我自己的在洗，我跟他借來穿的。牛大爺不喜欢我身上有这股異样的气味。哦，哦，这兒撕破了一条，不知孟斯会怎麼說呢。我怕他一定会大不高兴。”

拉賽又絮絮的說了好一会兒，才掙扎着想要起身，貝萊扶着他勉强站起。他靠在貝萊肩上，忽前忽後的晃个不住。“要不是觉得痛，我簡直要說我是喝醉了！”他感歎似的笑着說。“哦，哦，我得感謝上帝，給我一个像你这样的兒子。你常常叫我心裏欢喜，今天又救了我的命。”

於是拉賽一蹺一拐的走回家去，貝萊給他把留下的半羣乳牛赶去跟他自己的牛羣併做一起。他覚得又驕傲又感動，而多半是感到驕傲。他救了爸爸拉賽的性命，而且又是从一条整个農莊裏沒有別人敢碰的最大最兇的牡牛脚下救出來的。下一次亨利·普蔻出來找他的時候，他一定得把这件事情告訴他。

对於拔出刀來这件事，他心裏也有點懊悔。本地人都瞧不起这种举動，說这是瑞典人的野蛮行为。如果時間充裕，不是那麼緊急，或者他脚上穿着木靴，可以重重的踢那牡牛的眼睛，他也就不用拔出刀來了。每当这牡牛在一次交配之後，須得把牠赶回牛欄裏去，他常常不得不用木靴尖踢牠，而牠也總是乖乖的順服他的。也許他用不着拔刀，可以用手指头弄瞎牠的眼睛，或者抓住牠的角，把牠的头扭轉來，正如小說裏的鬥牛師那样。

貝萊愈來愈覚得自己强大得了不得，簡直賽过一切了。当他跑來跑去，把牛羣赶攏來的時候，他竟力大無比。他像一陣狂風暴雨似的捲过一切，打翻了孔武有力的艾列克，摔倒了管家，他举起，——不錯，祇要用手托在大梁底下就可以举起整个岩石農莊，

这簡直是一陣倍尔賽克①式的暴怒。

在这种种幻想中間，他忽然想到，如果給管家知道那条牡牛逃跑了，就会很糟，因为这麼一來，他和拉賽都得挨一頓鞭子。他必須去把牠找回來才好；为了安全，他隨身帶了長鞭，穿上木靴。

那条牡牛把溪岸攪得稀里糊塗，把牧場翻起了一大片。沿着溪边，穿过田裏，一路都留有血漬。貝萊跟着血漬一直找到未耕地裏，才找到了那条牡牛。牠一直鑽進到灌木叢中，站在那裏舔牠的創伤。牠一听到貝萊的声音，就走了出來。“回过身去！”他用鞭子輕輕敲着牠的鼻子喊着。牠把头低到地，吽着，笨重地往後退着。貝萊一步一步的逼上前去，还在用鞭子敲牠的鼻子，厲声的喊着：“回过身去！你听不听話，回过身去！”牠終於回过身去，拔腿就跑，貝萊一把抓住繫牛的木樁，跟在牠後面。他揮着鞭子使牠跑个不停，这样牠就沒有時間轉坏念头了。

做完这件事情，貝萊累得倒了下來，他就在樅樹園旁边彎着身子躺着，悲哀地想到他父親拉賽，此刻準是在家裏帶着病工作着，也沒有人給他帮一點忙。想到最後，实在覺得难受，他便决心回家去！

慈！慈！貝萊平伏在地上，在草叢中摹倣牛虻的声音。他把这声音从牙齒縫裏挤出來，忽而高，忽而低，好像这牛虻是在草堆裏飛來飛去。那些牛立刻就停止吃草，豎起耳朵，一動不動的站住。牠們隨即就緊張起來，脚不停的蹴踢着，把头稍稍偏在一边，通身都在驚抖；前後便翹起了尾巴。貝萊把声音裝得更可怕些，於是全羣的牛，好像彼此傳染了似的，都轉來轉去瘋狂地乱

① 倍尔賽克（Berserker）是北歐傳說中的一个力大無窮的战士。

踢乱踏。兩条小牛从这一陣混乱中衝出來，筆直就望農莊裏跑，其餘的牛也就跟着逃，跳过木樁和石头。現在貝萊只要跟在牠們後面，繼續巧妙地發出牛虻的声音，就可以一直跑到家裏了。

管家親自跑出來開了牛圈的栅門，还帮着把这些牲口赶進去。貝萊站着不動，準备挨他一个耳光；可是那管家祇是帶着古怪的微笑看着他，說道："牠們在開始叫你管不了啦。但是，祇要你能对付得了这条牡牛，那就甚麼都不怕了！"他在拿貝萊開心，於是貝萊从臉紅到耳朵根。

父親拉賽已經躺上床。"你來了，很好！"他說。"我正在想，我怎麼能把那些乳牛赶回來。我簡直動都動不得，要爬起來更不用提了。"

拉賽足足养了一个禮拜才能起床，在这時期中，那些应当放牧的牛都留在圈裏沒有出去，貝萊就在家裏給父親做替工。他也跟别的工人在一起吃飯，也跟别人一样在倉房裏睡一个午覺。

有一天，中午時候，那"母猪"喝得醉醺醺的走進前院裏來。前院本來是她沒有权利來的地方，可是她却站在那兒高叫康思脫魯。莊主这天沒有出去，可是他沒有露面，高窗子裏边也不見一个人影。"康思脫魯！康思脫魯！你走出來一趟呀！"她喊着，眼睛看着地，因为她醉得抬不起头來。管家不在屋裏，工人都躲在倉房裏，等着看好戲。"康思脫魯！你出來一趟，我有話跟你說！"那"母猪"酒醉糊塗的說——以後便走上臺階，想要開門。她在門上敲了幾下，把臉湊在門上站在那兒自言自語；始終沒有人出來，她便搖搖晃晃的走下臺階，依然自言自語的，头也不回的走了。

过了一会兒，樓上便有了哭声，正当工人們要到田裏去上工的時候，莊主忽然出來吩咐傭人把馬車套好。僕人給他套車的当

兒，他心神不定的在滿院子裏走，車一套上，他立刻跳上去揮鞭出發。在轉过屋角的時候，樓上的一扇窗開了，有一个声音哀求似的喊着他："康思脫魯！康思脫魯！"但是他已疾馳而去，於是窗子重又關上，哭声又响起來了。

到了下午，貝萊正在外院裏忙着幹活，喀尔娜过來对他說，女主人叫他去。貝萊非常躊躇地走上臺階，很有點不放心，所有的工人又都到田裏去了。

康思脫魯太太躺在她丈夫書房裏的一隻沙發上，每当她丈夫不在的時候，她不論日夜，總是佔据着那書房的。她額角上放着一塊濕毛巾，滿臉都哭得通紅了。

"走过來！"她声音很輕的說。"你不害怕我吧，怕不怕？"

她叫貝萊走到她身边，坐在旁边的一隻椅子上。貝萊不知道眼睛望哪兒看才好，他的鼻子緊張得流出鼻涕來，可是他又沒有帶手帕。

"你怕我嗎？"她又問了一句，嘴唇边浮現了一絲苦笑。

他不得不正眼兒对她看着，以表示他並不害怕。老实說，她一點也不像个妖巫，祇像一个剛剛哭过的不幸的女人。

"走过來！"她說，於是用她自己的一塊好手帕給他揩淨鼻涕，还撫摸着他的头髮。"你連个媽媽都沒有，可憐的孩子！"於是她替他摩平了他身上穿的那件又縐又多補釘的衣裳。

"媽媽彭姐到現在已經死了三年了，她葬在教堂墳場——西边的一个角落裏。"

"她不在，你很想念她嗎？"

"唔，爸爸拉斧給我補衣服！"

"我想她一定不会待你很好的。"

"哪裏話，好着呢！"貝萊殷勤地點着头說。"不过她脾气坏一

點，她还時常生病；所以，与其这个样子，还是去了的好。可是現在，我爸爸拉賽快要再結婚了——等他找得到一个相当的人。”

“我想，那時候你們就要离開这裏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們在这裏不舒服，是不是？”

这時候貝萊已經毫無畏縮，可以放心說話了，但对於这个問題，他却生怕落入圈套，因此不敢回答，只是點點头不做声。以後沒有人可以怪他，說他出过怨言。

“不，你們是不舒服的，”她口气很悽愴的說。“在岩石農莊裏沒有一个舒服的人。甚麼人到了这裏都会倒霉的。”

“这是因为有一句古老的咒語！”貝萊說。

“有人这样說嗎？不錯，唔，我知道的！他們还說我是个魔鬼——就为了我專爱一个人，又不能忍受給人家欺侮。”說着她就哭起來，把手掩着她那顫動的臉。

“我該去給乳牛換班了，”貝萊說，身子在椅子上動着，好像想走的样子。

“你現在又怕我了！”她說，竭力裝出个笑臉。这个笑容就像雨後透出的一線陽光。

“不是——我祇为了時間到了，該去給乳牛換班了。”

“还有足足一點鐘呢。可是今天你为甚麼不去放牧？是不是你爸爸病啦？”

於是貝萊只好把那牡牛的事情告訴她。

“你是个好孩子！”女主人拍着他的头說。“要是我有一个兒子，我就盼望他像你一样。待会兒我給你一點果醬，現在你給我到小店裏去買一瓶黑醋栗酒，这样我們就可以給你爸爸做一杯熱酒喝喝。要是你赶緊去，你还來得及回來照顧乳牛的。”

拉賽果然喝到了他的熱酒，甚至还在貝萊買酒回來以前；从

此以後，当他躺在床上的時候，他每天都有一些提神的飲料喝喝—— 虽然沒有喝到黑醋栗酒。

在这些日子裏，貝萊差不多每天都上樓到女主人那兒去。康思脫魯因事到哥本哈根去了。她待他很好，給他吃許多好东西；他一边吃，她一边不停的給他講康思脫魯的事，或者問問他，人家对她說些甚麼。貝萊只好老老实实的告訴她，於是她气憤得哭起來。關於康思脫魯的話她再說也說不完，可是全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貝萊也就不再去辨別它們虛实。况且他只顧忙着吃东西，沒有工夫想这些閒事。

下樓來回到自己屋子裏，他就一字不漏的把她那些話都背了出來，拉賽躺在床上听着，心裏佩服这个小子，居然爬上这麼高的地位，做了女主人的心腹。可是虽說如此，他还是不很樂意这件事情。

“……她簡直站都站不住，她拿餅乾給我吃的時候，得扶着桌子才能走動，她病到这个地步。这都是因为他待她太兇了，她說。你可知道她恨透了他，她說她一心要殺死他；可是她又說，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人，她还問我，在全个瑞典國裏有沒有看見过一个比他漂亮的男人。後來她就哭了，好像發了瘋。”

“是嗎？”拉賽沉思似的說。“我想她一定連自己在說些甚麼都不知道，要不然她一定別有道理。可是無論如何，这些話全是假的，他幾時打过她？她是在說謊。”

“那麼她为甚麼要說謊呢？”

“因为她想害他，我想。可是这倒是眞話，他是个好人——除了她以外，他对甚麼人都好；这就是她倒霉的地方。我不喜欢你常常上樓去看她；我怕你会遇到甚麼災害。”

“怎麼会？她是那麼个好人，那麼好！”

"我可不敢这麼說！不，她不是个好人——無論如何，她的眼睛就不是一双好眼睛。她已經使許多人倒霉了。但是我們也沒有别的办法，我們窮人祇好逆來順受的挺过去就算。"

拉賽住了口，在床上動來動去的動了一陣，然後坐起來对貝萊說道："你看！这是我找得來的一片鋼，你得永远把它帶在身边，尤其是你上樓到那边去的時候，千万不可忘記！此外，唔，此外就得求上帝保佑了。也許祇有他是時時在保佑窮小子的。"

这一天，拉賽下床走了一会兒。他復原得很快，謝謝上帝，再过兩天他們就可以恢復各人自己的工作了。到下一个冬天，他們準得想办法离開这兒。

在貝萊待在家裏的最後一天，他还照常上樓去看女主人，給她跑差做事。可是这一天，他看見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使他覺得幸而今天是最後一次了。原來他看見她把牙齒，牙床，甚麼东西都从嘴裏拿出來，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这样看來，她果然是个妖巫！

第十三章

貝萊赶着他的小牲口回家，走近農莊的時候，他就把叱牛声提得很高，讓他父親听見。"嗨！阿思巴西亞！你走到哪裏去？但尼勃洛，你这个混賬的老公羊，回过來！"可是拉賽並不出來給他開牛圈柵門。

他把牲口赶進去之後，就奔到牛舍裏。他父親不在牛舍，也不在自己房裏。他祀拜日穿的那双木靴子和絨帽也都不見了。於是貝萊才想起今天是祀拜六，也許老人家又到小店裏給工人們買

酒去了。

貝萊走下到工人房裏去吃晚飯。人們今天回來得遲了，因此現在还坐在餐桌边，桌子上都是潑翻的牛奶和馬鈴薯皮。他們都在兴高采烈的打賭；賭的是艾列克在吃飽了飯以後，还能吃二十条鹹鰲魚外加馬鈴薯。賭注是一瓶酒，其餘的人給他削馬鈴薯皮。

貝萊掏出他的小刀，給自己削了一堆馬鈴薯。他沒有撕掉鰲魚皮，祇是仔細地刮淨了鱗，切去头尾，分做好幾塊，連骨头都不抽掉，就伴同馬鈴薯蘸醬油一起吃下去。他一边吃一边看着艾列克——这个巨人艾列克，他是力大無比，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艾列克的孩子到处都是！艾列克能用一个手指头托住鎗身，手臂伸直，把这支鎗平抬起來！艾列克喝酒，他一个抵得了三个！

現在艾列克坐在那兒，肚子本來已經吃飽，还在吃他打賭的二十条鹹鰲魚。他抓住魚头，夾在兩膝盖中間拉了一拉，就这样子的吃了下去；同時他还伴着馬鈴薯吃，吃得很快，別人削一个就吃一个。他又不時的咒罵幾句，因为管家沒有答应他今晚上出去；这傢伙不見鬼才怪呢，从來沒有的事，艾列克要出去，却不讓出去，他得狠狠的教訓他們一頓！

貝萊侭快的吃了他的鰲魚和豆粥，立刻就跑去找他父親；他心裏很焦急的想看見他。院子裏，在打水的唧筒旁边，姑娘們正在忙着擦洗牛奶桶和鍋子；古斯達夫站在後院，把胳膊靠在籬笆上，在跟她們聊天。其实他是在看鮑娣，可是鮑娣一双眼睛却老是跟着那个在院子裏高視濶步，走來走去，賣弄那双漆皮長靴的新來的農藝学生。

貝萊跑过这裏便給叫住了，要他帮着打水。这時工人們也都

出來，到院子对面的倉房裏去，無疑地，是練功夫去了。自从艾列克來到这農莊裏，他們常常在空閒的時候練練功夫。貝萊对於比武角力，極感兴趣，他以为天下沒有比这事更叫人兴奋的了。於是他格外賣力的打水，想早些打好，就可以到那边去看。

古斯達夫，在練功夫方面，平常總是最起劲的，此刻却还站在那兒，發洩他对那个新來的農藝学生的怨言。

“他亮得像个擦光的蒸鍋底！”他高声說。

“他準有幾个子兒！”鮑娣思索似的說。

“唔，你去試試他看；說不定你还会做一个莊主太太呢。管家不会要你；莊主呢——唔，那天你看見了吧，那个母猪的事；这样的下場可不坏。”

“誰告訴你管家不会要？”鮑娣尖銳地回答說。“你不要癡心妄想，以为人家要你給我們掌灯呢！有些事情，毛头小夥子是不許看的。”

古斯達夫滿臉通紅。“閉嘴，你这賤貨！”他恨恨的說着，走向倉房裏去了。

啊，天啊，这是我可憐的老母親，
她在甲板上，顛簸得站不起來！

这是孟斯在牛舍門口唱；他站在那兒釘一隻破木靴。貝萊和姑娘們正在有所爭論，上边頂樓上，可以听得見那管家走來走去的脚步声；他準是在整理他那些煙斗。樓上莊主的屋子裏，不時傳來一声長嘆，宛如有野獸在远处嗥吼，使听的人不禁毛骨悚然。

一个工人穿了節日的衣服，挾了一个包裹，从工人臥室的門裏溜出來，遮遮掩掩的沿牆脚走到外院。原來是艾列克。

“喂！你到哪裏去？”管家的窗口响出了一个喝問。那工人低倒了头裝做沒听見。“你听見嗎，艾列克！你这混賬的喀皮尔

人①!”这一下艾列克便轉身奔跑，向一扇倉房門裹衝進去。

那管家馬上就下樓來，穿过院子一逕走去。在剉草料的倉房裏，大夥工人都站在那裏嘲笑艾列克的倒霉。“他是个專管人的鬼精灵!”古斯達夫說。“如果你要不給他看見，你就得起个大清早。”

“哼，我總有法子收拾他的!”艾列克說。“我又不是昨天才生出來的小娃娃。要是他再管人家的閒事，咱們就動拳头。”

忽然大家都静了下來，听見管家的熟悉的脚步声在石板道上响过來了。艾列克馬上就溜掉。

管家的大个子堵滿了門框。“誰叫拉賽去打酒的?”他嚴厲地問。

他們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裝做不懂。“难道拉賽出去了嗎?”孟斯裝出十分天眞的模样問。“哎，这老头兒就愛喝酒，”安特尔思解釋似的說。

“哼，好極了，你們眞是好朋友!”管家說。“你們先叫老头兒去打酒，隨後你們又誣陷他。你們这批傢伙都該一頓好打。”

“不，我們不該挨打，也不肯讓人打，”这時工头踏前了一步說。“管家大爺，我來告訴你——”

“閉嘴，你!”管家吆喝着，也上前一步挨近了他，於是喀尔·約翰退了下去。

“艾列克在哪裏?”

“他總在自己屋子裏。”

於是管家穿过馬廄，一直走進去，他的行動顯出他对可能从背後突來的襲擊，不是沒有防备的。艾列克已經睡在床上，把被

① 喀皮尔人（Kabyles）是北非的一种民族，这裏就等於罵他是个“蛮子”。

子蒙到眼睛。

“这是甚麼意思？你害病啦？”管家問。

“唔，我大概是着涼了，在發抖呢。”他把牙齒裝做顫擡似的說。

“總不会是羊癎瘋吧，我想？”管家同情似的說。“讓我看一看，可憐的孩子。”他說着便猛地掀開被子。“喔唷，原來你穿了頂好的衣裳睡覚的，还穿上長靴呢！也許你都裝殮好了吧？我想你就要出去給自己定好一塊化子的墳地，是不是？現在正是我們应該給你落葬的時候了；我好像覚得你已經有點气味了！”他說着对艾列克聞了一二次。

但是艾列克从床上跳了下來，好像被彈簧彈下來的，挺身緊站在管家面前。“我还沒有死呢，我也不見得比別人臭些！”他說，眼睛亮光光的向四下裏尋找着武器。

管家的臉上已經感覚到他的熱息，知道这不是退却的時候。他便一拳打在这工人的肚子上，把他打回到床上呼呼的直喘，又一手按住他的胸脯，把他压住，叫他掙扎不起來。他心裏实在想再狠些，对準这个流氓的臉鼻上揍他一拳，因为他專在背後口出怨言，每一件小工作都得逼緊了才做。平時累積下來的种种工人們叫他嘔气的事，一齐兜上心头——他們对於伙食的不滿，他們对於工作的爭吵，在最忙最要人手的時候，他們又常常恫嚇着要走，这一切簡直麻煩不尽。他覚得这許多年數的煩惱与侮辱，使他儘有理由打他們一頓。現在他要的祇是一个小小的藉口——只要这个从來不把气力放在工作上，而專門为首鬧事的巨人打出一拳，他就可以動手了。

可是艾列克却躺在那兒一動不動，光是很留神的看着他的敌人。“你要打你就打吧。地方上还有个官長呢，”他用使人生气的鎮

定口吻說。管家的拳头还在發癢，可是他不得不放过这个工人，为了怕吃官司。“好吧，記住！下回不准倔强了！”說着他便放鬆了手，“要不然我也会請你去見見官長的。”

“拉賽回來之後，叫他把酒帶上來見我！”他一边在倉房裏走过，一边对那些工人說。

“鬼才会听你的話！”孟斯低低的說。

貝萊一路跑去迎接他父親。老头兒已經把買來的酒偷嘗了幾口，精神很健旺了。“有七个人在一条船上，他們都叫做奧萊，祗除了一个，他叫做奧萊·奧尔生！”他碰到了兒子，就正正經經的說。“唔，这不是一件奇事嗎，貝萊，孩子，他們竟会全都叫做奧萊——祗除了一个，因为这一个叫做奧萊·奧尔生。”說完他就大笑起來，把胳膊肘神秘地撞着他兒子；貝萊也笑了，因为他喜欢看父親这样高兴。

工人們都迎上來，从这老牧人手裏接去了酒瓶。“他偷吃过了！”安特尔思說，把酒瓶向亮光裏照着。“啊，这个老酒鬼！他把我們的酒偷喝过了。”

“沒有，一定是瓶底漏了！”拉賽說，他已經給酒壯了胆。“我不过聞了一聞，沒有別的。你們可以保証打來的全是眞貨，不攙一滴水！”

於是他們都走向圍牆角上，古斯達夫走在最前头，拉着他的手風琴。这一羣人登時都兴奋起來，一个又一个的且走且跳；有的發着尖銳的怪叫，有的隨便咒駡。瓶裏的酒，禮拜六晚上的休息，禮拜天的停工，特別加上剛才跟管家的起鬨，这一切激揚了他們的情緒。

他們在牛舍下方，靠近池塘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太陽早已落山，但是天还很亮，向西的人臉上都映着一片霞彩；島內那些白

色的農莊在暮色中閃爍得特別耀眼。

現在，那些姑娘也都出來在草地上閒逛了，她們把手插在圍裙裏，後面襯着明亮的天空，好像一个个剪影。她們哼着温柔的歌曲，一个一个的靠着男工人旁边坐了下來；黃昏的光照在她們心上，使她們的身体和声音都温柔得使人好比受到了愛撫。但是这些男工人的情緒却並不温柔。他們要的寧可是酒瓶。

古斯達夫迴旋着走來走去，隨時即兴拉奏着他的手風琴。他是在找一个地方坐，最後他突然坐在喀尔娜的膝上，開始拉起一支舞曲。艾列克首先站起來跳舞。为了他和管家的一場糾紛，他覺得应該帶头慶祝，因此就將彭姐①从草地上一把拉起。他們跳了一个瑞典式的波尔加舞②，他常常在某一些節拍上發出一声叫喊，把她高高的擎起在空中。每一次她都尖叫一声，她那条厚重的裙子向四面齐腰飄起，宛如一隻吐綬雞的尾巴，因而每个人都观賞不尽，覚得到明天日子还長呢。

在一次迴旋中間，他突然放了手，她就給摔出去，一个觔斗跌在草地上。从他們坐的地方可以看得見管家房間的窗子，有人看見窗上現出了一塊淡色的东西。“他在瞧着呢！天啊，他緊瞧着我們呢！喂，你看得見这个嗎？”艾列克擎起了酒瓶喊。接着喝了一口酒，說道：“祝你健康！祝魔鬼的健康！他發臭了，这猪玀！呸！”众人都鬨然大笑，窗裏的臉兒便不見了。

他們時時停止跳舞，做别的娛樂，喝酒，或角力。他們的举動愈來愈粗魯，他們会忽然狂喊起來，使姑娘們都嚇得尖叫；他們在跳舞中間会忽然摔平在地上，好像快要死似的呻吟着，一轉眼又跳起身來，很野蛮的踢着挨近他們的人的腿。管家派農藝学

① 这是一个女工，和貝萊的已故的母親同名。

② 波尔加（Polka）本來是創始於波希米亞的一种舞蹈。

生來了一兩回，叫他們安靜些，結果反而吵得更兇。“去跟他說，有話自己來講！”那農藝学生轉背走開，艾列克就这样嚷。

拉賽把胳膊推推貝萊，他們漸漸的走開了。“我們还是去睡觉吧，”当他們偷偷的溜開了众人之後，拉賽說。“誰都保不定他們会吵出些甚麼事來。他們都气憤起來了；我看馬上就会有血流的。要是我年紀还輕，我也不会像一个賊似的溜出來；我一定会躭在那裏，不管出甚麼事都頂得过去。当年啊，我拉賽可以倒竪蜻蜓，把靴跟踢人的臉，叫他像一棵草似的倒下去；可是这种年头已經过了，最聰明还是避避開吧。这样的吵鬧下去，一定要弄到警察來干涉，或者惹起別的麻煩，更不用提管家了。提到管家，整个夏天來，他們一直在招惹他，都是艾列克帶头的；要是有一天他發作起來，艾列克就只好回老家去。”

貝萊还想再待一会兒看看他們。“我去躲在籬笆背後，蹲下來看，好不好？爸爸，讓我去！”他懇求着。

“哎，这个想头多獃！要是他們找到了你，他們一定待你很兇的。他們正在脾气最坏的時候。好吧，隨便你，可是当心別讓他們看見！”

拉賽回去睡觉，貝萊便沿着籬笆背後貼地爬过去，直到挨近他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才停下來。

古斯達夫还坐在喀尔娜的腿兒裏拉手風琴，喀尔娜兩条胳膊把他緊緊的摟抱着。但是安特尔思已經摟抱了鮑娣的腰肢，古斯達夫一眼看見，馬上就咒駡了一声，扔掉手風琴，讓它滚在草地裏，跳起身來。其餘的人便环坐成一圈，屏住呼吸，料到要出點甚麼事兒。

古斯達夫像一个野蛮人在跳一个战争舞。他張開嘴巴，眼睛烱烱發光，向前瞪着。草地上祇有他一个，跳上跳下的像一个

球，一忽兒用脚跟踏着跳，兩条腿換替着踢飛脚，踢到头那麼高，每一踢就發一声尖喊。接着他又騰空跳起，在空中轉了一个大身，掉下來的時候，祇停在一隻脚跟上，隨即像一个陀螺似的旋轉起來，使他的身子愈轉愈小，忽然匐的一跳，恰恰落下來坐在鮑娣膝上，鮑娣便喜笑地把他抱住。

一霎眼間，安特尔思从後面把兩手抓住古斯達夫的肩膀，又把一隻脚頂住他的背脊，使个勁把他一个觔斗摔出去，滚倒在草地上。这一切都非常快捷，古斯達夫又自己趁势一滚，就在地上顚簸地滚轉着，像一个凹凸不匀的球。但是他忽然停住了，一跳跳了起來，兩眼向前直看，霍的轉过身來，对準安特尔思慢慢的走过去。安特尔思也倏的站起來，把帽子向斜裏一推，舌头咂的一响，便迎上前來。鮑娣舒舒服服的躺在草地上，驕傲地向四周看着，看到人家妬忌的眼色，便愈是看个不厭。

这兩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对面站在那兒，各人都在找下手的机会。他們很親熱的你摸摸我，我摸摸你，又互相在腰肋边捻一把，說着打趣的話。

“哎喲，老弟，你多胖啊！”这是安特尔思說的。

“你这一对奶也了不得！可以做个女人了，”古斯達夫摸着安特尔思的胸膛說。“嚇，多肥軟！”兩人臉上都閃現着揶揄的神情，可是眼睛都在緊跟着对方每一个動作。每人都防备着对方的突擊。

其餘的人都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圍着他倆，还等得不耐煩的嚷着：“得了，别这麼婆婆媽媽的，要動手就快動手！”

可是他們倆还站在那兒尽開玩笑，好像有點害怕当眞打起來，又好像这样的玩笑愈長久，打起架來便愈有劲。但是突然間，古斯達夫一把扭住安特尔思的領口，自己反身一仰，就把安

特尔思往自己头頂上摔了出去。这一下手脚眞快，安特尔思簡直來不及扯住古斯達夫；但是，在他摔落下來的時候，他已緊緊的揪住了古斯達夫的头髮，趁势一帶，兩人都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上，头在一处，身子却躺向兩边。

安特尔思这一跌可眞不輕，所以幾乎失掉知觉，可是他还沒有放開古斯達夫的头髮。古斯達夫扭轉身体，想站起來，他的头却掙扎不脫。於是他索性扭回原狀，快得像一隻貓，一个反身觔斗，从他敌人身上翻过，面对面的跌在安特尔思身上。安特尔思想蹺起兩脚來頂住他，已經太遲了。

安特尔思拚命騰聳了一陣，隨後就一動不動的躺着，集中力量，猛的往上一抬，想把古斯達夫掀翻下去。可是古斯達夫用足力气，撑開手脚，一股勁的死压在他身上，隨後忽然往上一騰，側身坐起，坐在安特尔思身上，打他的心窩。在这一陣搏鬥中間，兩人都在想掏小刀，可是安特尔思此刻已經很清醒了，想起身边沒有帶小刀。“啊呀！”他高声說。“我倒霉了！”

“你在叫喚了，是不是？”古斯達夫俯下了臉对他說。“要不要討饒？”

这時安特尔思覚得古斯達夫的刀子碰着了他的大腿，於是他立刻伸手过去，搶到了。古斯達夫想夺回，又怕給对方摔下身來，於是放棄了这企圖。他緊緊捏住安特尔思一隻手，讓他無法扳開刀子，同時又重重的坐在他的腹部上。

安特尔思認輸似的躺着不動，侭他打，也不招架，祇是每挨一下就喘息一声。他的左手却在努力把小刀抵着地扳出刀口來，正当古斯達夫跳起想用身体狠狠的压在对手的身上的時候，他忽然把刀子戳進了古斯達夫的肉裏。

古斯達夫抓住安特尔思的左手腕，登時变了臉。“你这是幹

甚麼，猪羅？"他說，对準安特尔思臉上吐了一口唾沫。"他想暗算人家，这傢伙！"他說着，向四周看了一轉，臉皮皺得像一条少壯的牡牛。

接下去就是一場爭夺小刀的殊死战，大家都用手，用牙齒，用头；古斯達夫看看沒有希望把小刀搶回，馬上就改变战略，捏緊安特尔思的手，逼他把刀子戳在自己身上。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可惜並沒有戳直，刀口恰恰摺攏來，夾在安特尔思手指上，使他祇好咒罵一声把刀子扔開了。

这時艾列克气極了，他感到已失去了剛才的众人注目的英雄地位。"你們快完事了沒有，你們这兩个小雄雞，难道要老子來搭一股嗎？"他一边說，一边想拆散他們。可是他們倆还扭得难解难分，这就使艾列克火起來了，他顯了一次後來永远被人称頌的身手：他一手一个，把兩人都拉了起來。

古斯達夫还是滿臉兇相，好像还想奋身再鬥；但是他的身子已經在搖搖晃晃，好像一株被砍断了根的大樹，隨即跌倒在地。第一个上來扶他的是鮑娣。她發一声叫喊跑过去，兩手抱住了他。

大家把他抬進屋裏，放在床上，卡尔·約翰在他那很深的伤口上灌了些酒，把它洗乾淨，緊緊捏住，鮑娣从一个工人的抽屜裏找來針線，把它縫合攏來。於是这些男女工人都一对一对的走散，只有鮑娣还留在古斯達夫身边。到底她是忠实於他的。

整个夏季就在这样不断地和管家鬥爭、磨擦，尋事起鬨之中过去了，然而，管家到了最緊要的關头時，他們却又不敢对他怎麼。这个鬥鬧就轉向他們內部發展，彼此尋事生非。"總要鬧出事來的，"拉賽說。他不喜欢这种情况，發誓說，一等到有别的工

作，馬上就走。即使要丢掉工錢、衣服和所有的一切东西，偷偷的溜跑也肯幹。

"他們都嫌工錢太少，每天的工作時間太長，还嫌吃的太坏；然而他們把那些东西都从窗子裏乱丢乱扔出來，看了眞是罪过，虽然說伙食是应該好些，可是这些也總是上帝的恩賜啊。这些事情都是艾列克在背後搞出來的！他老是整天的說海話，吹牛，鼓動别人。可是臨到管家找上了他，他倒又不見得比人家强些，全都嚇進洞裏去了。你爸爸拉賽年紀虽然老，可不像他們那样膿包。

"我認为頂好的靠山是良心。要是你有良心，你尽了你的責任，你就可以正眼看管家和莊主，甚至聖父上帝。孩子，你要永远記住，總不要对在你上面的人造反。有些人是应該做下人的，有些是应該做主人的；要是我們該做工的人不肯尽自己的責任，那怎麼行呢？你總不能希望老爺們自己到牛欄裏來撿糞啊。"

这番話都是拉賽上床之後說的，但是貝萊却無心去听他，因为他还有更要緊的事做。他睡得很酣，夢見他自己就是艾列克，正拿着一根大棍子痛打管家。

第十四章

在貝萊那時候，鹹鯖魚是蓬霍尔姆島上人家最主要的食品。不論哪一階級，早餐總是这一盆，在較低微的人家，它也是晚餐桌上的主要肴饌——有時变变花样，出現在午餐桌上。"这是个伙食很坏的地方，"常常有人嘲笑似的說某一个農莊。"你每禮拜光吃二十一頓鹹鯖魚。"

每当接骨木開了花，生活有秩序的人便依照古來習俗，帶了

他們的醃魚桶出去，望着海上，这是鯗魚最肥的季節。人們在这夏天的大清早，站在那差不多处处都望得見海的山坡上，远望回港的漁船。天气，船在海上的方位，都是这种冬藏食品的朕兆。於是就有消息傳遍島上，人們談論着漁業的丰收，魚價的公道。農莊主人都赶了他們最大的貨車到城裏或漁村裏去。捕鯗魚的漁民就牽着他的馬挨家逐戶很困難地走遍了全鄉村。他这匹馬簡直衰老到十分可憐的程度，隨便甚麼人都有权利一鎗把牠打死。

早晨，貝萊開了通到田裏去的那些牛舍門，每一片窪地裏都停着霧，远望好像一个灰白色的小湖，在高原上，炊煙正在从所有的人家和農莊裏輕快地升起，他看見男男女女都在轉过屋角走來，衣服都沒有穿齐全，有些男的祇穿了一件襯衫，有些女的祇穿了一件小衣，大家都瞭望着海上。貝萊也跑出到廠棚裏去看海。一片茫茫大海白得像銀子一样，又从初升起的太陽裏取得了各种彩色。紅色的帆靜靜地張掛着；在晴朗的日色裏，好像一片片鮮血。所有的船都吃水很深，正在按着打槳的節拍慢慢的循路回港。它們在海面上蹣跚而來，正如一羣快要產犢的母牛。

但这一切都跟貝萊不相干，也跟他的一切不相干。岩石農莊，正如教區裏的窮人一样，總要等过了秋季才買鯗魚，那時的鯗魚都乾得像一塊板，賤得幾乎可以奉送。在秋季漁汛期間，鯗魚總是很多的，在市場繼續需要的当兒，每八十尾的賣價是十五到二十歐勒。过了这時候，就論車出賣給人家做猪食，或者就拿去做堆肥了。

秋末的一个禮拜日早晨，有人从城裏跑到岩石農莊來，說現在可以買鯗魚了。管家就下樓來，趁工人都在吃早飯的時候，到工人房裏吩咐大家把所有的大車都套上。“那麼你們也得去！”卡尔·約翰对兩个运石子的車夫說。这兩个車夫都結了婚，住在採

石場附近，可是到農莊上來吃飯的。

“不成，我們的馬不幹这个活！”他們說。“我們光运石子，不管别的。”他們坐了一会兒，肆意的嘲笑那些工人，連个礼拜日都不能自己作主，其中一个特别憤激地伸个懶腰說道：“哦，我看还是回家去睡一瞭午覚。無論如何，一礼拜裏有那麼一天的自由也好。”於是他們都回家去伴老婆孩子，坚持礼拜日的休息了。

岩石農莊上的这批工人發了一陣牢騷；这是照例的事。他們心裏其实並不反对走这一趟，因为他們知道这一趟差事自然而然的可以尋些快樂。城裏有的是小酒店，他們可以想法把買鯗魚的時間拉得很長，便可以快到天黑才回家來。到万不得已的時候，艾列克还能把車子搞坏，这样就不得不在城裏过夜，等車子修好了。

他們都聚在馬廐裏，各人把自己的錢包兜底翻出來——錢包都是又大又硬的皮夾子，配上一把鋼鎖，祗有在一个秘密的机關上撳一下才能打開；可是这些錢包全是空的。

“他媽！”孟斯很失望的向錢包裏看了一眼，“連一个子兒的味道都沒有！一定有漏洞了！”他檢查了一下縫線，又把錢包凑近到眼睛底下，隨後又把它移到耳朵边。“天啊！我好像听見有一个双克郎在說話呢。準是个妖法！”他嘆了口气，把錢包塞進袋裏。

“你这个窮鬼！”安特尔思說。“你到底有沒有跟双克郎見过面？呸，瞧我的吧！”他掏出了一隻大錢包。“我倒还有一个十克郎的在这兒，这是管家在五月節上打算騙着不給的，我还沒有忍心用掉它；我要把它留到老呢。”他把手伸進那个空錢包，裝做要拿出些东西來給人看看的样子。众人都鬨笑着和打趣着，大家想到要進城，就兴致很高。

“可是艾列克口袋裏一定有錢！”有人說。“他工錢大，还有个有錢的姑母在陰司裏。”

艾列克一听这話，可急了。他馬上說道：“哎喲，你們哪兒知道，我还得养活十幾个小毛头呢，他們又不能找別人做爸爸。我說卡尔·約翰一定有幾个子兒，要不然做工头有甚麼好处？”

“本來沒有用处，”卡尔·約翰躊躇似的說。“現在我們要進城去，如果我想去問管家借支幾个錢，他乾脆就回你一声‘不成’。我看姑娘們口袋裏怕还存得有錢。”

那些女工剛巧都提了牛奶桶从牛舍走过來。

“喂，姊妹們，”艾列克对她們喊。“你們誰肯借我們十个克郎？到復活節上加倍还，那時候總該生幾条小猪了。”

“你倒眞会許願！”彭姐站住了說，於是大家放下了牛奶桶商量起來。

“不知道鮑娣有沒有？”喀尔娜說。

“沒有，”瑪麗亞回說，“前天她把賺來的十克郎一起都帶給她媽媽去了。”

孟斯把帽子望地上一摔，一縱身說道：“我上去跟老傢伙自己說，”他說。

“那麼你準得一头滾下臺階來！”

“我才不会呢，我的老娘在城裏毛病很不輕，看医生取藥的錢都沒有，我想跟鮑娣一样做个好孩子。”他說过便轉身向石階那边走去，大家就站在馬廐門口候着他，直到那管家出來，他們就赶緊忙着套車了。古斯達夫穿着他的節日衣服，挾了一个包裹，在踱來踱去的看他們。

“你为甚麼不動手？”管家問。“把你的馬套上去。”

“你自己說的，給我今天休息，”古斯達夫說，还做了个鬼臉。

他正要和鮑娣出去。

“哦，不錯！可是这样就少一掛車了。將來給你補放一天假吧。”

“这我不幹。”

“甚麼！我可要問問甚麼道理？”

“道理？就因为你答应我今天休息。”

“不錯；可是我現在答应補还你这一天！”

“不，我不幹。”

“为甚麼不幹，唔？有甚麼大不了的事要做？”

“沒有，不过你今天已經放了我，那就放定了。”古斯達夫說。他的神气好像是在陰險地冷笑，但事实上祇是在轉動他嘴巴裏咀嚼着的煙草罢了。那管家却气得暴跳如雷。

“要是你不喜欢我，我也可以滾蛋的，”古斯達夫和和气气的說。

那管家立刻回轉身，不去听他。經驗告訴他，在農忙的時候，对这种話只好裝做不听見。他抬头向自己房裏的窗子看了一看，彷彿忽然想到了甚麼事情，跑上臺階去了。工人們就只有这个招兒可以駕御得了他，可是一等到冬天，他就不客气的还手了。那時候，工人都只好忍受一切，屁也不敢放，为了在嚴冷的季節求得个棲身之处。

古斯達夫仍舊挾了他的包裹高視濶步的，甚麼都不動手。別人也鼓勵似的对他笑着。

管家又下樓來走到他跟前。“好吧，你就把馬套上了走，”他簡單地說，“我來替你赶。”

工人中間起了一陣怒鬨。“有一条狗跟我們一起走啦！”他們彼此輕輕的說，接着又故意說得讓管家听見：“狗在哪裏？我們

得有一条狗一起去呢。”

这時孟斯得意洋洋的走下臺階來，手裏拿了一張十克郎的鈔票，顯在胸口，可是这一着並沒有使大众的情緒好轉。“現在这可沒有甚麼用处了，有条狗管着我們呢！”孟斯一听，登時变了臉色，詛咒起來。他們大家把車拉來拉去，都沒有套好，眼睛裏都顯現着憤怒。

管家穿上了大氅，走出在臺階上。“快些把馬套上！”他呼喝着。

岩石農莊上的工人，也像島上的居民一样，等級观念很嚴的，而且他們中間的等級也同样複雜。工头總是坐在餐桌的第一位，也是侭他先吃，刈草割麥也是由他帶头，他的乾草和麥稭車回來之後，必須由为头的女工給他卸下來堆進倉房；早上，他得首先起來，到田裏去上工也要他走在前头，他不放下農具，誰也不敢停工休息。他後面才是第二手，第三手，这样一个个的挨排下去，最後才輪到做散工的压隊。如果沒有个人的愛憎作梗，男工头總是女工头的情人，底下也順着次序成双作对；要是中間走掉一个，那麼他的接替人就來繼承这个關係：这是保持均势的制度。但是在这一方面，人的等級是常有变動的，可是馬的等級却並不如此。古斯達夫的馬是最可憐的，誰也沒有力量能使工头或艾列克赶他这幾匹，即使莊主自己來下命令也办不到。

管家知道这情形，看着他們在古斯達夫套上他的馬的時候多麼高兴。他心裏虽然气忿，臉上却不露神色，但是当他們得意地把古斯達夫的車排在隊尾的時候，他覺得太受不了，便吩咐他們把这輛車排在最前头。

“我的馬可不慣走在拉尾巴的後面！”卡尔·約翰摔下了他的繮繩說。这“拉尾巴的”就是排在末尾的馬的綽号。大家都站在那

兒竭力忍住笑，管家气得冒火了。

“如果你定要走在头裏，好，也罢，”他忍耐着說，“我就走在你後边。”

“不成，我的馬總是跟着工头的馬走，不能跟在拉尾巴的後边，”艾列克說。

他們暗暗地遞着眼色，一个个的重複說下去，这却是一种很大的侮辱。要是这管家照样一个个容忍下去，他在農莊裏的地位就維持不住了。

“是啊，我的馬向來跟艾列克的走，”現在是安特尔思在說，“不跟——不跟古斯達夫的，”他馬上避过了那个綽号，因为管家把眼睛盯住他，走前了一步正要打他。

管家不作声的站了一会兒，好像在听着，他胳膊上的肌肉都在顫動。隨後他便跳上了車。

“今天你們都瘋了，”他說。“可是現在我在前头走了，誰要是敢反对的，我就揍得他五天不得好！”說过他便把車赶出隊伍，艾列克的馬正想搶先，被他笞了一鞭，便往後退讓。艾列克把馬兒大罵了一頓。

工人們都在垂头丧气，無可奈何，大家都停着讓管家先走得远远的。“好啦好啦，我看我們还是上路吧，”卡尔·約翰終於跳上了他的車座說。管家的車已經在前头走了一段路；古斯達夫的这兩匹駑馬今天居然非常有劲，好像牠們很願意跑在前头。但是卡尔·約翰的馬却大不高兴，飛奔上前；牠們不贊成这种新的排隊法。

他們在村上小店裏停了一停，喝了一點东西消消气。当他們再動身的時候，卡尔·約翰的馬使起性子來，必須把牠馴服才能走。

鲞魚丰收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各处，别的農莊裏的大車从後面赶上了他們，有些到漁村去的，在十字路口碰到他們。住在靠近城的已經滿載着鲞魚搖搖擺擺地回家了。"我們在城裏碰头喝杯酒好不好？"有一个工人在經过的当兒对卡尔·約翰說。"我还要來再裝一車呢。"

"不成，今天我們有东家一起來！"卡尔·約翰回答說，指着前面的管家。

"唔，我看見了。他今天赶得一对好馬！我以为是一个拉撒路皇帝呢①！"

有一个卡尔·約翰的熟人，赶了滿車鲞魚迎面过來。他是一个小農莊裏独一無二的工人。"你也在城裏買冬藏食品嗎？"卡尔·約翰拉緊了繮繩說。

"是啊，餵猪的！"那人回答。"我們吃的早已在夏天底裏醃起來了。这些不是人吃的东西！"於是他拾起一条鲞魚，做个要掰成兩段的手势。

"当然，这不是像你这样的老爺吃的，"卡尔·約翰尖刻地說。"你的身份可高呢，听說你是跟你們东家和太太一桌吃的。"

"是啊，这是我們那兒的老規矩，"那人回答說。"我們可不分誰是主子誰是奴才。"

"眞是，你也有份跟太太睡覚呢，兩夜裏輪到一夜，"卡尔·約翰惡毒地說。

大家听了都大笑，那人也不再回答，管自己赶路去了。可是他的話却觸了卡尔·約翰的心，使他不得不有所比較。

他們已經赶上了管家，此刻他的馬已經越發不受管制了。牠

---

① 拉撒路是"聖經"中所引述的一个乞丐，这裏是譏笑那管家像一个乞丐头兒。

們只想超越向前，絕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掙扎着搶上前去，因此卡尔·約翰的馬車幾乎撞到管家的車背上。後來他实在把繮繩勒累了，就鬆了手，於是牠們望斜裏从溝渠边上奔越到古斯達夫那兩匹馬的前面，在路中間騰踔了一陣，才安靜下來。接着便輪到艾列克的馬狂奔向前了。

在農莊裏，所有佃戶的妻子都得到通知，下午必須到莊上來帮忙。这一天，犢子留在欄裏不放牧，貝萊到一家一家去通知。他今天也得帮助那些妇人和拉賽，对於他每天的刻板的工作，这算是一次破例，所以他也很高兴，以为这就等於放了一天假。

中午時分，工人們赶着滿載着鰲魚的車子回來，就把这些鰲魚卸下在前院抽水唧筒旁边的石板地上。他們这一趟簡直沒有机会在城裏作樂，因而大家情緒都很坏。祇有孟斯这个猴子精，堆着一臉笑容。他已經看过他生病的母親，給她送医藥費去，回來的時候，挾了个包裹，兴致挺好，已經是大夥兒都在等着動身的時候了。"这是一种藥！"他咂着舌头再三再四的說，"一种很厲害的藥。"

为了要管家答应他去料理这一點私事，他实在被管家麻煩了好一会兒。这管家向來是个疑心極重的人，但是却拒絕不了孟斯声音顫巍巍的話：如果不准他回去搭救一个生病的母親，这是待窮人太苛刻了，"况且，"孟斯又哭喪着臉說，"她老人家就住在附近，也許我这輩子再也不能見她一面了。这是莊主預支給我的錢，我媽窮得沒有飯吃，躺在床上生病呢，难道要我把这些錢去喝酒嗎？"

"哦，你媽怎麼啦？"孟斯急急忙忙赶回來的時候，管家这样問他。

“哎，她活不了多久了！”孟斯又声音顫抖地說。可是他的臉色却光彩非凡。

工人們在卸下鲞魚的時候，都对他怒目而視。他們妬忌他的运道，恨不得打他一頓。但是当他們走進工人房裏，孟斯解開包裹的時候，他們馬上都笑逐顏開。“这是我那生病的媽媽送給你們的！”他說，於是从包裹拿出了一小罎酒。“她叫我望望你們，还要謝謝你們，待她的小兒子那麼好。”

“你到底上哪兒去了？”艾列克問。

“我一直在港口小山上的酒店裏坐着，可以望到你們一眼；看你們渴得很樂意的样子，实在叫我開心。我不懂你們大家为甚麼不趴下來喝口海水！”

下午，佃戶的妻子和莊上的姑娘都在院子裏的唧筒旁边洗鲞魚，她們周圍堆着一大堆魚。拉賽和貝萊就打水來給她們冲洗，又洗乾淨工人們从地窖裏滾出來的大醃魚桶；兩个老太婆專管調和鹽水。管家啣着煙斗在臺階底下踱來踱去。

在以前，醃魚通常總是一种愉快的工作，可是今天大家都有些不情不願。女人們一边工作一边閒談，可是她們的話裏句句都别有用意，句句都有目的；她們这种刻毒都是男工人引起的。她們即使笑一笑，这笑声背後也別有意味。这些男工人，不管要他們做甚麼事情，都得叫了才出來，吩咐了才動手；做起來又是沒好气似的，一做完馬上又走進他們屋裏去。可是他們一到屋子裏，便全都高高兴兴的唱歌說笑了。

“他們在那兒享福呢，”拉賽嘆了一口气对貝萊說。“孟斯在魚堆裏藏了一罎酒給他們。他們說这酒好得了不得呢。”原來拉賽沒有嘗到。

他們父子倆都沒参加大夥兒和管家的爭吵；他們覚得太弱

了。姑娘們沒有胆量拒絕这禮拜日的額外工作，但是她們却不怕怪裏怪气的說幾句俏皮話，莫名其妙的冷笑一声，使管家以为是在对付他。她們不時的高声問是甚麼時候了，或者停下手裏的工作，听着男工屋子裏愈來愈起勁的喧嘩。時常有一个工人从屋裏被推到院子裏，馬上又老着臉皮笑着慢慢地走了進去。

过了一刻，他們一个个搖搖晃晃地出來了。这時他們都把帽子推到腦後，眼睛定着。他們走到後院，靠在籬笆上，瞧着姑娘們，常常發一陣大笑，立刻又收住了，以畏懼的眼色看着管家。

管家还在臺階旁边踱來踱去。他已經收起煙斗，鎮靜了些。那些工人走出來的時候，他正在揮响一根鞭子作为消遣，以克制自己。

“我要是高兴的話，我可以把他摺合过來叫他腦袋碰到脚尖！”他听得艾列克在談話中間有这麼很响的一句。这管家心裏倒很盼望艾列克來試一試。他周身的筋骨都在躍躍欲試，想發洩一下这种沒有滿足的欲望；而他的思想上也已經浮起了这場战爭的景像：他和全体工人搏鬥，詳詳細細地想到搏鬥中的各种細節。这場惡鬥的情景，他已經是經常都在想像着，尤其是最近；他把搏鬥中一切困难的情况都徹底想过了，岩石農莊的每一个角落裏，凡是可以用來作武器的东西，他全都記在心裏。

“甚麼時候了？”一个姑娘高声問，这句問話至少已經問了二十遍了。

“比你的小衣还長一點，”艾列克接口就回答。

姑娘們都哈哈大笑。“别胡說八道！快告訴我們到底是甚麼時候了！”一个姑娘喊着。

“再一刻就到磨場主人的女兒了，”安特尔思回說。

“嗨，你們这些蠢人！你們不会好好的回話嗎？你說吧，卡

尔·約翰！”

“我說它是圓的！”卡尔·約翰很正經的說。

“不，規規矩矩，我來告訴你們，它是甚麼，”孟斯儼然地說，从袋裏掏出了一隻大“黄油碟子”①。仔細看着，“这是——”於是翕動着嘴唇，好像在計數。“見鬼！”他忽然叫起來，驚異地把手拍着籬笆。“怎麽的，現在恰好就是昨天的这个時候。”

这是一句老笑話，但那些女人还是尖声叫喊着笑起來；因为孟斯是一个滑稽角色。

“別管時候，”管家走上前來說。“赶快做完就是。”

“是啊，限時候是对付裁縫和鞋匠的，不是对付正經人的！”安特尔思輕輕地說。

管家快得像貓一样的轉身到他跟前，安特尔思馬上把一条胳膊伸上去遮在头頂上，好像要擋住打擊似的。管家衹是咳嗽一声，輕蔑地冷冷一笑，又開始來回地漫步了。安特尔思站在那兒，羞得臉紅到耳根，不知道眼睛往哪裏看才好。他搔了幾搔头皮，可是这也不能掩飾他那条胳膊的古怪動作。旁人都在笑他，他只好撩起褲脚，一个大步逃進屋子裏去了，女人們都在他背後笑笑嚷嚷，男工們也都把头靠在籬笆上捧腹大笑。

这一天就在惡意的笑話、憎惡的行動中間过去了。傍晚，男工們就到大路上去乱嚷乱跳，使过路人感到厭煩。拉賽和貝萊都很累，早早就上了床。

“謝天謝地，今天總算过完了！”拉賽睡到床上之後說。“这眞是一个十足的坏日子，倒也奇怪，竟沒有闖禍流血；有一个時候，管家好像要動手呢。不过艾列克是个聰明人，他知道甚麼時候收

① 怀錶的俗称。

篷。"

次日早晨，一切都好似被忘記了。男工人照常伺候馬匹，到六點鐘便出發往田裹去收割苜蓿。他們都头昏眼花，精神不振。酒罎子被扔在馬廐門外，已經空了；他們走过的時候都在罎子上踢上一脚。

貝萊今天还得帮忙醃魚，但他已經不覺得有甚麼趣味了。他只想回到牧場上去看牛；在这裹，他就得听任何一个人的使喚，东边有人向他招手，他得去；西边有人在叫他，他也得答应。有時他大着胆子，託故到農莊外边去溜一轉，總算帮忙消磨了一些時候。

將到午刻，工人正在收割那些細嫩的苜蓿，艾列克丢下了他的鐮刀，它就从割下的草堆裹彈回了鏘鎯一响。於是大夥兒都歇了手。

"怎麼啦，艾列克？"卡尔・約翰問。"你不好过嗎？"

艾列克站在那裹，手裹拿着他的刀，摸着刀口，沒听見也沒看見。隨後他抬起头來，看看天，皺着眉头；他的眼睛好像陷了進去成了个瞎子，嘴唇却厚厚的噘出來。他不知咕噥了些甚麼，便跑向農莊上去了。

其餘的人都呆立着，眼睛跟着他看一会兒，也一个个扔下鐮刀跟着走了，祇有卡尔・約翰还站在老地方。

貝萊剛走出來，要到牛圈裹看看有沒有犢子偸跑掉。他看見工人們散散落落的迤邐回來，像一羣歸牧的牛，他就疑心出了甚麼岔兒，赶緊奔進屋來。

"工人們回來了，跑着呢，爸爸！"他悄悄地說。

"他們該不是回來幹那个吧？"拉賽說，開始發抖了。

管家正从他房裹拿出东西要放上馬車，預备進城。当艾列克

手裏捏着他那又大又濶的刀子，一臉兇相的出現在底下那扇敞開着的大門口的時候，他兩手裏正滿滿拿着东西。“那个傢伙究竟在哪裏？”艾列克大声的嚷着，像一条發性子的牡牛一样，垂着头打了一个轉，然後邁開大步，一直走進籬笆，朝管家走去。管家一看見他，还有門外跟在他背後奔上來的許多工人，吃了一驚。他估量着走到臺階口去的距离，但又变了主意，迎着艾列克走上去，但始終站在一輛大車背後，密切注意着艾列克的举動，一方面在想找一件武器。艾列克緊跟着他繞着大車轉，咬着牙齒，斜抬着眼睛盯住他的敌人。

管家一轉一轉的繞着大車，作些不必要的動作，他决定不了怎麼办。但这時大夥兒都已赶到跟前，擋住了他的路。他的臉都嚇靑了，便从大車上拆下一根車軛，又一抬手把那大車向人多处翻过去，於是众人便乱紛紛的退避。这一來就使他和艾列克之間騰出了一塊空地，艾列克敏捷地跳过車轅，擎起刀正待戳下來；說時遲，那時快，管家手裏的車軛已經猛然落在他头上。刀尖对準管家的肩膀落下來，可是用力小了，祇在他肩头擦过，而艾列克却倒在地上了。众人都不知所措的站在那兒獃看。

“把他抬到熨衣房裏去！”管家用命令的口气喊，於是众人都放下刀子，遵命做事。

这場战爭使貝萊的血激動得沸騰了，他在唧筒旁边不停的跳上跳下。拉賽不得不把他緊緊拉住，因为他簡直好像会奔上去参加战鬥似的。後來，当那强大的艾列克，头上挨过一棍，立刻就人事不知的倒在地上的時候，他更跳躍得如同得了狂舞病，他仰面朝天的跳起在空中，又故意讓自己跌落在地上，同時还發着一陣陣的怪笑。拉賽憤怒地罵他，說他用不到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來；可是当他把貝萊拉起來，緊緊的挾住他的時候，这小傢伙为

了要擺脫束縛，繼續跳躍，拚命掙扎到全身都發抖。

“他是怎麼啦？”拉賽眼淚汪汪的問那些農人的妻子。“哎喲，叫我怎麼办哪？”他心裏很难过的把貝萊抱回自己臥房裏，这時月亮正在下弦，这邪气永远不会脫身了！①

在熨衣房裏，大家都在忙着救護艾列克，給他嘴裏灌白蘭地，头上擦葡萄酒。康思脫魯不在家，可是那女主人却親自下樓來，搓着手咒罵着岩石農莊——她自己所生長的家！岩石農莊簡直变成一个酗酒打架殺人流血的地獄了！她祇管这样說，一點也不顧及所有的工人都站在她周圍一字一句听了進去。

管家已經飛快的赶了他的輕便馬車去請医生，还把他由於自衛而闖出來的禍事到警察局裏做了報告。女人們聚在唧筒旁边說話，男女工人乱鬨鬨的在閒蕩，也沒有人維持秩序。这時女主人从地下室裏出來，跨上臺階，对他們看了一会兒，於是大家都低头找點甚麼事做起來。她那双眼睛好厲害！年紀老的妇人們抖战着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这使她們愉快地想起了从前年輕時候，岩石農莊的那个老莊主，在走过的当兒，碰到她們正在偷懶，也是这样滿眼怒色的对她們看着的。

这時拉賽坐在自己屋子裏守着貝萊。孩子躺在床上，熱得昏昏沉沉的，一会兒說話，一会兒獃笑，把父親簡直弄得啼笑皆非。

第十五章

“也許她是理直的，因为她那样的哭，那样的罵，声音响到

---

① 歐洲人民的迷信，以为在下弦月中了邪气，以致瘋癇，就永远不会好了。

隔牆都听得見，樓下工人房裏和整个農莊都听得見，而他从來不还嘴。不过她这样哭哭罵罵也还是不够聰明，这样祇会叫他更憎厭，祇会把他赶得更远。要是一个農莊主人，在家裏待不住，整天的在外边，天長日久的下去，这个農莊怎麼得了？这种祇会把丈夫赶出家門去的恩爱，真不是好事。"

禮拜日晚上，拉賽在牛欄裏跟挤奶的女人談論这件事。貝萊也在那兒，虽然一边忙着他自己的事，可是一边还注意听着他們的談話。

"可是她也並不傻啊，"葺屋匠霍尔姆的妻子說。"譬如她要了那个漂亮的瑪麗亞做使女，这样就可以使他在自己家裏也有一張标緻的臉看看。她懂得，要是家裏有吃食，人們就不会到外边去找野味了。不过，当然，这个办法也还是不中用，因为她不肯停止她的哭呀罵呀，也不肯把酒戒掉，还是要把男人嚇跑的。"

"我知道他也喝酒的！"貝萊不高兴地插嘴說。

"唔，不錯，他也常常喝酒，"拉賽口气中間有點譴責的口吻。"不过他是个男人，你總知道，况且他也許还有别的緣故。可是女人貪杯，那就是坏事了。"拉賽心裏有些不快：这小子居然有他自己的意見了，而且还喜欢在大人說話的時候插嘴。

"我說啊——"他又回头对挤奶的那些女人說，"要是沒有她这样的哭罵，自己沒有做过虧心事，他準是个好丈夫。她不在家的時候，不是很安靜嗎？他差不多每天都在家，样样都親自管。这可叫管家头痛了，因为他是想在農莊裏封王的。莊主待我們真算得上平等，他好比我們工人裏的一个；他連对古斯達夫的不滿都忘掉了。"

"对古斯達夫本來用不着有甚麼不滿，除非是因为他会討一个有錢的老婆。人家說鮑娣做了兩三个月使女就已經賺下了一百

多克郎。有些人眞能賺錢，我們做起來拿不到錢的事，她一做就得到了。”一个老妇人說。

“哦，哦，我們瞧着吧，看他到底能不能把她討到手。我看拿不準。本來嘛，我們不能講自己人的坏話，可是鮑娣实在不是个靠得住的姑娘。她跟莊主的那种事情是沒法办的，有一天古斯達夫正在为这件事生气的時候，我曾經对他这样說过甚麼事都得是东家佔先呀。彭妲，無論从哪一點看，她都算是个好家小，可是總也免不了要跟东家勾搭勾搭。誰强誰先到手，世界上到处都一样！可是鮑娣是个楊花水性的女人，來一个爱一个，这会兒她又跟那个年紀还不到十六歲的農藝学生搞上了，得了他不少东西呢。古斯達夫还是趁早放手的好，人給癡情蒙了心，常常会遭殃的。我們莊上就現成放着榜样。”

“前天有人跟我談起，他說女东家压根兒沒有上京城去，是到南边的親戚家裏去了。她丢下他跑了，你們看吧！”

“看來这是如今挺時髦的事！”拉賽說。“她索性不回來，这倒也好。”

岩石農莊裏似乎充滿了完全不同的气氛。陰鬱之感沒有了，樓上也不再有使你毛髮悚然的哭駡声傳下來。在莊主身上，改变尤其顯明。他好像年輕了一二十歲，有說有笑的如同一个才解掉鐐銬的人。他对農莊裏的工作件件都有兴趣，一天裏總要坐了他的二輪單馬車到採石場上去兩三趟，莊上有甚麼新的工作開始，他總在場，而且还常常脫下大氅，帮着動一手。漂亮的瑪麗亞伺候他吃飯，給他鋪床，他也不怕对她表示表示親熱。这位莊主的好兴致，像是有傳染性似的，使莊上一切都愉快起來。

可是，無可否認的，拉賽还有他自己的苦悶。由於大寒的气

候，在十二月裏早就來到，他的想續弦的心也越發急了。他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把脚擱在自己的桌子底下，还有一个使他全心熱愛的妻子。他虽然对喀尔娜还沒有完全死了心，可是另外也答应給那葺屋匠霍尔姆的妻子十个克郎，託她找一个相当的女人。

的確，他曾經把这种念头抛在腦後，認为是不可能的，因而踏進了老境；但是，如果你老在尋找一个門口想溜出去，那麼又何必一定要把自己關在屋裏呢？拉賽又重新考慮了一次，像往常一样，把生命和快樂帶到他屋裏來的，仍舊是貝萊。

离漁村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女人，她丈夫出海了好幾年沒有消息。貝萊在上学去或从学校裏回家的時候，碰到天气不好，曾經在她家門廊底下躲避过好幾回，因而他們慢慢的相熟了。他給她做些小差使，她謝他一杯熱咖啡。如果天气很冷，她还常常招呼他進屋子裏去；那時她便給他談談海，談談她那混賬的丈夫，老不回家，把她抛在家裏靠着給漁民補網过日子。貝萊覚得也应該談些事情來回敬她，因此他就談談父親拉賽，和躺在家鄉妥梅里拉教堂墓地裏的母親彭姐。这些閒談總扯不到很远，因为她講到後來，總是回到那个把她抛在家裏做活寡妇的丈夫身上去的。

"我想他也許淹在海裏了，"貝萊会这样說。

"不，沒有，因为我还沒有得到朕兆，"她肯定地說，每次總是这一句。

貝萊把这事都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听得很有兴趣。"哦，今天你到奥尔遜太太家去过沒有？"每当孩子从学校裏回家來，他第一句就这样問；於是貝萊就得把經过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上好幾遍。拉賽永远不嫌嚕囌的。

"媽媽彭妲已經死了，唔，你告訴了她沒有？不錯，你說过了！好吧，今天她問起了我一些甚麼事？她知道不知道我分到了遺產？"——原來拉賽新近从一个伯父那兒得到了二十五克郎的遺產。——"你最好把这件事情提一提，这样她就不会把我們看做窮光蛋了。"

貝萊成为一个給双方傳達隱語的使者了。从拉賽那兒，他拿些零星物事去答謝她对他的好心，一塊繡花手帕，或者一条美麗的絲織头巾，都是母親彭妲遺物中前後的殘餘。要是这个新的机会不成功的話，这些物事实在是捨不得送掉的，因为从此就沒有可資紀念的东西了。但是拉賽的脾气向來是寧可孤注一擲的。

一天，貝萊帶來了消息，說奧尔遜太太已經得到朕兆了。在半夜裏，她忽然驚醒过來，看見一隻大黑狗張着嘴站在她的床头。牠的眼睛在黑暗裏閃着光，她还听見有水从牠毛上滴下來的声音。她知道这一定是船上的狗來給她報信了。她就走到窗边，在月光下，她看見海面上有一条張着滿帆的船行过。她站的地方很高，可以看得見船後面的海和天。她丈夫和另外一些人都靠在船舷上，他們都是透明的；海水正在从他們头髮和鬍子上淌下，滴落到船边。

当天晚上，拉賽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

"今晚我們要出去嗎？"貝萊很詫異的問。

"不——唔，我是說我要出去，有一點事。要是有人問起，你就說我到鉄匠家要一个新的牛鼻圈去了。"

"我可以跟你一道去嗎？"貝萊問，幾乎要哭出來了。

"不，这一回你乖乖的在家吧。"拉賽摸摸他的头。

"那麼你到底上哪兒去？"

"我要上——"拉賽正想撒个謊，可是心裏覚得有些过意不

去。"你别問吧！"他終於說。

"那麼过幾天，我不問，你会不会告訴我呀？"

"一定，準会讓你知道——沒錯！"

拉賽出了門又回來。貝萊坐在床沿上哭泣；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爸爸拉賽出門不帶他同去。

"今天你該做个好孩子，乖乖的睡吧，"他嚴肅地說。"要不然我就不去了；可是这麼一來，就坏了事，对我們俩都沒有好处。"

貝萊考慮了一下，便脫衣上床；拉賽这才走了。

拉賽走到奥尔遜太太門口，她家都已經關門，屋裏也沒有光亮。他依照貝萊的叙述很容易的找到了。他繞着屋子走了兩三圈，看看牆壁的情况，木料和灰泥都很好，这屋子还附帶一塊地，剛好够在禮拜日墾种，这样就不妨碍你平時在農莊上做工賺錢了。

拉賽敲了幾下門，过了一会兒，窗裏顯出了一个白色的人影，問外边是誰。

"我是貝萊的爸爸，拉賽·喀尔生，"拉賽說着便站出來走到月光裏。

於是大門退了門，一个溫柔的声音在說："請進來！别站在外边招涼！"拉賽便踏進了門檻。屋子裏有一股睡眠的气味；拉賽甚麼也沒看見，却聞得出床舖在甚麼地方。他听見有呼吸的声音，好像一个胖女人在穿上襪子。隨後她擦了一根火柴，點上灯。

他們一边握手，一边互相打量了一眼。她穿一件柳条褥套布做的裙子，束住上身的短睡衣，头上戴了一頂藍色睡帽。她的手脚都很壯健，胸膛鼓起得很堅实，臉相也很不錯。她是連一个蒼蠅都不肯碰伤的这一等女人，祇要人家不去欺侮她。但是她可不

適宜做粗工，因为太細緻了。

“原來是貝萊的爸爸！”她說。“你倒有这麼个小兒子。不过，請坐吧！”

拉賽霎了一霎眼，惟恐她嫌他老。

“是啊，这就叫做晚來子；可是無論在哪一方面，我还能做一个男子漢的工作呢。”

她一边笑一边忙着在桌子上擺出冷的醃牛肉和猪肉香腸，还有一杯酒、麵包和一碟猪油。“吃吧！”她說，“憑这个就顯得是男子漢了。你又是老远來的。”

到这時候，拉賽才想到他總得說出个來意。“我得馬上就回去。我專誠到你这裏來，謝謝你对我孩子的好心。”他說着甚至还站起來好像想走的样子。

“噢，哪有这个道理！”她說，硬推着他坐定在椅子上。“东西很寒傖，可是將就吃一點吧。”她把刀子塞在他手裏，很熱情地把食物推到他面前。她挨近他身边站着伺候他，全身都發散出溫暖和好感；拉賽覚得非常舒服。

“你一定是你丈夫的好家小，”他說。

“是啊，这可是眞的！”她說着便坐下來，对他直爽地看着。“他在家的時候，總是要甚麼就有甚麼的。他一覚睡到中午，我就像照顧小娃娃似的照顧他；可是他从來不肯帮我一手，所以到底我也覚得厭煩了。”

“这是他的錯啊，”拉賽說，“行好事就望好報。我想如果有人問到彭妲，她决不会这样說我的。”

“是啊，如果他肯動手的話，一份人家眞有許多事情做的。我祇有一条母牛，沒法子多养了；不过，家裏是足够养兩条的，我家也沒有背債。”

"比起你來，我祇能算个窮光蛋了！"拉賽喪气似的說。"我一總有五十克郎的積蓄，我們爺兒倆都还有幾件好衣服穿穿掛掛；可是除此之外，我就祇有一双堅实的手了。"

"啊，这就很値錢啦！我想你總不怕提一桶水，或者做做这一類事情吧，嗯？"

"当然我不怕做。我也不怕禮拜日早晨在床上喝一杯咖啡。"

她笑了。"这样說來，你該親我一个嘴啦！"她說。

"哦，应該应該！"拉賽高兴地說着便和她親了个嘴。"好了，現在只望我們会幸福，一家子三个都好。我知道你是喜欢那孩子的。"

接着，他們还有些事情得商量，还有咖啡喝，拉賽还要去看看她的母牛，还要滿屋子走一轉，看看她的家私。这麼一來，時候就不早了。

"今晚上还是住在这裏吧，"奥尔遜太太說。

拉賽遲疑了一下。孩子独自睡在家裏，而且他又必須在早晨四點鐘在農莊上幹活；可是外面很冷，这裏却一切都温暖舒服。

"唔，也許这样好些，"於是他重新放下了帽子和大氅。

第二天四點鐘左右，他从屋後溜進了牛舍，小房間裏灯还亮着。拉賽以为他这行動已被發覚，不由的抖索起來。通夜不在農莊裏，这算是一种不可恕的罪狀的。但是房裏並沒有別人，祇有貝萊蜷縮着，垂睡在箱子上，沒有脫衣服。他的臉已經哭得又青又腫了。

这一整天，貝萊的行動有點对他冷淡，幾乎有點敌对的样子，拉賽心裏很难过。沒有別的办法，他得老老实实告訴他。

“貝萊，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你知道嗎？”他終於說。“我們快有一座房子和一个家了，外加一个好看的媽媽。就是奥尔遜太太。現在你称心了嗎？”

貝萊一點不反对。“那麼下回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啦？”他問，心裏还有點不高兴。

“是啊，下回我帶你一起去。我想就在礼拜日。我們告一整天假，早點去拜訪她。”拉賽說这句話的精神特别焕發；他变得格外健旺了。

到礼拜日，貝萊果然跟他一道去了。莊上祗答应他們半天假，下午才可以自由離開，而且这一回准假之後，在最近期間，不許再告假。貝萊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去看他未來的母親，可是拉賽却困难得多。当他的相思病發到很兇的時候，他便在哄貝萊睡熟了以後，悄悄地換了衣服溜出去。

每次像这样通夜不睡之後，第二天他便幹不動活，走路都会自己絆着自己的脚摔跤；可是他眼睛裏却閃着青春的光，好像他已經和最强的生命力訂了一个密約。

第十六章

艾列克站在前面的臺階上，駝着肩臂，側着臉向着牆壁。他每天早晨四點鐘就站在那裏専等管家下來。現在已經六點鐘了，天正在發亮。

拉賽和貝萊已經打扫过牛欄，餵过牲口第一頓草料，他們自己也餓了。他們站在牛舍門口，等候早餐鐘响，在馬廐門口，工人們也这样的站着。等到六點一刻，他們就走進地下室，由卡

尔·約翰帶头，拉賽和貝萊也跟着進去。每人臉上都看得出餓相。

"喂，艾列克，我們下去吃早飯了！"卡尔·約翰在走过的時候說，於是艾列克也从臺階旁边牆角裏轉出來，喪气似的雜在人堆裏一起進去。無論如何，他肚子也總是餓的。

他們一声不响的吃鹹鰲魚；食物完全堵住了他們的嘴。吃完了魚，那工头便將他的刀柄敲敲餐桌，於是喀尔娜端來了兩大碗豆粥和一堆塗油麵包。

"今天鮑娣到哪兒去了？"古斯達夫間。

"我怎麼知道？今兒早上她的床好像沒有睡过一样，"喀尔娜得意洋洋的回答。

"說謊！"古斯達夫砰的一声放下了他的調羹，嚷着。

"你可以自己到她房裏去看；反正你認得！"喀尔娜尖酸地說。

"那个農藝学生今天怎麼了，他为甚麼不打鐘？"卡尔·約翰問。"有哪个姑娘看見他沒有？"

"沒有，我想他是睡得起不來了，"彭妲从洗衣房裏喊着回答，"隨他去吧！我可不願意天天早上去叫他！"

"我看还是你上去叫醒他吧，古斯達夫，"安特尔思霎霎眼說。"你会看見个笑話呢。"大家听了都笑了一笑。

"要是我去，就用得到这个剝兎子皮的傢伙，"古斯達夫揚着一柄很大的刀子說。"我想他就不会作怪了。"

这時，莊主自己下樓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神气顯得很高兴。"喂，大家听到这新聞沒有？漢斯·彼得在半夜裏把鮑娣拐逃了！"

"眞有这事！如今連吃奶的孩子都搞起來了？"拉賽儼然正色地說。"我得把貝萊看管看管好，免得他跟了喀尔娜逃跑。她是喜欢小夥子的。"拉賽自命为一个男子漢，不怕說話得罪人。

“漢斯·彼得才十五歲，”康思脫魯譴責似的說，“可是已經發了春心。”他說这話的神情，莊嚴得非常滑稽，使大家都笑了。祇有古斯達夫不笑，他坐在那兒霎霎眼，點點头，像个醉漢。

“你們听他怎麼說。这張紙是他留在自己床上的。”康思脫魯像演戲似的把那張紙攤開來唸下去：

康思脫魯先生看到这封信，我已經走了。鮑娣和我約定在今晚一起跑的。我的嚴父决不会贊成我們的結合，因此我們將到一个沒有人找得到我們的秘密地方去享受我們的爱情。你們如果想尋找我們，那便是做了一件大坏事，因为我們已經决定，与其落在敌人的魔掌裏，还不如双双自尽。这張信紙是沾濕了我們的眼淚的。請康思脫魯先生不要見怪我出此下策，因为，为了我的偉大的爱情，我沒有別的办法了。

漢斯·彼得。

“这个小子一定爱看小說，”卡尔·約翰說。“他將來準能做大事。”

“是啊，他很懂得私奔的办法呢，”康思脫魯欣然地說。“甚至还擱一架梯子在姑娘們臥房的窗下，虽然窗子低得就在平地上。我希望他祇要能把他的農藝做得有这样一半好也就够了。”

“那現在怎麼办呢？我看該去找一找？”工头說。

“唔，我也拿不定主意。去打擾了他們的幸福也差不多是不应該的。他們肚子餓了自己会回來的。你看怎麼办，古斯達夫？我們要不要赶个圓場？”

古斯達夫沒回話，忽然站起來走过院子回到臥室裏去。及至众人跟到屋裏，他已經躺在床上了。

他整天躺在那裏，無論是誰進去看他，他都不理不睬。当下工作便受了影响，那管家大發脾气。他根本不贊成康思脫魯行出來的新办法——讓每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爱怎麼說就怎麼說，爱

怎麼做就怎麼做。

“進去叫古斯達夫起來！”到了下午，大家都在打麥房裏篩穀子的時候，管家說。“要是他不肯穿上衣服，就硬給他穿上出來。”

但是康恩脫魯，他正在那裏記錄重量，却插口道：“算了，要是他身子不舒服，讓他睡吧，”他說，“不过这是我們的事，該想个办法給他治治。”

“給他貼个芥末膏藥好不好？”孟斯反抗地对管家看了一眼，建議說。

康恩脫魯高兴地搓着手。“不錯，这很好！孟斯，你过去叫姑娘們做一个芥末膏藥來，我們給他貼在肚臍眼上；毛病就在那个地方。”

等到孟斯拿了膏藥回來，他們就一連串的去給古斯達夫貼膏藥，農莊主人自己帶头。他也注意到管家惱怒的神色，顯然好像是在說：“又浪費時間去做無聊的事了。”但是他存心要消遣一下，况且工作也还是可以做了的。

古斯達夫已經覚得情形可疑，所以，当大家來到他身边的時候，他已穿好衣服起來了。这一天的後半天他还是做了工作，不过甚麼都沒法逗他笑。他就像一个癡子。

幾天以後，有一輛大板車赶到了岩石農莊。在馭者座上坐着一个穿着皮大衣的寬肩头的農莊主人，他旁边坐着漢斯·彼得，从头到脚都盖着东西，背後車板上，美麗的鮑娣躺在一堆乾草上，冷得發抖。这就是那農藝学生的父親，把一对野鴛鴦从城內小客棧裏提回來了。

漢斯·彼得在樓上公事房裏挨了一頓鞭打，連外面都听得到声音。打过之後便給放出到院子裏，又哭又羞的在那裏轉了一会兒，才和貝萊一同到牛舍後边玩兒去了。

鮑娣受到的处分更加嚴厲。一定是由於那陌生莊主的要求，所以她立刻被開革了，因为康思脫魯平常决不这样嚴厲。她必須立刻收拾东西，吃过飯就走。她的神气还像平時那样的温柔美麗；誰要是不知道她的底細，準以为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仙呢。

次日早晨，古斯達夫的床上空空的沒有人。他也跑得乾乾淨淨，箱子，木靴，甚麼都帶走了。

拉賽眼看着这一切，以一个大人的寬容心情微笑着：这些都是孩子們的花样！現在就祇缺一樁事：喀尔娜在一个夜裏把她的胖身子从地下室窗子裏挤出去，也一溜煙的走掉——追逐古斯達夫去了。可是，这一樁却沒有發生；她对拉賽又親熱起來，給他和貝萊縫補縫補衣服，竭力使他們爺兒倆过得舒服些。

拉賽不是瞎子；他看得清風向哪兒吹，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力量，感到非常得意。現在，祇要他說一声甚麼時候要，就有兩个女人在等着他；他祇要伸出手來，这兩个女人便馬上会接了去。他整天的高兴得如醉如癡，有幾天裏，他甚至兴奋得好像內部甚麼东西在提示他，叫他好好利用这机会！他向來是非常謹愼地走他的人生大道，循規蹈矩的尽他的責任，过他的生活。为甚麼他不可以冒一次險，玩一次火呢？他心裏有一股力量在引誘他了。

但終究还是他的正义感战勝了。既然他向來是依照着“聖經”上的告誡，祇娶一妻，那麼他就应該繼續保持这种品德。别的女人關係，那是祇有大人物才可以——譬如“聖經”上的亞伯拉罕，这是貝萊正在給他講的故事，还有康思脫魯。此外，在这件事情上，也總得使貝萊对他父親無可非議；總得使他自己乾乾淨淨，可以对得起兒子而沒有慚愧。这麼一想，好，他就想到要是这兩个女人一朝發覺了眞相，她們怎麼会受得了。於是拉賽感到非常內愧，祇好霎着他的紅眼，低下了头。

將近三月中，誰都想不到康思脫魯太太竟回來了。她不在的時候，莊主的生活过得滿舒服，她的回來却使他不免吃了一驚。漂亮的瑪麗亞立刻被女主人赶了出來，叫她到洗衣房裏去工作。她的倖免於被革除，乃是因为自从鮑娣走了之後，農莊上的女工已經不够了。康思脫魯太太隨身帶來一位姑娘，据說是親戚，帶來給她做伴，也帮着做家务。

他們好像都和和气气的在一起。康思脫魯整天都在農莊上，不再胡來了。三个人常常一起出來，在農莊裏到处走走，給新來的那位姑娘指點指點，大家看見女主人總是挽着莊主的胳膊。她的回來完全为了生活上少不了他，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但是康思脫魯对她的回來，似乎並不怎麼高兴。他已經收起了他的喜笑，又躲進蝸牛殼裏去了。每逢他陪着太太和那位親戚出來的時候，他的神气常常好像防备着有甚麼看不見的东西在狙伏着；好像害怕突然被襲擊似的。

这种看不見的东西，对別人也成了威脅。康思脫魯太太从來不嚴厲地管農莊上的事，無論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然而莊上的一切都变嚴肅了。人們不再在院子裏隨便走動，祇是偷偷对那些高窗子望着，赶緊走过。整个气氛又变得非常沉悶，使人工作乏力，情緒低落。

岩石農莊上又籠罩着一片神秘了。这个農莊曾經使許多人幸福，也曾使許多人遭殃，而它的基礎就建築在这些人的命运上。許多人对它至今还是这样想法。种种不吉利的事情，恐怖，悽涼，疑神疑鬼的情緒，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这裏，好像这是一个墓地。

現在这一切都集中在这个女人周圍，使她成为一个很濃厚的陰影，当她走開的時候，一切都明亮了。她对她所受一切委屈的不停的哭泣叫罵，徒然在她周圍散佈着黑暗，使人厭煩。她的回

來，並不是为了对不可避免的境况表示屈服，而是重新振作了力量，準备照舊像以前那样鬥争下去。她的生活上少不了他，然而她又不能給他一點好处；她正如那些祇有在火裏才能生活的生物，可是一到火裏却又叫起來了。她在火燄裏掙扎着，然而火燄又是她自己煽起來的。漂亮的瑪麗亞的事是她自作自受，而現在她又自己帶來了一个親戚。她就是这样的自己給丈夫找好了不忠实於她的捷徑，然後又对他哭哭罵罵地震驚整个農莊。

像这样的愛情决不是上帝的創造；这是有邪惡的力量潛伏在她心裏。

第十七章

啊喲，这天气多冷！貝萊正弯着身子頂着風慢步的向学校跑去。跑到那个大山楂樹叢旁边，路特已站在那兒等他，於是他們倆就並排跑，低着头，气急呼呼的，就像兩匹喘息的小馬。他們的外衣領头翻得高高的，頂到耳朵，他們的手都伸到褲子袋底裏，向自己身上取暖。貝萊的外衣袖子太短，因此他的手腕都凍青了。

他們很少交談，祇管往前跑；風悶住了他們的嘴，使他們說不出話來。他們的呼吸不能通暢，眼睛也睜不開。不時的要停下來，轉身背着風，滿滿的吸一口气，再將熱气呵到臉上，使它恢復一些感覺。最难受的是他們重新轉过身來，又还沒有对好風头，開步再走的時候。

十里路的曠野地走完了，他們轉進了漁村。在这裏海边上，他們差不多隨处都有庇蔭；洶湧的大海在給他們衝破寒風。他們

所看見的已不是茫茫大海，只是从一陣陣大風雨的罅隙中东一塊西一塊的顯現出來的就好比一堵活動牆壁，碰在海边，一声咆哮，散碎做無數灰白色的泡沫。風兇惡地把这些浪头撕下來，就吹送一陣鹽水的雨到岸上。

老師还沒有來。他桌子旁边站着倪侖，正在忙着撬開抽屜上的鎖，打算偷回一个被弗里斯在上課時候沒收掉的煙斗。“这是你的刀子！”他喊着，丢了一柄有鞘子的小刀給貝萊，貝萊一手接过，馬上藏在口袋裏。有幾个農民的孩子正在往火爐裏加煤，其实爐子裏已經够紅的了。窗子边坐着一羣女孩子，正在互相听各人背誦聖詩。外面，海上的浪头不停地打碎在岸边，当它們的咆哮声暫時停止一下的時候，孩子的尖銳的叫囂声就响了起來。漁村裏的孩子全都在海灘上，在那些彷彿会把他們压成碎粉的浪头中跑進跑出，把海上漂來的木头搶上岸。

貝萊剛剛暖和过來，又給倪侖邀了一同到外面去。大多數孩子都已經通身濕透，可是他們还在高兴得很，笑着喘着。有一个孩子撿到一塊船名牌。牌上漆的是“眞率号”。他們便团团圍住了这塊牌，七嘴八舌的爭論着这到底是哪一种船，它是从哪一个港口開出的。

“那麼这条船已經沉了，”貝萊嚴肅地說。誰也沒有回話；这当然是非常顯明的事。

“唔，”有一个孩子遲疑地說，“也許这塊船名牌是給浪头打下來的；它不过是釘在船上的。”於是他們又仔細檢查了一遍；貝萊可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我想是船上水手把它拆下來扔在海裏的。你看，一隻釘子已給拔掉了，”倪侖說，还很神秘似的點着头。

“这可不懂了，他們为甚麼要这样做呢？”貝萊不信似的問。

“因为他們殺死了船長，把船搶过來算是他們自己的啦，你这笨蛋！他們只要給这条船再取一个名字，就可以漂在海上做强盜了。”別的孩子听了这話，都露出了充滿冒險精神的眼光，証实倪侖的解釋並不虛假；这个孩子說，他父親曾經給他講起过这种事情，那个孩子說，他父親还親自参加过这种事情。当然，他並不願意这样做，不过，当水手們暴動的時候，他却被人家綁住在桅杆上。

在这种日子裏，貝萊在各方面都感到自己的渺小。狂暴的大海威脅着他，使他覺得慄慄危懼，可是別人却都是正好得意。他們都熟悉海洋裏种种恐怖的事情，便都誇大其詞地在海灘上講着玩。滿船的人和貨怎样一起沉入海底，或是撞在礁石上；屍首怎样在拍岸的海浪上翻來滾去，淹死的人，穿着航海靴，戴了雨帽，怎样地在半夜从海裏出來，一直走進村子，到自己家裏去給親人報信。他們津津有味地講着这些故事，很認眞，很高兴，好像在歌咏聖詩，頌揚大海。可是貝萊却像站在圈子以外的人，他听了这些故事，覺到自己的怯懦。他退縮在別人背後，祇巴望能把那条大牡牛牽到他們中間，把牠放開。那時他們就会跑到他身边來求保護了。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吩咐过他們，要小心些，因为那老漁人的寡妇瑪尔達接連三夜听到大海在呼喊着要幾个屍首。当他們在海灘上奔走的時候，他們也提起了这件事情，而且还講到漁人們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敢再出海去。

“一个瓶，一个瓶！”忽然有一个孩子叫起來，沿着海边跑过去；他說他的確看見，在距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瓶从拍岸的海浪中湧現出來，一霎眼便不見了。於是所有的孩子都站在那地方，定眼看着翻騰的浪花，倪侖和另外一个孩子就脫下了外衣，

準备等它再出現的時候跳出去抓住它。

那瓶子始終沒有再出現，但它已經刺激了孩子們的幻想，每个孩子都各自懂得这种东西的嚴重的意义。在这秋分的風暴季候裏，有許多瓶子从船上拋下來，都是遭难的船員寫給岸上的人的遺書。不錯，千眞万確，这就是一个人为甚麼应該学習寫字的道理了——在你快要死的時候，你能够寫你的遺囑。至於这个瓶子，也許会給一条鯊魚吞掉，也許会給愚蠢的農民撈回家去給老婆裝酒，——这句話对貝萊是一个諷刺。但是有時也会剛巧給浪头送到应該到達的岸上來；要不然，那麼撿到的人就得拿去送給最近的官吏，如果他不願意失去右手的話。

在外面港灣裏，浪头正在打上防波堤；漁人都把自己的船隻拖上岸了。海和惡劣的气候使他們整天整夜的守在海灘上；不能老待在暖和的家裏。他們掩蔽在船背後，站在那兒，打着大大的呵欠望着大海，不時看見有一隻帆船，像被風暴所摧擊的海鳥似的，拍着翅膀飛过。

“進來，進來！”女孩子都站在学校門口叫喊，於是这些男孩子便慢慢的爬上海岸，回到校裏。弗里斯正在他桌子前面來來往往的踱着，吸着他那隻有一个國王肖像的煙斗，衣袋口上露出了一份“貝林斯時報”。“大家坐好！”他叫了一声，用籐鞭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有甚麼新聞嗎？”大家坐上了各人的座位之後，有一个孩子問。因为弗里斯有時也給他們讀一些船舶來往的新聞。

“沒有新聞，”弗里斯很不高兴的回答說。“你們大家把石板和算術書拿出來。”

“哦，我們要做算術了，多好！”全班的孩子一边把东西拿出來，一边高兴得喃喃地說。

弗里斯並不像孩子一样的喜欢算術，他常常自己說，他所擅長的是純粹歷史性的东西。但是有時他也为了他們的需要而通融一下，因为長期的經驗教育了他，使他知道，在这样一种風紊的日子，孩子中間是很容易發生嗶鬧的，天气对这些孩子顯然有很大的影响。他自己的算術知識祇学到克列思田·漢森教本第一册，但是有兩个農民的孩子已經自学到第三册了，於是他們就帮助别的孩子学上去。

孩子們都在專心做功課，他們的呼吸，在教室裏一升一降，均匀得好像是在酣睡中一样。孩子們先先後後不斷地去請教那兩个數学家，但他們的作業还在肅靜地進行。偶尔有一兩个孩子要出一些頑皮的玩意來擾乱，但秩序馬上就又恢復了。

在教室的後排傳來一个啜泣的声音，漸漸地愈來愈响了。弗里斯不耐煩的放下了他的報紙。

“彼得在哭，”最近的一个孩子說。

“唔——！”弗里斯打眼鏡上边看出來。“甚麼事？”

“他說他記不起二乘二得多少。”

弗里斯鼻子裏哼了一声，拿起他的籐鞭，但隨即他又恢復了原狀。“二乘二得五！”他从容地說，於是大家把彼得笑了一陣，接着便照舊鴉鵲無声的做功課。

他們勤奋地工作了一刻兒，然後倪命站起來了。弗里斯是看見他的，可是还在繼續看報。

“一斤鴨絨和一斤鉛，到底哪一种最輕。我在書上的答案裏沒有找到。”

弗里斯兩手抖索地把報紙貼近了臉，好像是为了要看得更清楚些。在算術这方面，他实在是个很平庸的老師，所以这些小鬼常常对準了这一樁跟他搗蛋，但是他打定主意，决不跟他們討

論。倪侖还一再的問这个問題，其餘的人都在吃吃暗笑，可是弗里斯沒有听見，顯然他是在專心看報。这样，事情就过去了。

弗里斯看看錶；他馬上就得放他們一刻鐘去遊戲，長長的放他們一刻鐘。此後就祇有一點鐘的麻煩，再後就放学了，这一天就算完結，正如挨过了一次災难。

貝萊从他的在教室中間的座位上站了起來。他好像很不容易端正他的表情，不得不裝做是鄰座同学在打攪他。後來，他終於把他要問的話說了出來，可是耳朵根已經通紅了。

“如果一斤麵粉値十二个歐勒，那麼一簍煤値多少錢呢？”

弗里斯一動不動的坐在那兒，躊躇不定地看着貝萊。因为他对貝萊有感情，所以当貝萊起來鬧頑皮的時候，他格外覺得伤心。“很好！”他苦痛地說，手裏拿了他那个籐鞭，慢慢地走下來。“很好！”

“当心！”孩子們悄悄地說，準备設法阻碍弗里斯的前進。

但是貝萊做了一个完全与常例相反的行動，这就使他獲得了大家的欽佩。他非但不躲避老師的鞭笞，反而向前迎上一步，手掌向上，伸出了兩手。他的臉漲得緋紅。

弗里斯吃驚地看着他，覺得沒有办法打下去；貝萊眼睛裏的神色使他滿心高兴了。他並不了解兒童，但是他对於人的認識却很細密，而貝萊現在这行動，的確是一个大丈夫的行動，如果不加以重視，那就大錯了。於是他在貝萊手上打了一下，立刻丟下鞭子，喊了一声“散課！”就背轉身去。

浪花一直打到学校的牆头。距离不远的海面上，有一条船正在航过，它好像已經損伤得很重，完全由風暴擺佈了；它很快的向前行駛了一程，於是又停下來，搖擺了一陣，然後又向前行，宛如一个醉漢。它正在对着南边的暗礁航行过去。

孩子們都在学校後面找个蔭蔽的地方吃他們的午餐，但是忽然听見海岸那边有一陣木底靴的踐踏声：是海防員和兩三个漁人在跑。接着又看見裝着救生工具的馬車飛也似的駛过，馬鬉在風裏飄揚。他們这样的奔馳，具有一股号召力，所以孩子們都丢下了一切跟了上去。

这時那条船靠近在海岬旁边，已經下了錨，停在那裏盪漾，船尾朝着暗礁，浪头不住的向船上冲刷；它好似一匹老馬，正在用後腿猛力地踢着障碍物。可是錨却拉不住它，所以它正在被風浪逼得漸漸後退到礁石上。

岸上有許多人，有些是海岸上的居民，有些是內地來的農民。这些農民，無疑地是來看看海水到底是不是温的！此刻那条船已經擱淺，在礁石上滉漾个不住。漁民們說，船上的人都是蠢驢子，不会駕船，原來这不是一条俄國船，是一条芬蘭船。浪头向船上乱打，船員都爬上桅杆，揮動胳膊做求救的手势。他們一定也在喊叫，可是浪濤淹沒了他們的声音。

貝萊全神貫注在一切救援的準备工作上，他兴奋得直打哆嗦，使他非竭力克服这种毛病不可，因为每逢有甚麼事情激動了他的血脈，这痙攣病馬上就会發作。海灘上的人正在忙着把樁子打進砂灘，牽牢那个救助裝置，还有人在整理繩子和纜索，使工作可以順利進行。特別需要仔細檢查的是一根很長的細繩子，它是要由一支引箭帶到船上去的；这根繩子至少改裝了二十遍。

救險隊的隊長站在那兒瞄準放箭器；他的眼睛以着鷹爪一般的銳利，來回看着測量距离。"預备！"別的人喊了一声，移到一旁。"預备！"他嚴肅地回了一句。大家都鴉鵲無声，他又把放箭器改了一个方位，然後又放回來。

嘘！这根細繩子射到空中，像一条蜿蜒的蛇。急疾前進的箭

头一直穿進到海上的霧气裏，繩子也跟着从滑車上轆轆不絕的伸出去，發着呼呼的响声，很远的鑽進了風暴。这支引箭非常順利地飛越过这一段距离，虽然离难船稍微远了一些，但是却在它上風。現在这支引箭已經走完了它的射程，正在空中晃晃蕩蕩，像一条蛇在跌落下來的時候那样的掉動着头。

“太前一些了，”一个漁人說。别的人都不做声，可是从他們的眼色看來，顯然他們的意見都相同。“可能还会落在船上，”隊長說。这時繩子头上的引箭已經落到难船北面的水上，离船有好一段距离，那根細繩子因为給一股应力拉住，还像一道虹似的成弓形停在空中。它形成許多長長的波狀向南掉落，又給風吹成幾摺，然後輕輕地恰好横落在船头上。“好！剛好在船上！”孩子們喊着，喜欢得在砂灘上乱跳。那些漁民也都高兴得直頓脚，大家側着头看着隊長，一个个點头點腦的顯出非常佩服的样子。那边难船上，有一个船員从桅杆中間匍匐出來撿起了繩子，然後又鑽到護桅索底下的人羣裏去了。他們好像都已經沒有力气，因为除了这一举動之外，再也不見其他的動靜。

岸上却很活躍。他們把滑車往地上更釘得牢固一些，还把救生兜子裝好。有人把一条粗繩索結在那根細繩子上，这条粗索还得把一条大纜牽到船上去。所以最要緊的是，这些纜索都必須非常牢靠。大纜上还得裝上一个像人头那麼大的轆轤，好讓船上人把縴繩繞進去，因为誰都不知道，像这样一条老式的船上，有些甚麼机件。为了週到起見，繩子上还繫了一塊木板，板上用英文寫了指示，叫他們在一条怎样怎样粗的纜索到達船上之後，就用力拉。对於一般的船員，这种指示原不必要，但是这些芬蘭的拉普人①，誰知道他們蠢到甚麼地步呢。

“他們現在隨時都可能拉过去了，讓我們早些完事吧，”隊長

拍着手說。

“也許他們很累了，”一个年輕的漁人說。“他們準受够了辛苦啦！”

“一根七分五的索子總該拉得動！再結一根繩子到纜索上去，我們就可以帮他們一手，把纜索拉上船——等他們拉到了船边的時候。”

这件事也有人做了。但是那边难船上的人还是傻裏傻气的躭在桅杆中間，毫無動靜。他們到底在想些甚麼呀？那根細繩子还是一動不動的横在砂灘上，但是它並沒有縛牢在後桅斜桁上，所以水一衝緊它就会振動；它一定是被船上人縛在桅杆上了。

“他們把它縛住了，傻瓜蛋！”隊長說。“我想他們是在等我們把船拉上岸！——用这麼一根細線！”他失望地笑了。

“我看他們是沒有别的办法，可憐的！”那个綽号叫“莫尔蒙教徒”②的人說。

誰都不開口，也不走動。他們都莫名其妙，詫異得呆木了。每人的眼光都焦急地从难船上跟着那条静止不動的細繩子看下來，又看回去。大家都已經尽了力，可是得到的報答却是这样的愚蠢，使他們又納悶又吃驚。难船上的人唯一的動作便只是揮動胳膊做手势。他們一定以为岸上的人会創造奇蹟，不要他們出力。

“再过一點鐘他們就都完了，”隊長慘然的說。“站在这裏睜着眼看他們送命，实在叫人难堪。”

一个年輕的漁人走上前來。这个人貝萊很熟，因为在那个小

---

① 拉普人（Lapp）是斯干第那維亚半島北部的一种民族，有一部分屬於芬蘭。

② 莫尔蒙教是一个荒謬的美國人約瑟·史密斯根据一部伪造的莫尔蒙啓示錄，在一八三〇年創立的教派，主張一夫多妻制。

娃娃的灵魂在夏天夜裏放光的乱石塚附近，他常常碰到这个人。

“要是你們有人肯跟我一起，我來試試到他們船上去！”倪尔思·柯勒鎮靜地說。

“那就準死，倪尔思！”隊長把手搭在这青年人肩膀上說。“我想你自己總也明白！我不是胆小的人，可是我不肯白送命。我不去。”

旁人的意見都跟他相同。在这种气候，任何小船决不可能開出港口，它会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要在風浪横斜中間划到擱淺的难船旁边，更是談不到了。如果大海对漁村裏的人有这麼一个要求，那当然誰也不想逃过他的天數；但是，如果有人自動建議去送死，这却是倒行逆施的瘋子了。不过，在倪尔思·柯勒，这却不足为怪，因为他有特殊情形——他良心上永远担荷着殺害嬰兒的罪孽，外加他的爱人还關在監牢裏。他有他自己的一本賬要跟上帝清算，所以誰也不該劝阻他。

“你們誰都不去嗎？”倪尔思問，接着便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好吧，那麼我就一个人去試試看。”他便慢慢地望港口走去。他怎麼去呢？誰都不知道，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無疑地，準是有个鬼在支使他了。

大家站在那兒，目送着他走去。忽然有一个年輕的水手慢慢地說：“我看还是我跟他一起去，帮他划一槳吧。他一个人甚麼也做不了。”說話的是倪侖的哥哥。

“要是我不讓你去，我的孩子，这話也不好听，”那“莫尔蒙教徒”說。“可是你們兩个能不能比一个人强些呀？”

“我跟倪尔思在学校裏是坐在一張凳子上的，我們一向是好朋友，”这年輕人瞅着他父親回答說。說过拔脚就走，走了一小段路便跑过去追上倪尔思。

漁人們都一声不响的目送着他們。“年輕人眞傻！”其中有一个說。“現在只好巴望他們再也划不出港口去。”

“我可知道卡尔一定会把船划出去的！”这“莫尔蒙教徒”憂慮地說。

过了一会兒，海港的南边一个有蔭蔽的地方出現了一条小船。他們一定是叫妇女們帮着把小船从岸灘上拖下水的。这一处港口突出了一些，因此小船在出港之前可以躲过不少最兇猛的浪头。这兩个青年人正在努力地划着船，但是他們衹能使船在大風暴中維持在海面上，無法向前推進。每隔一瞬間，船都偏得很厲害，人們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它的內部，好像就要傾覆的样子，但也有个好处，船一偏，滿船的海水都又瀉出來了。

他們顯然是想把船划出港外，利用大海的簸盪，飛駛到难船旁边；簡直是一个不要命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根本就是一个瘋狂的行動，誰都不会相信这兩个青年是生長在海边，熟悉海洋情况的。划了半小時之後，看來他們是沒有办法了，这時他們离開港口还不过兩三錨鏈長①呢。大家看見他們已不再划船。一个人管着兩支槳，把船停在海面上，另外一个不知去忙些甚麼——好像是在上一塊像麻袋那麼大的帆布。是的，不錯，当然当然！要是他們收進了槳，讓風把他們送走——从船舷和船尾打过去的風浪多麼大！他們船裏馬上就会浸滿水啦！

可是他們並沒有把槳收進來。一个人拚命的戽水，船順着風很快地推進。看上去好像很笨拙，但顯然这条船已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接着他們忽然落下了帆，正当一个大浪头打过來的時候，把船緊对着風划过去。这样的航海法，哪一个漁人都从來沒有看

① 錨鏈長是航海用語；一錨鏈長等於十分之一海里。

見过；这完全是青年人的血性，大家都知道他們会碰上甚麼命运了。不時有人在喊："这一下完了！"但是那条船就像一个通灵性的东西，乖乖的閃过了一切危險。这幅景象使观看的人大为鼓舞，有時竟忘記了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航行。縱使他們設法划到了难船旁边，又怎麼样呢？哎呀，那还不是撞翻在难船的船边上！

倪尔思的父親，奥萊·柯勒老爹，这時正走下砂灘來。"到那兒去白送命的是誰呀？"他問。当大家寂靜地驚心害怕的時候，这句話顯得怪刺激人的。沒有人敢看他一眼——因为奥萊老爹是个饒舌多言的人。他向人堆裏看了一轉，好像在找甚麼人似的。"倪尔思——你們誰看見倪尔思沒有？"他平靜地間。有一个人对海的方向點了點头，於是这老人立刻苦痛得不再做声。

浪头也許已打断了他們的槳，或者把它們冲走了。这時他們已放下了那塊帆，船在海上混漾，不知往哪兒轉才好。它終於懶懶的停下來，整个側面正对着風。跟着便是一个大浪头对準他們打过去，把他們冲刷到难船边，消失在一大片浪花裏。

海水平靜下來之後，船底已經朝了天，在难船的背風处打轉。

有一个人正在难船甲板上，掙扎着爬進桅杆中間去。

"那是倪尔思嗎，"奥萊老爹說，他定睛看着，滿眼都是淚水。"到底是不是倪尔思？"

"不是；这是我哥哥卡尔，"倪侖回答說。

"那麼倪尔思完了，"奥萊伤心地說。"那麼倪尔思完了。"

别人都不搭話；这是顯而易見的，淹死的一定是倪尔思。

奥萊老爹畏畏縮縮的站了一会兒，好像在巴望有一个人說一句"那是倪尔思。"他揩乾了眼睛，想親自看个明白，可是这一双

眼睛衹会又淌滿了淚水。"你的眼睛好，"他对貝萊說，头在顫動着。"你看得清，那是不是倪尔思？"

"不是，是卡尔，"貝萊輕輕地說。

於是奥萊低头从人叢中走出去，对誰也不看一眼，对甚麼都不關心。他好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孤苦伶丁的老头，慢慢的，慢慢的，順着南边海岸走去。他是去接他兒子的屍体的。

这時誰也沒有閒功夫去想别的：那条細繩子在活動了。它慢慢地滑到海裏，後面拖着那条粗索子，一碼又一碼地从滑車上放出去，溜進大海，好似一个奇怪的海獸，最後，那条粗大的纜索也開始出動了。

卡尔把纜索高高地縛在桅杆上，岸上所有的人，連孩子也在內，就得协力把它拉緊來。但是，因为它很重，所以还是成一道很凹的弧線懸在空中。空的救生兜子就在浪花中間被拉了过去。当它裝載着第一个船員給拉回來的時候，簡直不是在水面上，而是在水底下过來的。这个首先救上岸的船員是一个形狀很可笑的小黑人，穿着骯髒的灰色皮衣。他在救过來的当兒，差不多已經悶死了，但是当人家給他放出了肚子裏的海水之後，他就完全復了原，不停地說一些沒有人听得懂的話。这以後，救生兜子又一个一个的救过來了五个穿皮衣的矮小人，最後便是卡尔，抱了一隻吱吱地叫着的小猪过來了。

"这批傢伙眞是最坏的水手！"卡尔一边嘔海水一边說。"他們簡直一點都不懂。他們把引箭上的繩头縛在護桅索上，又把这繩子繞在船長腰上！你們眞应該去看看船上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他大声的說，可是他的眼色好像在有所隱瞞的样子。

大家陪着难船上的水手回到村子裏；难船还滉漾在海上，似乎还可以支持一会兒呢。

小学生正要放学回家的時候，奧萊老爹背了他兒子的屍体蹣跚而來。他身子弯着，兩腿摇摇晃晃，給屍体压得不住的哼气。弗里斯攔住了他，帮他把屍体抬進学校，放在教室裏。屍体的額上有一处很深的伤痕。貝萊一看見这个帶伤口的死人，他立刻跳上跳下，最後竟猛然向上一躍，然後像一隻死鳥似的，撲的一声倒在地上。女孩子都驚叫着逃開去。弗里斯弯下身子悲哀地看着他。

“这不是鬧頑皮，”別的孩子說。“这是他的老毛病，時常發作。有一回他看見了一个快死的人，就得了这种怪病。”於是他們把他抬到抽水唧筒底下，用冷水把他潑醒过來。

弗里斯和奧萊忙着收拾屍体，給他头底下墊了一些东西，还給他洗乾淨了擦進臉皮下的砂子。“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弗里斯說着，把顫抖的手撫摩着死者的头。“好好的看看他吧，孩子們，不要再忘記他，他是我最好的学生。”

他肅靜地站在那兒，兩眼从模糊的眼鏡裏向前瞪着，兩隻手也疲乏地垂着。奧萊在哭泣，他忽然老得怪可憐的。“我想我該把他弄回家去吧？”他悲哀地說，一边想把他兒子从肩膀上搬起來，可是沒有这力气。

“讓他躺着吧！”弗里斯說。“他今天辛苦了，現在讓他歇歇吧。”

“是啊，他今天辛苦了，”奧萊說，拿起他兒子的手擱到自己嘴唇边，吹了一口气。“你看他划槳划得多麼苦！指尖兒上血都划出來了！”奧萊帶着眼淚笑了一笑。“他是个好孩子。他是我的粮食，我的光明，我的暖气。我是他的一个重累，可是他嘴裏从來沒說一句不好听的話。現在我沒有兒子了，弗里斯！現在我絕嗣了！我自己又幹不動活！”

“不要緊，你有足够叫你过活的，奧萊，”弗里斯說。

“不用靠教區施捨嗎？我不願靠教區啊。”①

“唔，不用靠教區施捨，奥萊。”

“但願他現在能够安心了！这幾年來，他一向沒有安心过啊。人家为他的倒霉事情編了一隻歌，弗里斯，他每回听到人家唱，就像一隻剛生下的羔羊受凍發抖一样。这些孩子們也都唱这个歌。”奥萊說着便懇情似的对孩子們看了一轉。“这件事原不过孩子的不謹愼，可是現在他受到天罰了。”

“你兒子並沒有受到甚麼天罰，奥萊，而且他也並不应該受甚麼天罰啊，”弗里斯說着，把胳膊搭上了老头兒的肩膀。“他躺在这裏，一句話都不能說，可是他已送給我們一份厚禮了。为了他一念之差而犯的一次过失，他用救活了五个人，犧牲了自己來回答了！你兒子眞是慷慨啊，奥萊！”弗里斯微笑地看着他說。

“是啊，”奥萊很感動地說。“他救起了五个人——不錯，唔，他救了他們！”他先前竟沒有想到这件事；可能他自己再也不会想得到，可是現在有人給他提醒了，於是他便一心想着这件事。“他救活了五个人，即使他們祇是拉普人；也許上帝不会拒絕他了。”

弗里斯搖着头，直到花白的头髮掛下在眼睛上。“永远不要忘記他，孩子們！”他說；“現在大家安安靜靜的回家去吧。”於是孩子們一声不响的收拾書包走了；在这一瞬間，弗里斯吩咐甚麼他們都很願意乖乖的做甚麼；这時他对他們有了完全的权力。

奥萊还站在那兒出神地凝視着，然後拉着弗里斯的袖子把他拉到死者身边。“他划得很好！”他說。“血都从指尖兒上出來了，你看！”於是他把他兒子的兩手拉到陽光裏。“再看这手腕，弗里斯！他能举起我这麼一个老人，就像举一个小孩子似的。”奥萊黯

① 靠教區施捨就等於成为乞丐。

然微笑着。"可是想不到現在要我來揹他；从南边那个暗礁一直到这裏，一路上都是我揹他來的。我累得你太重了，爸爸！我好像听見他这样說，因为他是个好兒子；但是我到底把他揹到这裏來了，現在我却甚麼都不能做了。但願他們看見这个！"他这時又在看着那些沁出血漬的手指。"他已經尽了他的力。但願上帝会赦免他！"

"一定的，"弗里斯說。"上帝一定会赦免他的，他是甚麼都看見的，你知道，奥莱。"

幾个漁人走進教室來。他們除下了帽子，一个一个肅靜地走上來跟奥萊握手，接着，人人都画过了十字，有所詢問似的回头对这位教師看着。弗里斯點點头，於是他們動手把死者抬起，小心而穩重地出了甬道，走向村裏去，奥萊跟在後面，低着头祇是啜泣。

第十八章

在上学的第一年裏，有一天，在宗教課上，老師問他一年之中最大的三个節日是甚麼，貝萊的回答使全体閧堂大笑。他說："三大節日是聖約翰節，收穫節和一和一"当然他知道还有第三个大節日，但是到了要提到的時候他有點不好意思說出來，因为那就是——他自己的生日！从某些观念看來，这確是三个中間最大的一个，虽然除掉爸爸拉賽之外，沒有别人知道——至於那些編造曆書的人，他們当然都知道；因为他們是無所不知的！

他的生日是六月二十六，这日子在曆書上叫做貝拉琪烏思節日①。每到这天早晨，他父親總是吻着他說："祝你一生幸福，孩

子！"他穿上褲子的時候，褲袋裏總有些东西。他父親也像他一样的高兴，等着他穿好衣服，以看他驚喜为樂事。每逢臨到甚麼可喜可樂的事情，貝萊的作風，總是要把这事情拖延一些時候；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樂趣更大些。他故意不去注意那个趣味濃厚的褲袋，於是爸爸拉賽就会站在一旁心神不安地不知怎麼才好。

"喂，你那个袋子怎麼啦？怎麼会鼓起这样高？你半夜裏出去偸了雞子兒來嗎？"

於是貝萊就得把袋裏的东西拿出來——一个大紙包——解開來，一層又一層的解下去。拉賽顯出非常詫異的神色。

"呸，尽是紙！你怎麼在袋裏塞滿了这許多垃圾！"可是在紙包底裏，就有一柄双刃的怀中小刀。

"謝謝你！"貝萊輕輕的說，感激得眼淚汪汪的。

"啊，不用提！这是件寒傖的小禮物！"拉賽睞着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紅眼皮說。

除此以外，当天貝萊也並沒有別的好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然而他自己却整天都怀着一股莊嚴之感。这一天，永远是大太陽——甚至陽光特別明亮；那些牲口在躺着反芻的時候，都很有意味的看着他。"今天是我生日！"他把胳膊抱着一条名叫尼罗王的大牡牛說。"你能說一句'恭喜生日'嗎？"於是尼罗王噴了一口暖气在他背上，还帶出了些綠色的草汁；貝萊覺得挺高兴，便去偸些靑的麥穗來餵牠，还有他喜欢的那条小牛。他把父親給他的禮物，例如小刀或者別的东西，整天拿在手裏。在这一天裏，他

① 貝拉琪烏思(Pelagius)是五世紀時的一个布列东人，他在宗教上否認原罪，以为人生可能是無罪的。他又以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惡。因此他被舊教目为異端，而被新教奉为先哲。丹麥是新教國，故曆書上有他的節日。

不論做甚麼事，都是特別的鄭重。他使这一整天过得非常充实，到晚上还洋溢着節日的感情，甚至上了床还不肯馬上睡，使这个日子更長些。

然而，聖約翰節到底是个最大的節日；無論如何，它具有一股不可幾及的魔力。到了这一天，每一个能走的人都要到公有林裏去玩；整个島上的農莊工人，哪怕最末等的，在这一天上都有得放假休息——可祇有拉賽和貝萊是例外。

他們父子每年迎送着这个節日，可是總沒有享受过这一天的幸福。“混賬，總得有个人在家啊！”那管家總是这样說。“难道你們想我來給你們做这些事嗎？”他們父子都沒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权利，拉賽还帮着把糖食點心和飲料裝上大車，送走了所有的伙伴，自己垂头丧气地留在莊上，一手承担了各种工作。貝萊在田裏眼看着他們快快樂樂地出發，一直看到他們的車轉过遙远的山崖背後，地上騰起了一長条白色的塵土。而且此後好幾个月，每当吃飯的時候，他們總还会听到人們津津有味地講着这个節日裏的飲酒作樂、打架調情的故事。

但是，今年，这情形結束了。拉賽再不是一个应該繼續讓人家欺侮的人了。他已經是一个女人的爱人，而且他背後还有一座房產在支援他。他可以隨時告假，爱哪一天就哪一天。官府裏大約已經在办理訪尋奧尔遜太太的丈夫的定期公告，等到过了这个法定期限，他們就可以成親了。

拉賽不再怕被解雇了。甚至早在冬季的時候，他曾經向管家提出不幹，把管家逼得毫無办法。过後在今年聖約翰節日父子倆人都可以出去玩的条件下，才答允繼續工作下去；当時还有見証人。在这一天上，凡是情侶們都去幽会的公有林裏，拉賽也打算和她去一次，但是關於这件事，貝萊却毫不知道。

在聖約翰節日以前兩天，貝萊就已經再三地对他父親說：“在今天，我們可以說它是明天的明天，到了明天，我們就說是明天了。”从五月節開始，他已經在箱子盖裏面画好了一張日期表，每过一天就勾消一天。

“不錯，到了明天的明天，我們就可以說是今天了，”拉賽也像小孩子似的跳躍着說。

他們睜開眼睛，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晴朗的世界，最初簡直忘記了这就是聖約翰節日。拉賽早已借支了五个克郎的工資，又雇好了一个老佃農來給他替工——給他半个克郎外加伙食。“这工錢小了，”那佃農說；“不过要是我今天帮你一回，也許上帝將來会还我一回。”

“是啊，我們都是全靠上帝帮助的人，我們这些窮人，”拉賽回答說。“不过我一定到死也感激你的。”

这佃農在早上四點鐘就來了，从这時候開始，拉賽就可以过他的假日。每当他想動手做一點工作，那佃農就說：“不，你放下吧！我知道你难得有一天假。”

“是啊，这是我到莊上來以後第一个眞正的假日呢，”拉賽說，得意洋洋地伸直了身子。

貝萊从天亮起就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此刻正在笑嘻嘻的东走西走，头髮用水梳得光光的，身上祇穿着襯衫，他那最好的便帽和外衣要到臨出門時才穿戴上身。太陽照着他的臉，臉上就像帶露水的草似的閃光。現在他一點事情都不用做，牛都關在欄裏，由管家自己去照顧了。

他始終不離開父親身边，这个假日就是他爭來的。“爸爸拉賽眞有本領，嚇！”他禁不住这样想。“多好啊，你提出不幹來嚇唬他！貝萊不時的对他父親說。拉賽總是这样回答他：“是啊，想在这个

世界上得到點甚麼，就該用强硬手段！”接着对他的魄力很自負似的點點头。

他們打算八點鐘就動身，可是姑娘們來不及給他們預备食物：一罐罐的酸莓醬，一大堆一大堆的烙餅，每人一个煮雞子，还有乾切小牛肉，还有侭量供給的麵包和黄油。大車的車箱裏差一點裝不下这許多东西，許多大籃子就得塞到座位底下去。最前面裝的是一小桶啤酒，用青青的燕麥盖好，免得給太陽晒；此外还有滿滿一樽白乾和三大瓶冷甜酒。这一輛很大的椅式馬車的地板上幾乎堆滿了吃的东西，連踏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康思脫魯太太，在高兴的時候，畢竟要对她的工人表示了關切。於是她就像一个和气的女主人似的到处看看，是不是样样都裝好啦？还少甚麽东西嗎？她跟康思脫魯先生不同。这莊主决不直接面对他的工人，總得要管家在一旁做中介人。而她呢，甚至还会跟工人直接說說笑笑，竭力做好她的女主人身份，侭管在别的方面她教人不喜欢，但她还是誠心要大家过一个快樂的節日。至於她臉上稍稍有些悲哀的神气，这也不必詫異，原來当天一清早莊主人就和她那位年輕親戚一同坐車出去了。

姑娘們終於把食物預备好，大家便兴高采烈的上了車。男的故意不留神坐在女的膝上，然後裝做大吃一驚似的跳起來。“哎喲哎喲！我坐得太靠近火爐了！”孟斯这个小無賴摸着屁股嚷起來。連那女主人也忍不住笑了。

“艾列克跟我們一起去嗎？”他的老情人彭妲問，她心裏还对他怀着一片柔情。

管家打了兩声口哨，艾列克便从倉房裏慢慢的走出來，他是站在那裏守望他的主人的。

“今天你要不要跟他們一起到林子裏去，艾列克？”管家和气

地問。艾列克站着把他那个大身子扭動了一下，接着喃喃地說了些誰都听不懂的話，最後便聳了一聳半边肩膀，表示不願意。

“你还是一起去吧，”管家說着，便裝做要走过去拉他上車的姿态。“讓我看看到底少得了你少不了。”

車上的人都哈哈大笑，但是艾列克却向院子慢慢走去，一路回过头來像狗似的看着管家的脚，最後在牛舍角上站住看望。他把拿着帽子的手擱在背後，就像孩子們做“捉强盜”遊戲一样。

“他眞是个怪人！”孟斯說。过後卡尔·約翰謹愼小心地把馬車駛出了農莊的大門，鞭子一响，他們便出發了。

在所有的路上，各色各样的車輛都在往島上最高的地方駛去，裝滿了快樂的人們，有的坐在別人身上，有的攀在車箱外边。車輪滾过，揚起了一道塵土，在空中形成一条幾里長的白霧，这就顯示出所有的路都集中通到島的中央，宛如車輻的輻条向軸心集中一样。空气中飄盪着欢笑的声音和手風琴的曲調。不錯，他們今年缺少了古斯達夫的手風琴和鮑娣的美麗的面孔——那張面孔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裏，總是光彩照人的。

貝萊对於这个廣大的世界，猶如一个多年沒吃飽的人，甚麼东西都要用他的眼睛儘量享受一番。“看啊，爸爸！你看！”他甚麼都不放过。这就使人家看着他感到高兴——他是那麼兩頰紅紅的生得很俊美。他在背心裏头穿了一件新洗过的藍襯衫，把項頸和手腕的部分露出在外面，算是領头和袖子；但是漂亮的瑪麗亞从司机座上——她和卡尔·約翰兩个坐在那裏——回过身來，在他項頸上加繫了一条雪白的圍巾，接着是喀尔娜，为了要对他表示母爱，就用她的手帕的一角，蘸了些唾沫，給他擦乾淨臉面。在她是一番好意，可是这麼一來，說明貝萊虽然在早晨已經通身洗过一遍，現在顯然又被弄髒了。

条条小路都在不断的把車馬送出到公路上，於是公路上不久就成为一条車馬的江河，兩头長到眼睛都望不見底。你簡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这許多車子！卡尔·約翰眞是个好响導；他時常用馬鞭指點着給他們講講說說。每一所屋子的故事他都知道。到这時他們已經走完了農莊和耕地，來到了荒地裏。这地方，有自生自長的樺樹和柳樹，在夏天的空气中不停地拂動，还有墾荒人盖起來的新屋子，光光的四堵土牆，窗子上連一莖青草或一塊窗幔都沒有。四周的地上都是砂石，好似新修的路，种在那裏的作物簡直可憐得很；麥子祇有三四吋高，而且已經抽了穗。这裏的居民都是瑞典人，在農莊上当幾年長工，積蓄一點錢，就到这裏來做地主了。这些人卡尔·約翰認識不少。

"这些地看來怪可憐的！"拉賽說，肚子裏正在把这些石地跟奧尔遜太太的良田做比較。

"唔，是的，"工头說，"这当然不是最好的地；可是，無論如何，它也總能有些出產。"於是他指着那些堆起在每一所屋子周圍的碎石子和石塊，接着說道："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眞正的穀子，可也能靠它活命；况且窮人口袋裏的錢也祇够買这种地。"原來他和漂亮的瑪麗亞正在打算將來住到这兒來墾荒。康思脫魯答应过，等他們結婚之後，帮助他們買兩匹馬。

樹林裏，鳥兒正在啾啾唧唧的唱着清晨之歌，牠們比海岸边樅樹林裏的鳥兒似乎唱得遲些。天气特别明亮，彷彿有一股秘密的气氛从草莽中發散出來，好像在教堂裏，太陽光从長窗上照射下來，大風琴奏着音樂時的气氛一样。他們繞过一个峻削的崖壁，从那些突出在崖边的蒙茸蔭蔽的叢樹底下鑽过，便進入了森林。

在一大羣卸下的馬和横七豎八的車輛中間，你要找一条路走

过，幾乎是不可能的。你得把全副本領拿出來，留神不要碰坏了自己的和人家的东西。卡尔·約翰坐在那兒注意着兩个前輪，把車一點一點的赶过去；他很像一隻遇到雷雨的貓，非常謹愼仔細。这時如果車上有人說話，他便不客气的說："别說話！"終於他們找到了卸馬的空地，用繩子繫在四株樹上，攔成一个小方場，把馬歇在那裏。大家都拿出馬刷子來刷身上——天啊，怎麼这样多的灰塵啊！於是，誰也不開口，大家都站着，斜对着那工头，等他發命令。

"好了，我們該到林子裏去走一轉看看景緻啦，"他說。

大家毫無目的地走動着，考慮他的話，偷偷的看一眼車上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变味就好啦！"安特尔思提起一个籃子說。

"我不知会不会变味，我祇是覺得今天肚子裏有點作怪，"孟斯說。"該不是得了消食病？"

"那麼，恐怕我們还是先把这些好东西吃了吧？"卡尔·約翰說。

对，对，終於說出來了！

去年他們是在草地上吃午餐的。这是鮑娣出的主意；她常常会有奇妙的想法。今年却沒有提出这种建議的人了。大家都期待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隨後便爬上車裏去坐下來，像别的規矩人一样。反正吃的还是这些食物。

烙餅又大又厚，像个鍋盖。这东西使他們想起了艾列克，他去年一气吃了十張。

"可惜今年他沒有來！"卡尔·約翰說。"他眞是个有趣的傢伙。"

"他的生活倒不坏，"孟斯說。"吃的穿的都是别人送來，一天

到晚不用做别的，光是跟在管家背後学他的样。現在他心滿意足了！我倒很願意跟他对換一下。”

“唔，像一条狗似的，鼻子一路嗅着地，專找牠主人的脚跡，是不是？不，我可不願意！”

“不管你們怎麼說，可是别忘記，看管着他的是老天爺呀，”拉賽說教似的說；大家听了这話，暫時之間都嚴肅起來。

但是这嚴肅也不会超过它的限度。安特尔思想擦擦他自己的腿，可是摸錯了，却摸到活潑的莎拉的腿上去，使她怪叫起來；安特尔思狠狽得竟無法縮回手，祇好將錯就錯的錯到底，於是逗得大家笑鬧了一陣子。

卡尔·約翰並不很熱心參加这場笑鬧；他好像在想心事。忽然他站起來，掏出了他的錢包。“喂！”他喊着。“我請啤酒！当然是巴伐里亞①啤酒。誰去買？”

孟斯立刻跳起來。“多少？”

“四瓶。”卡尔·約翰的眼光向車子算了算人數。“不；買五瓶來吧，好不好？剛剛每人半瓶，”他慷慨地說。“可是当心，一定要買眞正的巴伐里亞啤酒來。”

卡尔·約翰的知識眞是無底的；他說“巴伐里亞啤酒”这个名詞顯得非常容易，正如人家翻動嘴巴裏一塊煙草一样。不过他如今当然是莊上最得信任的人物，常常被差派到城裏去办事的。

他这件豪举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和好奇心，許多人都从來沒有嘗过巴伐里亞啤酒。拉賽和貝萊老实承認他們沒有这种經驗；但安特尔思却說他喝过好幾回了，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假話。

孟斯回來了，胳膊裏抱着啤酒，走得小心翼翼的；这是一种

---

① 巴伐里亞是德國南部的一个省。

名贵的东西啊。他們把喝甜酒用的玻璃杯各自倒了啤酒吃。在城裏，当然，人家是使用有柄的桶式啤酒杯的，但是卡尔·約翰以为这簡直像猪吃泔脚水。姑娘們起先都不要喝，後來終於也喝了，喝得滿高兴。“你要是給她們吃眞正好东西，”孟斯說，“她們總是这样的。”她們个个都兴奋得臉色緋紅，自以为喝醉了。拉賽在啤酒裏調了些白乾，冲淡了啤酒的气味；因为他不喜欢那股气味。他推說：“我太老了，吃不來。”

他們把吃賸的东西收拾好，这才全体一道兒走去逛。他們必須穿过密密層層的一片車輛才能走到那大帳棚。馬都在嘶鳴，还用後脚不住的踢蹴，使樹皮乱飛開來。男人都从馬羣中衝过，同時拉住馬头迫使牠們馴服下來，女的便尖声叫喊着，裙子飄得高高的躲來閃去，宛如一羣受驚的母雞。

从小山头上，他們可以約略估計一下人數。在山坡上和通到森林裏去的每条路上，一望尽是車輛；远处兩条大路会合的三岔路上，还有許多車子在源源不絕的行駛过來。“今天到这个樹林子裏來的馬總有一千对開外吧，”卡尔·約翰說。唔，不止呢！至少有一百万对呢，貝萊肚子裏自己想。他已經打定主意，要把今天的一切侭量看个飽。

那兒停着的是大桥農莊的車子，还有那边，从島的正北方过來的那些人，都是从哈默士霍尔姆來的。此外还有許多人是从杜沃特、洛納和尼克索这些靠海边的農莊裏來的——總之是全島的人都來了。可是，現在大家都还沒有工夫跟熟人交談。“我們下午碰头吧！”彼此都是这样說。

卡尔·約翰在前面帶隊，認得公有林裏的路徑，这也是工头的責任之一。漂亮的瑪麗亞忠誠地一直走在他身边，誰都看得出她有了他，顯得多麼自豪。孟斯和活潑的莎拉手牽着手走，就像

一对快樂的小孩子似的逍遙自得。彭妲和安特尔思有點不很合得來；他們常常鬥嘴，但是並沒有含得有甚麼深的意思。喀尔娜竭力使她自己討人欢喜。

他們走下到一片沼地裏，然後又走上一个陡峻的山坡，大樹一路高上去，上面的樹就好像站在下面的樹的肩膀上。貝萊跟一个小孩子似的到处乱跳乱蹦。樅樹林下有許多蟻垤，大得像一个个乾草堆，螞蟻在林中爬过的路，寬濶得竟如人走出來的小路一般，蜿蜒曲折，無窮無尽。許多螞蟻羣在这些路上來來去去，忙个不停。在一些小樅樹底下，時常有一隻刺猬在進攻胡蜂巢；牠把鼻子探進胡蜂巢裏，馬上就縮了回來，連連的打嚏。这情景看起來非常滑稽，可是貝萊还有别的东西要看，也就無暇顧到了。後來他已經走在众人前面很远一段，他呼吸着野莓的香气，便面朝下的躺在一条溝裏。

拉賽在上山的時候，脚步跟不上年輕人，喀尔娜也不比他强多少。“我們已經老了，我們倆，”当他們气急呼呼地走上山去的時候，她对他說。

“眞的嗎？已經老了？”拉賽回說。他覺得自己精神上还非常年輕，祇是呼吸有點不済而已！

“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的想想，一个人給人家做了一輩子活，總得留些东西給自己啊。”

“是啊，不錯，”拉賽含含胡胡地說。

“總不能落得个兩手空空呀——要是到了老來。”

“唔，你說的是！”

喀尔娜就这样一路的煩絮不休，可是拉賽總是这样一声兩声的敷衍她，一直走到那塊“搖石”旁边，大夥兒都站在那裏等他們。嚇！这眞是一塊了不起的大石头，据說總有五十噸重，可是

孟斯和安特尔思䄜一根棍子在它一头的底下，就能把它撬動了。

“現在我們該去玩‘强盗堡’了，”卡尔·約翰說，於是他們又上坡下坡地跋涉前進。拉賽拚命和大家走在一起，因为他要是單独和喀尔娜一起，他覚得有點胆怯。这兒的樹木簡直多得驚人！也不像别处那样全是一种樹。这裏有的是樺樹，樅樹，山毛櫸，落葉松，棠球樹，全都混雜地生長着，而且还有那麼多的櫻桃樹。工头帶他們走过一个黑魆魆的小湖。这湖在一座山崖脚下，像一隻惡魔的眼睛似的向上睜着。“小安娜就是在这裏淹死她孩子的——她是給她东家騙了的，”他慢吞吞地說。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都站在湖边，静悄悄地誰也不做声；姑娘們眼睛裏还含着淚水。

正当他們靜靜的站在湖边，想到小安娜的悲哀的命运的時候，忽然听到一种非常柔婉的歌声，接着是一声曼長的伤心的嗚咽。他們都慌得挤做一堆。“啊，天啊！”漂亮的瑪麗亞輕輕地顫抖着說。“这是那个小娃娃的灵魂在哭啊！”貝萊听了立刻就手脚麻木，好像一盆冷水澆在他背上。

“甚麼，这是夜鶯呀，”卡尔·約翰說。“你难道連这个都不知道？这些樹林裏就有好幾百隻，牠們在大白天裏也唱。”这句話使大人們都放了心，可是貝萊所受的恐怖却不这麼容易就解掉。他已經深深地瞅見那一泓冥域，無論甚麼解釋都不能叫他相信了。

可是後來到了“强盗堡”，这却使他大为失望。他想像中以为这裏一定住着許多强盗，誰知祇是在一片泥炭地中間的一个小山头上的廢墟罢了。他独自在这廢堡裏巡行搜索，想找找看有沒有一条通到水边去的秘密地道。如果眞有的話，他打算拉住他父親一起進去尋找强盗埋藏的銀箱；不讓别人知道，否則就得由許多人均分了。但是这个念头馬上就被忘却了，因为忽然有一股異香

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到了一片翠綠的繁生着水仙的地裏，这些植物上还開着幾朵花，那兒另外还生着許多野莓，多得使他禁不住想去叫別人一起來看。

但是，当他从樹林脚下想找路出去的時候，連这个想头也忘掉了。他迷了路，在又潮濕又冷又昏黑的山崖底下轉來轉去，總是走不出去。藤蔓和荆棘在那些倒垂着的樹枝上糾纏縈繞，織成一片很厚很低的屋頂。他抬起头來，看不見一个缺口，只有一股古怪的綠光从这些編織起來的樹枝中透照下來。地面很滑，因为滿地都是潮濕和霉爛的东西，山崖边有許多抖動的羊齒植物的葉子倒掛着，水从葉子上滴下來，彷彿是从濕的头髮上滴下來一样。伸展在岩石上的一个个老樹根，好像裸体的黑鬼在想掙扎脫逃。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太陽把一片火光劈進了暗地，再在这一道陽光的那一面散發出一股藍色的蒸汽，同時还听到一种声音，好似远处的打麥机。

貝萊呆呆地站在那兒，嚇得兩个膝盖直打顫；过了一会兒，他好像給鬼魅附上了身似的拔腿飛奔。幾千隻魔手在他背後伸出來拉他，他低微的叫了一声，拚命向藤蔓和荆棘叢中鑽出去，太陽光突然照在他身上，好像打了他一拳，背後不知甚麼东西緊緊把他的衣服扯住了，他得用尽气力，拚命掙扎还高声叫喊爹爹拉賽，才得脫身。

現在他已經逃出來，站在那片泥炭地裏了，这時候，在头頂上，莊上其他的人正高高地坐在一塊石头上。周圍都是樹木，从这高处望去，高高低低，一望無尽都是樹頂，从你老远的脚底下起，一直到你眼睛看不清的地方，密密層層，都是樹枝樹葉。它們都顯得非常青翠柔軟，怪可爱的，你差不多会着迷得想縱身進去。卡尔·約翰为了警告大家，就講了一个裁縫学徒的故事。这

个学徒因为看得这些樹葉着了迷，竟在这裏从一个突出的崖石上跳下去，幸而沒有送命，可是他全身衣服都給一株大樹鈎得粉碎了。

为了戲弄莎拉，孟斯剛才还說过，他要跳下去，但是現在他却小心地退後了一些。“我不想犧牲我这身堅信禮服了，”他竭力裝着笑容說。

最好看的东西，当然是馭夫山上的那座皇家紀念塔了。这座塔樓眞是了不起！一塊木料都不用，全是花崗石砌的；你踏着石級一圈一圈地走盤梯上去。“我想你是在數这些石級，是不是？”卡尔·約翰說。一點兒不錯，的確每人都在數石級。

天气十分晴朗，全島都鬱鬱葱葱的展現在他們脚下。男人們首先就想吐一口痰下去看看是怎麼个情形；姑娘們都头昏眼花，挤做一团，站在露台中間，不敢到边沿上去。在卡尔·約翰的清楚的指點之下，大家都可以認出一个个的教堂以及其他有名的处所。“那边就是岩石農莊！”安特尔恩远远地指着靠海的一个地方說。但是这並不是岩石農莊，可能卡尔·約翰能精確地指認出它应該在哪一座小山背後，接着他們又認出了採石場。

拉賽並不参加他們的眺望。他默不做声的站在一边，凝視着远远地湧現在明亮的海水上的那条藍色的瑞典海岸線。一看到祖國，就使他感覺到衰老；他也許一輩子不会再回到祖國去了，虽然他很想再看一看彭妲的墳墓。啊，不錯，他最好的命运，就是在一切都結束之後，有福气安息在她身边。这時他不禁懊悔起來，不該在老年時候还出來流浪。肯斯妥普的情形現在不知怎麼样了？那些新一代的人是不是在好好的种地呀？还有那些老朋友和親戚，他們的境况又不知怎麼样？他的老年人的回憶在他心头起着很强的作用，竟使他一時忘了奥尔遜太太和她的一切家私。他讓

种种过去的憶念來催眠自己，心裏像一个小孩子似的飲泣。啊！在老年時來过这种离鄉背井的生活是多麼的可怕；但是，如果因此而使孩子能多少獲得些幸福，那麼这也就無所謂了。

“我想那边一定是皇家的哥本哈根①了吧？”安特尔思問。

“那是瑞典，”拉賽沉靜地回答。

“瑞典，是嗎？要是我的記性不錯的話，它去年是在那一边的。”

“唔，不錯！这是因为地球在轉的呀！”孟斯喊着。

安特尔思正要把他的話認为眞話，却看見孟斯在对旁人挤眉弄眼。“嚇，你这个猴子精！”他喊着，撲向孟斯，孟斯逃下石級，他在後面追。他們的脚声空洞洞地震响上來，好像是从一个大桶子裏發出來的。姑娘們互相偎倚着站在那兒，輕輕地搖擺着，靜靜地凝視着在島四周閃光的海水。暈眩使她們变得疲乏了。

“怎麼，你們的眼睛都好像要打瞌睡了！”卡尔·約翰說着，想把她們一起抱在怀裏。“跟我們一起下去吧？”

这時她們都已經很累了。誰也不答話，因为卡尔·約翰是帶头的，可是她們却表示要坐下來休息一会兒。

“現在要玩的地方祇賸‘回声谷’了，”他鼓勵似的說，“那是在我們回去的路上。这个地方我們一定得去，值得玩玩。你們可以在那兒听到一个世界上找不到的回声。”

於是她們便慢慢的走下去，她們的脚一則是因为穿着皮靴，二則是被好幾次無目的的漫步弄累了，大家都走不動；但是当她們走下山崖，來到山谷裏，喝了口泉水，便全都又精神起來了。卡尔·約翰跨開兩腿，站得穩穩的，对着对面的山崖喊道：“卡

---

① 丹麥的首都，農民称之为“皇家的哥本哈根”。

尔·約翰最大的享受是甚麼？”对面馬上就应声回說：“是吃麼！”①这果然非常有趣，大家都來試試看，叫着各人自己的名字——連貝萊也叫了幾声。大家叫得尽兴之後，孟斯又問了一句話，使回声答得很不雅。

“你可別把这种事情教坏孩子，”拉賽說。“要是有閨秀小姐們到这裏來，他也这样的对她們喊起來，这不是笑話嗎？”众人听了老头兒这样的戲謔，都幾乎笑死。拉賽自己也被众人捧得洋洋得意，在回家的路上还再三的重複着这句笑話。嗨！到底还不是个毫無用处的老傢伙呢。

他們回到車上，大家都餓慌了，於是馬上坐下來又吃了一頓。“走了一大陣子，你總得吃些东西補補力，”孟斯說。

“現在，”大家都吃过以後，卡尔·約翰說，“各人可以隨便去玩，爱怎麼就怎麼；可是一到九點正，大家都得到这裏來集合，一起回去。”

走在空地上的時候，拉賽悄悄的將貝萊推了一把，於是他們父子倆就和一个賣糕餅的說了一会話，等众人都走远了。“跟在人家尾巴上不是好事，”拉賽說，“現在我們管自己玩一会兒吧。”

拉賽伸長了脖子望着。“你在找甚麼人嗎？”貝萊問。

“不，不找甚麼人；我是在看这許多人都是从哪兒來的。这裏头各处來的人都有，就是还沒有看見一个我們村裏來的。”

“你說奥尔遜太太今天会在这裏嗎？”

“說不定，”拉賽說；“要是能看見她倒也很好，我还有話要跟她說呢。你的眼光好；給我留神着吧。”

他給了貝萊五十个歐勒隨便用。在这塊空地周圍，許多荒地

① 由於語文上的困难，这一句勉强譯成現在的样式。原文句尾是“享受”，而“享受”这个字的下半截就是“吃”，所以大家听到的回声就成为一句答語了。

上的窮苦妇人坐在那兒擺小攤子，賣五顏六色的棒糖，薑汁餅和兩个歐勒一支的雪茄煙。貝萊就在这些攤子上向每一个妇人買了一二歐勒东西。

那边的樹下站着瞎子郝亦尔，他是直接从哥本哈根帶了許多時行歌曲來的。有一大堆人圍住着他。他正在拉着手風琴，他那又瘦又乾的妻子在配合着唱，众人也在小心地跟着她唱。那些学会了調子的人便一边唱一边走開去，有别人挤上前去補了空缺，丢下一个五歐勒的銅子，買一張歌兒開始学唱了。

拉賽和貝萊站在羣众的外圍听着。你如果不先知道花了錢有些甚麼好处，那就还是不花的好；何况这些歌曲到明天就会在全个島上流行起來，人人都可以免費学習了。"八十歲老公公——这是一支怪有趣的新歌曲，唱一个老态龍鍾的老公公娶了一个年輕的家小的事情！" 郝亦尔在未唱歌曲之前，先啞声啞气地喊道。拉賽起初並不很注意这支歌曲；但是後來唱到了一段水手乔治·西蒙的故事，才引起他的兴趣。西蒙跟他的爱人作了这样温柔的話别：

他說了，下次我再來到此地，
我們就到教堂去举行婚礼。

但是他永远沒有回來，因为他的船遇到了四十五天的風暴，粮食断絕了，於是这姑娘的爱人發了瘋。他拔出刀來对準船長，要求送他回家成親；於是船長一鎗把他打死。船上水手們便一鬨地撲上这屍首，抬到伙食房裏去做湯吃。

那姑娘，还在等候她的爱人，
她的脚步每日不离海濱，
她想望着將來会成伴侶，可憐的人
却不知道，她的爱人已送了性命。

“这个歌兒倒不坏，”拉賽說着就伸手向口袋裏去掏了一个五歐勒的銅幣。“你得学会它；”他对貝萊說，“你的耳朵容易学会。”於是他們从人堆裏挤進去，站到那音樂師面前，全神灌注地学唱起來。在他們四周，許多姑娘都在听了掉眼泪。

他們在樹林裏上上下下的走了一陣，拉賽顯得心緒很不安寧。林子裏搭了許多舞棚和变戲法的、表演幻灯的帳篷，还有許多賣酒的棚子，一排排的攔成了一整条街。叫賣的宣傳的人都滿头大汗，賣酒的都在他們的帳棚口踱來踱去，好似一隻隻餓極了的野獸。此刻一切都还沒有到最熱鬧的時候，因为大多數人都还在别处遊山玩水，或者各自尋求適当的娛樂，有的在測驗力气的地方演把式，有的在变戲法篷帳裏進進出出。沒有一个人不伴着一个女的。許多人走到酒棚边總要站住一会兒，但是那女的立刻拉着他走过去；於是他只好打着呵欠給拉到圓場裏去轉一回木馬，或者到一个幻灯篷裏去看五顏六色的画片，顯示毒瘤和其他可怕的东西怎样在人体裏作怪。

“这些都是女人家最爱看的东西，”拉賽說着，嘆了口气，其实他是为了沒找到奥尔遜太太嘆气。

在馬特維格的木馬場裏，古斯達夫用胳膊摟着鮑娣的腰同坐在一匹木馬上轉着。“嗨，老头兒！”他們轉过他身边的時候，古斯達夫喊着，还把他那頂白夾裏翻出在外面的帽子打了拉賽一个耳光。这兩口子簡直是容光煥發，像太陽一样。

貝萊表示也想去轉一回木馬。拉賽說道：“我也想，我也得去買點东西來轉動轉動！”說着他就進去喝了一杯“布穀鳥”——这就是加白蘭地酒的咖啡。“有些人，”他从酒棚裏走出來以後說，“会一家一家的喝过去，不花一个錢，这試試看倒也有趣，只試它一年。嘘！”原來他看見喀尔娜站在馬克斯·亞歷山特的“綠屋

酒家"附近，孤單單的，正在东張西望，好像有所期待。拉賽赶緊把貝萊拉開，繞一个大圈兒避过了她。

"奥尔遜太太跟一个陌生人在那兒呢！"貝萊忽然嚷起來。

拉賽吃了一驚，"在哪裏？"果然，她站在那边，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正在談得起勁呢！他們就打她身边走过，並不停步；这样，就讓她可以自己挑选了。

"喂，你們不能等我一会兒嗎？"奥尔遜太太喊着。在他們背後赶上來，裙子拍得腿肚直响。她还是像平時那样圓滾滾笑瞇瞇的，身上穿了好幾件衣裳，都是很美麗的手織的料子，把她打扮得大大方方，一點兒沒有偷工省料的小家气派。

他們一起向林子裏走去，一路講講談談，不時的彼此丢了一个眼色，对那个碍手碍脚的孩子看上一眼。他們都祗好規規矩矩的往前走，大家不敢碰一碰。因为貝萊不喜欢胡鬧。

走到大帳篷裏，人挤得一片烏黑，每一步就碰得見一个熟人。"这裏簡直比一个胡蜂窠还糟，"拉賽說。"不值得再往裏头走了。"另外一个地方，人們都在往外走，他們也跟了去，走到一个山坳裏，有一个人正在叫叫嚷嚷，还把拳头搥拍着講台。原來是个佈道大会。听众一堆一堆的站在山坡上，一个穿黑色長袍的人正在这些人羣中間东走西走的賣小册子。这个人的臉色很白，却生着一把很長很細的紅鬍子。

"你看見那个傢伙嗎？"拉賽把胳膊推了一推貝萊，輕輕地說。"他不是高个子奥萊才怪哩。他那隻坏了的手上戴着手套了。这个人就是上回代替彼尔·奥尔遜受了天罰的！"拉賽又回头給奥尔遜太太解釋。"本該彼尔·奥尔遜軋断三个手指头的，因为他起了假誓，可是那時候，这个奥萊却去站在打麥机旁边，因此就軋掉了他的手指头。也許，他还得感謝上帝做了这件錯事，因为人

家說他在这些傳道師中間的地位很高了。你看他的臉又細又白，像个姑娘——跟从前在岩石農莊裏車糞的時候大不相同了！要是过去招呼他一声倒很有趣。”

拉賽覚得很驕傲，因为跟这个人同过事，就去站在众人前面，想等机会高高兴兴的喊一声“日安，奧萊！”在他女朋友面前顯赫顯赫。高个子奧萊这時恰在旁边的一堆人面前，向他們跟前走來，正待遞出他那些小册子，一眼看見拉賽，赶忙把兩手連眼光都垂了下去；嘆了口气，低着头走到别的人堆裏去了。

“看見他这种眼裏沒人的神气嗎？”拉賽似嘲似諷的說。“化子進了皇宮，就不知道該怎麼办了！現在他穿上長袍，口袋也一定有个錶了；可是从前呢，他身上連一件襯衫都沒得。而且他从前还是个不信上帝的傢伙！可是，老話說得对，魔鬼也会照顧自己人；我想这就是魔鬼帮了他的忙，給他換到打麥机旁边去的。他們这种欺哄上帝的法子倒够叫上帝掉眼淚呢！”

奧尔遜太太想止住拉賽别說下去，可是“布穀鳥”却在連同他的怒气一起湧上來，他接着又說：“哼，我們是規規矩矩幹活挣飯吃的人，可不是靠的說謊哄人，他倒瞧不起我們來了。人家說他現在到处跟莊主們老婆不三不四的，可是从前他住在那“母猪”的草棚裏，还覚得是大福气呢。”

人家都回头來看他們，奧尔遜太太急得將他一把硬拖了就走。

此刻太陽已經在落山了。樹林中的空地上，人們都在繞着圓圈拥來拥去，好像轉磨子一样。不時有一个醉漢搖搖擺擺的从人叢中給他自己分開了一条寬濶的通路。各个帳棚裏都發出喧嘩的声音——手風琴奏出來的不同的曲調，人的叫喊，舞棚裏的音樂，苏格蘭舞或波尔加舞的踏步声。女人成羣結隊的穿來穿去，不時还远远的向那些酒棚望一眼，因为她們的男人都坐在那裏头。有

些女人还站在棚門口，向裏头的某一个人打俏眼兒。

樹林裏有一个醉漢，正在乱抓一个樹幹，他旁边站着一个姑娘，把她的黑緞子帷裙掩着眼睛哭。貝萊看了他們好一会兒。这醉漢的衣服總得乱七八糟，那女的一边哭一边想給他的衣服拉拉挺，可是他却傻裏傻气的咯咯一笑，一晃便倒在她身上。貝萊回轉身，拉賽和奥尔遜太太混入人叢，不見了。

他以为他們一定走得还不远，就一直追到路尽头，却沒有找到他們。於是便沮喪地走回头，打人羣裏东鑽西鑽，張張望望，逢到一个熟人便哀哀地問"看見我爸爸拉賽沒有？"

在最拥挤的地方，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兴高采烈地大声嚷着。他比任何人都高一个头，肩膀又濶；臉上一团和气，醉醺醺的見人就想拥抱。迎着他走來的人們，都大叫一声躲避開去，所以他一路走去，到处都給他讓出一条寬路。貝萊跟在他背後，居然也走出了这个人山人海。外面就看見有警察和山林吏，手裏拿着很粗的短棍子在站崗。他們的眼睛和耳朵都隨時隨地在警戒，可是他們絕不干涉人家。据說他們口袋裏都藏着手銬呢。

在毫無結果的尋找中，貝萊不知不覺走到大路口。車輛正在魚貫地从幽蔭的樹林裏開出來，在耀眼的夕陽光裏，馬鞭声噼噼地開到大路上。这些都是來開佈道大会的人準备回去了。

他忽然想起了時間，問一个人是甚麼時候了。那人回答九點！貝萊立刻就跑，怕赶不上開車。奔到車旁，看見卡尔·約翰和漂亮的瑪麗亚坐在車上吃东西。"上來吃點东西！"他們說。貝萊正餓得慌，便忘了一切，先管吃的。不料卡尔·約翰却問起了拉賽，这可又把他的苦痛引回來了。

卡尔·約翰正在大不高兴，因为到了約定的時候还沒有一个人回來。"你緊跟着我們走，别走開去，"他們一行三人重新又走

向樹林裏去的時候，他对貝萊說。“要不然你会給人挤死的。”

剛走到樹林口上，他們碰到古斯達夫跑过來，气急呼呼的問道：“你們看見鮑娣沒有？”他通身衣裳都撕破了，襯衫前胸还染了血。他一边嘆气一边跑，一下子便隱沒在樹林裏了。这時候樹林裏已經很暗，可是林中的空地上却还是很亮，这光不知是从哪裏來的，好像是白天賸下在那兒的陽光。人的臉都照得清清楚楚，有些蒼白得像鬼，有些是烏黑的，在光裏远看就像一个个窟窿。但是後來他們忽然又顯現出來，給血一般的火燄照得通紅。

人們乱七八糟成羣結隊的遊來遊去，都在高声的大叫大嚷。有兩个人互相把胳膊親熱地勾着項頸，一霎眼便滾倒在地上打起架來。別的人便紛紛投身進去各自帮着一边打，也不問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便打成胡乱一大堆。於是警察过來了，把棍子向他們身上乱揮；來不及逃走的被戴上了手銬抓進一間空的馬廄裏。

貝萊看得驚慌失措，緊挨在卡尔·約翰身边。每逢一羣人走近他跟前，他總要手脚發抖，不住的眼淚汪汪的說：“爸爸拉賽在哪裏？我們去找他呀。”

“咳，閉嘴！”那工头申斥着，他这時正站在那兒东看西看的尋找他的伙計們。貝萊这样的对他不信任，使他着了惱。“別站在这裏哭！你还是回去到車上看看有人來了沒有。”

貝萊虽然有點怕独自穿过林子，却也不敢不去。樹上的枝条都靜悄悄的伸着傾听，空地上的喧鬧声一陣一陣地傳过來，樹脚下的草莽叢中，还有各种小動物在暗地裏說話，声音有的是快樂的，有的是悲哀的。忽然一声尖叫响徹滿林，使他兩个膝盖又抖得乱碰乱撞。

喀尔娜坐在車後睡熟了，彭姐伏在前座哭。“他們把安特尔思抓去了，”她嗚咽着說。“他撒了野，因此他們給他戴上手銬，

闖了進去。”於是她和貝萊一同走了回去。

拉赛已經和卡尔·約翰跟漂亮的瑪麗亞在一起了；他看着貝萊好像準备着对付孩子哭鬧的样子，半開半閉的眼睛裏露出了一些对抗的眼光。

“那麼現在祇差孟斯和活潑的莎拉兩个了，”卡尔·約翰看了他們一眼說。

“那麼安特尔思怎麼办？”彭妲嗚咽着說。“你總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安特尔思的事可沒办法！”那工头說。“等人家放了他，他自然会回來的。”

他們打听得孟斯和活潑的莎拉在一个舞棚裏跳舞，便一夥兒找到那个舞棚裏去了。“你們在这兒等！”卡尔·約翰在舞棚門口嚴厲地吩咐了他們，一个人走進去向跳舞的人叢裏尋找。舞棚裏熱得叫人血液沸騰，人臉兒都像一团团的火球，在汗汽和灰塵蒸發成的青霧裏，轉着紅圈子。蓬！蓬！蓬！好像有一个重大的拳头在敲着節拍。舞池中間站着一个跳舞的人，正在厭惡似的絞出他短上衣裏的汗水。

一家舞棚裏推出來了一个大漢和兩个姑娘。大漢把兩隻胳膊一边勾住一个姑娘的項頸，兩个姑娘的手在他背後牽着。他的帽子推在腦後，看他这种放蕩的神气，要不是怀裏摟抱着的这兩个溫柔貨累住他，簡直就要跳起來似的；因此他祇能張開了嘴巴，很快樂的叫喊：“混賬！見了鬼！滾開！七百个魔鬼都給我滾開！”他便这样吵吵鬧鬧的帶了兩个姑娘走進樹林裏去了。

“这不是彼尔·奥尔遜嗎？”拉賽看着他的背影說，“好傢伙！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个对上帝犯了罪的人呢。”

“他總会有一天要受到天罰的，”这是卡尔·約翰的見解。

他們無意之間居然找到了孟斯和活潑的莎拉，这兩口子坐在樹林裏的一隻長椅上，大家摟抱着睡得正甜呢。

“喂，我看我們該回去了吧？”卡尔·約翰慢慢地說。他已經好久沒喝點东西，喉嚨都乾透了。“我想你們哪一个都不見得能請人喝一杯餞行酒了吧？”

“我請！”孟斯說，“祇要你肯同我一起到帳棚裏去喝。”原來他因为睡熟了，漏掉許多玩意兒，正想再去玩一轉。他挨在活潑的莎拉身边走，每逢听到一陣喊叫，他便跳一跳，答以一声很長的喝采。他想溜走，可是她拉住他的胳膊不放；因此他便揮動着他的粗手杖，气汹汹的吆喝着。拉賽也揮動着兩条老腿，一路学着孟斯的叫喊，因为他也还不願回去，祇想再玩一陣；可是卡尔·約翰已經打定主意——現在他們必須回去了！貝萊和娘兒們也都贊成他。

走到空地上，一陣叫囂声使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姑娘們都各自躲閃到自己男伴背後。祇看見有一个人奔跑过來，光着头沒戴帽子，太陽穴上一个大伤口，血流了滿臉，还沾在衣領上。他驚慌得臉相都变了。他背後又跑上來了一个人，也沒有帽子，手裏揑着一柄出鞘的刀子。一个守林吏想擋住他，被他在肩头上戳了一刀，倒在地上，兇手繼續向前跑。当他跑过他們这一夥人身边的時候，孟斯吆喝了一声，跳起身來一棍子望那人背脊上打下去。那人便哼的一声跌倒在地，孟斯立刻从人叢中一溜煙的逃掉了，大夥兒走到樹林外边才發現他在那兒等候着。这以後他便不再响应别人的叫鬧了。

卡尔·約翰先把馬牽到大路上，於是大家都上了車。喧嘩声在他們背後逐漸消失，祇听見一个悽厲的叫喊救命的声音在空中震响了一下，便寂靜了。

在一个小池塘附近，有幾个沒有男伴的姑娘在草地上遊戲。

白茫茫的霧籠罩在草地上，像一片閃光的池塘，祇有这些姑娘的上半身露出在霧上。她們一边繞着圓圈走，一边唱着聖約翰節的夜曲。歌声悠揚清脆，可是听了好像怪悽怨的，原來她們都是被那些酗酒和吵架的男人遺棄在这裏的。

我們要舞遍山丘和草原，
我們要舞破絲襪与花鞋；
伊呀嗨，我的小心肝，
我們要舞到曙光來。
　伊呀嗨，我的小仙娘，
　我們已經舞遍了綠茵場。

这夜曲柔和地落在人的耳朶和心坎上，把記憶和思想裏一切可憎可厭的东西都澄清了，因而这一天也就顯出了本色，眞是一个愉快的節日了。的確，在拉賽和貝萊，这是一个無与倫比的佳日，是多年失望的補償。現在，所可惜者祇是这一天已經过完，而不是快要開始。

这時車上的人都已倦極，誰也不再做声，有幾个已經在顚头簸腦地打盹了。拉賽坐在那兒用一隻手祇顧在口袋裏摸索。他是在默算着还賸多少錢。要拉住一个情人，不讓年輕人佔去，是很花錢的。貝萊已經睡熟了，正在一點一點的从座位上滑下去，後來彭妲才把他的头擱在她膝上。她自己却在为安特尔思哭得很伤心。

車兒開到岩石農莊，天色已經快亮了。

第十九章

岩石農莊的主人和主婦，差不多是人們經常閒談的題目，而

且人們時常会想到他們。一大半閒談都是關於康思脫魯和他妻子的，其餘的一小半才是關於教區裏各色各样的人物；他們倆是許多人的粮食，因此他們的所作所为都是重要的，因为他們就是这許多人的或好或歹的命运。

沒有人想到过把他們和別人同样看待，因为他們是特殊的，他們拥有一份大產業，要怎麼就怎麼，侭管享受，絲毫不用顧慮。岩石農莊裏一切人物和事件都是巨大得不是一般人可以判断得了的。農莊裏的所作所为眞是难於解釋，就連住在農莊角落裏和他們挨得很近的拉賽和貝萊也莫名其妙。对他們也和对其他一般人一样，岩石農莊上的人是特殊的，他們是在大世面上过日子，可以說是一种介乎神人之間的人物。他們住的地方是一个給沒有止境的慾火和荒狂的爱痴所糜爛的世界。

所以，岩石農莊裏發生的事情比教區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聳人听聞。这个大農莊裏祇要發出一个小小的响動，人們便哆開嘴巴听得津津有味，要是莊上出了甚麼大乱子，那便会使人战慄色变，整天的感到威压和不安。在平靜無事的時候，拉賽自以为自己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那裏的生活突然間又会变得和平常的形象完全兩样，而且像一重迷霧似地包圍着他和貝萊。在这迷霧裏就在他們头上，痴狂的力在搏鬥着。

侭管有种种不好的預言，柯勒小姐在農莊上已經住了一年了；情況轉变出另一个样子，使得誰都祇好承認自己預料錯了。她常常是寧可和康思脫魯一起駕車進城去玩，而不很願意待在農莊上給康思脫魯太太解悶；但这也不过是青年人应有的事。除此以外，她的一切行動都很正經，而且大家都知道康思脫魯已經又回到他那些住在城內旅店裏的情人那裏去了。何况康思脫魯太太她自己也从來沒有对这位年輕的親戚表示过疑心，即使她感到过

一些。她待这位小姐和善得跟自己親生女兒一样；而且多半是她自己叫柯勒小姐坐上車去照料她丈夫的。

除此以外，莊上的日子都过得跟平時一样，康思脫魯太太还是經常的喝酒和伤心。每逢伤心的時候，她便慟哭她的年華虛度，要是莊主在家，她便跟着他一个个房間追过去，一路咒罵到他吩咐套車逃走为止，即使深更半夜也如此。她这种悲哀而沉悶的喃喃怨語，甚麼地方都能鑽，農莊上到处充滿了这种声音。誰要是碰巧在夜裏起來照料牛馬或做別的事，都可以听見她在樓上咕嚕咕嚕的訴說个不停，即使祇有她一个人在那兒。

但是後來，人們忽然紛紛傳說柯勒小姐要走了。她忽然打算要到哥本哈根去学一些本領，將來可以独立生活。这消息可真奇怪，因为她滿有希望將來可以繼承莊主的財產。康思脫魯太太想到她要走，非常煩惱，一再的劝阻她，幾乎把別的种种煩惱都忘記了。甚至在一切都决定以後，大家站在熨衣房裏，看女僕給柯勒小姐收拾行李的時候，她还在徒劳無功的劝說。她和岩石農莊上所有的柯勒家的人一样，得到手的东西，决不放掉。

柯勒小姐坚执要走的理由，確也有點古怪，因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到哥本哈根去学些甚麼本領。"想必是去学做飯吧，"有些人竊笑着說。

康思脫魯太太却毫不怀疑。她平常總是疑心这，疑心那的，在这件事上却給矇住了。这一定是由於她太信任柯勒小姐，太器重她的原故。她替她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忙得連嘆气的時間都沒有。这样的照顧实在是很有需要的；柯勒小姐腦筋裏一定在想着許多別的事情，这是从她穿衣服的情况可以推断出來的。

"康思脫魯陪她一道去，我就放心了，"有一天晚上，康思脫

魯太太对漂亮的瑪麗亞說，当時大家都坐在一隻大針線籃旁边給柯勒小姐縫補洗过的襪子。“人家說哥本哈根是个坏地方，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去不得。不过茜娜却不要緊，她有柯勒家裏人的好品性，打得定主意。”这些話說得非常天眞，非常老实，她平常虽是个多疑的人，这回你簡直可以穿上大木鞋在她心裏闖進闖出。“茜娜，說不定我們会在聖誕節來看你呢，”她又好心的說。

柯勒小姐張開了嘴慌得气都接不上來，就此沒答話。她低倒了头祗管做活，整晚沒有向誰看一眼。从此她就不敢正眼兒見人，人家都說，“她是在自己感到慚愧，因为对不起人。”她一定会受到懲罰的；她应該知道自己幹的是甚麼事，而不該夾到樹皮和樹身中間去，尤其是關繫到一个完全信任她的人。

在裏院，新來的工人彼尔正在忙着準备套轎式馬車。艾列克站在一旁閒看。他的神情顯得很不幸，很苦痛，这可憐的傢伙，就像平時每当管家不在他旁边的時候一个样子。每逢要卸下或安上一个輪子，他就得把他那碩大的背脊擱到这輛大馬車底下去抬它起來。拉賽不時的走出到牛舍門口來看看是甚麼事。貝萊已上学去了，这是下学期的第一天。

她今天要走了，这个虛伪的东西居然連一个待她好得像親娘一样的人都欺侮上了！康思脫魯太太大概还要親自送他們上船呢，所以吩咐套上轎式馬車。

拉賽回到臥室裏去收拾一些东西，好在晚上溜出去，不讓貝萊看見。他先要貝萊送了一小包糖食給奥尔遜太太，在包糖食的紙上用鉛筆画了个十字架，这是一个暗号，表示他晚上要來。

他把好衣服取出來藏在農莊門口的乾草堆裏，一边哼着小調：

渴望会晤情人，

行路脚步輕盈，

聆听夜鶯歌唱，

長途变成短程。

他滿心高兴地期待着晚上的約会，因为他幾乎三个月沒有机会和她單独在一起了。此外，他还自己很得意，居然能够用寫字來通情達意了，而且，貝萊侭管向來对於字一看就能理解的孩子，对他寫的字却还沒有本領。

人家都在午睡的時候，拉賽便到外边去打扫肥料堆。那轎式馬車还在院子裏，車後面綁着一隻大衣箱，車箱旁边还放了一隻。拉賽想不通，这样一个必須为自己贖罪的姑娘單身到廣大的世界裏去，到底要做些甚麼。他猜想一定有許多地方可以收留这种姑娘，祇要她付一筆大價錢就行；那边是一切都可以花錢解决的！

約翰娜·比尔搖搖晃晃的走進農莊大門裏來，拉賽一眼看見她，便嚇了一跳；她來準沒有好事。每回她勇气勃勃的出現在这裏，總是吃得醉醺醺的，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看了眞也可憐，不幸的遭遇会使一个妇人墮落到甚麼地步啊！拉賽不禁想起她年輕的時候，眞是一个挺标緻的姑娘。現在呢，她祇想从她的醜史上詐錢！拉賽偸偸的溜進了牛舍，免得做甚麼口舌事件的見証，但是却在牛舍裏窺張着。

那“母猪”在窗下來來回回的走着，用一个她自己都控制不住的粗啞声音喊道：“康思脫魯，康思脫魯！你出來，我跟你說話。你要給我些錢，因为你兒子和我都三天沒得吃了。”

“这是胡說！”拉賽憤慨地自言自語，“她的收入挺好呢。可是她偏要糟蹋上帝的恩典，出來幹坏事。”他心裏实在想提起草叉把她攆出大門，可是想想也犯不着挨她一頓利口毒舌。

她已經踏上了臺階，可是不敢走上去。她虽已爛醉，却还有所顧忌。她站在那裏乱抓乱摸着欄杆，嘴裏胡言乱語，不時抬起她那胖胖的臉，望樓上叫喊康思脫魯。

柯勒小姐毫不留神的从地下室裏出來，走向臺階去；她一路埋头望着地，等到看見这“母猪”，馬上回轉身，已經太遲了。約翰娜·比尔怪笑着說道：

“过來，小姐，讓我給你請安！你很威風，是不是？不过人家也許跟你沒甚麼高低！不同的也許是你可以坐了馬車出去，到海的对岸去找下場，而我祇有住在菜園子裏！可是这有甚麼好驕傲的呢？你我碰上的不是同一个漢子嗎？喂，你上去跟我那位好老爺說，他的大兒子挨着餓呢！我自己不敢上去，怕那双鬼眼。”

柯勒小姐早已又躲進了地下室，可是約翰娜·比尔还站在那裏一遍一遍地說着同样的一番話，直到管家出來赶她，她才边駡边走的离開了院子。

工人們沒有睡到時候，就給她的吵鬧驚起了，大家簇拥在倉房門背後倦眼惺忪的看着。拉賽閃在牛舍裏瞧得很起劲，女工人都在洗衣房裏偸看。会出甚麼事了？他們大家都期待着一場大鬧。

可是一點兒沒事。这時候正是康思脫魯太太有权吵得天翻地覆——因为人家待她这样的忘恩負义——可是現在她却一声不响。農莊上安安靜靜，好像以前双方成立了諒解的那些日子一样，康思脫魯自己也默不做声。康思脫魯太太在樓窗裏走过，也像旁人似的对窗外看那麼一眼。一點兒沒事！

然而，有一件事情必須表明，当他們上車的時候，那年輕小姐是一臉的淚痕，而康思脫魯却是滿面不安。後來卡尔·約翰赶着車把他們倆送走；女主人却始終沒出來。她可能是在替他們感到丟臉。

甚麽事也沒有發生來調剂大家这个緊張的期待，使得人人心裏都感到非常沉重。也許她已經甘心承受她这种不幸的命运，正在大家都要支持她的時候，她本人却放棄了維護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寧靜是非常不自然的，非常不可理解的，使人感到憂鬱和沮喪。她好像是沒有心肝的，而要別人替她受苦痛。

但是这片寧靜終於打破了，哭声開始在農莊上响起來。它慢慢地有規律地从樓上傳出來，就像血从心房裏流出來一样，整夜地在流。哭声从來沒有像这样悲哀絕望过；它一直滲透到每一个人的心底。她把这个窮苦孩子收留在家裏，待她像親生女兒一样，可是这窮丫头却做出对不起她的事來。誰都体会到她該多麽苦痛。

深夜裏，哭声变成了慘叫，好像心碎了一样，使大家都驚醒过來，連貝萊也醒了，一身大汗。“从这声音听來，好像有人要死了！”拉賽說着，赶緊用抖索笨拙的手把褲子穿上。“她該不是自殺了吧？”他點上灯走進牛舍，貝萊赤着身子跟在背後。

哭叫突然停止了，好像給斧头一下子砍断了似的，跟上來的寂靜好像在默然表示这是永远的沉默了。整个農莊霎時像一个灯尽油乾的世界似的沉沒在黑夜裏。“我們的女东家死了！”拉賽把手指按住嘴唇，顫抖地說。“但願上帝仁慈地收容她！”於是他們父子倆心驚肉跳的爬上了床。

次日早晨起來，農莊上一切都依然如故，女工們也照常在洗衣房裏咭咭咕咕的說長道短。过了一会兒，又听見女主人的声音，在樓上吩咐工作了。“我眞想不通，”拉賽搖搖头說。“除了死以外，还有甚麽事情能这样快的叫她停止哭泣呢。她一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压制自己！”

現在才明白了她是个很能幹的女人。在这一段很長的閒時間

裏，她並沒有白費过；女工們的幹活愈加起勁，伙食也好多了。一天，她还到牛欄裏來查看挤奶工作是否做得乾淨呢。她也沒忘記給大家發工錢。一天，採石場上的工人來訴苦，說已經三个礼拜沒拿到工錢了。这時農莊上錢不够，她便說，“那麼我們該想想办法。”於是就吩咐大家立刻打麥子賣。又有一天，喀尔娜对她回嘴回得太多，挨了她一个清脆的耳光。

“她变了脾气啦，”拉賽說。但是那些还記得年輕時候的事情的老工人却說，“这是她的家庭的本性，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姓柯勒的。”

日子又照常絲毫無变化的过去，她繼續安靜下來，正如她从前繼續哭駡着一样。原來这也是柯勒家人的性格，一經打定主意，便再也不改变的。接着，康思脫魯回來了。她並沒有坐車出去接他，祇在臺階口很溫和地欢迎他。人人都看得出他又驚又喜。也許他滿心以为要受到另外一种大不相同的待遇呢。

但是在半夜裏，大家都在酣睡中，喀尔娜來敲着男工人的窗子。“快起來，去請医生！”她喊着，“赶快赶快！”这叫喊声緊急得好像是生死關头的事，所以大家都跌跌撞撞的起身出來。拉賽習慣了像母雞一样睡覚時都是警惕着的，所以是他第一个到院子裏把馬牽出來；幾分鐘後，卡尔·約翰已把車赶出農莊大門去了。他帶了一个人給他打灯。天色还是漆黑的，但大家听着馬車疾馳而去，一直到声音很小；隔了一会兒，声音变了，好像車已轉上了好幾里之外的石子路。最後便一點都听不到了。

農莊上的工人都乱閧閧的靜不下來，走進了自己的臥室又走出來对長窗子瞭望着，祇看見有許多人掌着灯在裏头奔出奔進。到底出了甚麼事？顯然是莊主出乱子了，因为这時候大家又听到女主人在樓下厨房裏發号施令的声音。但是出了甚麼乱子呢？洗衣

房和工人房都是黑魆魆的鎖着的。

到了早晨，当医生來了，把一切事情接过手去之後，大家才覚得安心，女僕們也找机会溜到院子裏來了。她們都不肯馬上就說是怎麼一回事，祇是大家站在那兒，好像很为难的彼此看着，同時还傻笑着。到後來，第一个人講了一些，接着又有人講一些，这样才一點一滴慢慢地打听出來了，原來康思脫魯，不知是喝得爛醉，还是忽然發了瘋，竟把自己閹割了。她們的臉色又有點怕，又要忍住笑，顯得很古怪的。当卡尔·約翰正顏厲色的間了漂亮的瑪麗亞一句："你不是在說謊吧，是不是？"她竟哭起來了。她站在那兒哭一陣笑一陣，卡尔·約翰很兇的罵着，也無法使她停下來。

但这消息却是真的，虽然乍听之下，你總想不到一个人会自己幹这样發瘋透頂的傻事。然而这確是事实，叫你听了会愣住的！

过了好一会兒，大家才有工夫想一想，可是一想之後，就發現有些情况不对头了。这件事情决不可能發生在爛醉中，因为大家都知道，莊主从來沒有在家裏喝过酒，而且他压根兒是不喝酒的，祇有跟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高兴時喝一杯罢了。原因多半由於心中悔恨；从他的生活狀况看來，这种情緒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有这样自暴自棄的行为，使人覚得非常奇怪。

可是这样的解釋还不够滿意！於是，漸漸地，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到女主人身上，可是誰也不知道这种思想的來由。近來她的态度变了；柯勒家的血液在她身上沸騰起來了；在这一个家族中，从來沒有一个肯被人欺侮而不報仇的。

第二十章

康思脱魯坐在高房子的屋簷下，身上裹得厚厚的，向前瞪着一双沒有表情的眼睛。冬天的太陽照着他；气候中已經透露出春天的跡象，痲雀在他周圍愉快地跳躍。他妻子忙着走來走去地侍候他；她把他的脚盖盖好，又去拿了一塊披肩來給他裹好肩膀。她从他背後裹上披肩的時候，还在他胸脯和胳膊上很親熱的按了一按；於是他慢慢抬起头來，伸手去摸着她的手。她就这样的站了一会兒，靠着他的肩膀，像个母親似的低头看着他，眼色非常安詳，顯然是充滿了佔有的欢喜。

貝萊一跑一跳地从院子裏穿过，一边咂着舌头。他利用女主人不經心的机会偸偸的溜到挤奶房裏去喝一盅酸牛奶，还跟姑娘們戲謔了一会兒。他这身体正在很健康的發育起來，永远高高兴兴滿不在乎的，彷彿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他的發育和衣服的消耗，眞是快得驚人；他簡直沒有办法穿衣服了！無論穿上甚麼衣褲，手和脚沒幾天就長長了，拉賽儘快的給他添置衣服，他穿得也同样的快。一件新衣服才上身，轉眼就嫌短小。他身軀坚实得像一株橡樹；如果碰到举重，或是别的並不需要耐心的工作，拉賽便祇好讓他兒子一步。

同時这孩子也獲得了独立性，因此老头兒便一天一天的不容易維護他做父親的威权；不过，祇要拉賽有了一个家，成了一家之主，能够把拳头敲打自家的桌子，这威权还是会回來的。但是，这件事甚麼時候才能实現呢？照現在的情况看來，官方似乎还不答应奥尔遜太太和他成婚。海員奥尔遜已經明明白白的通報了自己

2. 黃紀蓉

的死亡，拉賽以为祇要發一个結婚預告，就沒有別的手續了；可是官方却在依照道地的律師手續，不斷的提出种种留难，和進行調查。一会兒說有一个問題还要研究，一会兒又另外有了問題；又有規定的限期，又有通告死者在这个限期內出現，誰知道他們还有多少花样！總而言之，这都是詭計，好讓律師从中撈點好处。

他已經完全厭倦於岩石農莊了。他天天跟貝萊發牢騷，總是一样的話："从天亮到夜晚，總是做活，做活，做活———一年到头，天天一样，你就好像在一个牢監裏！你賺到了的是些甚麼？連衣服都穿不端正。你也沒法子積一點錢，有朝一日你老了，不中用了，你就祇好討飯。"

然而，最糟的是，他还有为自己劳動的欲望。他經常想望着要实現这个理想，他的手祇想拿到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他还妄想不管甚麼法律，乾脆先搬到他情人家裏去住起來。他知道，她是很願意的，因为她家裏急於要有一个男人做活。反正人家已經在談他們的事情，那麼他和兒子一起到她家裏去寄住，又有甚麼大分別呢，特別是他們还照舊的独立工作。

但是貝萊却不是容易說服的；他很顧惜他父親的名譽。每当拉賽提到这件事情，他就变得很执拗。拉賽祇推說这是奥尔遜太太的主意，不是他自己的。

"我也並不很贊成，"他說。"当然人家会立刻往坏的地方猜。但是我們可也不能老在这裏白躭下去，把自己磨成一根線呀。况且你在这个農莊上連呼吸都不得自由——永远被束縛着！"

貝萊不答話；他虽然道理講不过父親，可是自己心裏明白該怎样做。

"要是我有一天晚上竟跑去了，我想你一定会跟着來的。"拉賽說。

貝萊还是执拗地不做声。

“我想我会搬去的，这裏太受不了啦。你又得要一条新褲子了，叫我到哪裏去找錢來買？”

“那麼，你去吧！你怎麼說就怎麼做吧。”

“你甚麼都不贊成，这在你固然很容易，”拉賽扫兴的說，“因为你前边的日子多着呢。可是我要老了，我却沒有个人侍候。”

“怎麼，我不是甚麼都帮你做嗎？”貝萊責备似的說。

“不錯不錯，你是確实帮了我不少忙，沒有人能說你沒有帮我。可是，你想——有些事情你可帮不了——有些事情——”拉賽一想便住了嘴，給一个孩子講大人的心事有甚麼用？於是就改口說：“你可別这样的拗性子，我說！”同時撫摸着孩子的胳膊，好像祈求他似的。

可是貝萊的性子早已拗定了。自从大家都知道他父親和奥尔遜太太是姘头之後，他已飽受了同学們的嘲笑，而且还因此打过好幾架。如果他們公然的同居起來，他覺得簡直受不了。貝萊並不怕打架，但是他非要理直气壯——拳头才能打得出去。

“好吧，你搬到她那兒去，我可要走了！”

“你要到哪裏去？”

“到外头去見見世面，發个財！”

拉賽抬起头，好像一匹老战馬忽然听見了軍号；但是隨即又低下去。

“出去見見世面，發个財！唔，唔，”他慢慢的說；“我年輕時候也这样想过。不过，要是你沒生得有这份福气，事情就不会这样容易。”

拉賽住了嘴，便沉思似的把一隻牛身下的乾草踢進些。到底自己也斷不定他兒子有沒有生得有这份福气。他是个晚生兒，这

种孩子通常不是命运最坏，就是最好；况且他額上还有个牛舐印，那就是交好运的記認。他永远高兴，時常唱歌，做甚麼事都伶俐快当；脾气又叫大家都喜欢。这样看來，倒也很可能有好运气在外边等他。

“但是你要出去就得先行过堅信礼。你还是拿出書來好好的唸教理問答，这样才不会給拒絕！牛我來餵吧。”

貝萊便取出書本，坐在餵草料的过道裏，正在那条大牡牛面前。他默默地唸書，拉賽走來走去的餵牛。好一会兒他們各顧各的；但後來拉賽注意到貝萊的新課本，便走了过來。

“是‘聖經’歷史嗎，那一本？”

“是啊。”

“这書裏是不是說到过有一个人喝得爛醉的嗎？”

拉賽早已放棄了学習認字唸書，他沒有这个头腦。但是他对孩子的学習永远很關心，尤其是書本对他更有一种魔力。“这是甚麼意思？”他有時会指着一些書上印的文字，好奇地問；或者是“今天你書裏唸到了甚麼有趣的东西？”所以貝萊每天得給他講一些。而且，因为他的記性不好，有時还会把問过的話再問一遍。

“記得嗎——就是那个給兒子們剝掉褲子丟臉出醜的？”拉賽等着貝萊不回話，便接着說。

“啊，是挪亞！”①

“对啦，就是他！老挪亞——古斯達夫还有一个歌兒是關於他的。我不懂他喝的甚麼东西喝得那麼醉醺醺，这老头兒？”

“酒。”

---

① 挪亞的故事見“聖經”“創世紀”第九章第二十節。

“是酒嗎？”拉賽揚起了眉毛。“这样說來，这个挪亚一定是位大老爺！在我們瑞典，農莊老爺在有大事情的時候也喝酒。听說这种东西要喝得很多才能醉人——價錢又很貴！①書上有沒有告訴你，那个不要臉的欺哄人的傢伙？他叫甚麼名字？”

“你說的一定是拉班？”

“不錯，拉班！我怎麼会把这个名字都忘了，他眞是个地道的拉班②，这个名字再配他也沒有的了。就是他把兩个女兒嫁了一个女婿，叫他天天做活來付女兒的身價！要是他們生在今天，他們丈人和女婿就都得做苦工吃官司；幸而那時候警察不这麼嚴的管人家的賬。不过我可要知道，那時候一个老婆可不可以嫁兩个丈夫。書上有沒有提起？”拉賽急於要知道，头都顫巍巍的。

“不，好像沒有，”貝萊心不在焉的回答。

“哦，我不該來打攪你，”拉賽說了，回头去做他的事。但是剛过了一会兒，他又回來了。“我又忘了这兩个名字了；眞不知我的腦筋昏到哪兒去了？不过四大先知的名字，我都記得很牢，你要不要听我說？”

“那麼你就說說看！”貝萊隨口回答，眼睛也沒有離開書本。

“要我說，你就停一下，別唸書，”拉賽說，“要不然你就会唸錯了。”他不喜欢貝萊把这事情当做孩子玩意兒的那种态度。

“好吧，我想四大先知的名字我總不会弄錯！”貝萊很自負的說，但是他到底还是合攏了書本。

拉賽把嚼膩在牙床裏的煙葉挖出來，丟在地上，讓嘴裏清淨

① 歐洲人所謂“酒”，乃指白蘭地，威士忌，香檳之類，若葡萄酒，啤酒，麥酒之類的飲料，都不算是“酒”。

② 拉班的故事見“聖經”“創世紀”第三十章二十三至三十節，故丹麥俗話也把騙子無賴称为“拉班”。

些，於是又把褲子繫繫高，閉上眼睛，嘴裏喃喃有辞的站了一会兒。

“怎麽不快說呀？”貝萊問。

“我先要找找看到底他們在不在肚子裏！”拉賽說，他給貝萊打断了思想，很不高兴，現在又得从头想起了。“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还有但以理！”他一口气的把四个名字送了出來，唯恐在半路上丢失一个。

“我們再來說說約各的十二个兒子好嗎？”

“不，今天不說了。一下子記就太多了。我这麽大的年紀，就得慢慢的來；你知道，我可不像你一样的年輕。不过你可以帶我唸唸十二小先知的名字。”

貝萊便慢慢的唸十二小先知的名字，拉賽一个个跟着唸。“从前人为甚麽起这样古怪的名字！”他气急呼呼的說。“叫人舌头都轉不过來！不过慢慢的我總会記得。”

“你为甚麽要記得他們呢，爸爸？”貝萊忽然問。

“我为甚麽要記得他們？”拉賽搔着一隻耳朵說。“唔，当然我——唔，你这句話問得多傻！你为甚麽要記得他們啊？学問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有好处，可是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家却不讓我懂得这些好事情呢。难道你也想把这些都留給你自个兒嗎？”

“不，我不是这麽說，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必要，我才一點也不管这些先知的事兒呢。”

拉賽驚慌得差一點要暈倒。

“这样說來，你簡直是个从來沒有見过的邪人了，世界上根本不应該生出你这种人來的！难道你对学問就都是这样看法嗎？你生在这个時代，窮人的孩子跟富人的孩子一样可以讀書，你应該覺得高兴才是。我小的時候可不是这样子啊，要不然——誰知

道——要是我小時候也唸过書，我也許不会到这裏來扫牛舍了。当心啊，孩子，你可不要把丢臉的事情当作驕傲啊！”

貝萊有點後悔他剛才的話，便分辯似的說道：“現在我考第一啦！”

“唔，这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因此就把兩手插在褲袋裏偸懶；你歇息的時候，人家就把豆粥吃了。我希望你在这很長的年假裏沒有忘了功課。”

“沒有，沒有，我一點兒也沒忘！”貝萊很自信的說。

拉賽也相信他沒有忘記，不过是裝出担心的样子，激勵孩子用功。他很喜欢听貝萊滔滔不絕的把他的学問講出來，他認为这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要貝萊这样講出來，却愈來愈困难了。“你怎麼能說得这样有把握？”他說，“要是你眞沒有忘了甚麼，那麼你腦袋裏一定裝滿許多东西啦，說出來听听我一定高兴。”

貝萊給恭維得滿心高兴，便伸出兩腿，閉上眼睛，開始一前一後的搖動。於是十誡哩，先祖哩，士師哩，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四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人間世一切学問都从他嘴裏一气滾滾而來。拉賽好像整个宇宙都在輝煌地繞着白鬚的上帝旋轉，他驚異得祇能低下头連連的画十字，这孩子腦袋裏竟裝得了这麼多的东西！

“不知道讀到大学要花多少錢？”拉賽定了定神問。

“一定很貴——至少怕要千把克郎吧，”貝萊說。

他們倆誰也猜想不出一个確數；祇覺得它總是一个非常龐大的數目。

“眞会要这样貴嗎？”拉賽說。“我想过，等我們有一點產業的時候——唔，我想總会有那麼一天的——那時候你就去跟弗里斯学他这門行業，不要花多少錢，三餐都回家來吃。这办法我們

一定能做得到的。”

貝萊沒回話；他心裏不想学做教員。这時他已經掏出了小刀子，在一个牛欄柱上刻花紋。刻的是一条大牛，头低到地，舌头从嘴角边拖出來，一隻前蹄提起在嘴巴边，表示牠正要怒气冲冲的踩下去。拉賽不得不住了嘴，因为他看見柱上的花紋有點像个东西了。“这是一条母牛，可不是？”他說。其实他每天看着这圖象在發展，早已想問了。

“这是伏尔梅把角撞你的那一回，”貝萊說。

一听孩子的解釋拉賽看出來果然不錯是的。“的確很像，”他說；“不过沒有你刻的这麼兇！來吧，把我們的工作做做了；刻这些玩意兒是养不活命的。”

拉賽不喜欢貝萊这种缺點——到处用粉筆或小刀子画圖；差不多每一根梁柱或一堵牆头上都給画上了东西。这是毫無用处的胡鬧，要是莊主走進來看見了，很可能会生气的。拉賽時常把牛糞塗在最特出的圖象上，省得給意外地闖進來的人看見。

在上面的屋子裏，康思脫魯正在由妻子扶着回屋裏去。他臉色蒼白，可是並不瘦。“他还走不動，”拉賽望了一眼說；“但是用不到多久就可以到这裏來了，你赶快別雕坏这些柱子吧。”

貝萊还繼續雕刻。

“你要是再不放下这傻事兒，我就把牛糞潑上來了！”拉賽惱怒地說。

“那麼我就把你和奥尔遜太太画在大門上！”貝萊玩皮地說。

“你，你！好，你試試看！我就要当面咒你，我还要請牧師攆你出去——至少！”拉賽气極了，馬上走到牛舍的那一头去開始他下午的扫除，把工具弄得碰碰撞撞的。他气呼呼的把独輪手車裝得太滿了，左也推不動，右也推不動，兩隻脚祇管向後滑。

貝萊挺和气的走过來。“我來推出去吧？”他說。“你这双木鞋子踩在石头地上，不济事。”

拉賽狺狺地咕嚕了幾声，就放開手讓他推去。他心裏祇不舒服了一会兒，但是沒有用处；这孩子發起傻劲來，眞是無法对付。

第二十一章

貝萊剛上了堅信課回來，此刻正坐在工人房裏吃午飯——煑鰲魚和豆粥。今天是祀拜六，管家進城去了，所以艾列克便坐在爐灶旁边取暖。人家不同他搭嘴，他絕不開口，老是坐在那兒瞪着眼看；他的眼睛一直盯住貝萊進餐，跟着他的手从餐盆看到嘴巴，又从嘴巴看到餐盆。他的眉毛永远揚起，好像他看見的东西都是新奇的；因而这双眉毛差不多已生成这个样子。他前面桌上有一杯啤酒，酒杯外面像是一个大水溏，因为他隨時在喝，每次都得潑一些出來。

漂亮的瑪麗亞在洗碗碟，不時看一眼貝萊吃好了沒有。等他舔乾淨他的牛角湯匙，丟進抽屜裏去以後，她便端了一盤东西進來：原來她們为了給樓上開餐，烤了些裏脊肉。

“給你點好东西吃，”她說。“我想你一定还沒有吃飽。你謝我个甚麽呀？”她把盤子留在手裏不給他，一边媚笑地对他看着。

貝萊肚子裏的確还餓得很，他看着这盆好东西，不覺口涎都流了出來。於是他便乖乖的噘起嘴唇讓瑪麗亞親了一親。她不由的对艾列克溜了一眼，他那獃蠢的臉上忽然像有所回憶似的亮了一亮。

“你看大傻子坐在这裏弄得希裏胡塗的！”她边說边从他手裏

搶过啤酒杯，凑到桌子边，把洒在桌上的那些酒都用手扫回杯裏。

貝萊甚麼都不管，坐下來就吃裏脊肉；但是等瑪麗亞离開之後，他便向兩腿中間吐下一口唾沫，还把袖子抹了抹嘴唇。

他吃完裏脊肉，回到牛舍去洗草料槽。拉賽在給牛梳刷，一切都顯得是預备过礼拜日的样子。他們工作的時候，貝萊便把这一天碰到的事情都告訴他父親，而且还把教區牧師的每一句話都照說了一遍。拉賽留神的听着，有時还插一二声驚訝。"唔，眞了不得！……啊，是这样嗎？……咳！……原來大衞是这麼个浪子，可是他还照样在上帝面前做人呢！……唔，上帝的苦难是偉大的——这一點兒沒錯！"

外头有人在打門。原來是卡萊的一个孩子送信來，說他們老祖母盼望他們去，趁她故去之前和他們道別。

"这样說來，她大概活不到多久了，"拉賽听了便大声說。"这是他們一个大損失，因为他們一向都很快活的住在一起。不过，当然囉，別人倒可以多分得一點口粮了。"

他們决定等到工作做完之後，一起溜走。因为如果他們这回請了假，將來老祖母落葬便不見得能給假了。"而那也是个節日，儘吃儘喝，我知道卡萊老弟的情况的！"拉賽說。

他們做完工作，吃过晚飯，便溜出大門到了田裏。拉賽早已捲好了被窩，枕头边放了一隻舊絨帽；誰要是進來匆匆一看，都会錯認做是睡在裏头的人的头髮。他們走了一小段路之後，拉賽还想起要回來一趟，防备發生火災。

天已經在輕輕悄悄的下雪了，地上全結了凍，所以他們可以一逕的斜穿过田裏走。他們現在把路摸熟了，簡直好像沒有多远；他們不知不覺的就走完了田野，來到山地裏。

茅屋裏还有灯光，卡萊坐着等候他們。“祖母活不多久了，”他說，这回的口气比拉賽所記得的上一次他說这話的口气，可要嚴肅多了。

卡萊把通到祖母房裏去的那扇門開了，輕輕的說了幾句，他妻子在裏头黑暗处輕輕地回答他。

“哎，我醒着呢，”老妇人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說。“你們可以說响些，我醒着呢。”

拉賽和貝萊脫下了皮靴，光穿着襪走進她屋子裏。“晚安，奶奶！”他們都恭敬地說，拉賽还添上一句“願上帝給你平安！”

“唔，我在床上，”老妇人有气沒力的拍着被窩說，她手上戴着很大的羊毛手套。“我叫他們去請你們的，因为我活不長了。教區裏有些甚麼新聞？有人死掉沒有？”

“沒有，我沒有听說，”拉賽回答。“不过你气色还很好，这麼胖，臉又这麼紅紅的！再兩三天就能起來了。”

“啊，眞是！”老妇人从容地微笑着說。“你說得我好像是个剛生过头胎兒子的新媳妇吧，嗯？不过，你來了，我得謝謝你，你們也好像是我的孩子呢。唔，是的，我已經被召喚，所以就要平平安安的离開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一點也沒有抱怨的。我有一个好丈夫，还有一个好女兒，更不用提卡萊了。况且我的眼睛又亮了过來，讓我能够再多看一回世界。”

“可是你还祇用一隻眼睛看，像鳥一样，奶奶，”卡萊想笑出声似的說。

“唔，唔，这也已經够好的了；自从我眼睛坏掉以後，出現的新花样眞不算少。樹木長得更大了，一大家人也在不知不覚中間增長了起來。啊！唔，我这老命總不算坏，活到这麼大的年紀，一家人都在身边——卡萊和瑪麗亞和孩子們。我自己这一輩

的人都赶在我前头走光了；看到他們一个一个都有下場，我也就很称心了。”

“你今年高寿多少啊，奶奶？”拉賽問。

“卡萊到教堂裏去查过簿子，照簿子上登記的，我該有八十了；不过那些簿子多半不準確。”

“準的，很準呢，”卡萊說，“是教區牧師親自帮我查看的。”

“哦哦，这样說來，時光过得眞快，如果上帝的意志要我再多活些時候，我也樂意。不过墳墓已經在催促我了；这是我自己的眼皮感覺得到的。”老妇人呼吸稍稍有點困难，但是她还在講下去。

“媽媽，你說話太多，要累了！”瑪麗亞說。

“是呀，你該睡一膲歇歇了，”拉賽說。“我們还是跟你說声再会吧？”

“不，我定要跟你們說話，因为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你們，我休息以後有的是時間呢。我的眼皮还很輕呢，感謝上帝，我一點兒不累。”

“奶奶怕有整整一个礼拜沒睡熟了吧？”卡萊疑慮似的說。

“为甚麼我要把最後一點點陽寿都睡掉呀？以後睡的時候可多着呢。夜裏，你們大家都睡熟了，我就躺着听你們的鼻息，听听你們都很健旺，心裏就很高兴。有時我看見这些石南花，便想起安特尔思，以及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的种种快活事情。”

她静默了一会兒，平了平呼吸，眼睛盯着一束掛在梁上的枯萎的石南草。

“这是我們第一回躺在開花的石南草叢裏的時候，他給我採下來的。他怪喜欢这些石南草，我說的是安特尔思，每年石南開花的時節，他總把我从床上抱出去，到石南叢裏去睡——每年都

这样，一直到他給上帝召去。他永远把我看作是第一天的新娘，所以我心裏也永远覺得幸福和快活。”

“好了，媽媽，你应該靜靜的保养身体，別說得这麼多！”瑪麗亞一边說，一边給老妇人的枕头摩摩平。但是她却不肯靜下來，不过思想稍稍換了个方向。

“唔，不錯，我的牙齒長的痛苦，落的也痛苦，我的孩子生得痛苦，我把他們一个一个葬在墳裏也很痛苦。但是除此以外，我从來沒有甚麼病痛，而且我还有过一个好丈夫，他对上帝創造的一切东西都很關心。夏天早晨，我們每天都跟鳥兒同時起身，到野地裏去看太陽出海，然後才開始我們的工作。”

老妇人的緩慢的声音停息了，就好像一隻歌在他們耳朵裏唱完了一样。他們都悚然直一直身子，嘆息着。“唔，不錯，”拉賽說，“回憶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你过得怎样，拉賽？”老妇人忽然說。“我听說你正在找老婆呢！”

“我嗎？”拉賽吃驚地問。

貝萊看見卡萊对瑪麗亞映了映眼，看來他們也知道了。

“是不是很快就要把你的新娘帶給我們看看啊？”卡萊問。“听說是个好配对呢。”

“哎呀，我一點兒不知道你們在說些甚麼，”拉賽很窘的說。

“唔，你作得对！”老祖母說。“我知道她很好。我盼望你們兩口兒大家都称心，就像安特尔思跟我一样。白天，大家在一起，各人尽力做各人的事，夜裏，風吹得冷冷的，兩口子窩緊了取暖，多好啊，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哩！”

“你倒是样样都享过福的，”拉賽說。

“是啊，所以我就要安安靜靜的去，躺在墳裏也安安靜靜的。

从來也沒有人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向甚麼人作祟。祇要卡萊留神把我的脚先抬出門，我想我一定不会來打擾你們的。”

“你侭管常常來看我們好了！我們不怕欢迎你的，因为我們大家在一起都很幸福的，”卡萊說。

“不，一个人進到下一世，会变成怎麼个脾气，誰也不知道的。你一定得答应我，把我的脚先抬出門！你們兩口子白天裏做得怪辛苦的，我不願意在夜裏來驚動你們的安息。再說，我已經把你們累得太長久了，以後你們兩口子就可以清清靜靜的过日子啦，口粮也可以多一些了。”

瑪麗亞听了就哭起來。

“媽媽，你听着！”卡萊不耐煩的嚷着。“我不要听你这些胡說八道了，我們这裏誰也沒有为了你短了口粮。如果你还要这样說，我为了慶祝你去世要大大的請一回客呢！”

“不，千万不要这样！”老妇人很急的說。“我不要听你說三天三夜的守夜宴这种事情！瑪麗亞，你現在就答应我，千万不要为了我这麼一个窮老太婆的灵魂去做大排場，弄得自己吃光用光！你們祇要把最近的幾家鄰舍請过來，下午來就行了，当然，还有拉賽和貝萊。如果你們把漢斯·漢列克也請在內，也許他会把手風琴帶得來，你們就可以在倉房裏跳一場舞。”

卡萊搔搔腦袋。“哼，那麼你得等到我打完麥子，因为我現在还沒法打扫地板呢。我們能不能去問揚斯·柯萊把他的馬借來，在下午到荒地裏去溜一趟啊？”

“可以，你侭管去，不过孩子們也得有分。讓他們覺得这是一个快樂的日子，我就更安心了，因为他們平時沒有幾个快樂的節日；況且，我已經早預备了錢，你是知道的。”

“不錯，你信不信，拉賽——奶奶早就攢下了五十个克郎，

做她葬礼的花費，我們簡直一點兒都不知道！”

“这筆錢我已經攢了二十年了，因为我要体体面面的離開这个世界，不叫我的親人脫下衣服來賣了办喪事。我的寿衣也早都預备好了，那就是我結婚時候的小衫，我祇穿过那麼一回。除了这衣服和我的帽子之外，我身上不用再穿別的东西了。”

“那可太少了，”瑪麗亞表示反对。“要是我們不把你穿戴端整，鄰舍們也要說閒話的。”

“我可不在乎！”老妇人堅决地說。“安特尔思就最喜欢我这一點，这六十年來我在床上穿的也就是这些衣服。那有甚麼要緊！”於是她回过头去向着牆壁。

“好吧好吧，我們依你的主意办就是了，媽媽！”瑪麗亞連忙說。

老妇人又回过头來，伸手在被子上摸索着她女兒的手。“你还要給我做一个軟和的枕头，因为年紀大了，头就不容易覺得舒服。”

“我們一定給你用一个娃娃睡的枕头，加上一个白的枕套，”瑪麗亞說。

“謝謝你們！我想你們現在可以去通知約可勃·克列思忝，明天找一个木匠來——我想他總在附近——叫他給我量尺寸做棺材；我可以自己來吩咐他怎麼做。卡萊是很慷慨的。”

於是老妇人閉了眼睛，她到底累了。

“讓她靜一会兒，我們溜到外間去吧，”卡萊悄悄的說，可是他正要走動，她眼睛又睜開了。

“你們要去了嗎？”她問。

“我們以为你睡熟了，奶奶，”拉賽說。

“沒有，我看这一輩子裏我再也不会睡熟的了；我的眼睛很

亮，亮得很呢！唔，拉賽和貝萊，我們分別了！但願你們都非常幸福，像我这一輩子一样的幸福。瑪麗亞是我兒女裏头唯一的蒙死神放过的人，她是我的好女兒；卡萊也待我很好，好像我是他的爱人一样。我还有过一个好丈夫，他總在礼拜日帮我砍柴，我在分娩的時候，他總是半夜裏起來照顧孩子的。我們眞是很幸福，我們有鉛錘的鐘，柴火也多的是，他还答应我到京城裏去玩一趟呢。我第一次攪黃油是攪在一个瓶子裏的，因为我們起初沒有攪乳器；黃油攪好了以後祇有打破瓶子，才能取出黃油，於是这件事惹得他大笑起來，不管我做錯了甚麼事情，他總是大笑的。每个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他是多麼高兴啊！好些早晨，他常常叫醒我，一起出去看海上出太陽。“快來看，安娜，”他總这样叫我，“石南草半夜裏開花了！”其实是太陽照紅了这些草尖！最近的鄰舍离開我們的屋子都有三里多路，但是祇要有我在，他就一點不覚得冷靜。我虽然很窮，可是我給了他無窮的快樂；連牲口也都喜爱我。我們的生活过得非常滿意。”

她把头側來側去，眼淚从她頰上直流下來。她好像已經不覚得呼吸困难，生平一切回憶，一件一件的湧上她的心头，很流利的从她嘴裏滔滔不絕的說出來。可能她現在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甚麼，但是總不能停住不說。她一遍又一遍的从头說起，声音又平板又單調，猶如一个瘋子在作囈語。

“媽媽！”瑪麗亞着急地說，把手按在她母親搖來搖去的头上。“淸醒些，媽媽！”

老妇人这才住了口，驚異地看着她。“噢，不錯！”她說。“回憶把我帶到那麼远！我想我現在可以睡一会兒了。”

拉賽走到床前。“分别了，奶奶！”他說，“祝你一路平安，要是我們不能再見面的話！”貝萊也跟着他說了一遍。老妇人好像

要問話似的对他們看着，可是沒動一動。於是拉賽輕輕的拉了拉她的手，貝萊跟着也拉了拉，於是他們偷偷的走出外間。

“她的生命的火燄是光輝地燃燒到底的！”房門關了之後，拉賽說。貝萊注意到現在他們又可以大声說話，沒有拘束了。

“是呀，她是健康到底的；她的身子特別堅实。我們沒給她請医生，这兒的人都不滿意。你以为怎样？你說我們該花这筆錢嗎？”

“她沒有病，可是她也不能再活下去，那麼請个医生也沒有用，”拉賽沉思着說。

“是呀，她自己也不要請医生，要是医生能够讓她多活些時候的話……”

“不錯，時世很艰难啊！”拉賽說，接着便四处走走看看那些孩子。孩子們都睡熟了，屋裏都是鼾声。“这一羣好像少了些。”

“是呀，每年總有一兩个飛出窠去，”卡萊回答說。“我想以後我們不会再添人口了。不过我們恰恰停止在一个不吉利的數目上，一个怕人的數目；可是瑪麗亞怎麽說也不听，我一个人可沒有办法。”卡萊又顯出了他那戲謔的眼色。

“我說有办法，”瑪麗亞說。“我們如果把安娜的孩子也算進去，就是十四个。”

“唔，把别人的也算進去，这样你倒省事得很！”卡萊打趣似的說。

拉賽正在看安娜的孩子，她睡在卡萊的第十三个孩子旁边。“她还比她的阿姨結实呢，”他說。“你簡直不相信她們是同年的。她生得这麽紅紅的，可是那一个却生得这样蒼白。”

“是呀，是有一點不同的，”卡萊憐愛地看着这兩个孩子，同意拉賽的話。“这一定是因为安娜的孩子是年輕人生的，而我們

的血液已經在衰老了。而且私生子又常常是最發跡的——譬如我們的亞尔伯特。他的举動就和别的孩子們不同。說起我又想到了，你知道不知道，明年春天他就会有一条自己的船了？”

“不，我一點都不知道！难道他真的要当船長了嗎？”拉賽非常吃驚地問。

“这件事情背後是康思脫魯——当然，这是你我自己人中間說說的！”

“安娜的那个娃娃的父親是不是还在付他該給的錢呀？”拉賽問。

“付的，他倒是挺規矩的！他給我們五克郎一个月养孩子，这筆錢貼補了我們不少。”

这時瑪麗亞在桌子上擺好了酒、麵包和一碟熟脂油，請他們都坐下來吃。

“你在岩石農莊躭了好久了，”他們坐下來之後，卡萊說。“你預备在那裏躭一輩子嗎？”他打趣似的眏了眏眼說。

“哎，跳出到别地方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拉賽躲躲閃閃的說。

“唔，我們快要听到你的好消息了，是不是？”瑪麗亞問。

拉賽沒回話，他正在啃一塊麵包皮。

“呀，要是你牙齒咬不動，就把那麵包皮切掉了吧！”瑪麗亞說。她不時的在向她母親的房門听着。“她到底睡熟了，可憐的老人！”她說。

卡萊裝成好像剛才發現桌上有一个酒瓶。“怎麼！喂，我們还有酒呢，可是誰也沒有聞到！”他嚷着，給他們的酒杯裏都倒滿了，其实已經是第三杯了。於是瑪麗亞把酒瓶塞上了。“你連我們吃的都小气嗎？”他說，对她瞪着眼——看來多像个無賴！

可是瑪麗亞的眼睛瞪得跟他一样大，說道："怎麼样，你要打架嗎，嗯？"看了他們这幸福生活，拉賽的心覚得怪熱的。

"你們岩石農莊的主人怎样啦？我想危險的時候已經过了吧？"卡萊問。

"唔，我想他大概已經好了，不过以後總永远是那麼一个人了。这种事情在誰的身上都得留下一个疤，"拉賽回答說。瑪麗亞在一边微笑，可是他們回头看她的時候，她便把臉轉開去。

"唔，你还要笑呢！"拉賽說；"我倒覚得很慘！"听了这話，瑪麗亞祗好跑到厨房裏去放声大笑了。

"所有的女人都这样的，祗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笑了，"卡萊說。"这是一樁悲慘的事变。今天还是鮮紅的，明天就給人家忘記了。唔，不过她總算達到了她的目的，从此他總祗能是她的人了。不过这麼一來，他居然还能和她同住下去，这可眞是奇怪了。"

"他們好像反而比从前还恩愛些呢；他一分鐘也少不了她。但是，当然他从此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來愛他了。愛情眞是一种多麼古怪的事情！現在我們該回家了。"

"好，祖母落葬的時候，我來通知你，"他們走到屋外的時候，卡萊說。

"唔！你要是短十个八个克郎办喪事的話，告訴我就是。再見！"

第二十二章

老祖母的葬禮依然好像一道亮光似的留在每一个人的一切思

想和行動上。它有點像一种美好的食品，已經吃下肚並且消化掉好久之後，还在你嘴裏留着鮮美的味道。卡萊的確費尽心血把这件大事鋪排得像一个節日；預备了極其丰盛的酒餚，外加他的說不尽的笑謔。他这个狡黠的傢伙居然还找了一个藉口把奧尔遜太太也請到了；这的確是个好办法，使这一对未婚夫妇的關係合法化了。

这件事情使拉賽和貝萊足足談了一个月，等到这些話已經講膩，而且被别的新鮮話代替了之後，事情还像一种誰都不明其來由的幸福之感，深深藏在他們心裏。

但是現在，春天來了，許多麻煩事兒也跟着來了——这並不是說每天的那些瑣碎工作，自然那些也就够麻煩的，这兒說的乃是一些很大的麻煩，尽管人們並沒有想到它們，可是它們却使整个生活暗淡無光。原來貝萊要在復活節領堅信礼了，拉賽覚得簡直是智窮計絕，不知从哪兒去替他弄到所需要的东西——新衣服，新帽子，新鞋子！貝萊已經屢次在說起这件事，他大概很怕到了那一天会在教堂裏当众丢臉。

"全都会給你安排好的，"拉賽嘴裏虽这样說，可是肚子裏却想不起办法來解决这个困难。在善良的古風还保持着的農莊裏，这些衣著照例都是由莊主全部供給的；但是在这裏，一切都採用新式办法，發下來的現錢工資，就像水似的一下子就从你手指縫裏漏掉了。一百克郎一年的工資，你想一想这个整數，固然好像是个大數目，可是你祇能够一點一點的拿到手，隨時拿幾个歐勒，叫你毫無办法翹起大拇指說一声："我在那裏掙了一筆大錢！"

"唔，我知道啦，全都会給你安排好的！"拉賽自言自語的說，当他陷入各式各样的荒唐的打算裏的時候；而貝萊也祇好就此滿足，不便追問了。拉賽左思右想，覚得祇有一条路可以解决这个

困难，那就是去向奥尔逊太太借。他心裏实在不願意这样做，但是最後还是非走这条路不可，不过可不能讓貝莱知道。

拉賽侭量拖延日子，希望会碰到一个新的机会，可以救他的急，免得出此下策，向情人借錢。但是等等竟毫無轉机，而日子却逼近了。一天早晨，他便毅然决然的打定了主意。貝莱上学去的時候，他把一个包裹交給他，說道："你到奥尔逊太太家裏去一趟，把这个給她；这是她答应給我們縫補的东西。"在那包裹的紙裏面，画着一个暗示晚上要去的大十字。

貝莱在小山上看到冰已經在夜裏解了凍。將近一个月以來，海灣上結成了一大塊又粗又坚实的冰塊，人們可以在冰上遊戲，就像在乾燥的陸地上一样的安穩。这是一种新奇的海景，貝莱第一次在这上面走的時候，还小心翼翼的用他那双木鞋的尖头一步一步探路前進，逗得人人都大为喜笑。後來他学会了在冰上很自由的行走，再也不胆战心驚的害怕海裏的大魚就在他脚底下，專等他掉下去吃他了。每天他都要走出到一里多外，許多浮冰堆叠成的高高的堤岸旁边，那就是冰凍的海灣的疆界了；在这冰塊的堤岸以外，便是活躍的大海，在太陽光中像一隻綠眼睛似的廻环巡視。他之所以要走到那麼远，完全因为人家既然做得到，他也得做到，但是他心裏从來沒有覺得在海上是平安的。

現在这一片冰海都解凍了，海灣裏堆滿了又高又厚的冰塊，互相衝撞，發出碎裂的响声；最远处的一些冰塊，夾着冰堤化了下來的小冰塊，已經走向出海的路上了。貝莱虽然在那裏表演过許多功勳，但是心裏却实在高兴它現在終於解凍浮走了，从此以後，走在乾燥的地上，又可以不算是丟臉的事了。

弗里斯老先生坐在他的老位子上。現在在上課的時候，他已經絕不离開他的座位，不管課堂裏吵得多兇，他祇是把籐鞭敲敲

桌子就算了。他現在祇能說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他的头永远在搖搖顫顫，手常常抓不住东西。虽然他还照例帶一份報紙來，一上課就把它攤開，可是他並不看它。他身子筆直地坐在那裏，双手按在桌子上，背靠着牆，馬上就会做起夢來。在这种時候，孩子們便可以儘量吵鬧，他也不動一動；祇有他眼睛的表情稍有改变，總算表示他还是个活人。

近來，学校裏却安静些了。大家覚得作弄老師的惡作剧已經不值得玩了，因为老師簡直不知覚，玩笑也就失去了許多兴趣。年紀大些的学生漸漸地組織成一种法庭；課程由他們來决定，不服从的或爭吵的都分別在遊樂場上受到懲罰——用拳头打或是用鞋尖踢。教学也还照常進行，由比較聰明的学生把他們的知識教導給其餘的人；演習算術和讀書的課業反而比弗里斯親自施教的時候更多，不过，在另一方面，唸聖詩却被犧牲了不少。

也有些時候，弗里斯忽然从夢中醒來，便插進來施教。“唸聖詩！”他便用微弱的声音喊，还照例地拍拍桌子；於是孩子們祇好放下正在做的功課，去討好这位老人。於是他們開始唸一首聖詩，但是把同一節詩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唸上整整一小時，作为報復。这總算是他們給老師鬧的唯一的眞正的玩笑，但这也祇是他們單方面的，因为弗里斯本人一點也沒發覚。

从前弗里斯常常說要辞職，可是現在他連想也不想到这件事了。他蹣跚地準時到校，又準時离校，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样做着。他的上級的確也不忍心開革他。除了唸聖詩这一樁之外，大家对这位老師也沒有甚麼不滿，而唸聖詩这件事到底也無關重要；因为他学校裏教出來的学生，从來沒有一个不会寫自己的姓名，也从來沒有一个不会看印刷的書本——祇要是老式字体印的。至於新式的拉丁字体，弗里斯並沒有教他們，虽然他年輕

時候也唸过拉丁文。

弗里斯自己可能並不覺得他有了改变，因为他不論对己对人都已經無所感覺。現在也沒有人來对他訴哀訴苦，从他的同情心中取得安慰。他的心也根本不在了。它已經飄浮在他身外，半离半合的，好像一隻不願离開老巢而飛到一个陌生地方去的鳥。他的眼睛常常獃獃地向空中东張西望，这一定是在追隨着他的飄浮的心了。但是那些回到村裏來过冬的年輕人，像拜望一个老朋友似的來拜望弗里斯，都分明感覺到他的改变。在他們看來，他現在已成为他們家鄉的一塊空地了，他們已經見不到从前那个大声咆哮的老師，当他們在校的時候他虽然把他們全都恨透，可是离校之後他却又全喜欢起他們來了，而且嘴裏總隨時預备着一句使人發笑的話："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对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不管好的坏的，全都这麼說。

孩子們很早就自動開始了遊戲時間，不等貝萊發号令，大家一鬨的衝了出去；弗里斯便照例以快步走到村裏去，照例要在那兒休息兩點鐘。这時女孩子便聚在一堆吃午飯，男孩子都在場地上乱奔乱跑，像一羣出籠的鳥。

貝萊为了同学們不服从他，今天甚至还有些年紀大的孩子也在反对他，实在气憤，便尋思着一个使大家尊敬他的方法。他在遊樂場上巡迴着奔跑，身子向前傾斜，兩个胳膊像一对翅膀似的張開，好像一隻盤旋飛翔的海鷗。許多人都躲避他，就是不情願躲開的人，也被逼着閃过一边。他的地位受了威脅，所以他不停地奔跑着，好像要使这問題拖延下去，等一个打架的机会自然碰上來一起解决。

他像这样跑了一会兒，在他奔跑之中，他把一些孩子打倒在地，又把另外幾个打着了幾拳，同時，他的权威受損之感愈來愈

厲害。他存心要和全体为敌。於是他們果然漸漸地集合在鞦韆架附近，猛然一鬨而上，把他揿倒在地。他想站起來把他們摔開，这边一推，那边一踢，全不济事；許多無情的膝盖和拳头从人叢中紛紛落在他身上，打得他痛得咬緊牙關。他虽然不屈不撓的应战，可是毫無功效，到後來他耐不住了，祇得採用一些不够文明的战術——把手指去挖人家的眼睛，或是拳打鼻子，或者扼住咽喉，隨便哪一处容易受伤，就向哪一处下手。这样一來才把众人打散；他方能站起身來把最後一个矮小的孩子老远的摔到場地上。

貝萊已經滿身帶伤，連气也透不过來，可是心裏很高兴。大家都站在一旁，張着口呆呆地看着他拂拭乾淨；他是勝利者。他提了他那件撕破的衣衫走到女孩子堆裏去，她們便給他縫合攏來，还給他糖吃，他的報答却是把兩个女孩的辮子連結起來一起走；她們一边尖叫一边讓他推着，不敢發怒；这是向來如此的。

但是他这回勝利之後，自己並不很安心。他不能像从前亨利·菩蔻那样的在打了一仗之後，馬上就可以把兩手插在褲袋裏，在人叢中揚長而过，毫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当他走向海灘上去的時候，却不得不偷眼注意他們，同時还得竭力鎮靜他的呼吸；因为除了流淚之外，呼吸急促就是最懦怯最丢臉的表示了。

貝萊在砂灘上一路走，一路後悔沒有趁勝利的威風还在的当兒，立刻反攻他們，現在可太遲了。要是他当時能反攻一下，也許以後人家就会說他是一个能同時打敗全班同学的英雄了；而現在呢，他祇能說是一个全校最强的孩子。

忽然学校裏發出一陣像战場上衝鋒的吶喊，使他吃了一驚。所有的男孩子都从屋角裏跑出來，手裏拿着棍子或木头。貝萊知

道，要是他示弱的話，那就危險了，所以他祇好鎮靜地站着等他們，虽然兩条腿已經在發抖。但是他們忽然向他乱衝乱撲上來，他立刻一跳，轉身飛跑。前面是海，擋着他的去路，海裏密密的浮着冰塊。他跳在一塊浮冰上，然後从这一塊跳到另一塊上，可是这塊冰不够大，載不住他，因此他又不得不再跳过一塊。

想逃跑的念头支配着他，更使他覺得後面跟來的危險無比的大。冰塊在他脚底下沉落，他不得不一塊一塊的連續跳过去；他的脚快得像彈鋼琴的手指。他的意識剛祇能够注意到向港口防波堤的方向跳过去。这時孩子們都站在砂灘上吃驚的看着貝萊；他在海上跳得像打水漂的一塊石片。他碰上一塊冰塊，这冰塊便立刻往下沉，或者翹起一边，像閃电一般使他向另一边倆去，他就祇點一點脚馬上变換目标像貓一样跳了開去。他跳的動作，兩脚起落得那麼輕捷，一处一处的跳过去，就好像在燒紅的鉄上跳舞。他落到每一塊冰上，海水就从底下濺起來，於是他背後顯出了一条紛乱的冰塊和海水形成的曲折的路線，一直通到孩子們屛息站立的砂灘边上。这些孩子中間，沒有一个能做到貝萊正在做的事！当他最後一跳，跳上了防波堤的時候，大家都齐声欢呼。於是貝萊在逃跑中獲得了全勝。

他筋疲力尽的躺在防波堤上，呼呼的喘气，眼睛呆呆的望着一隻下錨在漁村外面的双桅帆船。有一隻小艇正在划过來——也許是送一个病人進海港檢疫所裏去的。从这条帆船那飽經風雨的外观看來，可以知道它曾在寒冬裏出过航，在冰塊和風暴中經歷过。

許多漁人从村裏出來，走到小艇將靠岸的地方，所有的小学生都跟在背後。艇尾坐着一个風霜滿面的老人，長着一圈濃厚的絡腮鬍；他穿着藍色衣服，身前放着一隻海員箱子。“哎喲，这

是水手長奥尔遜呀！”貝萊听見一个漁人說。那人上了岸，跟他們一个个握手；漁人和小学生把他密密層層的圍住了。

貝萊从船舶和廠棚背後躲躲閃閃的走上岸灘，走到学校房屋背後，便望田裹抄近路一口气奔回岩石農莊。煩惱燒灼着他的喉嚨，一种羞辱之感使他远远的避開了人們和房屋。他早晨沒有机会送去的那个包裹，就是向每个人暴露他的羞辱的鉄証，於是他在半路上把这包裹扔進一个爛泥坑裹。

他不願意从農莊裹面走，就在一扇直接開向農莊外面的牛舍門上打得震天的响。“你已經回來了嗎？”拉賽很高兴的問。

“那——那奥尔遜太太的丈夫回來了！”貝萊气急呼呼的說，就打他父親身边走过，看也不看他一眼。

拉賽一听这話，登時就彷彿整个世界炸破了，碎片紛紛掉下來刺進他肉裹。他一切都完蛋了。他通身發抖，甚麼东西都抓不住，話也說不出來，周身的血脈臟腑好像全停頓了。他撿起一根繩子，抬眼望着上面，來來回回的滿屋子走个不住。

貝萊便走到他跟前。“你拿这根繩子做甚麼？”他嚴厲地問。

拉賽丢下了繩子，就苦痛地訴說起生活的悽慘与貧困來。这边掉下一根羽毛，那边又掉下一根羽毛，到最後你就像一隻落光羽毛的鳥似的，狼狽地陷在泥淖裹——又老，又衰，每一个老來享福的希望都被剝夺了。他就这样的以低沉的声音不断地訴苦，这倒使他慢慢地安靜下來了。

貝萊並不答話。他祇想到他們的錯誤和羞辱，覺得無法慰解。

次日早晨，他吃过飯，照常上学，但是走到半路上，他便在一个灌木叢裹躺下。他在那兒心裹又气，身上又凍，一直躺到放学的時候，才站起來回家。他这样的繼續了好幾天。对他父親，

他一句話不說，幾乎怀着仇恨了。拉賽一直在痛苦，貝萊自己的煩惱也已經够他受的；他們各人生活在自己的天地裏，中間沒有一道桥梁，所以誰也不对誰說一句好話。

但是，有一天，貝萊还是照老样子溜回家來的時候，拉賽滿面光輝、兩膝疲軟地迎接了他。“煩惱有甚麼好处？”他說，滿臉高兴的眏着眼睛对貝萊看着，这神气是他在得到那个坏消息以來第一次出現。“你看我找到了新的爱人了！跟她親个嘴，孩子！”於是拉賽去草料堆裏摸出了一瓶燒酒，遞給他。

貝萊气憤地一手推開。

“嚇，你太拿架子啦！”拉賽嚷着。“好好，把好东西浪費在你身上，也是罪过，也是丢臉。”說完便把酒瓶湊到嘴边，仰起了头。

“爸爸，你不該这样啊！”貝萊叫着，忍不住哭起來，推着他父親的胳膊，使酒都潑出來了。

“嗨！嗨！”拉賽詫異地說，一边將手背抹着嘴。“她活潑得很呢，嗨嗨！”他兩手緊緊地捧住酒瓶，好像怕它逃跑似的。“好，你要倔强嗎，嗯？”然後他眼睛才落到貝萊身上。“你在哭嗎！誰欺侮了你？你不知道你爸爸叫做拉賽——肯斯妥普的拉賽·喀尔生嗎？你不用怕，有拉賽在这裏，他要跟全世界算賬的。”

貝萊看他父親馬上就要爛醉，应該趁早讓他上床去，免得有人來看見他躺在地上。“走吧，爸爸！”他請求道。

“唔，我現在就走。我去跟他算賬，就是他是魔王我也不怕！你不用哭！”拉賽說着便搖搖晃晃地望院子裏走去。

貝萊攔住了他的路。“爸爸！你跟我走，沒有人欺侮我。”

“沒有人欺侮你？可是你怎麼哭呢！不过我得跟莊主去算算舊賬。唔，要算賬地主老爺，对誰都鼻子朝天的地主老爺！”

这一來却把貝萊嚇慌了。“爸爸！爸爸！”他叫着。“別上樓去！他一定要大發雷霆，把我們赶出農莊的！你是喝醉了呀！”

“是呀，不錯，我喝醉了，可是这不碍事！”他边說边站在那兒摸索着鈎住下半截門的鉄鈎。

跟自己的父親動手，这是不应該的，但是現在貝萊却顧不得这許多了。他緊緊的一把抓住拉賽的衣領。“你跟我來吧！”他說着便把他往自己屋裏拖着走。

貝萊一路拖，拉賽一路笑，一路打呃，还一路掙扎；他抓得到甚麼便抓住甚麼，不管是木柱子或是牛尾巴。貝萊祇好揪住他的後背，差不多半抱半拖地走着。可是到了門口，走不動了，因为老头兒把兩手撑住了門框，因此貝萊祇得把他放開，去推他的胳膊，讓他跌倒在地上，然後才能把他拖進房去，擱在床上。

拉賽一直在傻笑，好像是在鬧着玩。貝萊每一次回轉身，他都想爬起來；他的眼睛幾乎已經瞇得看不見了，不过嘴角边却現出一种狡猾的神情，好像一个頑皮的孩子。忽然間，他翻个身睡熟了。

第二天学校放假，所以貝萊便不用躲在外面。拉賽感到滿心慚愧，卑卑順順地溜來溜去。他準是很清楚地記得昨天的事，因为他忽然碰一碰貝萊的胳膊，說道：“你就像挪亞的好兒子，給他父親遮盖了羞恥！不过拉賽不是个东西。这件事給我的打擊很大，你一定也相信！虽然我也明白，把自己灌醉也無济於事。人要想借酒埋憂，实在也埋不掉，古話說得好，埋在雪地裏的东西，解了凍又得露臉的。”

貝萊沒有回答他。

“人家怎麼說？”拉賽小心地問。現在他已經顧慮到这件事情丟臉的一方面了。“我想我們的農莊上大概还沒人知道；不过外

面的人不知在怎麽說的？”

“我怎麽知道？”貝萊愠怒地說。

“难道你一點沒听到嗎？”

“你以为我还会到学校裏去給大家取笑嗎？”貝萊幾乎又要哭了。

“这样說來，你是在外面閒逛，而叫你爸爸相信你是上学去了呢，嗯？你这样是不对的，不过我也不怪你，都是我不好，害你丢了臉。不过你逃学，会不会招麻煩？儘管你自己沒有錯。倒霉的事接二連三的來，禍水總是愈來愈多，就像皮大氅裏的蝨子一样。我們總得想想办法，我們倆；我們可不能讓事情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

拉賽很快的走進房裏去，拿了酒瓶回來，拔掉瓶塞子，把酒慢慢的都倒在水溝裏。貝萊詫異地看着他。“上帝赦免我，糟蹋了他的賞賜！”拉賽說。“但是一个人在伤心的時候，手头的这个东西，是个最坏的引誘。好了，現在如果我給你保証，你再也不会看見我昨天那种样子，你明天肯不肯照舊上学去啊，你能不能慢慢的把这件事忘掉啊？要是你再不上学，官兒們就要給我們找麻煩來了；因为在这个地方，逃学这种事情是要受很嚴重的处罰的。”

貝萊答应了，而且第二天果然遵守他的諾言；但是他也做下了对付最坏情况的準备。他偷偷的在口袋裏藏了一个指節防衛套，这是艾列克在他得意的日子，去参加跳舞会或别的場合，有時要为了爭夺一个姑娘而跟人家打架的時候用的。但是，这一天，貝萊却用不着这东西，因为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隻，为了避免沉沒而不得不擱淺的大貨船上去了。此刻在把所載的麵粉卸到村子裏的小船上。那些麵粉已經一大堆一大堆的堆在海港

裏，給海水浸得又濕又脹。

幾天之後，当这件事情的兴趣过了，於是就發生了一件使貝萊从此不再上学的事情。孩子們正在忙着做算術，有的竊竊私語，有的把石板寫得滴滴答答的响，老師弗里斯照常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头靠着牆，手擱在桌上。他那双昏花的眼睛向空中瞪着，沒有一點兒動作可以表示他还是一个活人。这是他的老習慣，从遊息時間開始他就这样的坐在那兒了。

孩子們慢慢的都有點不安靜起來，因为快到放学的時候了。一个莊主的兒子帶得有一个錶，他把錶擎了起來，使貝萊也看得到，同時还高声的說了声“兩點鐘”。於是大家便鬧閧閧的收拾起石筆石板，開始互相打鬧；弗里斯通常總是在臨放学的这一陣喧鬧中醒过來的，可是这一天却一動也不動。於是大家便挤出教室，在走过老師身旁的時候，有一个女孩子忽然頑皮起來，摸了一摸老師的手。她馬上就慌得退縮不及。“他很冷呀！”她說着便顫抖地躲到別人背後去。

他們圍着老師的桌子站成个半圓形，想仔細看看弗里斯的半開半閉的眼睛；貝萊走上兩級的講壇，把手搭上老師的肩膀。“我們要回去了，”他以一个很不自然的声音說。弗里斯的胳膊僵硬地从桌子上掉落下來，使貝萊不得不赶忙扶住他的身子。“他死了！”这句話就像一陣战慄似的在孩子們嘴上响过。

弗里斯死了——死在他的工作崗位上，正如教區裏那些大人先生所說。貝萊便从此結束了他的上学，而得以呼吸自由空气了。

他仍在農莊上帮助父親，現在他們又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幹活，沒有第三者插在他們中間了。農莊上的人的一切嘲謔都不値得去注意；拉賽在農莊上年數多了，每个人的底細他都知道，所以他不愁沒有話反攻他們。他在貝萊的孩子似的溫和性情中感到溫

暖，所以一直絮絮叨叨的找貝萊談話。他常常提起一件事情。“有了你这个孩子，我实在应該感激上帝。那一回我打算住到奥尔遜太太家裏去的時候，要不是你把我拉住，我們現在就糟了。我想他一定会惱怒得把我們殺死的。你永远是我的守護天神。”

拉賽这些話給了貝萊一种非常愉快的撫慰；他听了实在高兴，他的孩子气顯得和他的年紀不相称了。

但是，有一个礼拜六，他从牧師家裏回來，神情大有改变。他像一条死鰲魚似的甚麼都不聞不問，也不去吃飯，一逕从牛舍的外門走進來，把臉伏在一堆草料上不動。

“又是甚麼事啦？”拉賽走到他跟前問。“誰欺侮了你？”

貝萊並不回答，祇是伏在那兒扯乾草。拉賽想把他的臉兒扳过來，可是他反而向草堆裏鑽得更深。“你不信任你爸爸了嗎？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已經沒有別的指望了！”拉賽的声音很悲哀。

“人家不准我上坚信課了，”貝萊輕輕的說，隨後又埋头在乾草堆裏忍住他的眼淚。

“那怎麼会！”拉賽發抖了。“你到底做了甚麼事？”

“我把教區牧師的兒子打得个半死。”

“哎，这件事做得太糟了——動手打教區牧師的兒子！我相信他一定該打，不过——你还是不該打他。除非他罵你是賊，因为沒有一个誠实人，該讓人家这样罵，即使是皇帝罵你也不成。”

“他——他說你是奥尔遜太太的野男人。”貝萊好不容易的說了出來。

拉賽咬緊了牙齒，捏緊了拳头。“哼，他这样說！哼，他敢！要是他在这裏，我非把他肚腸踢出來不可，这个小猢猻！我希望你好好的教訓他一頓，讓他記得長久些。”

"啊，沒有，沒有多打，因为他不敢跟我打架，馬上賴倒在地上叫起來。於是教區牧師就出來了。"

拉賽气得臉都变了样，痛罵了一会兒，才回头对貝萊道："那麼他們把你赶出來了嗎？就为了你帮了自己的老父親！虽然我總为你好，可是我却常常給你帶來不幸！現在我們怎麼办呢？"

"我决不再在这裏待下去了。"貝萊坚决地說。

"唔，我們走吧；这个農莊对我們沒有好处，只有坏处。說不定在別地方倒有好日子在等着我們呢；教區牧師也到处都有的是。要是我們到別处去找个好活一起幹，我們就能掙到許多錢。那麼有一天，我們找到一个教區牧師，当面丢給他五十克郎，要是他不馬上給你行坚信禮，那才叫怪呢——說不定他还可以外加給我們踢上幾脚呢，哼，这种人爱的就是錢。"

在这样的气憤中間，拉賽顯得愈加坚强，眼光也越發剛毅了。他沿着餵草料的过道一路走去，毫不爱惜地把動用着工具乱扔乱放，因为貝萊的建議使他感到青春的活力了。在工作休息的時候，他們便把一切零星东西收拾起來裝在綠箱子裏。"明兒早晨他們來一看，这兒变了个空窩子，不知要怎样詫異呢！"貝萊愉快地說。拉賽也笑了。

他們的計劃是先到卡萊家裏去借住一二天，研究研究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投奔。到了晚上，一切工作都做完之後，父子倆便抬着那隻綠箱子，偸偸从農莊的外門溜到田野裏。箱子又重，天又黑，因此走路就不輕快。他們走了一小段路，換了幾回手，便歇下來。"我們有整整一夜的時間呢！"拉賽兴冲冲的說。

他非常起勁。坐在箱子上休息的当兒，他們談論着一切的前途远景。他一停嘴，貝萊便接上去說。事实上，对於他們的前途，他們倆誰也沒有明確的計劃；他們祇是在盼望着一个異常神

奇的神仙故事罢了。他們所能为自己設想的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和事实上必然会遭遇到的情况比起來，相差得是那麼的远，因而他們都不去想事实，而一味去作空想。

拉賽在黑暗裏走路，脚步都踏不穩，越發常常要放下箱子休息。他越來越累，越來越气急，嘴裏也不再說高兴的話。"哎，这个东西这麼重！"他嘆息着說。"瞧一天一天的咱們不知收集了多少破爛呵！"於是他坐在箱子上。呼吸非常急促。他簡直再也走不動了。"要是有个甚麼东西給我們振作振作力气就好了！"他衰弱地說。"今晚上天又是这麼黑暗。"

"帮我把它抗到背上去，"貝萊說，"我來抗一段路。"

拉賽起先不贊成，但隨後就答应了，於是他們又往前走。他走在前头，碰到溝坑和高低不平的地方就提出警告。走了一段，他忽然說："假定卡萊老弟不肯收留我們呢！"

"他一定可以收留我們的。奶奶的那个大床，很够我們兩个睡。"

"假定我們找不到活幹，那我們就变成他的一个負担了。"

"哼，我們總有事兒做，到处都在要工人啊。"

"不錯，他們会馬上要了你，我可年紀太老，自己都覺得送不出去了。"拉賽已經失去了一切希望，而且还在動搖貝萊的希望。

"我揹不動了！"貝萊說着，把箱子放了下來。他們垂着胳膊站在那兒，在黑暗中四顧彷徨，想不出个办法。拉賽表示不肯再抬箱子，貝萊也覺得已經筋疲力竭。周圍是一片靜靜的黑夜，好像祇有他們兩个人在这荒漠的大气中飄飄盪盪。

"喂，我們總得走啊，"貝萊提起一个箱子把手說；但是看看拉賽一動也不動，便又放開，坐下來。他們背对背的坐着，誰也想不出一句適当的話說，而他們二人之間的距离似乎愈來愈远

了。拉賽給夜寒侵襲得直發抖。"这時候，要是在家裏躺在床上，那多好啊！"他嘆息着說。

貝萊心裏幾乎在希望他此刻是个無牽無掛的独身人，这样他便可以一路走到底了。老年人簡直跟箱子一样累贅，拖不走。

"你知道不知道，我想回去了！"拉賽終於垂头喪气的說。"恐怕我到底沒本事走那不穩定的路。要是我們这样下去，你一輩子也行不了堅信禮！我看还是回去請康思脫魯給我們跟牧師說句好話吧。"拉賽站起來抓住箱子的一隻把手。

貝萊起先好像沒听見似的坐着，後來才慢慢的站起，一声不响的提起箱子，費力地穿过田野走回家去。貝萊走一段就得停下來歇一歇；現在他們是在向家裏走，所以拉賽顯得更能耐劳了。"我想我可以抗着走一段路，如果你帮我把它抗到背上，"他說；但是貝萊不贊成。

"嗨！"当他們又站在暖和的牛舍裏，听着那些牛的安閑的呼吸的時候，拉賽高兴得感嘆起來——"这裏眞舒服，就像是回到了老家。我想即使人家蒙住我的眼睛，把我帶着各处走，我也聞得出这个牛舍來的。"

現在他們又回來了，連貝萊也禁不住心下想：这裏到底舒服。

第二十三章

禮拜日早晨，在給牛餵水和餵午頓之間，拉賽和貝萊抽空兒走上那高高的石臺階。他們在門廊裏脫下了木靴子，站在公事房門外拍拍衣褲；他們的灰色襪子上沾滿了糠麩和泥土。拉賽伸出手來正待敲門，忽然又縮了回去。"你有沒有把鼻子擦乾淨？"他輕

輕的問，臉色顯出担心的样子。貝萊又擤了一擤鼻子，还用袖子擦了一下。

拉賽又伸出手來；他的样子非常窘。“你安靜些呀！”他動怒似的对貝萊說，其实貝萊已經安靜得像一隻耗子似的站在那兒了。拉賽的手指節空敲了一二下，才敲在門上；然後他把額角湊在門的彫花板上听着。“沒有人在裏头，”他猶豫不决地輕輕說。

“推進去吧！”貝萊說。“我們可不能在这裏整天站着。”

“如果你以为你比我懂得規矩，那麼你先進去吧！”拉賽生气地說。

貝萊很快的推開門走了進去。公事房裏沒有人，不过通到起居室裏去的那扇門却開着，从起居室裏傳來康思脫魯的勻靜的呼吸声。

“是誰呀？”他問。

“是拉賽和貝萊，”拉賽以一个很畏怯的声音回答。

“你們進來吧。”

康思脫魯躺在一隻沙發椅上看雜誌，他旁边的一張桌子上堆了一堆舊雜誌和一盤小糕餅。

他的眼睛始終盯在書上，連伸手去摸一个餅子放到嘴裏去的時候，也不抬一抬眼。他还是躺在那兒一边看書一边嚼嚼嚥嚥，不看拉賽和貝萊一眼，也不問他們是來幹甚麼的，也不提一句好讓他們開口。这就彷彿有人派你去耕地，却不告訴你甚麼地方。他準是看到甚麼非常有趣的地方了。

“唔，你要甚麼？”康思脫魯終於慢騰騰的問。

“唔——唔，很对不起，老爺，我們到这裏來是为了一些跟農莊不相干的事；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來，除了你老爺之外，我們再沒有人好懇求的了，所以我对孩子說：‘老爺决不会見怪的，我相

信，因为他好幾回都待我們窮叫化子們很好——况且……’唔，即使你是一个祇配給人家做骯髒工作的窮人，可是上帝也同样給你一顆做爸爸的心，要是你做爸爸的人有了罪孽，害了你兒子的前程，这就叫你很伤心了。”

拉賽說到这裏停住了。他早已在肚子裏打好了底稿，預备怎样開头，怎样巧妙而婉轉地說到本題上去。但是現在却說得希里糊塗，好比懶惰女人的一塊手帕，那莊主似乎压根兒沒有听懂。他躺在那兒，不時摸一塊糕餅吃吃，莫可奈何的向門口望望。

“这种事情有時候也会有的，一个男人过膩了光桿兒生活，”拉賽又說開了头，但是他立刻感覚不想这样說下去。不管他怎麼開头，總是这样的兜着圈子不知怎麼說下去才好！而現在康思脫魯又顧自己看書去了。如果他稍稍開一句話，也許馬上可以搭到話題上去；可是他祇顧把糕餅塞了滿嘴，很困难地咀嚼着。

拉賽表面上大受挫折，心裏却非常憤怒，他站在那兒打算走了。貝萊正在仔細看那些画幅和古舊的桃花心木家具，对每一样东西都加以品評。

忽然，一陣矯健的脚步声在滿屋子裏响着，你可以淸淸楚楚的听見它們是从厨房裏一路走來。康思脫魯的眼光登時發亮，拉賽也站直了身子。

“是你們倆嗎？”康思脫魯太太說，她的懇切的态度顯得非常關心他們。“快坐下吧！你为甚麼不讓他們坐呀，老头？”

拉賽和貝萊找个位兒坐下了，女东家坐在她丈夫身旁，把胳膊擱在他的枕头上。“你好嗎，康思脫魯？你休息过沒有？”她很關心地拍拍他的肩膀問。康思脫魯祇在喉嚨裏嗯了一声，也可以說是表示“是”，或者“不”，或者压根兒不表示甚麼意义。

“你們有甚麼事？是不是要錢用？”

“不，是孩子的事。人家不准他上坚信課了，”拉賽直捷了当的回答。对女主人說話，不得不很乾脆。

“你給開除出來啦？”她驚異地說，看着貝萊，好像看一个老朋友，“那麼你犯了甚麼过錯？”

“啊，我踢了教區牧師的兒子。”

“你为甚麼踢他？”

“因为他不肯打架，只顧賴在地上。”

康思脫魯太太笑了，並且用胳膊肘觸一觸她丈夫。“是的，当然囉。不过他对你怎样啦？”

“他說了爸爸的坏話。”

“甚麼話？”

貝萊盯着她看；她甚麼事情都要打爛砂鍋問到底的。“我不告訴你！”他坚决地說。

“啊，很好！不过，这样我們就沒有办法了。”

“我來告訴你吧，”拉賽插嘴說。“他說我是奧尔遜太太的野男人——我想是‘聖經’故事裏的。”

康思脫魯好像听了一句粗俗的笑話，想勉强忍住不笑，可是他怎样也忍不住。女主人却还維持着莊重的态度。

“我还不很明白，”她說着在她丈夫胳膊上按了一下。“拉賽，你說个清楚吧。”

“事情是由於我跟村上的奧尔遜太太訂了婚，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寡妇，可是前幾天她丈夫忽然回來了。因此人家就給我起了这个綽号，我想。”

康思脫魯又忍不住笑出來，拉賽窘得直是眨眼。

“請吃點餅子吧！”康思脫魯太太高声說，把盆子推到他們面前。这一來便使康思脫魯停住了笑，躺在那兒留意地看着他們父

子倆進攻糕餅盆子。

他們吃餅子的時候，康思脫魯太太坐在那兒用她的中指叩着桌面。“因此貝萊这好孩子生气了，便踢了他，是不是？”她忽然眼睛亮光光的說。

“是啊，因此他就幹下了絕不应該幹的錯事！”拉賽傷心地說。

康思脫魯太太眼睛盯住了他說道：

“不，可憐的鳥之所以可憐就是因为祇讓別的鳥啄它！我喜欢的是那些能够还啄別人，並且保衛自己的巢的鳥兒，不管牠的巢有多麼破爛。好，好，我們去問問吧！孩子已經到了受堅信礼的年紀嗎？啊，眞的！你看，我的記性多坏！那麼我們該想到他的衣服了。”

“这可一下子解决了兩个問題！”他們走下樓回到牛舍裏的時候，拉賽說。“我多巧妙的讓她知道你要行堅信礼了，你覺得嗎？差不多就像是她自己想起來的。你看吧，你就可以穿得像一个小店員一样的体面了，像我們的东家和东家太太这样的人是知道应該怎样办的，祇要他們肯拿出錢來。唔，他們直捷了当的全都听懂了，不用多囉嗦，媽的！他們原來也跟我們一样。乾脆開口說出來，總是最好的办法。”

拉賽簡直忘不了他这一趟的好結果。貝萊也就讓老头自吹自捧。“你說他們会不会給我一双皮鞋？”他問。

“会，当然会！我想他們还要給你開个堅信礼祝賀会，这也不算稀奇。我說‘他們’，但做这些事的都是‘她’，我們該感激她。你注意到沒有，她常常說我們——我們要怎样怎样？这都是她的好心，因为东家祇是一天到晚躺在那兒吃，甚麼事情都交給她办。他日子过得多舒服！我想她为了討他欢喜，就是最苦最危險

的事都肯做的；可是老实說，作主的却是她。好了，我想我們不該說人家的坏話了；对你啊，她就像是你的親娘呢！”

康思脫魯太太对於她坐車去找教區牧師的結果，一句都不提；这是她的脾气，做了事向來不說。不过拉賽和貝萊也顯得安安穩穩的；因为祇要她答应了管一件事，那就等於这件事已經办好了。

就在这个礼拜裏，一天早晨，一个跛裁縫帶了他的剪刀、軟尺和烙鉄，一蹻一拐的到農莊上來了，貝萊被叫到工人房裏，周身都量到，就像他是一头得彩的鬥牛。直到現在为止，貝萊的衣裳向來都是胡乱估量着做的。岩石農莊裏有了一个跑村鎮的手藝匠，这也是一件新聞；因为自从康思脫魯当权以後，从來不曾有一个鞋匠或裁縫踏進过岩石農莊的工人房。今天这件事是回到農莊舊日的好風俗去的轉机，它使岩石農莊重新又跟别的農莊列在同一个地位。工人对这件事情都很高兴，侭量的常常到工人房裏去換換空气，听听裁縫講的故事。“現在是东家太太管事作主了！”他們大家談論着。她身上原來有農民的好血液，她恢復从前的那些好風尙了。

貝萊像一个公子似的走到工人房裏去，一天要試穿好幾回。他在試穿兩套衣服，一套是給路特的，路特也得行堅信礼了。也許这是路特和他母親所能从岩石農莊裏取得的最後一件东西，因为康思脫魯太太已解决了这件事，使她們答应在五月裏搬出那座小茅屋到別处去，以後决不許她們再踏進岩石農莊來。康思脫魯太太親自給她們安排她們所应該得到的东西，但是她侭可能的不給現錢。

貝萊和路特已經好久不在一起玩了，他們也很少同到教區牧師那裏去。原由是貝萊先疏远了路特，因为他对於要提防着路特那些不断的謊言和欺詐实在感到厭惡。貝萊已經長得比路特高，

也更强壮，而且他的性情也格外豪爽，——这也許是由於他体格上的优越。關於熟習一种工作或是要用心記工夫去学習它，路特在这一方面是低能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旦他祇拿出了他从經驗中獲得的常識來，就又能难住貝萊和別的孩子。

到了行堅信禮的那个隆重的日子，卡尔·約翰給貝萊和拉賽駕了一輛双輪單馬的輕馬車。“今兒我們多漂亮啊！”拉賽容光煥發地說。他虽然沒有喝酒，可是顯得很昏乱似的。箱子裏还藏着一瓶酒，那是行过聖禮之後欵待同人們用的；拉賽决不是一个喝飽了酒才到教堂去的人。貝萊今天压根兒沒有吃东西，因此上帝的話就格外能深入了。

貝萊肚子尽管餓，精神却很抖擻。他穿着簇新的斜紋布衣裳，新得每動一動就会有响声。他脚上穿了一双寬緊鞋帮的皮鞋，是莊主康思脫魯穿过的。这双鞋子嫌大了，但是正如拉賽說的，“太長的香腸也不嫌难吃，”他在鞋裏垫了一副很厚的鞋底，又在鞋尖上塞了些紙，貝萊自己又穿了兩双襪子；於是这双鞋子便好像照着他的脚样定做的了。他头上戴了一頂藍色鴨舌帽，是他自己到舖子裏去挑选的。这頂帽子还留着他將來腦袋大起來的餘地，所以現在就一直盖到耳朵，因此他的耳朵便紅得像兩朵玫瑰花。帽沿上繞了一条寬濶的緞帶，綉着釘耙、鎌刀和連枷，其中交雜了麥穗的圖案紋。

他們的車子開到教堂門口，見到許多人，貝萊說道：“幸虧你來了，”原來拉賽幾乎要放棄了与他同來的念头，因为早先約好了今天早晨來給拉賽做替工的那个人，到臨了却得去找獸医去了；幸而喀尔娜自告奋勇，答应替他餵水，替他餵午頓。这件事情，使他們頗有內愧，因为他們誰也不敢說过去他們是否对她太疏远了。

“我給你的那东西还在嗎？”他們走進教堂之後，拉賽悄悄的

間。貝萊摸摸口袋，點了點头；將來帮助他克服困难的那一小塊圓形的愈瘡木还好好的在口袋裏。"好，那麼你的回答要又响又快，"拉賽又悄悄的囑咐了一句，便去後排挑一个座位坐了下來。

貝萊果然回答得很敏捷，在寬敞的教堂裏听起來，拉賽覚得这声音的確很動听。教區牧師也絕对沒有報復的意思，他完全像待别的孩子一样給貝萊行了聖礼。当这礼儀行到最莊嚴的部分，拉賽想起了喀尔娜，覚得她的一片至誠真是可感可泣。他不禁肚子裏在自己埋怨自己，还鄭重地立了誓，决不讓她再徒然嘆气了。

的確，整整一个月來，拉賽的思想一直纏繞在喀尔娜身上，一忽兒覚得她很好，一忽兒又很不中意她；但是在这个莊嚴的時候，貝萊正在踏上一个过渡到成人時代去的重要的階段，拉賽的感情也从許多方面受了感動，喀尔娜对他的这一片至誠，像甚麼可哀的事情打動了他，正如听着一首被忽視的感情終於得到公正待遇的歌一样。

儀式完畢以後，拉賽握了貝萊的手。"恭喜恭喜，祝福祝福！"他声音顫抖地說。这祝辞也是对他自己立下的誓言而說的，因为他感動得簡直不容易將他的这个决心压在心裏不說了。

"恭喜恭喜，祝福祝福！"人們从四面八方向貝萊致賀，貝萊便团团轉的跟他的伙伴們握手。然後他們仍舊坐了車回家。

"今天一切都非常好，"拉賽很得意的說；"現在你是个大人了，你知道。"

"是啊，現在你就得找一个爱人了，"卡尔·約翰說。貝萊祇是大笑。

下午他們有半天休假。貝萊首先得上大樓去向莊主夫妇道謝他們賞賜的衣服，並且受他們的祝賀。康思脫魯太太送給他紅醋栗酒和糕餅，莊主給了他一个兩克郎的錢幣。

此後他們便到採石場边的卡萊家裏去。貝萊是去顯示他的新衣服，順便給他們辞行的，因为离五月節祇有半个月了。拉賽是因为听說荒地裏有一所屋子和一小塊地要出賣，借此机会去偸偸打听情况的。

第二十四章

在那不幾天就要离開的日子裏他們每天都在談着这件事。拉賽从前心裏老想离開，可是總为了孩子，一年一年的在農莊上待下來；可是到了現在誰也留不住他不走的時候，他却又遲疑起來了。他很不願意貝萊走，竭力想把他留在身边，但是他自己又怎样也不願意再到外面去。

“待在这裏吧！”他劝誘似的說，“我們去跟女东家說說，她会出你一筆好工錢，把你留下來的。你又有力气，手又巧，她平常对你也好。”

但是貝萊却不肯給農莊主人幹活；这种工作沒有地位，沒有前途。他要做一个偉大的人物，在这裏鄉下，却毫無可能。在这裏他祇有一輩子放牛。他要到城裏去——或者更远些，过海到哥本哈根去。

“最好还是你也去吧，”他說，“那麼我們可以發財得更快些，可以買一个大莊園了。”

“唔，唔，”拉賽慢慢的點着头說；“一个給我，兩个給你自己！但是像教區牧師說的那些話也不一定靠得住。我們也許会窮得一个子兒都沒有！將來的事誰拿得準？”

“嚇，我有办法！”貝萊有信心的點着头。“你以为我甚麼事都

对付不了嗎？”

“可是我沒有及早提出辞工的通知，”拉賽給自己找藉口。

“那麼溜走吧！”

可是拉賽也不肯。“不，我要在这裏給自己安排些事情，”他有些推諉似的說。“对你也有好处，有一个家，你可以時常來看看；要是你在外边不得意，有个地方可以回轉也不坏啊。再說，你也許会有些病痛，或者碰上別的意外；外边就不是个好依靠的地方。出門在外边，人就得有一身銅皮鉄骨才行。”

貝萊沒有回答。關於家的这番話，听起來固然很美好，不过他也很明白，事实上是喀尔娜这个人在作怪。唔，为了他要出去，她还給他把所有的衣服都整理过，而且她平常做人也不坏，他覚得对她沒有甚麼可反对的。

离開爸爸拉賽而一个人去謀生，可能是很艰苦的，但是貝萊覚得他必須走。春天好像在他耳朵边吩咐他，走！这裏每一塊岩石和每一株樹——是的，甚至每一个樹枝，他都已經很熟悉，这地方已經沒有可以增長他的見聞，滿足他的意志的东西了。

五月節的前一天，他們都替貝萊收拾行李。拉賽跪在綠箱子前面；每一件东西都仔細包好，还鄭重交代清楚，才放進那隻給貝萊旅行用的帆布袋裏。

“你要記住，襪子別等到穿破了才縫補！”拉賽把縫襪子的線放在帆布袋裏。“及時縫縫補補的人，省了东西，也省得丢臉。”

“我不会忘記的，”貝萊沉靜地說。

拉賽手裏拿着一件摺好的襯衫。“你身上穿的一件是剛才洗过的，”他思索似的說。“但是誰也說不準，出門衹有兩件襯衫可算不得多。你把我的帶一件去吧；我要換的時候總有办法的。記住，你可千万不要穿过半个月才換！你年紀輕，身体好，很容易生蝨

子，給滿城人笑話；一个要立業的人，身上生了这种东西，人家絕不会容忍的。到万不得已的時候，你就自己去洗一洗；要是沒有別的办法，那麼就趁晚上到海边去洗！”

“城裏人穿不穿木靴子？”貝萊問。

“想出身立業的人誰也不要穿木靴子的！我說你还是把木靴子留給我，換了我的皮靴去吧；虽然舊了，看相还是很好的。你明天動身就穿上，把你那双好鞋子省下來。”

那套新的衣服是放在所有的衣服上面，用一件舊工衣包好，免得弄髒了的。

“好了，我想現在全都放進去了，”拉賽說，还向綠箱子裏巡搜了一眼，箱子裏留下的东西已不多了。“好了，現在我們可以把袋口紮緊，祈禱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不管你打算到甚麼地方！”拉賽把袋子紮好；心裏感到悲涼。

“你明天得給莊上每一个人好好的說声再会，別讓人家以後來招怪我，”拉賽过了一刻兒說。“我还希望你好好的謝謝喀尔娜，为了她給你把东西收拾得这麼整齐。这可不是誰都肯操心的。”

“唔，我一定这样做，”貝萊輕輕的說。今天他似乎不能跟往常那样說得清脆响亮了。

貝萊天一亮就起來穿上衣服。海上一重大霧，可知是个好天。他洗臉和梳理头髮，忙了一陣，然後把手插在袋裏，把周圍各种东西仔細地看了一番。他身上穿的是那套去上教理問答課時穿的藍衣服，剛洗过熨好，穿在身上还是很好看的；脚上那双舊皮靴，还是拉賽境况好的時候留下來的，那兩塊鞋舌伸出來，幾乎像他那一双招風耳朵。

他对農莊裏每一个人——甚至連艾列克也在內——都說过了

“再会再会，你一向待我很好，謝謝你！”吃过了一頓有醃肉的丰盛的早餐。於是他回到牛舍裏，沉思了一会兒，抓住牛角推推牠們的头，又讓小牛舔舔他的手指头；这也是一种告別的方式啊！他走过的時候，母牛把鼻子凑到他身边，安慰似的呼了一口大气，牡牛頑皮地对他搖着头。拉賽緊跟在他背後；他今天並不多說話，祇是挨近在兒子身边。

每逢看見一条母牛在舔牠自己，或者剛排洩下來的牛糞堆上散發着熱气，貝萊就不免感覚到一點留恋，在这裏够多好啊！每一个声音都像慈母的慰撫，每一样东西都是熟習的玩具，用这些东西也能建設起一个光明的世界來啊。四周柱子上都有他雕刻下的画像；拉賽已經又塗上了糞土，因为怕莊主万一來看見，会說他們把甚麼东西都弄坏了。

貝萊並不在思想，祇是像做夢似的走來走去；一股溫情沉重地压上了他少年的心。他掏出小刀，握住一隻牡牛的角，好像打算在这上面雕刻一些甚麼。“牠不讓你刻的，”拉賽着急了。“找一隻小牛吧。”

但是貝萊把刀子放進了口袋，他本來沒打算刻甚麼。他毫無目的地在餵草料的过道裏踱步，拉賽走上前來拉住他的手。

“我看你还是在这裏再待一陣吧，”他說，“我們这裏到底舒服。”

这句話却把貝萊激動了。他一双又大又孝順的眼睛对他父親看了一会兒，然後走回到他們的臥室裏。

拉賽跟在他背後。“天啊，眞要走嗎！”他沉鬱地說，举起帆布袋帮貝萊抗上了背。

貝萊伸出手。“再見，爸爸，謝謝你的一片好心！”他溫和地說。

“哦，哦，哦，哦！”拉賽搖着头，別的甚麼也說不出了。

他送貝萊走过那些屬附小屋，出了農莊，便停住了。貝萊独自抗了旅行袋順着溝渠走上大路去。他回过幾次头來，點點头；拉賽很感伤的站在那兒，把手罩在眼睛上望着。他从來沒有顯得这样衰老过。

田裏有人在播种；岩石農莊今年这工作做得早些。康思脫魯和他的妻子挽着手在一道溝边散步；他們不時地站住，她在指指點點：他們準是在談些關於莊稼的事。他們行走的時候，她一路靠在他身上；大概她眞的在她愛人身上得到安息了！

这時拉賽已回身走向屋裏。他那神情多麼孤單可憐啊！貝萊一時眞想丢下旅行袋，赶回去安慰他幾句，但是这一陣衝動的情緒立刻給新鮮的曉風吹散了。他的脚步把他一直帶上平坦的大道，愈走愈远！管家在从一个小丘上跨着大步，用脚步量度一塊地，艾列克緊跟在他背後，做着傻样子摹倣他的動作。

來到一道山崖边，貝萊便轉上了寬濶的大路。他知道，从这裏再走远去，就再也望不到岩石農莊和它的田地了，於是他把帆布袋放下。那边是海边的砂灘，連每一株樹頂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边是一株大樅樹，黃画眉常常在这樹上做巢的；那边是一条小溪，冰塊解凍以後，它便白得像一道乳流；那边牧場上已經在長出青草來了。但是那一堆乱石塚却不在了，因为倪尔思·柯勒淹死以後，那姑娘当然也就出了獄，有些行善的人偸偸的把它除去了。

農莊上的高大的白色莊宅，一長条的倉房，以及所有的小屋，整个都清清楚楚的矗立在晨光中。每一处都閃着光，对他顯得非常親熱；他在那裏受到过的一切苦难都被遺忘了，要不然，可以說它們反而加强这种親熱的安慰。

貝萊的兒童時代的幸福，是这一切造成的，它是一支混和着眼淚的歌曲。眼淚掉下來的声音，正如欢樂一样的美好，从远处

听起來，它就像一支歌曲。貝萊站在这裏，俯瞰这兒童時代所生活过的世界，覺得它祇是許多愉快的回憶，在光亮的大气中向他閃耀。其他一切便都不存在了，或者簡直好像从來未曾有过。

他閱歷过种种困苦和不幸，但是他終於战勝了一切，甚麼都沒有伤害他。他是用一个孩子的饕餮，以这些災害为营养料，長大起來的；現在他站在这裏，又健康又强壯——有“先知書”，“士師記”，“使徒行傳”，十誡和一百二十篇聖詩为装备，廣濶的額上熱汗淋漓地出發去征服世界了。

在他面前，大地傾斜地向南方伸展下去，一直到海。底下，远处有兩支黑色的高煙囪，在海的背景上聳立着。再往南望得远些，便看見了城！城外便是分别通到瑞典和哥本哈根去的海道。那便是世界——遼濶的世界了！

貝萊看了这个廣大的世界，感到飢餓不堪，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一个前後都望得到的小山脊上坐下，把喀尔娜給他的一天的食物全都吃个乾淨。这样他的肚子就不会再跟他打麻煩了！

他精神抖擻地站起來，把旅行袋抗上，動身走下山坡，去征服世界，在明亮的晨光中，一路走一路尽情的高声歌唱：

从此我是个外方人，
在英國的先生們
和非洲的黑人中間，
我要去結交朋友；
我还会在那边
認識到葡萄牙人，
还有光天化日底下的
各种各样民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征服者贝莱　第一卷　童年
作者＝丹麦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施蛰存译
页数＝３１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２４
出版日期＝１９５６年０１月第１版